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16
MINI－DVD | 200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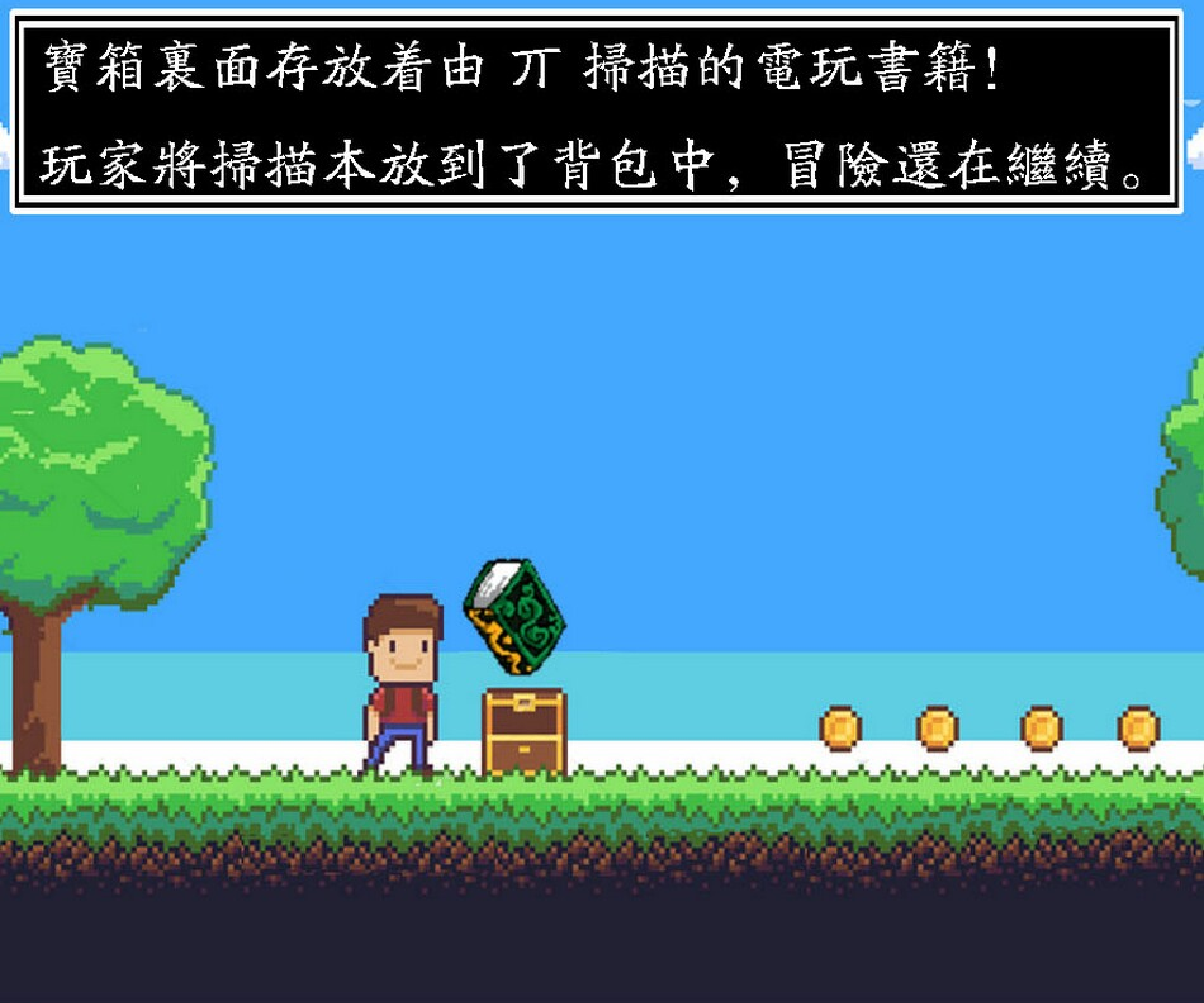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GAME OVER
——《坦克大战》同人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时光回廊
生化危机4
潜龙谍影 李蛇

庆三大小说完结
本期猛增32页！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完结篇）／格兰蒂亚
寂静岭3（大结局）／龙背上的骑兵（大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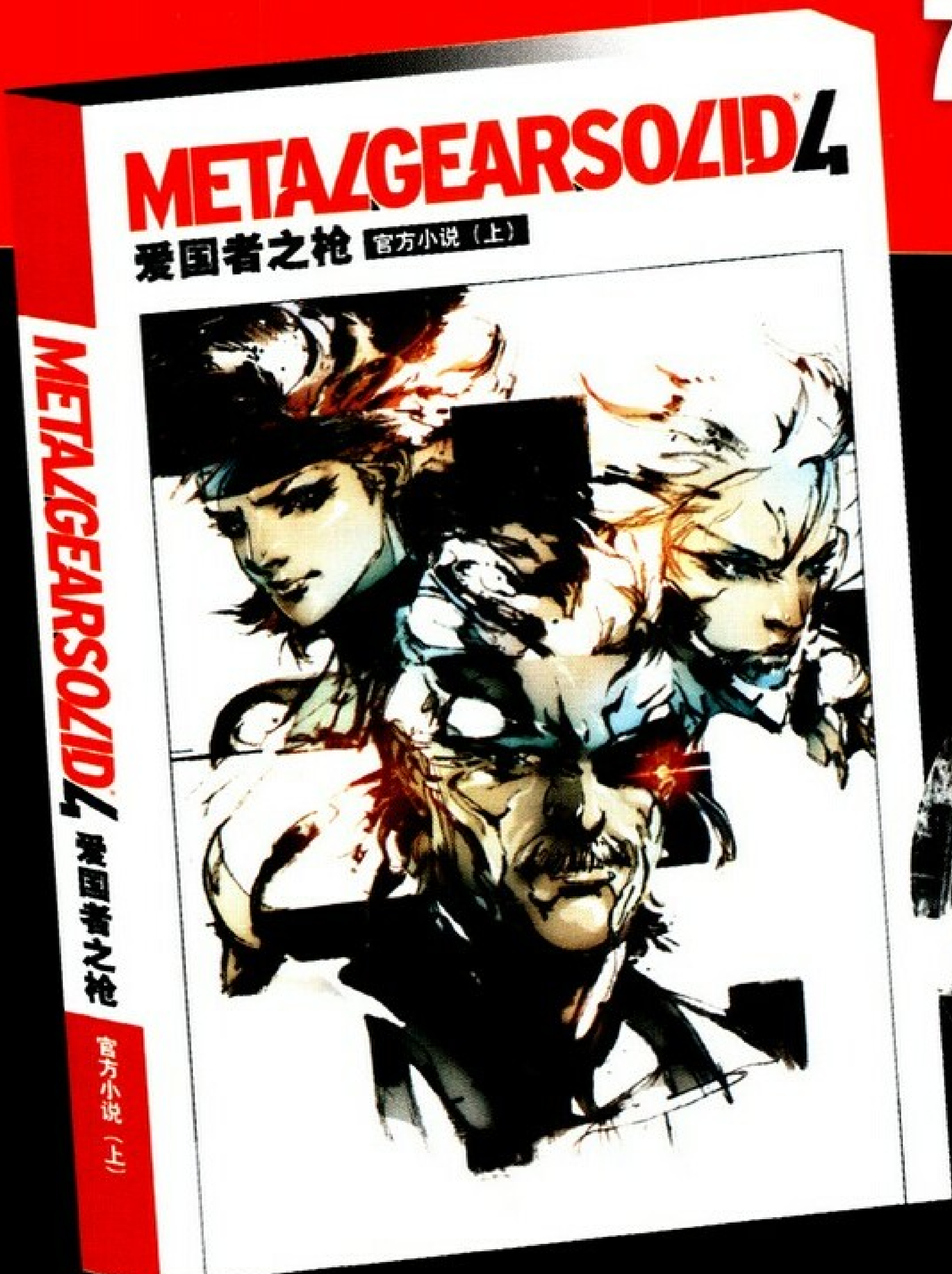
如需更多游戏杂志，请扫描右方二维码进行购买。为了得到足够的资金来购置更多的杂志，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你有书籍愿意捐赠给我们扫描，也欢迎和我们联系，我们扫描完成后会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联系方式：z353535@189.cn。感谢您的参与。

METAL GEAR SOLID 4

爱国者之枪 官方小说（上）

7月中旬 全国上市



最后的任务，
最后的MGS
再见了，
斯内克！



随书附赠MGS4原声CD

全世界2200万人无比期待的超级大作
索利德·斯内克三部曲完结篇！
全系列所有谜团尽在本作揭开

小岛秀夫盛情邀请知名作家
日本2007年科幻小说大奖得主执笔

别人的痴狂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目睹身边的人对某样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展现出近乎疯狂的热衷和追求，你的感受是什么？就像我，一个曾经做的是动漫编辑、本身接触游戏并不多的人，在来到这边以后看到的种种，就是在以前的环境下不可能见识到的。

印象最深的有三次。最早是《FFⅫ》刚发售那会儿，当时充斥整间办公室的热烈氛围，对我这样一个刚刚加入的新人来说，感觉是相当的新鲜，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款游戏能让人兴奋到这种地步。据说泰坦曾一度守在办公室门口，见一个人过来便告诉他："《FFⅫ》发售了！"然后我看到一大群人挤在一个小旮旯，全都津津有味地盯着一台大电视，而随便有人从旁边经过，嘴里哼的曲子也是《Kiss me Goodbye》……

之后是PS3的推出，这件事的重磅程度决不亚于"《FF》系列"出新作。在等同事去取机器回来的那段时间，我能体会到的是留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坐立不安。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当第一台实物PS3终于降临办公室，连我这个外行也不禁惊讶于它的美丽。而身边早已按捺不住的同事们则一窝蜂涌上前去，就算只能隔着高高的玻璃围墙看里面的演示也无所谓。那些专注而又如饥似渴的眼神，跟眼巴巴望着新玩具流口水的可爱孩子相比，实在没什么不同o(∩_∩)o...

接着就是前不久《MGS4》的发售了。作为目前PS3独占的超级大作，而且很有可能是该系列最后的一款作品，它对玩家们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公司耳濡目染了2年有余，我也能够理解有些此前一直狠不下心买PS3的人，为什么在这一作发售以后，也终于嚷嚷着顶不住了。身为铁杆Fans的多边形，更是在自己暂时玩不到这款游戏的日子里对朋友们严正声明："剧透者死。"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要是谁不小心透了，多多哥哥可是真的会发飙的哦！－－|||

我自己也喜欢很多东西，但大概由于享受方式存在着本质区别，也没有身处爱好者如此集中的区域，因此在现实中能遇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已属难得。像上述这种大规模的集体骚动，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老实说，我有一点羡慕，但并不觉得沮丧，相反，正因为是我不太了解的领域，所以看他们为此如痴如醉，其实是很有趣的一项体验，同时也因他们而备受鼓舞。毕竟，一个人有打从心底真正热爱的东西，他的人生一定不会是暗淡无光的。我很乐意当这样一个旁观者。

……YULA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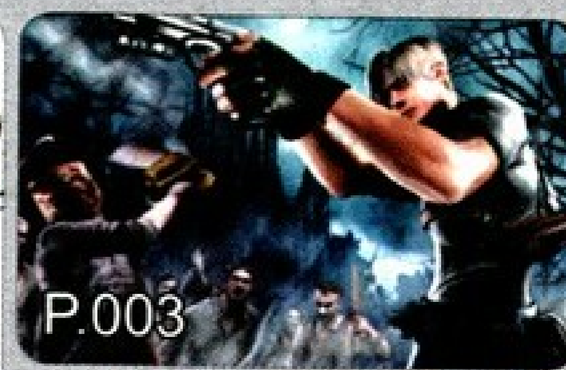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16
2008.7



封面用图：潜龙谍影4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生化危机4 …… 003
潜龙谍影 李蛇 …… 038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 086
龙背上的骑兵 …… 116
寂静岭3 …… 152
格兰蒂亚 …… 182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209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27

同人馆 GAME OVER
坦克大战同人 …… 242

游戏议会 龙背上的骑兵2 …… 252
王国之心 …… 254

游书苑 …… 256

名场面 最终幻想战略版 …… 258

幻彩花园 真·三国无双5 …… 261

读编往来 …… 267

小编寄语 …… 272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生化危机4



文/星之下仆 编/翔月



里昂·S·肯尼迪
Leon S.Kennedy

六年前“浣熊镇事件”的幸存者之一，原浣熊镇警局新任警官。经历安布雷拉病毒扩散事件后进入政府机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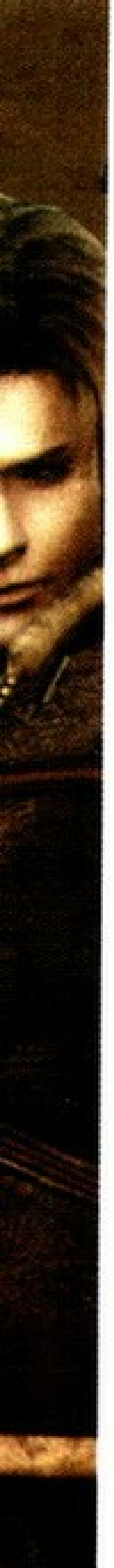
艾达·王
Ada Wong

曾经作为安布雷拉某研究员的女友出现的东方女性，身分神秘，行踪诡异。六年前在浣熊镇事件中被认定为死亡，之后却在欧洲再次出现。曾与里昂有过一段感情纠葛。

阿什莉·格拉汉姆
Ashley Graham

美国总统的独生女儿，性格爽朗的少女，偶尔会发些大小姐脾气。现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学里。











杰克·克劳撒
Jack Krauser

曾经是美国政府直属情报机构的特工，精善格斗和刀术，后在执行任务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死亡。两年后神秘地再次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

路易斯·塞拉
Luis Sera

原是西班牙地方的警局探员，因对工作不满辞职回乡，在故乡开始从事生物学的科研工作。拥有一定程度的战斗能力，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

奥斯蒙德·塞德勒
Osmund Saddler

身分神秘的光明教教主，藏身于西班牙某村庄中，似乎有着奇异的力量。拥有为数众多的忠诚信徒，对外来的里昂等人抱有强烈的敌意。



序章

身穿红色长裙的女子站在古宅门口，回首遥望天际片刻。轰隆隆的直升机嗡鸣声自地平线冉冉升起，朝着夕阳尽头的方向直飞而去。在这孤寂的小岛上，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媒体的监视，也没有国家安全机构的压制和打击。无数和红裙女子一样身上带着往日烙印的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这些人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但却为着同一件事在服务。

如果不是多年前那家公司彻底垮台的话，如果不是南极基地被一个叫吉尔的女性和一个叫克里斯的男性袭击的话，如果不是这一切都因政府的曝光和媒体的渲染而变得无法收拾的话……也许争斗会更加激烈，死伤的状况也会远超如今的数倍。

缓步走上古老腐朽的木质台阶，红裙女子自嘲地笑了笑。当自己在濒死的状态下被人救起之后，在那一天穿越了世上最污浊的下水道和最危险的走廊，但自己终究还是未能摆脱命运的桎梏，依旧还是一名特工。

区别只是……换了东家而已。

推开古宅略带苍凉气味的大门，红裙女子撩起自己系着长发的丝带，摘下墨镜，高跟鞋踩在红地毯上发出微微细响。一个魁梧的身影背对着女子轻轻晃了晃头，没有回身，只是将手指指向墙壁一侧的液晶屏。

“看看呐，我正在观赏你朋友的履历。”

男子也戴着一副样式朴素的墨镜，和红裙女子不同的是，即使在这么阴暗的房间里，他依然不肯摘下墨镜。梳得笔直铮亮的头发透出一股精悍的神气，男子似乎并不打算起身迎接这位美丽的女性。

顺着男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红裙女子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年轻警官身穿浣熊镇警服的全身照是当年留下来的比较珍贵的资料之一了，照片旁边则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文字记录。这些记录即使不用看，女子也大多能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小细节……

“1998年……多么久远的回忆啊。”墨镜男子言不由衷地叹息道，“这位老朋友在浣熊镇成功生还，甚至还杀死了威廉博士。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他和另外几个人的侥幸逃脱，美国政府可能还不会考虑用核弹来掩盖真相。”

“安布雷拉迟早会暴露。”红裙女子淡淡地诉说着事实，“生化兵器的意义在于实用，如果不能投入实战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想要实战又打算掩盖真相，只能说搞科研的人头脑都太过幼稚。”

“你说得没错。”墨镜男子赞许地打了个响指，“即使不是浣熊镇，也会是随便哪个有安布雷拉工厂的地方，总之那就是它们的下场。不过我们不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等待时机，重新聚集黑暗中的火苗。”

“伟大的理想从来不用多说。”红裙女子冷漠地看着墨镜男子，“你直来直去吧。”

墨镜男子终于从沙发上站直身体，指着墙壁上的液晶屏幕低声说道：“里昂·S·肯尼迪先生，浣熊镇的菜鸟警员，在上任第一天就遭遇了浣熊镇十万居民变成丧尸的伟大历史瞬间，最后却和克里斯·雷德菲尔德的妹妹克莱尔一起逃离了城市，还带走了威廉博士的女儿雪梨。你对这位老朋友，记忆还算深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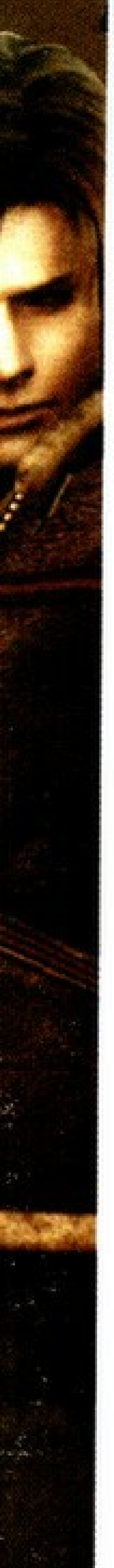
六年前的事没有人能忘记，尤其是这个身穿红衣的女子。身在强大又神秘的H.C.F组织中，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六年前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如果不是遭遇了那个年轻人，自己的命运也许不会变成今日这般。



“回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多价值。”仿佛看出了红裙女子的心事，站直身体的男性以同样冷漠的口气刺破了女子对往事的追溯，“你想起他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任务简报。”

两人将目光集中在液晶屏上。

画面上出现了欧洲南部的风光，似乎是空中无人侦察机的镜头，横越



山丘与地平线，在古老的村落上盘旋一番之后，影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详细经纬刻度的西班牙局部地图。

“现在的情况有些棘手。”墨镜男子低声解释道，“虽然局势大致明朗，你那位老朋友的出现却让这件事麻烦了不少。”

红裙女子微微扬首，心头掠过那位年轻人坚定又深情的目光。那身影只在心头一闪而过，她很快恢复了平静。

墨镜男子没有回头，只是咧嘴冷笑了一下：“现在你必须行动，不要再等待机会了。不光是那个西班牙人，还有克劳撒也在那边等着你。一旦拿到样本，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那个村子的资料，然后尽快赶回来。”

“危险程度如何？”红裙女子表情已经恢复了刚才的冷漠，目光紧紧盯着屏幕上小村庄的俯瞰图，似乎隐隐约约藏匿着某种危险的感觉在这灯火寂寥的建筑群中。

墨镜男子挥挥手：“当然有点危险，不过只是一些被控制之后变得想攻击外来者的村民而已……你小心一点吧，我想经过浣熊镇事件的你对那里的危险应该不会太在意。”

红裙女子摇了摇头：“克劳撒可以信任么？”

“不要相信任何人。”墨镜男子低声说道，“他最近的情况有些异常，你小心为上。”

“知道了。”红裙女子转身欲离开，却在戴上墨镜之前又问了一句。

“我这次的代号是什么？威斯克。”

一双赤红色瞳孔的男子猛然抬头，目光仿佛一束强烈的红外线，刺破了墨镜的遮挡，落在红裙女子身上。

“艾达，艾达·王。”

从未有过真正名字的红裙女子皱了皱眉：“没搞错吧？你想让我用这个身分接近他？”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考虑除掉他。”威斯克满不在乎地舔了舔嘴唇，“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相信他是组织目前最大的麻烦。六年前你犯了错误，我期待你能弥补过来。”

“我知道了。”艾达·王戴好墨镜，快步走出了古宅。

古宅远处的海边，夕阳的光彩洒落在一条小型跑道上。银白色的喷气式飞机在夕阳的光耀中挥洒出一片金灿灿的光芒，艾达·王迎着海风快步走向飞机。海风吹过她的身体，吹起了她束好的长发。一种异样的奇妙感觉在已经麻木的身体里飞快蔓延着。

走到威斯克看不到的角度，女子的嘴角扬起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是六年来她惟一一次展露笑容。

第一章 我与肯尼迪先生有个约会

午后的剑桥城区热闹依旧，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学生们交汇在一起，彰显着美国独立之初十三州的热闹和繁盛。学生们打扮得仿佛随时身在假日一般，说笑着越过长长的街道，留下青春和活力。古风建筑群中偶有落叶飘下，让这座和英国著名

学府同名的城镇显得有些沧桑坚硬。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在闲适的午后浓浓流淌出来，融为一体，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今天，剑桥如同它在英国的意义一样，同样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学术成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弗大学皆坐落在这座城镇里，这两所学院将整个市镇分割成无数的学区。经常有人说笑着列出剑桥内各个学院的地址，声称这个城镇宛如迷宫一样。

错综复杂的程度对于所有的外来者来说，这里的确是迷宫。

在剑桥西侧的哈弗校区里，几个外来者正在以异样的目光扫视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哈弗的文学院区正好位于一个巨大的转弯处，这些外来者们坐在伪装过的货车里，透过单向玻璃向车外看去，心中无一例外都在念诵着某个人的名字。

沉默与紧张，虔诚与祈祷。

惟一例外的是一个头戴贝雷帽的男子。

身材魁梧的男子脸上抹着重重的迷彩，双眼透过窥视缝隙冷冷地注视着街道。面对身边这些同行者的祈祷，他只有不屑。

很少有人知道那位神通广大的教主到底拥有什么，也很少有人清楚那些所谓的仪式里到底包含着什么。

只有他，深深地了解这一切。

狞笑着望向人来人往的街道，贝雷帽男子低声喃喃自语，只有他自己听得清楚。

“幽灵回来了，我亲爱的同僚们。”

正在虔诚祈祷的几个外国人抬起头，愕然望着眼前的美国人，他们都未能听清对方的自言自语。

“朋友们。”脸上涂满油彩的男子低声说道，“你们即将创造历史，难道你们因此不安了吗？”

脸带刺青的几名外国人昂头看了一眼贝雷帽男子，神色中没有愤怒也没有惶恐，有的只是阴沉的目光，仿佛对这世上一切的玩笑和话语都没有兴趣一样。为首的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人手持一枚火焰状的徽章，在胸前默念着不属于英语的文字。那些拉丁字母在迷彩装的男子听来毫无意义，这些虔诚的人们却不厌其烦地低声念诵了很久。

太阳向西倾斜了少许角度，路上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哈佛的课程一般集中在上午和傍晚，年轻人们的出行就集中在午后的这几个小时里。红色贝雷帽的男子目光穿过层层人群，最后落在转角处一个笑容满面的女孩身上。

淡黄色毛衫配着绿色百褶裙，一双漂亮的长腿，足下蹬着鹿皮长靴，典型爽朗少女的秋装打扮。这个有着金色短发的漂亮女孩双眸之中透着一股自信与高傲，走在几个同龄学生中间却又显得随和自然。贝雷帽男子只看了一眼，举起手轻轻敲了两下车厢，以暗号对周围几个同行者确认了目标。

“你确定？”为首的光头男子用拙劣的英语低声问道。

贝雷帽男子掏出匕首，藐视地看了一眼红袍光头：“你觉得呢？”

红袍男点点头，挥手指挥几个部下开始行动。一行人悄无声息地从车厢中央的圆盘出口匍匐下降到地面，随后滚入小巷暗处的林荫中。

看着这些欧洲人敏捷干脆的动作，贝雷帽男子在心中冷笑一声：“真是好东





西，动作竟然这么敏捷。”

行动在数秒钟后展开！

披着黑灰色古老僧侣长袍的男子们出现在人群中显得异常显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最先出现的几人吸引过去。与此同时，另外的几名男子已经快步冲到了那群围簇在少女周围的学生跟前。

下一秒钟，几名学生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便已被两名灰袍男子推开，他们接着将手中弩箭对准了女孩的脖颈。所有动作一气呵成，仿佛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练。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女孩愣了一下，竟很快便恢复平静，跺脚高声喝道：“跟他们无关，放他们走！”

为首的红袍男子面无表情地靠近女孩，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呼喝。手腕一翻，男子的手中多出一把匕首，同时逼向女孩的致命部位。

直到此刻，周围的行人才看清楚事件真相，惊呼声在长而弯曲的街道上陡然响起。

人群被这种变故惊吓，尖叫声和慌乱同时降临。留在车厢内的贝雷帽男子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隐藏在人群之中的几名短发男子瞬间出现在女孩周围，贝雷帽男子听到人群奔走呼喝声中发出了轻微的金属上膛声。环绕在女孩周围的几个同学抱着头尚在尖叫，一名四十多岁的壮硕男子已一脚踢在持刀的灰袍男子小腹中央，将他整个人踹得悬空半秒。

几名显然是女孩保镖的男子动作整齐利落，其中一人扑向了手持弩箭的红袍男子，手中的匕首宛如闪电般射向红袍男子肩头。两人身体即将交错的瞬间，红袍男子的右半边身体不自然地抽搐了一瞬，举在手中的弩箭微微低落少许。

其余几名灰袍男子此时已将女孩彻底围拢，却同时被突然出现的女孩保护者们攻击。奇怪的是这些动作敏捷的欧洲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即使被身为暴力专家的保镖们击中，脸上也没有丝毫的痛苦神色。

人群依然在尖叫，四散奔逃的人们给哈弗文学院校区的转角处留下了大片空地。贝雷帽男子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东西”跟安全局保镖们的战斗，心中的鄙夷更盛了。

那些珍贵的东西，只会浪费给眼前这些智力和体力都拙劣无比的乡下佬么？

战斗仍在继续，保镖们的武器和身手都大大超过了绑架者们。几名灰袍欧洲人已被击倒，三名身穿便装的保镖将女孩彻底包围起来，缓步向后退去。其中一人已经低头以通讯设备通知了同僚，女孩在震惊中目光频频回望，似乎在等待着支援。

“好了，游戏结束了！”

自言自语中，贝雷帽男子双足蹬地，整个人瞬间跃起了人类所不能想象的恐怖高度，魁梧的身影在空中遮蔽了阳光。满身伤痕的他仿佛从天而降的恶魔，双手在空中微微蠕动着，顷刻间张开了一双从未有人见过的翅膀……

落地的瞬间，贝雷帽男子宛如翅膀的双臂中飞出一枚骨刺般的锐器，刺破了眼前一名保镖的喉咙；右臂在空中挥出一道绚烂的白光，将贴近他试图反击的另一名保镖的胸口一刀斩开；脚步交错着以人类不能达到的速度向前移动，保护在女孩身前的三名保镖几乎同时被一道长长的软刺穿透胸口。



只是一瞬间，五名保镖命丧当场，贝雷帽男子狞笑了一下，转身将双臂生出的翅膀样东西挡在身前，拦下了无声手枪对自己的偷袭。

这一幕彻底震撼了正在开枪的保镖，当他回过神来时，贝雷帽男子凶狠的脸已近在咫尺了……

……

……

数日后，华盛顿D.C的白宫总统办公室里，常年打开着窗帘的总统办公室挂上了厚厚的帘幕。黑暗中，拥有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格兰汉姆总统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桌后，双手托腮望着眼前的几个人。

这些人代表着整个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权限。

一张照片和一份干巴巴的声明，让几天前在哈佛校区发生的一切得到了解释。虽然当时因为幸存保镖的描述而临时动用了新闻媒体干预预案，还是有人从不同寻常的现场描述上闻到了不一样的气味。

总统的女儿遭到绑架，绑架者拥有怪物一样的身体……这些资料将被列为最高机密保存在C.I.A的档案库里，但此刻所有人心中都明白，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正面面对绑架者。

面对女儿遭遇绑架的总统，高官们都刻意保持了缄默。这种难堪的沉默持续了近两分钟。

“F.B.I的工作有进展没有？”

最终仍是总统打破了沉默，他的目光转向F.B.I的主管约翰。

约翰点点头，承认道：“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但我们分析很可能是绑架者故意泄露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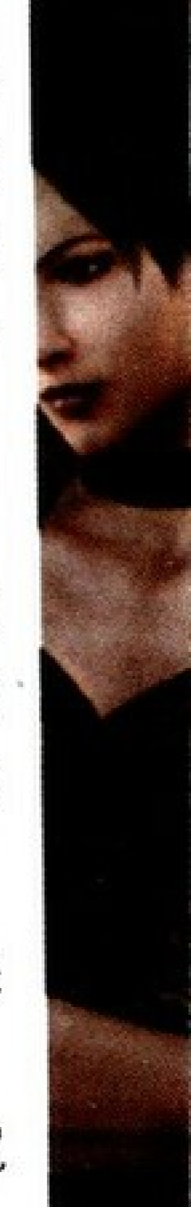
“是什么？”在这种时刻，总统依然保持着冷静。

约翰舔了舔嘴唇，低声说道：“绑架者对阿什莉的路线和特点太过熟悉，我们怀疑有政府内部人员参与了绑架……至少应该是熟悉国家安全部门流程的人。这样的人，我认为不会犯下暴露阿什莉行踪的错误，除非他只是想故意吸引我们去某个地方……”

总统摆摆手：“只要阿什莉确实在那里就行了……你们发现了什么？”

F.B.I的大佬低声回道：“欧洲……现在的阿什莉应该在欧洲，有人说在西班牙那边看到了和她相貌一致的女孩儿。目击者对绑架人员的描述也很符合西班牙人的特征。”

“我们派人过去吧！”因女儿失踪已变得有些暴躁的总统低声吼道，“仔细





调查阿什莉到底在哪，然后派最好的人过去！如果这件事跟八年前‘那件事’有关的话，就派熟悉那件事的人过去！”

总统办公室因这个国家权力最高男人的怒吼再度陷入奇妙的沉默中。F.B.I的主管约翰没有反驳总统的话，心目中却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

这种时候，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信任了吧？

里昂·S·肯尼迪，你与“那件事”的约会看来永无休止呢……

第二章 凶猛村庄

警察局长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眼前的小帅哥，眼神中充满了不信任和鄙夷。只是小帅哥手上的那份文件让他不得不重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越境缉查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外交高度的正式政府交涉。

欧共体对美国经济的高强度依赖使得欧洲大多数国家必须遵守国际外交游戏的规则，譬如对美国政府的一些行为开开绿灯等……眼前这位小帅哥拿着的是F.B.I和政府双重身分的正式文件，倘若警察局长大人不全力配合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地方政府拎去街头站岗。正因为如此，尽管内心深处极度不愿意配合，这位肥硕的局长大人还是客客气气地开了口。

“里昂先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目的，不过既然政府方面照会我给您提供最大程度的方便，我自然会尽力配合您。您所要去的目的地距离本市大约一百六十公里，山路崎岖，车行速度不会很快，我多派几个人陪您过去吧。”

面对警察局长那种不信任的目光，已不是当年那个新任警官的里昂笑着摇摇头：“不必了，一辆车和一个认路懂英语的人就好。在不能明确所有状况之前，还是不要给您添太多麻烦了。”

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里昂与当地两名警局探员驱车前往北部山区，那是最后发现阿什莉踪迹的地方。

车子驶离市区，一路上景色渐渐荒芜。秋季的西班牙全境弥散着一股让人烦闷的枯黄色，连绵起伏的山丘仿佛被什么感染了一般，透着一股萎顿和寂寥。

看着窗外并不熟悉的景色，里昂的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数年前。

六年前的一九九八年，里昂带着一纸任命书前往浣熊镇警局报道。因为行政流程的关系，他在入夜时分才抵达这个十万人口的小镇。

那一天，夜色中的城市也和现在的荒郊四野一样，充满了死寂一样的宁静。那一天，里昂走下警车，走近酒吧，走入了一个举世震惊的阴谋和血案之中。生物制药公司安布雷拉潜心研究数十年的生物病毒在短时间内泄露，导致了整个城市居民的变异。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里昂选择了战斗。在与克莱尔和雪梨一起逃离城市的同时，也将关于浣熊镇的一切情报带给了外界。在他们逃脱不久之后，美国政府做出了沉痛的决定——发射核弹彻底毁灭

浣熊镇。

蘑菇云湮灭了上个世纪最大的惨案。十万人丧生的悲剧将整个事件的矛头直指安布雷拉，国际著名的制药公司被美国政府无限期停止一切商业活动。股价节节攀升的安布雷拉很快遭遇寒冬，股票狂泻，内部分崩离析，宣布破产。

病毒制造生化武器的真实内幕被政府掩盖在黑暗中，除了少数从浣熊镇逃脱的人，没有人知道浣熊镇悲剧背后的秘密。当里昂和克莱尔等人从浣熊镇逃离后，政府官员很快联络上了这位年轻的警官。在经过一番商谈之后，里昂成为了政府直属特殊机构的成员。表面上来看，他只是隶属于F.B.I的特工，实际上却负责着安布雷拉残留的一切问题。

数日前总统的直接调令将里昂派至西班牙，阅读了那份权限要求极高的报告后，里昂在报告里看出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东西。

目击者报告明显经过一次修改，字句模糊不清，里昂还是感觉到了“那东西”存在的气息。除了总统特令之外，他也很有兴趣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数名身手敏捷的保镖几乎同时丧命。

两名同行的警员并不知道里昂手持美国政府特令而来，言语之中对这位帅气的美国青年颇多讽刺。

“喂，美国佬！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开车的警员调侃道，“你们应该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跟姑娘们谈天说笑，何必要来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受罪？”

里昂摇摇头，没有回答对方的询问，他那套量身定做的服装跟这两名警员皱巴巴的衣服对比起来确实有些惹眼。

“就是，说说吧。”另外一人也搭腔道，“反正现在也无事可做。”

里昂收回目光，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低声回答道：“你们真无聊……不过告诉你们也无妨，我在寻找总统失踪的女儿。”

“就你一个人？”开车的警员嗤笑一声，“你一个人能做什么？”

“你觉得我和总统都是疯子吗？”里昂反问道，“我来这里，就是要解决问题。”

“疯子。”副驾驶位的警员低声骂道，“你们美国人都是疯子。不过我们只执行局长的命令，剩下的事你自己来搞定。”

里昂无所谓地笑笑：“没关系，辛苦你们了。”

车行过境，终于隐隐能看见村庄的轮廓了。负责开车的那名警员将车缓缓停下，隔着玻璃窗指向里昂即将前往的吊桥：“看着，沿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里昂推开车门下车，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脚，点点头：“知道了，我过去看看。”

“我们在这里等你。”另外一名警员再度露出那嘲讽的笑容，“早去早回，这样我们还能在晚上赶回去吃顿好的。”

里昂挥挥手，顺着小路前行，没有回头再看那两名警员的脸。

走出几十步后，挂在身上的通讯器响了。里昂掏出通讯器，在小小的方格液晶屏上看到一张皮肤黝黑的美丽脸庞。

“里昂，能听到吗？”戴着眼镜的美女低声问道，“我是英格丽德·汉妮格恩，你的行动后援。”



“听到了。”里昂笑笑，“真是意外，有年轻美女做后援的机会可不太多呢……好吧，我们来确认一下，目标的名字是阿什莉·格拉汉姆对吧？”

“没错。”汉妮格恩保持着平静的声音回答道，“因为是总统的女儿，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当然，目前绑架者一方的目的仍不清楚，他们只字未提。我正在试图寻找更多资料，你一切小心。”

“稍后联络。”里昂关掉通讯器，顺着小路走近村庄，村口木质结构的小屋在深秋的季节里看上去有一种古旧的美。沿着木质小屋向远处看去，村庄错落有致的布局已不太远。

里昂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轻轻推开虚掩的木门，走进小屋。尽管从情报分析上来看，这座村庄很有可能藏匿着绑架阿什莉的犯人，但里昂还是打算先与村民沟通一下。

散发着干燥气息的小屋内部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有些刺鼻。里昂皱了皱眉，放慢脚步转过开门处的转角，眼前浮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背影。

客厅里的壁炉熊熊燃烧着，那个背影正蹲在壁炉前不知做些什么。里昂站在村民背后想了想，掏出一张照片，低声用非常谨慎的口气问道：“对不起打扰一下……先生。请问你见过照片中的这个女孩么？”

头发苍白的男子缓缓站起身来，以一个异于常人的大角度转过身瞪了里昂一眼，眼神毫无友善之意。

“Que carajo estas haciendo aqui?（你来这里干什么？）Largate, cabron!（滚出去，杂种！）”

一连串的拉丁文字从老者口中喷薄而出，粗陋的措辞带着强烈的敌意。即使身边没有那两个懂英语的警官翻译，里昂也能感觉到对方的态度，他后退一步，摇摇头收起照片。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说完道歉的话，里昂转身打算离开。然而脚步刚刚迈出，他便感觉到背后有一股寒意正逼向自己的身体。在F.B.I中当职六年来的经验让他的身体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几乎是那股寒意降下的同时，里昂身体贴着地板向前飞快地翻滚过去，当他再度转身的时候，眼前那名老者手中已多了一柄利斧。磨得锋利闪亮的斧刃在壁炉火光的照耀下闪着让人心悸的光芒。

老者口中仍骂着在里昂听来毫无意义的西班牙语，似乎丝毫不打算放弃伤害里昂的意图。里昂后退了几步，飞快地掏出武器，瞄准对方胸口。

“不要动！”

就如里昂听不懂西班牙语一样，手持利斧的老者也没有因语言的警告而停止动作，仍高举着斧子朝里昂逼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在几秒钟内迅速拉近。

瞬息之间，里昂心中掠过无数念头，从老者无神的双眼中他能感觉到一种古怪的……麻木。

这种麻木的感觉似曾相识，仿佛记忆之中曾经出现过无数次。想到自己的任务，里昂再无犹豫，一枪击中老者大腿，飞起一脚踹中对方胸口。

枪声清脆，响起的瞬间里昂有些后悔，他应该带消音器来。

刚才的举动就像是惊醒了睡梦中的村庄一般，枪声之后木屋门外传来嘈杂的人

声。里昂猛然转身，听见门外一声巨响，似乎有人用什么重物抵住了木屋大门。他快步冲上楼，从楼上的玻璃窗户看下去，几个身穿农服的村民站在木屋外虎视眈眈地望着楼上，远处吊桥的绳索已被人用刀斩断，甚至连等候里昂的那辆警车都已被推落山崖。

比想象中的情况糟糕百倍，里昂瞬间做出了判断，他一脚踢开腐朽的木框窗户，从二楼向下方的草甸一跃而出，落地的同时朝着手持草叉的村民开了一枪。

对方的武器包括斧头和小刀，全部朝着致命要害招呼。里昂不得不连续射击打倒其中两人，又以颈锁放倒最后一人，才缓了口气考虑自己现在的状况。

打开通讯器，里昂第一时间联络了汉妮格恩：“能听到吗？”

“我在，情况如何？”

“不能再糟糕了。”里昂长出一口气，有些不忍地看着被自己射中身体的村民，“我现在在村口，但是这里的村民似乎充满敌意……我已经开枪了。”

“之前官方已经跟我通气了。”汉妮格恩表现得比里昂还冷静，“本来你在西班牙就可以使用武器，剩下的问题我们来解决。你考虑自己和救援目标的安全就行了。”

里昂点点头：“知道了……”欲言又止的他并没有向美女同僚说明真相——刚才在那些人的眼中，里昂感觉到了与六年前相似的熟悉气息。

第三章 钟为谁鸣

临近黄昏的村庄里，一幢造型宛如教堂却镶有青色纹章印记的建筑里灯火闪动。一名男子站在中央祭坛旁，身穿欧洲中世纪的连身长袍，紫黑色长袍上描绘着无数华丽的花纹图案，图案中隐隐有着契合铭刻于教堂门口纹章的式样。男子的整张脸藏匿在长袍的兜帽中，只露出一口白灿灿的牙齿和弯弯的鹰钩鼻。他手中抓着一只浑身黝黑的权杖，不知是因为烛火的关系还是幻觉，男子挥动手中权杖的时候，似有几次微微的蠕动。

阿什莉有些惊惧地望着眼前这名男子，拼命压制着自己尖叫的冲动，内心中掠过无数念头，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身边两个强壮农妇的抓缚。

“亲爱的小朋友。”身穿紫色长袍的男子望着阿什莉，低声说道，“感谢神吧，当它赐予你这个时刻的时候，正是你将自己的名字刻入历史的一刻！”

面对这种毫无道理的吹嘘，阿什莉低声反驳道：“你胡说！你这个凶手，恶棍！”

男子冷冷一笑，环顾周围。数十名忠实的村民围绕在祭坛两侧，目光虔诚无比地望着男子。所有人手中都捧着一只蜡烛，烛火闪动中有不少蜡油滴落在他们手上，但没有一个人面露痛苦的表情。

忽然之间，手持权杖的男子仿佛听到了些什么，低声对身边的一个侏儒男子吩咐道：“萨拉扎，美国人的动作比我们想

象的更快。”

头带领主王冠的侏儒萨拉扎身穿一套华丽的贵族服饰，朝着男子躬身一礼：“我伟大的塞德勒大人，这不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么？”

“不，不止是美国政府。”塞德勒在祭坛旁仰望礼拜堂穹顶的玻璃，喃喃自语道，“我怀疑还有人在盯着我们，想要探寻我们的宝物。”



“那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行为！”萨拉扎对塞德勒显然已崇拜至极，继续恭维道，“美国政府绝不会想到，吐露给他们消息，只不过是您伟大计划中的小小一环……”

塞德勒没有理会萨拉扎，一双阴冷的眼眸锁在掩口吃惊的阿什莉身上：“小朋友，你一定很好奇吧？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话说给你听，我想很快你就会知道答案了……你会忘记这一切的。”

“仪式开始！”

随着塞德勒的一声命令，所有人仿佛被注入一股力量一般，表情昂然一变。整个礼拜堂里顿时充满了低声的教文呢喃。烛火摇曳的光影流转里，这些人的目光灼灼照在阿什莉的身上。站在塞德勒背后的一名光头蓄山羊胡的雄壮男子一言不发，将被妇女们牢牢抓紧的阿什莉推到祭坛之上。

虽然不明白即将发生什么，阿什莉还是挣扎了几下——仅仅片刻之后，她就放弃了。在礼拜堂四周的围栏夹层里，站满了身穿长袍、脸有刺青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手持弩箭，瞄准目标当然都是礼拜堂中央的阿什莉。

想起之前血腥的一幕，阿什莉选择了沉默和服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先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要珍惜生命——这是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导。

塞德勒手持权杖的空中挥舞了一下，对着狂热且虔诚的教徒们高声喝道：“新的使命已经来临，我们即将君临那个腐朽的世界！”

围绕在祭坛周围的教众发出毫无意义的欢呼，在阿什莉看来完全是一群癫狂的人在庆祝着不知所谓的东西。躺在冰冷的祭坛上，少女的内心之中战栗不已，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在美国电影里，总会有英俊的小伙子来拯救少女。”塞德勒带着嘲讽的口气低头看了一眼侧头不敢正视自己的阿什莉，手指在空中轻轻画了一个火焰状的图案。

一名身穿红袍头带金属头盔的教徒躬身走上祭坛，将手中的一样事物递给塞

德勒。阿什莉刚想要扭头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一股猛烈的刺痛突然在她的右颈迅速蔓延开来。少女还没来得及反应，塞德勒手中注射器已扎入她的动脉之中，一粒不知什么东西顺着血管轰然汇入阿什莉体内，血液在瞬间仿佛沸腾了一般，让少女忍不住低声呻吟起来。

奇妙的痛苦感觉只存在了一瞬，那股火焰般的灼热在体内陡然升起，又迅速消失。阿什莉摸着脖子上的小小伤口，刚想开口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却已被那名身材高大的光头男子拽下祭坛。

塞德勒朝着阿什莉狞笑了一下，转头对着狂热的教众高声喊道：“神的旨意已经降临在她的身上！”

毫无意义的简单话语，再度激起所有人的欢呼和狂热。阿什莉强忍着内心的恐惧，捂住自己被刺伤的皮肤，在欢呼声中不知所措。

“现在，还有新的任务！”塞德勒举起手中的权杖，继续鼓动道，“去杀死那个外来者吧。邪恶的美国政府派来了猎犬，让他彻底消失吧！”

美国政府派来的？是谁？

这句话在阿什莉内心深处留下了一丝希望之光，女孩站在礼拜堂中央，仰头望着惟一能投进光亮的窗口，心中带着渺茫的期待……

……

……

空旷的村口广场上，一道强劲的风吹过众多干枯枝叶。透过墨镜俯视着地面上残存的血迹和一滩滩黄浊的液体，女子优雅的嘴唇翘起让人难以察觉的弧度。目光掠过那条被斩断的吊桥，代号为艾达·王的红衣女性掏出仪器做最后的核对。

“经纬度吻合，目标建筑一致。”

驾驶员缓缓降下直升机的高度，在离地面尚有一段距离的位置放下绳索，开始寻觅最佳降落位置

“多谢。”

站在舱门边回头对驾驶员妩媚一笑，艾达叼起自己的武器，戴上手套，双手抓住绳索顺着舱门一侧飞快下落到地面。

空气中弥散着让人作呕的恶臭，艾达甩开绳索，对空中的直升飞机做出一个确认安全的手势，直升机斜侧着拉高飞离村庄，渐渐成为一个不可见的黑点，在天际之中飞翔。

村口异常安静，大概是因为“那个人”曾经来过的关系。艾达低头仔细察看地面的血迹，目光越过狭小的山路，一直落向村庄中央。

“看来真的是被控制了。”

大概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的艾达抄起武器，顺着小路越过第二条吊桥，奔向村子中央的广场。

“那个人”大概遇到了麻烦。——她这样想着。

思考片刻，内心中轻盈柔软的那部分战胜了职责的压力，女子轻轻跳起，利用手中的飞索枪跃上高高的屋顶，遥望远处教堂般的建筑。一口大钟悬挂在屋顶，女子无奈地笑笑，朝着那个方向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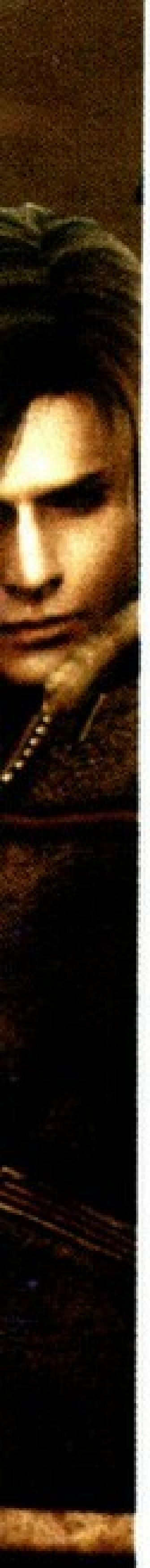
算了，为他做点什么吧，就像当年那样。

……

……

事实上里昂确实陷入了麻烦，若不是被刚刚进入村中广场的那一幕彻底震惊，





他也不会那么快暴露自己的行踪，以至于完全陷入被动之中。

村口的恐怖遭遇让里昂开始怀疑自己此时处境，但接下来的一幕，才真正让里昂相信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普通村庄，而是……一群敌人。

越过村口的小木屋，村庄的建筑渐渐扑面而来。里昂在踏入中央广场之前犹豫了一下，他停住脚步，掏出电子望远镜打算观察一下村民的生活。

以电子望远镜的视角将广场中央的景象收入眼中时，里昂的心头抽搐了一下。即使曾经在浣熊镇那样的人间地狱停留过，此时眼前的一幕也足以震撼他坚强的精神。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宁静的村庄，村民们有的在工作，有的在交谈，打扮朴实的人们在广场中央铲草喂牛，随意走动着。

如果，没有广场中央那团篝火的话。

广场中央熊熊燃烧着一团篝火，两条笔直的金属竖立在火焰之中。被悬挂在金属立柱上的人满面血污，已被火焰薰烤得焦灼不堪。那身皱皱巴巴的警服里昂在十几分钟前还曾在内心中嘲笑过，此时却成了证明死尸身分的惟一道具。

两名跟随里昂前来的西班牙警察中的一人，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在村庄里，并悬挂在篝火中央，而周围所有人却仿佛对这一幕视而不见。这一幕足以让里昂的心从里往外感到刺骨的寒冷。

大概因为惊讶的声音过于刺耳，一片平静的村庄里有几道目光瞬间集中在惟一通往村里的小路上。那些目光和最初里昂所见的无异，都带着仇恨和愤怒。

还有死亡的威胁。

里昂几乎是本能地朝最先冲过来的敌人开了枪，同时飞身越过一排栅栏，连续数枪射在后面试图抛出镰刀的女人身上。刚才那一幕的震撼让他放弃了和解决平的打算。

让人崩溃的场面出现了，里昂的手枪连续响起，却只能让对方的动作停滞一瞬。里昂心中掠过无数疑问，同时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敌人和六年前的丧尸极为相似，仿佛没有痛觉一般。

环顾四周，里昂且战且退地走进其中一家民居。在村民疯狂涌进来之前将大门锁上，这才获得片刻的喘息。

背靠着墙壁，听到门外的村民似乎在用西班牙语交流着什么，里昂心中的惊讶已无法形容。

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他们为何这么仇视自己？

难道跟总统女儿的绑架案有关？

没有时间继续犹豫，门外的村民对民房结构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里昂。一群人在门口嘀咕片刻后，竟开始循着窗口和后门包围屋内的里昂。

围拢的人数实在超乎想象，里昂感觉整个村庄似乎都为了他倾巢而出，低头审视自己背包里的弹药，青年心中不禁有些绝望。开始责怪自己对情况预料的不足。

背靠着墙壁，能清晰听到那些镰刀和斧头在墙壁上划过的刺耳声音。墙壁轻微的颤动倾述着不知多少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房间的躁动，而此时里昂只能透过墙壁上方的窥视孔看着屋外的人头攒动。

绝望似乎总是伴随着希望。当里昂靠着墙壁缓缓坐下，将子弹上膛等待第一个冲进来的村民时，空中响起了奇妙的钟声。

既不是正午时刻，也不是特殊的日子。毫无征兆响起的钟声像是一只手，轻轻抚平了村民所有的躁动。外面的嘈杂片刻间换作寂静，里昂猛然站起身，透过窥视孔看到扔下武器的村民纷纷转身朝某个方向缓步离去。

过了半晌，里昂轻轻推开房门，看到广场中已空无一人。只有那具烧焦的尸体仍悬挂在空中，仿佛在诉说着刚才的凶险并非幻觉。

……

……

远远的，一个红色身影站在教堂顶端，透过望远镜看着茫然的青年。

依旧是淡淡的微笑，妩媚的声音。

“钟声是为你而响的，里昂。”

第四章 不可能的人

站在广场中央犹疑了片刻，里昂低头整理好装备，勒紧背包，朝着村庄深处进发。

这座无名村庄坐落在山海之畔，通往外界的路只有里昂进来时走过的那一条。从村民的打扮装束来看，里昂有理由相信这里应该盛产金属矿石，甚至可能是黄金。奇怪的是这里大多数村民看上去生活简陋，并不像一个富庶的地区。

村庄的房子多半老旧不堪，有些甚至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有些房子明显是古代贵族遗留下来的，即使破旧也带着一股气派。里昂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眼前再度出现了刚才那种疯狂的村民。

矿山地区从不缺少炸药，有人甚至用点燃的雷管向里昂投掷。这一次里昂毫不犹豫，举枪就射。几名被他杀死的村民倒地后迅速融化成一滩散发恶臭的脓水，这个细节让里昂心中的疑问得到了部分解答。

也许这些狂热的村民并非是邪教教徒，而是跟“那东西”有关的一种存在。

越过狭长的矿区隧道，里昂一脚踹开灌木丛深处一幢白色老式别墅的门。灌木丛里藏匿着不少村民，这些人手持雷管炸药，忘乎所以地对里昂投掷。为了将危险降到最低，里昂选择进入建筑物中，利用狭小的空间逐个击破这些疯狂的村民。

更为可怕的是……就连这看似宁静的别墅里也藏着致命机关。里昂连续避开了两条钢琴线做成的雷管陷阱，又撞开一个空荡荡的腐朽书架，这时耳畔传来一阵挣扎与蠕动的奇妙声音。

循着声音缓步踏入别墅最后一个单人房间，角落里惟一完好的家具是一间大衣柜，蠕动的声音就发自这里。里昂小心翼翼接近大衣柜，一手持枪一手抓住柜门把手，飞快地将衣柜门拉开。

一个黑影从衣柜中跌落出来，里昂的枪口几乎同时对准了黑影，却因对方的样子而缓缓放下了。

一名明显是西班牙人的长发男子，双手被紧紧捆缚着，嘴上贴着让他无法发出



声音的胶布，里昂几乎不用判断就能从男子灵活的眼神里看出来，他跟那些疯狂的村民不是同类。

别起手枪，里昂垂首一把撕下男子嘴上的胶布。陡然脱离皮肤的胶布让男子发出一声痛叫。里昂没有理会他，单手将对方翻过来，解开他被专业手法捆绑的双手。

长发男子用有些惊惧的眼神看了里昂一眼，迟疑着试探了一句：“你……和他们不一样吧？”

里昂当然知道男子所说的是什么，点点头：“是啊，你呢？”

对方从地上撑起身体，揉动被绳子勒出红痕的手腕，悻悻地摇头：“好吧……我就一个问题，你有烟吗？”

里昂摇摇头：“口香糖行么？”

男子气结，却没法说什么。里昂看着男子有些犹疑的表情，正想问点什么，本能让他猛然转身。

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开了本被里昂反手带上的房门，高逾两米的巨大身体瞬间在两人面前投下让人心悸的阴影。魁梧的光头男子身穿桶状长风衣，脚下踩着厚重的皮鞋，面无表情地走进房间。

气氛瞬间冷到极点，里昂犹豫了一下，一跃而起，朝着山羊胡的光头男子一脚踹出，同时手已摸向自己腰间的枪。

对方没给里昂机会，仿佛毫不在意一般伸手抓住里昂踹出的脚踝，朝着房间一侧猛然一摔！里昂立即像是玩具娃娃一样，被笔直摔向墙壁。

轰然一声巨响，里昂的意识在短暂挣扎后彻底陷入停滞状态。光头山羊胡的男子面无表情地转向另外一人，回头对着地板轻轻跺脚，猛出一拳！

长发男子也没能逃脱被攻击的厄运，被一拳捣中胸腔翻了翻白眼，也昏了过去。

身穿紫色长袍手持权杖的男人缓步走进房间，目睹着这一切，常年深埋在兜帽里的阴冷面容上带着一丝兴奋的光。

“做得好，门德兹！”塞德勒赞许道，“美国小丑在你的面前就好像人偶一样不堪一击。现在把这个美国先生抬起来，我们应该送给这位总统信任的人一点小礼物。”

一名教徒手持阿什莉曾经见识过的注射器走到里昂身旁，在门德兹的协助下一针刺入里昂的皮肤中。

昏迷中的里昂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但没有醒过来。塞德勒满意地看着这一切，挥舞了一下权杖。

“很快这迷人的力量就将占领他的身体，到时候他便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了……我们走！”

一名教徒低头将里昂和长发男子绑在一起，身材高大魁梧的门德兹抓着两人离开了小别墅。这里迅速恢复了之前的寂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

……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里昂猛然从昏迷中惊醒。

愕然扭动了一下身体，里昂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间肮脏的小仓库之中，一双手铐将自己和那个长发男子背靠背锁在一起。小屋外灯光昏黄，显然自己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

用力挪动身体带来摇晃感，里昂很快



将背后那名长发男子摇醒。对方醒来之后也和里昂一样短暂迷惘了片刻，随后发出苦笑的声音。

“真糟糕，这情况好像不比之前好多少。”

里昂尝试着调整自己身体的位置，低声问道：“能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吗？现在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糟糕……”

“美国人？”长发男子低声反问道，“谁把你带到这鬼地方来的？你先告诉我你是谁好了。”

里昂没有说话，而是将自己的身体倾斜过来，努力以被铐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正是自己要寻找的目标——阿什莉·格拉汉姆。

“能看到么？”里昂用双手交替着将照片递到男子眼前，“我叫里昂，来这里寻找这个女孩。你见过她么？”

“你是警察？”男子冷冷地看了里昂一眼，“看上去真不太像。”

里昂笑笑：“也许吧……”

“好吧好吧……” 男子低头沉吟了一下，“让我来想想……这个女孩，也许是总统的女儿？”

面对对方这种交谈方式，里昂既不反感也不喜欢，他哼了一声：“你猜得还真准。那么解释解释吧，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第六感……”男子有些神经质地笑了，“嘿，开玩笑的。其实我曾听一个村民说起过教堂中关着总统的女儿之类的话……说的大概就是她了吧。”

“那么你又是谁呢？”里昂继续追问着对方的身分，“能在这里活下来，真有你的。”

“梅阿默·路易斯·塞纳，之前曾是马德里的警察，现在不过是个废物罢了。”男子有些自嘲地向里昂解释道，“现在我的特长只剩下了哄女人。”

“怎么？”

路易斯冷笑一声：“我受够了。永远在最危险的地方与犯罪者较量，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可从未有人真正感激你。除非你死在自己的职位上，否则根本没有人当你是英雄。”

说起警察这个职业，里昂忍不住笑了：“我也凑巧当过一天警察，只有一天。”

“我想你也不是个好警察。”路易斯吹了声口哨。

“是啊……”里昂笑着摇头，“我上任第一天就是去浣熊镇报到，然后卷入安布雷拉病毒事件，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

“病毒爆发那次？”路易斯顿时对身后这人有些刮目相看了，“我听说过这件事……好像我们部门的实验室有那病毒的样本……”

路易斯的话让里昂心中一凛，正想询问对方所谓的部门到底是什么组织时，远处大门被踹开的声音让两人的谈话瞬间中止，目光所到之处，一个浑身血污的村民拖着一把巨大而锋利的斧头，缓步走向两人，嘴里一边发出一连串的西班牙语咒骂，一边狠狠地盯着里昂。

“现在该怎么办？警官！”路易斯有些慌乱，两人此时连站直身体都是问题，更不用说逃走了。

“找准位置！”里昂瞬间做出判断，



将两人手铐中央的位置暴露出给那名村民，等待对方高高举起斧头的瞬间。

银光垂落，里昂和路易斯双手间的手铐应声断开。恢复了行动自由的里昂一个翻滚避开村民的第二次攻击，一脚踹中村民的胸口，将他整个人踢飞出去。

颈部落地的村民瞬间死亡，里昂想要寻找路易斯时却发现他已逃离了小屋，脚步之快远远超过自己所认识的那些警官。

无奈之下，里昂只有先联系总部。

“这里是里昂。”通讯器没有被丢掉，里昂真应该感谢这些不太懂得先进仪器的村民，“汉妮格恩，我有情况要汇报。”

“请讲。”

“我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了一点情报。”里昂看着窗外的夜色，低声说道，“阿什莉应该被关在教堂里，我现在去找她。”

切断通讯器之后，里昂迅速跑出小屋。

……

……

村庄正中央的教堂前是一片墓碑。夜色正席卷着这个腐朽的世界，手持权杖的教主和侏儒贵族并肩站在墓碑前，静待着夜晚的降临。

远离阳光，某些东西会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

“美国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强。”塞德勒低声对萨拉扎说道，“大概不需要等到美国人第二次来访了。”

“哦哦，大人您决定了就是他吗？”侏儒萨拉扎有些失望地问道，“这样游戏就没办法全部进行了。”

“按照计划仍全部进行。”塞德勒冷漠地说道，“能不能活下来是他的事，我们只要保持现在的姿态，一直等到美国人以为自己拯救了世界就好。”

“但是……似乎还有一个女人也潜入了这里。”萨拉扎请示道，“怎么对付这个人？”

“杀死她。”塞德勒叹息道，“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就让克劳撒出手……现在那个美国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期待着他把我们的宝物带给全世界。”

“大人，这个世界一定是属于我们光明教的！”贵族萨拉扎在塞德勒身旁狂热地叫嚣。

塞德勒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转身带着萨拉扎消失在黑暗中。

……

……

站在一幢豪华别墅前，里昂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选择推开门走进去。尽管知道这里并不是关押阿什莉的教堂，但里昂还是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更多的情报，以便自己判断下一步的行动。

别墅里死寂一片，里昂下意识地放轻脚步走上楼梯，随着渐渐靠近二楼的房门，里昂听到了隐隐的对话声从门后传来。

对话声含糊不清，用的似乎是英语。里昂想要靠近一点听清对话内容，在刚靠近门口的瞬间却感到背后传来一阵锥心疼痛。那个高大魁梧如同噩梦般的身影出现在里昂身后，门德兹以一只手的力量将里昂反拽得腾空而起，粗糙厚重的手指扼住里昂脖子，似乎打算一举杀死这个美

国人。

被单手擎空的里昂试图反击，拳脚在门德兹身上却得不到任何反应，反倒让对方手上的力量渐渐加大。



里昂眼前的一切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青年绝望地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十秒钟，他的双手毫无意义地扑腾着，一双眸子透出某种濒临死亡时渗出的赤红色。

双眼中闪过的一抹红光，反倒让门德兹的动作停滞了片刻。只是这片刻，已足以让里昂恢复呼吸。光头巨人紧紧盯着里昂的双眼，似乎从其中捕捉到了自己想要的那部分讯息，他松开手将里昂重重甩落地面。

“你身上流着跟我们一样的血，不过你依旧是个外来者。”门德兹居高临下地看着里昂，声音里透着彻骨的寒冷，“给我听着，如果你还想要惹麻烦，我会让你知道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经历。”

说完警告，门德兹踢了里昂一脚，径直走向房间深处。房门重重合上的声音让里昂从缺氧的状态下渐渐恢复过来。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从地上爬起来后，里昂望着门德兹消失的方向，仔细回味刚才他说过的话，觉得毫无头绪。

“一样的血……那是什么？”

门德兹消失后的房间里恢复了寂静，房门那边的谈话声也中止了。里昂不明白为何那个强大的对手会选择放自己一条生路，相比之下眼前的抉择更使他感到犹豫。

继续前进还是后退？

犹疑只有短短的一瞬，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的青年深吸了一口气，放慢自己的脚步，走向门德兹背影消失的那扇门，双手平静而稳定地贴上了门把手。

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手枪，里昂心中做好了最糟糕的打算。

门被缓缓推开。

房间里一个黑影猛然伸出一只手，毫无征兆地一把抓住里昂的胸口。

里昂几乎同时做出反应，朝着那个黑影开枪。动作却远不如黑影迅猛，枪响之际他整个身体已被扔进房间，人在空中射出的子弹偏离了正常轨道，打在地面上迸出一丝火花。

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里昂被狠狠摔向地面，身体和地面的巨大对冲力量让他的枪脱手而出。门德兹再也没给里昂反击的机会，一脚狠狠踏在里昂的胸口上，目光中尽是愤怒和藐视。

“蠕虫，我警告过你！”

毫无反抗能力的里昂试图挣脱门德兹



的踩踏，却无论如何也撼动不了那条金属般坚硬的腿。胸口的痛感仿佛潮水般挤压而来，这一次里昂真的有些绝望了。

窗外猛然传来两声枪响，有子弹透过玻璃射在门德兹身上。里昂甚至能感觉到踩着自己的那个身体在顷刻间颤抖了两下。让他震惊的是门德兹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的神色，动作也没因此而变得迟钝。扭头望了一眼窗口碎裂的玻璃，巨大的身躯猛然全力跃起，朝着窗口冲撞过去。

轰然一声，玻璃窗和腐朽的木框尽数碎裂，门德兹的身躯消失在里昂视野里。翻身坐直的青年望向窗外，依稀可见一个淡红色的身影腾空而起……

“那是……”

六年前的许多回忆片段在心中陡然升起，里昂望着那淡红色消失的方向，足足愣了半晌，才摇头否定了自己的猜想。

那个人，那些事……罢了罢了。

“不可能……不可能是她……”

这样安慰着自己，青年捡起枪，推开门离开了别墅。

第五章 信仰的礼物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乌云遮蔽了最后一丝余晖。穿过村民疯狂围攻的里昂登上山崖，掏出电子望远镜举目远眺，却看到了让他不能不愤怒的一幕。

远处的湖心，两名乘船村民正面色平静地将一具尸体抛入湖中。里昂在昏暗的光线里依稀能辨认出那具尸体的服装，是另外一名陪同自己前来的西班牙警察。

已经从卫星定位系统上确认过，想要到达教堂必须穿过这个村中湖。里昂站在山崖上向下眺望了一会，傍晚的冷风吹在身上，让青年心中不免有些凄然。只是想起那个淡红色的身影，一丝柔软掠过心头，里昂拉紧自己背包的束带，顺着山崖走向湖畔。

湖畔有一个简易搭建的小码头，一艘小型快艇停在岸边。里昂站在快艇旁检查了一会，确认没有异常后才坐上去，向正前方GPS指引的方向驶去。

坐在快艇上，里昂并没有察觉到一道目光正在远处以红外线望远镜注视着自己。那道目光的主人此时正悠闲地倚在一棵枯树旁，手中提着一把能够迅速登高的索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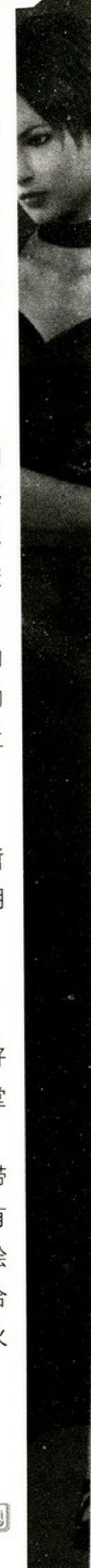
“唉……那湖中心有东西，应该提醒你的……”

甜美的轻声叹息过后，红色的身影消失在悬崖上，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事实上，没有听到提醒的里昂也意识到了危险。

当船行驶到湖中心时，里昂透过并不澄清的水面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自正前方游曳而过。这黑影的宽度超过五米，长长的身体巨大且臃肿。从之前村庄内遭遇的一切推断，里昂很容易想到这黑影代表着什么。

刚想要举枪，眼角余光却发现船上居然装备着大量鱼枪。里昂反手别上手枪，抓起长矛一般的巨大鱼枪，屏住呼吸严阵以待。



黑影在水面下左摇右摆片刻后，陡然间溅起猛烈的水花，鱼跃而出！

现出真身的黑影遍体长着肿胀的脓包，巨大的口鼻之间喷薄出强烈的腥气和恶臭。里昂几乎本能地朝着对方尽力一掷！

变种的怪鱼在空中划出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砸在水面上掀起滔天巨浪。里昂脚下的小船被轻易掀翻，巨大的鱼怪飞速划过，尾巴勾住了船尾的铁链，将小船挂在自己身上。

里昂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自己落水后是否应该反击，他在水中奋力扑腾了几下，朝着拥有大量鱼枪的小船迅速游去。短短十几米的距离，在里昂来看仿佛是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如果停留在水中，里昂将没有任何力量反击鱼怪。

飞快地爬上船后，里昂双手抓起两杆鱼枪，朝着水面下依旧蠢蠢欲动的黑影瞄准。仅仅不到十秒钟内，黑影再次腾空而起，里昂手中鱼枪直线抛出，正中怪鱼的口中。

鲜血瞬间激射出来，里昂反手再抓起一杆鱼枪，瞄准那头怪物的双眼。

怪鱼吃痛沉入水中，在水面下摇晃良久，朝着小船猛冲过来。

里昂没有任何犹豫，在怪鱼冲击小船的瞬间一跃而起，顺着翻船的力量落入水中后，再度向小船游去。

鱼枪在水中无法发挥应有的威力，水下的阻力对于里昂的投掷来说几乎是致命的缺点。里昂踉踉跄跄再度爬上小船，翻身对准那浮出水面的巨大肉团连续不断地抛出自己脚下的鱼枪。

鱼怪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终于缓缓沉下水底……但在最后一刻它却甩出一条绳索，几乎将里昂扯入水下。若不是里昂及时抽出匕首砍断绳索，他在西班牙的旅程恐怕就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了。

怪物的嘶吼还留在耳畔，里昂遥望涟漪已经渐渐消失的湖面，对刚才的经历仍心有余悸。发动快艇，青年朝着教堂的方向猛冲过去。

事实上，里昂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仍是来自他自己。

在与怪鱼战斗之前，青年发现自己的身体有某些异常。那股火焰烧灼血液的感觉袭击了他，在眩晕中，里昂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古怪而可怕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什么？

想起自己似有似无的梦境，里昂的身体颤抖了一下。那个门德兹曾经说过的话，村民们仿若癫狂的动作，流成一条让人不敢相信的线索。

“难道说……最后我也会……”

曾经面对过巨大恐怖的经历让青年暂时压抑下了这种可怕的想法，然而那抹阴影仍旧在他心头萦绕不断。

……

……

抓着榴弹保险环，手举来复枪，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后，里昂一脚踹开了教堂的大门。

可惜的是，教堂里静悄悄的，除了带着潮湿味道的空气在鼻间弥散，里昂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影。教堂正中央三块彩绘玻璃投下美丽巨大的花纹，这些花纹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里昂见过无数次的火焰形符号。

“光明教……”



已从村中各种建筑里翻阅过许多文献的里昂自然知道，这就是绑架阿什莉那个组织的名称。光明教起源于五十年代，后来一度没落，不知道为何如今又再度兴起。

汉妮格恩也对里昂的情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据说光明教教义偏执疯狂，教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教徒对教主的忠诚程度让人吃惊，甚至可以为教主献出生命。大多数对光明教有所研究的人都无法相信，为何一个宗教会拥有如此可怕的凝聚力。

“你想知道答案吗？”里昂淡淡地反问正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的汉妮格恩。

“你知道？”

“是啊……我知道。”里昂回头看了看自己来时的路，路上被自己杀死的村民尸体已化成一滩滩脓水，“其实很简单……寄生虫。”

“理论上来说，是跟病毒一样的东西。”里昂对汉妮格恩解释道，“可以改变生物的思维和形体结构，直接达到控制着者想要的效果。”

“太可怕了……你万事小心。”

站在教堂中央祭坛旁，里昂苦笑了一下。是啊，万事小心。面对这样的状况，自己已经快变成神经病了吧？也许政府一开始就知道这次任务将要面对什么，才把经历过浣熊镇事件的自己丢到这偏僻残酷的地狱里来。

光明教所用的教堂果然和别处不同，内有乾坤的暗道引导着里昂进入地下室。阴暗冰冷的石头墙壁让青年的记忆瞬间回到了六年前，那些在地下研究所和下水道里顶着死亡威胁前行的日子。

如果不是那抹亮色的话……我也许不会站在这里吧？

思绪飞扬了片刻之后，里昂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教堂最深处。阴暗的小房间被一扇傻乎乎的门紧锁着，里昂用匕首撬开腐朽的小锁头，走进暗室。

遗憾的是，迎面而来的并不是总统千金的道谢，而是一道生硬的风声。

里昂侧身闪开木棍袭击，瞧见一个双腿修长的金发女孩儿满脸惊恐地望着自己，双手正在毫无意义地挥舞着。

还好，神智还算正常。

“不要过来！”

女孩的尖叫没有让里昂停住脚步，青年一个箭步过去抓住对方的双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清晰正常：“放松点，没事的！我叫里昂，是总统派来救你的！”

里昂的话起了效果，女孩愣了一下，随即丢下手中的木棍，脸上的表情从惊恐变为惊喜：“你……你是我父亲派来的？”

里昂拍拍女孩的肩膀安慰道：“我会带你出去的，跟我来吧。”

阿什莉很听话地点点头，跟在里昂身后。里昂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女孩，眼神中带着几分赞许。能在这样的恐怖环境里保持冷静，不愧是总统的女儿。

遗憾的是成功总是伴随着意外。里昂和阿什莉返回教堂大厅之际，教堂门外传来一个阴沉的男性声音，对方的英语透着一股诡异的拉丁腔调。里昂举起枪，朝着大门的方向瞄准。

“真不好意思，你还不能带走那个女孩。”

紫色的长袍，手持权杖，从容地站在

里昂枪口前的中年男子拉开自己的兜帽，拦住了里昂的去路。一双阴冷的眸子里透出让所有人都为之战栗的寒光。

“你是谁？”

中年男子冷笑一声：“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的名字是奥斯蒙德·塞德勒，光明教的主人。”

“你就是幕后首脑么？”里昂冷笑一声，“好吧，光明教主大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向全世界展示我们那让人震惊的力量。”塞德勒举起自己干枯的手掌，那动作仿佛要将世界握入手中，“美国人总觉得他们能控制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才绑架了总统的女儿，赐给她属于我们的礼物，然后……再送她回去。”

塞德勒的话无异于一道霹雳，不禁让里昂震惊，也让阿什莉惊惧地后退了数步。女孩望着面色阴沉可怕的男人，手指反射性地抚摸到自己的右颈上。那些宛如噩梦般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少女扭头对里昂颤声说：“里昂……我想他们可能在我脖子上注射了什么。”

里昂想起自己梦境中的那段经历，还有心中那淡淡的阴影和疑虑，脸色一变：“塞德勒，你对她做了什么？”

塞德勒依旧保持着阴森的笑容，声音也平静得让人咬牙切齿：“我们只是送给她一点小礼物而已，不要担心。当她回到自己父亲身边的时候，我想，将会有一场精彩的派对等着你们。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想先向总统先生索取一部分活动经费，你看这周围的一切，想要让这些东西运转起来，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是吗？”里昂冷笑着反诘道，“可我觉得很快钱和信仰对你来说都不会有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

塞德勒对里昂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依然高举着那支干枯的手臂，“哦，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我也给了你同样的礼物。”

听到这句话，里昂觉得那些碎片般的记忆似乎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鲜明的画，那些噩梦般的经历和心头的阴霾终于得到了证实。青年拉着阿什莉后退了几步，依然保持着手臂的高度，举枪瞄准对方，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塞德勒的声音依旧平静缓慢，没有一丝起伏却带着强烈的恐吓：“我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为你特别准备的礼物……当那些东西在你体内孵化之后，你也会成为我手下的一员。看到那些教徒了吗？你和他们一样，将会对我言听计从。你看，这样获得信仰将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甚至连思想都是。”

在塞德勒的话语声中，数名光明教徒推门而入，手持弩箭对准了里昂和阿什莉。里昂仰头对着塞德勒摇摇头，反驳道：“你这只是异种入侵罢了。”说完扭头抓着阿什莉的手从一侧玻璃窗口撞出教堂。

两人身后洒落了一地彩色玻璃，映着教堂里的烛火熠熠生辉。塞德勒没有指挥教徒追击里昂和阿什莉，只是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

“早就知道结局，还是要抗争，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美国精神吗？当一切都孵化成型之后，看你们是如何回到我身边的。”

第六章 扳回一局

月夜凄冷，里昂和阿什莉站在村庄尽头的小屋里向外望去，看着天空中一团缓缓坠下的火焰，两人心中抱着相似的感受，表现在脸上却是不同的表情。

里昂依然镇定，阿什莉却忍不住将头埋在青年胸口低声啜泣起来。

刚才天空中那蓬宛如礼花般的火焰并不是这个村子为了庆祝什么而发射的烟火，仅仅在十几秒前，那蓬焰火还是一架完整的直升飞机。

从教堂逃脱之后，里昂在内心中微微挣扎了一下。以现在他和阿什莉的身体状况来看，如果回到美国，真有可能让塞德勒的预言成真。因此里昂没有对汉妮格恩说出真相，只是表示自己已经找到阿什莉，希望军方尽快派遣直升机前来接应。

惟一通往外界的吊桥已经被毁的这里，此时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此时的状况，里昂也只能在心中相信现代医学足以解决自己和阿什莉体内的寄生虫了。

然而塞德勒仿佛计算好了一切，幽灵般出现在接应地点。拥有重型武装的教徒在地面对着空中射出对空火箭，彻底毁灭了两人逃离的希望。

“只有选择另外一条路了。”里昂低头看了一眼眼泪未干的女孩，轻声安慰道，“即使没有空中接应，我们也会找到路的。这村子有一面临海，总有办法离开。”

阿什莉抬头望了一眼青年，眼神中的悲伤渐渐汇聚成勇气，重重地点了点头。

……

……

塞德勒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目光跟随两个依稀人影一路望到城堡附近，才叹息着摇摇头：“萨拉扎，他们似乎到你的地盘去了。”

站在塞德勒身边的侏儒贵族奸笑一声：“是啊，大人，接下来的问题就交给我吧。”

塞德勒挥挥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去吧。”

身材矮小的侏儒兴奋地点点头，从山崖上跳了下去，瘦小的身影顷刻间淹没在山崖下方的黑暗之中。

地面传来一连串呼啸之声，塞德勒满意地看着这个支持自己对美国发起圣战的男人消失于视野中，转身对门德兹吩咐道：“你也去看看吧，如果那个美国人对你不敬就杀死他。”

一直将身体藏在黑暗中的光头男子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脚步声沉重的几乎让这山崖都为之颤抖。

安排好一切，塞德勒也消失在山崖上。远处坠落的直升机残骸仍在熊熊燃烧，没有任何人投去关注的目光。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生命有时候就是这样轻贱不堪。

……

……

越是靠近城堡，里昂越感到有一种不安不断袭击着自己，若不是相信曾在无数

次的险情中发挥作用的本能总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自己，里昂也不会做出那样大胆的判断。

“阿什莉，你藏起来等我一下。”

站在孤零零的仓库门口，里昂的心跳速度有些加快，他能感觉到那股力量的存在。那个号称跟自己有同样血液的人……大概就在不远处静静等待着自己。

阿什莉似乎也能感觉到一股无形压力，没有问为什么，默默点头钻入一旁污浊的垃圾桶中。

看到这一幕，里昂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总统大人的千金看起来并不是真正的大小姐，她很懂事。

缓缓推开仓库大门，里昂步入弥漫着粉尘的房间。杂乱的旧物堆积成山，年久失修的顶棚漏下几缕月光，照在一个魁梧巨大的身影上。

没有语言，没有交流。当里昂对上身影那股死寂又固执的目光时，脑海中闪过自己曾经失败两次的经历，这一次他将目光瞄准了周围的一切。

避免错误，错误等于死亡。战斗不能重来，运气无法永伴身边。里昂在内心深处告诫自己，悄然挪动着脚步贴近对方。

门德兹的动作依然缓慢，里昂却清楚这迟缓中隐藏的速度与力量。两人距离拉近之际，青年举枪佯射，果然引得对方一把抓住自己胸口，朝另一个方向甩去。

这一次里昂终于学乖了，他借力落地，一脚踹翻门德兹身边的油桶。汽油自桶中汩汩流出，将门德兹包围在汽油汇成的小河中央。



里昂没有丝毫犹豫，一枪射中油桶的同时，躬身双手抱头，迎接轰然而来的气浪。

爆炸声和火光瞬间吞没了门德兹的魁梧身躯，里昂却没有丝毫放松，手中剩余的榴弹几乎全部抛向门德兹所在的位置。继汽油爆炸之后，连续的火光和碎片在火焰中央扩散开来。里昂借势躲在货物背后，手中武器仍旧紧紧锁着那团火光中央的位置。

一声怒吼自火焰中央响起，里昂毫不意外地看见一个身体畸形又巨大的怪物自火光中走出。除了双眼仍带着门德兹特有的野兽般的冷漠外，里昂已经完全无法从外形上辨认出这怪物原来的身分。

怪物发出怒吼，伸长充满弹性的手臂，朝着里昂扑杀过来。

由于两人之间已经拉开相当的距离，门德兹引以为傲的速度没有产生任何威胁。里昂轻易避开了刺向自己喉咙的一

击，整个身体藏在大屋立柱后方，还朝着擦肩而过的绵长手臂开了一枪。

开枪，闪避，保持距离。

里昂谨慎地运用着自己的优势，一次次躲在死角里对变成怪物的门德兹倾泻手中的弹药。怪物拉近两人的距离，里昂就后退到安全距离与它对峙。现代武器的威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数分钟后对方的身体终于开始不再硬朗。

随着里昂弹夹里最后一发子弹的命中，喀吧一声，门德兹的身体居然断成了两截。

确认了自己的力量足以消灭对方后，里昂从货物堆积的角落里飞奔而出，一脚踩在只剩半截身体的门德兹背上。

之前曾经被数次打败并威胁的屈辱，此时都被找回来了。

匕首深深刺入怪物的头部，将寄生在他体内的巨大虫豸彻底杀死。不知是寄生虫还是本体发出几声惨嚎后，门德兹被彻底消灭了。

和所有被寄生的村民一样，门德兹的身体死亡后也化作了一滩脓水。刺鼻的恶臭中里昂没有回头，从墙壁上被炸开的小洞跳出仓库，与阿什莉会合。

守在仓库外的阿什莉在连串爆炸声后见到里昂依然完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两人迅速离开旧物仓库，朝着山顶进发。

第七章　再见朋友

通往山顶的路上火光点点，里昂知道那并不是给自己照明的灯火，而是无穷无尽的村民。

那些曾经和蔼可亲农民们，手持着火把，在夜色中爆发出寄生虫最强大的威力，宛如潮水一般扑来。里昂拉着阿什莉不得不连续后退，直到两人退入一间孤零零的小屋之中。

小屋里早有人在守卫，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大门，看见是里昂之后却放了下来。

“路易斯！”

再次见到这个长发帅哥，算是里昂值得高兴的一件事了。

路易斯很快便发现了跟在里昂身后的阿什莉，他把手上的横木扔给里昂：“世界真小……诺，插上这个。”

小屋的房门被反锁好之后，里昂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平静。靠在墙壁旁边喘息的青年望着路易斯，刚想要说点什么，对方的目光却越过他，落在了阿什莉的身上。

“这位就是总统的女儿吧？总算见到大人物了……”

“这个无礼的人是谁？”阿什莉偶尔峥嵘地露出自己大小姐的一面，向着里昂低声问道。

路易斯灿然一笑：“年轻的女士……或者公主殿下。在问别人名字之前，是否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呢？”

里昂岔开了两人之间的针锋相对，简单介绍道：“阿什莉·格拉汉姆，总统阁下的女儿。”

“她……还好？”路易斯斟酌着用词，意思很明显。

里昂摇摇头：“还不错，你不用担

心。”只有里昂自己内心清楚，应该担心的人不止是阿什莉。

“算了，就算她变成怪物也会有一些征兆。”路易斯吹了声口哨，仿佛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

里昂正想深入一步询问，门外猛然传来剧烈的撞击声。阿什莉有些惊惶地指着窗口提醒两人：“有人进来了！”

战斗迅即展开，里昂和路易斯配合着不断击退涌入的村民，路易斯那娴熟的枪法让里昂确信对方的确可能干过警察。两人在战斗间隙仍有机会交谈，里昂此时才真正了解到，路易斯居然是光明教研究寄生虫的科研人员之一！

“几百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光明教了。”路易斯一脚踢翻木桌顶住一侧窗口，对里昂高声解释道，“那时候就邪得很，没有人不听教主的。后来可能是这里的贵族察觉到了什么，跟光明教起了利益冲突，然后就把它铲平了。可不知道多少年后它又复活了，这一次没人能管住它，塞德勒是个天才，也是个疯子……”

“他想干什么？”里昂一枪射中扑进房间的寄生人额头，继续追问道，“利用寄生虫发展光明教，让所有人都拜于他脚下？”

“不止这么简单。”路易斯摇摇头，飞快地给自己的手枪上弹，“塞德勒想要统治世界，他决定从美国开始，这才有了这次绑架。”

“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是生物学博士毕业。”路易斯自嘲地笑笑，解释道，“你不要惊讶，我就是塞德勒手下的人，曾经帮他研究过这种寄生虫。可是后来我自己害怕了，想要逃走，这时一个公司联系我，许诺如果我拿到样本，就可以让我摆脱光明教的控制……”

“然后你回来，想拿样本，但被发现了？”里昂猜测，“这就是我碰到你的原因？”

“差不多吧。”路易斯苦笑，连续数枪射向窗外，将几名村民打得连连后退，“我一直在寻找如何遏制寄生虫的方法，最终发明了一种药……”

说到这里，路易斯的表情猛然一怔。

“怎么了？”里昂击退了自己这边最后一名敌人，走过去帮路易斯清理另一侧窗口涌来的寄生人。

“我、我必须离开一下。”路易斯忽然跳起来，“我知道怎么帮你和阿什莉了！”

……

……

艾达站在月色之巅向下眺望，里昂和阿什莉远去的背影在她的夜视镜里渐行渐远。脸上永远带着冷淡和寂寞的女子从山尖上稳稳落下，带着笑容走向城堡。

“真的要再次见面了……你准备好了吗，里昂？”

……

……

艾达并不知道，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里昂却在此时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城门口萨拉扎的欢迎没有让里昂动容，跳梁小丑一般的贵族狂在里昂眼里无非就是个未老先衰的可怜人。那副矮小身躯说出再有威胁的话也让人觉得可笑。

没有让里昂料到的是，萨拉扎准备了丰富的陷阱给里昂和阿什莉。体内寄生虫





正在发作的阿什莉意外被陷阱抓获，里昂不得不暂时离开，以摆脱无数光明教众对自己的围攻。

里昂逃走途中，路易斯再度出现，手中拿着能够消除寄生虫威胁的解药。

“喂，我终于找到了……”

西班牙籍男子挥动着手中的血清，正打算说些让里昂高兴的话，一条触手自转角处的门缝里笔直飞出，轻而易举地穿透了路易斯的胸口。

里昂已经不太愿意去回想那一瞬间发生的一幕了——路易斯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散去，噗嗤一声，像是被戳破的纸人一样。

失去了重心的身体栽倒在猩红地毯上，路易斯没有来得及发出悲鸣，连声音都被一同扼杀在空气中。

巨大的触手在空中挥动了一下，缓缓跌落地面，退回到门缝后。一只干枯的手自门缝后伸出，包裹在紫色长袍中，拾起路易斯跌落的病毒样本和血清，沉默地消失了。

里昂头皮发麻地想要冲过去，却怎么也无法挽回路易斯的生命。西班牙籍男子双眼无神地望着城堡华丽的穹顶，咳出几块血污。

“里昂……”路易斯用尽最后一口力气，掏出一瓶东西，“这个……这个药……”

“不要说话了！”

“不……”路易斯断断续续地挣扎道，“我、我做错了事……这是报应……你、你要拿回……样……”

话没有说完，路易斯头一歪断了气。里昂蹲在这个算不上朋友的尸体旁边，想要怒吼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望着塞德勒手臂消失的方向，青年在心中下定决心，一定要为路易斯报仇。

低头吃下一片抑制寄生虫生长的药，里昂转身消失在城堡大厅一侧，继续奔向阿什莉被捆缚的位置。

……

……

惟一值得让里昂高兴的事，大概还是与那个人的重逢。

当里昂站在城堡庭院旁的卧室里寻找线索时，一个温柔且妩媚的声音自她的背后响起。

“把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伴随这声命令的，是枪械上膛的声音。里昂站在原地，有些迟疑地举起双手，一直等到手枪冰冷的触感贴在自己身上时才说话。

“对不起，我不太喜欢听从女士的安排。”

站立中的里昂身体一斜，整条手臂在空中回旋出一个完美的圆弧，手中匕首宛如闪电般贴在了恰到好处的位置，冰冷的金属同样威胁到背后女性的生命。

只是一个回合，里昂已将对方的手中的枪夺过来，顺便卸下弹夹扔了出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青年没有正视面前这个红衣女子，只是淡淡说道：“给你个忠告，下次试试用刀，近战时它更可靠一点。”

面对里昂武器的威胁，女子毫不在意，只是摘下墨镜，露出极美的一双眼睛，望着这个与自己阔别了六年的朋友。

“里昂，好久不见。”

“艾达……”

这是里昂对面前女子惟一的了解，这个代号曾经代表着浣熊镇某个研究员的女友，或是曾经与里昂一同出生入死的同伴——当然也代表着安布雷拉公司的敌对组织以及阴谋和死亡。

最重要的是，艾达是惟一在里昂心中留下烙印的女人，那种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在浣熊镇那个恐怖和死亡交织的地方宛如烟花般绽放。

对于艾达的出现，里昂并不意外。身为情报部门的重要人员，他早就知道艾达并没有在六年前的浣熊镇事件中死亡。

“你……果然跟威斯克是一伙的？”里昂看着这个让自己心中波澜不断的女子，低声质问道。

“看来你的确做了一番调查嘛。”艾达笑笑，将手中的墨镜扔在地毯上。

“为什么？”里昂问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艾达摇摇头：“对你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吗？”

陡然之间，艾达丢落地面的墨镜发出一声微鸣，浓烈的烟雾和闪光同时绽放出来，里昂被艾达的小手段彻底遮蔽了视线，动弹不得。艾达却趁机捡起武器，消失在里昂面前。

烟雾很快散尽，里昂望着空无一人的卧室，心中百味杂陈。六年的时光匆匆过去了，自己还是那个总是跟不上艾达脚步的鲁莽小子吗？

第八章 我要找到她

空荡荡的密室中，塞德勒望着眼前的男子，低声说道：“萨拉扎已经失败了。”

脸上刻着刀疤的男子惊讶地抬起头：“什么？”

“即使融合了左右手的力量，还是失败了。”塞德勒有些恼火，“这个三流的矮子！那个美国人你最熟悉，你去把他干掉吧，顺便把阿什莉带回来。”

“萨拉扎毕竟还是抓到阿什莉了嘛。”曾经主持过绑架阿什莉的贝雷帽男子冷笑，“我们应该感谢他。”

“不管怎没说，我现在被这只美国猪搞烦了，杀死他。”塞德勒挥挥手，“克劳撒先生，计划有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美国猪带走阿什莉。”

“知道了。”克劳撒抓起自己的匕首，对教主大人恭敬地点点头。

塞德勒满意地离去了，不久之后，一名红衣女子走进密室。

“样本呢？”艾达看着这个贝雷帽男子，脸上充满了不屑和厌恶。

“在塞德勒手里。”克劳撒表情平静，“他可能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我很难下手。”

“那好吧……”艾达走出密室，“只有走着瞧了。”

克劳撒没有理会女人的话，转身将匕首插回鞘中，向着里昂所在的方位奔跑过去。贝雷帽男子脚下的地面被他重重踏出几道裂痕，顷刻间魁梧的身影就消失在黑暗中……

当这道身影出现在里昂面前时，里昂感觉到一股杀意正狠狠地凝视着自己。本能的反应让他迅速做出了回避动作，却仍被克劳撒手中的刀锋擦出了一道血痕。

“克劳撒！”

“好久不见，战友！”克劳撒一脚踢扁身边的油桶，狞笑着扑向里昂，手中匕首在空中闪出让人心寒的光。

近战格斗匕首竖在手中，里昂挥动匕首顶住对方足以撼动钢铁的一刺，身体微微后仰着避开了刀锋。两人的匕首在空中交错出闪亮的轨迹，身体一合即分。

克劳撒的动作终于还是没有里昂迅速，胸口被里昂划出一道长长的伤痕。

两人拉开距离，克劳撒的军靴在钢板地面上发出沉重的声响。里昂望着这个曾经在报告中“死去”的战友，心头猛然灵光一闪。

“你……参与了绑架阿什莉！”

“没错！”克劳撒点点头，渐渐逼近里昂，猛然又挥出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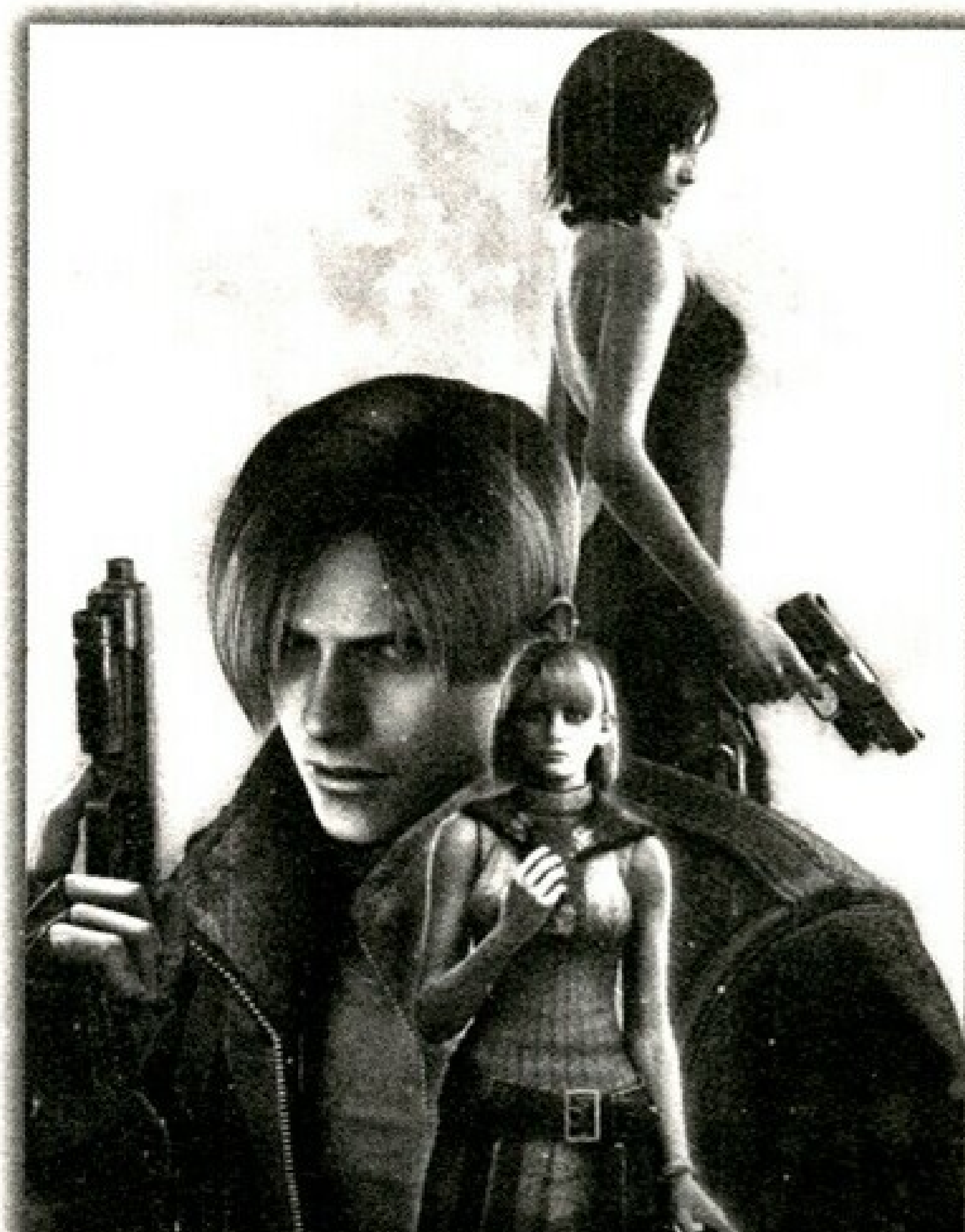
早有防备的里昂向后退着避开这一刀，再度拉开两人间的距离。

“你想要干什么？绑架阿什莉，还帮助塞德勒么？”

“这一切……”克劳撒有些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布雷拉……”

“安布雷拉？”

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耳畔响起，让里昂瞬间错愕。克劳撒没有放弃这个机会，朝着里昂飞身扑来。两人身体飞速相撞后绞在一起。速度虽不及里昂，但克劳撒的力量惊人，手中匕首狠狠向下压来，直逼里昂的眼球。



里昂从克劳撒猩红的双眼里看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试图抗拒这种力量的压迫，却感觉无能为力。克劳撒的力量延绵不绝又无法抵御，刀锋渐渐贴近了青年的睫毛上方……

千钧一发之际，远处忽然传来几声枪响，压在里昂身上的克劳撒身体猛然一抖，飞速后退了几步，扭头看向枪响的方向。

艾达站在远处的高台上，手中一挺微型冲锋枪瞄准了克劳撒的要害。面对这个曾经无数次在病毒兵器战斗中活下来的女人，克劳撒心中仍有一丝顾忌。

“婊子！”

骂了一句之后，克劳撒转身消失在暗影之中。

“下一次你可要小心。”

与里昂擦肩而过的艾达带着一股淡淡香气，朝平台下方的水面一跃而下。轻盈的身体带着性感与妩媚，在里昂的视野里

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记。

越过动力室，里昂果然又见到了克劳撒。

“想要救回阿什莉，就要战胜我。”赤裸上身的军人站在古老的村中遗迹中央，高声喝道，“来吧！我的战友，让我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特种兵！”

“你打算重建安布雷拉？”里昂站在猎猎冷风中，迎着克劳撒的方向反问道。

克劳撒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是啊……没错！我就是想让这个世界重新回到原来的平衡里！”

“你这疯子！”

“你觉得这世界不疯狂么？”

语言已经用尽，里昂别上手枪掏出匕首，顺着长长的遗迹通道冲向克劳撒。对方则扔下手中的弩箭和机枪，同样掏出匕首，迎着里昂飞奔过来。

两人相距不过百米左右，数秒钟后已是贴身面对，克劳撒先发制人一刀划出，里昂躬身避开，反手一道切在对方胸前伤口附近。

血喷了里昂一身，青年就地翻滚避开克劳撒踩下的军靴，回身再一刀划过克劳撒肩头。

两刀下去，克劳撒后退了几步，身体极不自然地蠕动了几下。

“去死吧，里昂！”

怒吼声中，克劳撒再度扑来，丢掉了匕首挥起左臂。粗壮的手臂在空中迅速膨大，骨骼和肌肉发出让人作呕的声响。里昂几乎是本能地想起自己曾经见过的一幕一幕，后退几步捡起自己的武器。

那声响太让人熟悉了……克劳撒巨大的手臂关节进化成一道利刃般的锋面，朝着里昂一刀斩下！

“你这个可怜虫！你也变成那种怪物了吗？”

里昂避开克劳撒的力劈，一枪射在对方手臂上，子弹宛如射在金属上一样发出清脆的反弹声。

克劳撒没有反驳，只是继续以极快的速度逼近里昂。

里昂对着这个已经完全不能算是人的老相识没有丝毫怜悯，他曾见过的病毒已经超过了常人的想象。以散弹枪对准克劳撒的双腿连开数枪，里昂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对方无法保护的部分迸出鲜血。

“所有的病毒都有弱点……和我们人类没有任何区别，你不知道这一点吧？”

逼近因双腿受伤行动迟缓的克劳撒后，里昂一刀抹在对方颈动脉处。宛如高压水枪般的血液猛烈地喷射出来，里昂得手后迅速退两步，看着对方在猩红中缓缓站直身体。

克劳撒的力量似乎真的无穷强大，受到重创后居然仍有余力反击。里昂再度后退了几步，在他刚刚站立的地方却留着一枚拉掉保险环的小小榴弹。

被屈辱冲昏了头脑的克劳撒没有意识到危险，大步冲向里昂之际，脚下的榴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气浪将他沉重的身体掀翻，随之而来的还有里昂射出的大量子弹。

头、胸口、腰间……所有的要害都被打得稀烂。里昂熟悉病毒和寄生虫的生命力，没有给克劳撒任何机会，一直打到对方的生命状态彻底消失。

弯腰捡起克劳撒留下的钥匙，里昂甚至不愿回头再看一眼那个曾经在军队中也



算是英雄的人物，便匆匆奔向阿什莉被关押的地下室。

……

……

阿什莉坐在手术椅上微微喘息着，仰头看向那个无数次为自己出生入死的青年。如果不是他在身边，自己也许无法挺过刚才那种极限的痛苦。

青年的脸上带着一丝忧虑，似乎在为什么担心，看着他严肃的脸，阿什莉心中也隐隐有些不安。

“激光手术是惟一消除寄生虫的方法。”已经度过了术后痛苦阶段的里昂低声说道，“之后我们应该能找到路出去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个……女人？”

经过与克劳撒恶战后，里昂终于成功救出阿什莉，并按照路易斯曾经指点的方法在手术室进行了激光手术。两人体内寄生虫完全被清除。手术室里的设备让里昂明白，即使直接回到美国，那些人也未必能清除自己体内的怪物。

在前往手术室之前，两人再度遇到了塞德勒。这一次塞德勒没有留情，正准备全力出手，又是艾达帮助里昂拦住了危险。

带领阿什莉逃走的同时，里昂心中明白，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艾达自己也没有任何战胜塞德勒的把握。

坐在手术室里体验激光刺入身体的痛苦，里昂内心中那团红色的火焰却在不停闪动，一直到他做出决定。

“你在这里等着我，我去找到她。”

在写有“地下出口”的电梯旁，里昂双手按在阿什莉的肩上，轻声安慰着女孩。

经历过无数危险的女孩望着青年，点点头，脸上再也没有大小姐颐指气使的神色。

“嗯，我等着你。”

第九章 散 场

老式升降梯的尽头，海港作业平台矗立在这个落后的村子背后。经过漫长的一夜，东方已露出些许鱼肚白，仿佛预示着黑暗即将离去一般。

里昂踏上海港的地面，一眼就看到被高高吊起的艾达。女子微闭着双眼，没有发出求救的喊叫和任何声响。这种场面让青年心中一阵揪痛，他瞄准绳索，飞快地将手中的匕首甩过去。

匕首准确地划过长长的绳索，艾达跌落在柔软的帆布包裹上方。

“艾达！”

红衣女子微微晃了几下，终于还是站直了身体：“我没事……”

站在海边手持权杖的塞德勒冷然一笑：“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想要操纵寄生虫控制里昂身体的把戏没有成功，光明教主吃惊地后退了一步，随即神经质地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我想你应该知道。”塞德勒手中的权杖开始蠕动，“在好莱坞电影里，美国



人总会在各种场合救下美女成为英雄。不过肯尼迪先生，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只会让我觉得有趣。”

里昂从塞德勒的话里预感到了什么，他慢慢将自己的手摸向背包，对这个诡异的男人严阵以待。

“为了表示感谢……来看看这被唤醒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塞德勒猛然张嘴，口中竟吐出一只巨大的眼睛！

“艾达，快离开这里！”

里昂掏出突击步枪，瞄准塞德勒的身体，子弹宛如雨点一般倾泻而出，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塞德勒的身体还在飞快地肿胀，他的头部已因那只眼睛迅速炸裂开，露出无数的触手和昆虫般的节肢。除了紫色长袍还能表明他曾经拥有人的形态之外，身体的一切特征都在迅速膨化着，胸前裂开的部分化成了一只多足昆虫的身体，手脚部分则化成巨大的肢体，肢体尽头则都是锋利如刀的切面。

里昂怎么也没有料到对方居然会变成如此巨大的怪物，子弹无效的情况下他扭头越过一个大平台，利用货物和钢材堆积的地形拉开自己和那怪物间的距离。

所有病毒都有弱点！跟G病毒战斗的经验让里昂坚信这一点，尽管眼前塞德勒化身的怪物皮肤坚韧又光滑，完全无法破坏。绕着巨大平台兜圈子的里昂开始仔细观察对方的行动。

忽然之间，里昂想起了跟萨拉扎战斗时，他化身怪物后那些长长的触手。

触手的尽头是眼睛。

触手的弱点也是眼睛！

眼睛眼睛！里昂看到那些节肢上不断眨动的眼睛，心中升起了获胜的希望。

考验枪法的时候到了。

背靠着钢柱，里昂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将手枪对准塞德勒挥动的锋利节肢，一枪点射！

噗嗤一声！

巨大的昆虫身体摇晃了几下，居然被击退了两步！里昂想都没想，继续追击着其余睁开“眼睛”的关节处。

三枪出去，有两枪射偏，一枪命中。

塞德勒的身体又向后仰了仰，里昂转身爬上平台尽头的高塔，按动作业吊臂的按钮。

不知道塞德勒看过多少美国电影，美国电影里也有这一幕！

巨大的吊臂从天而降，笔直砸在塞德勒摇晃的身体上。这一次昆虫般的身体没有撑住，彻底瘫倒在地上。里昂从高台上飞快地跃下，冲向那扭曲的身体，对准正中央睁开的眼睛，近距离连开数枪！

浊臭腥浓的液体狂喷而出，塞德勒发出一声惨嚎，整个身体不停地发抖。里昂又将手中最后一把匕首掏出，狠狠扎入那只眼睛中。

背后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艾达的呼喊声也随之降临。

“用这个！”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火箭筒。里昂飞快地跑过去捡起对地火箭筒，瞄准了教主大人仍挣扎着想要杀向自己的身体，同时扣动了发射按键。

带有红外线瞄准功能的强力火箭弹在空中微微停滞了一下，然后才呼啸着扑向那不断溅出体液的怪物。巨大的威力仿佛专门为寄生体定制而成，塞德勒衍生出的



前肢顷刻间被挤压碎裂，火箭弹一路压至那个巨大如百倍蜘蛛身体的胸腹，轰然炸开。

碎片和残片洒落了一地，光明教主和他的野心梦想就这么简单地破灭了，没有一丝悬念。

里昂犹豫了一下，跑过去捡起遗落在地上的强化玻璃试管。试管中晶莹剔透的东西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寄生体样本。

艾达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手上的枪再度抵住了里昂后背。失去匕首的青年没有反抗，只是淡淡问道：“艾达，你肯定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吧？”

“那当然。”

接过里昂递来的样本，艾达微微一笑：“感谢款待，我会好好保管它的。”

当里昂转过身的时候，艾达已经越过了长长的平台，在尽头一侧跃下。那架直升机缓缓升空，红衣女子倚着舱门朝青年招手。

“我要走了。”艾达对里昂保持着迷人的微笑，“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赶快离开这儿。这里有样东西送给你，电梯最下层有个小码头，可以从那里逃走哟……”

里昂伸手接住艾达扔过来的钥匙，正想发问，却发现艾达已经拿起一个仪器，仪器中央是个红色按钮。

“带着你那位总统千金快走吧……”

说完这句话，艾达猛然按下按钮。里昂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心中只有一个声音。

“她居然真的按了……”

“后会有期。三分钟，要抓紧时间哟……”

女人带着恶魔般的微笑随直升机离开了，只剩下里昂看着手中小熊挂坠的钥匙苦笑。

“还真是可爱……”

万幸的是，里昂对自己的驾驶技术还算有信心。

拉着不明所以的阿什莉上了快艇，两人穿过激流暗涌的山洞。终于在村旁小岛爆炸前逃出生天。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海面上水光熠熠，荡漾着让人心旷神怡的光辉。尽管阿什莉被爆炸的气浪掀入水中，被救起后女孩的心情依然十分舒畅。

“散场了，我们回家。”

“真是让人舒服的话啊……”阿什莉笑笑，“该怎么说呢？任务完成？”

“不，要送你回家之后才能说这句话。”

被海水浸湿了头发的女孩甩甩头，将身体贴近了里昂的后背，双手环上青年的腰间，透过海水的冰冷，有一股暖流在两人之间流动。

“那么……在回去之后，能不能进行一点加时呢？”

里昂笑笑，但很坚定地摇头：“抱歉，恐怕不行呢。”

阿什莉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不过语气依然乐观。

“你真会打击人……不过嘛，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哎，那个女人是谁？”

“怎么要问这个？”

“说嘛……”

里昂苦笑着摇摇头，目光投向直升机消失的方向，叹息道：“她嘛……好像就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挥之不去。所以就让她留在那里吧……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回家！”

天边初生的旭日照在两人脸上，暖暖的很舒服。快艇加速，载着两人朝远方驶去，很快从浓烟散尽的小岛附近消失了。

这就是漫长一夜的尽头，带着许多美好的光辉。

尾声

直升飞机上，艾达打开通信器，威斯克的脸瞬间出现在液晶屏上。

“样本到手了？”

“在我手里，我很快会去找你。”艾达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和冷漠，“克劳撒死了。”

“那种家伙，死了就死了。”威斯克的声音冷漠更甚艾达，“那家伙对力量追求太过狂热，死了倒是件好事。那个小帅哥如何？”

“带着阿什莉走了。”

威斯克冷笑一声：“哼，你不打算跟他一起走吗？”

“你觉得这玩笑很有趣？”

“算了……那个小子也不算太大的威胁，不去管他。”威斯克没有继续追问，“无聊的话就不说了，你到达之后立即通知我。”

“知道了。”

通讯中断，艾达将目光从病毒样本上收回，抚摸着粗糙的恒温保护箱外壳，心里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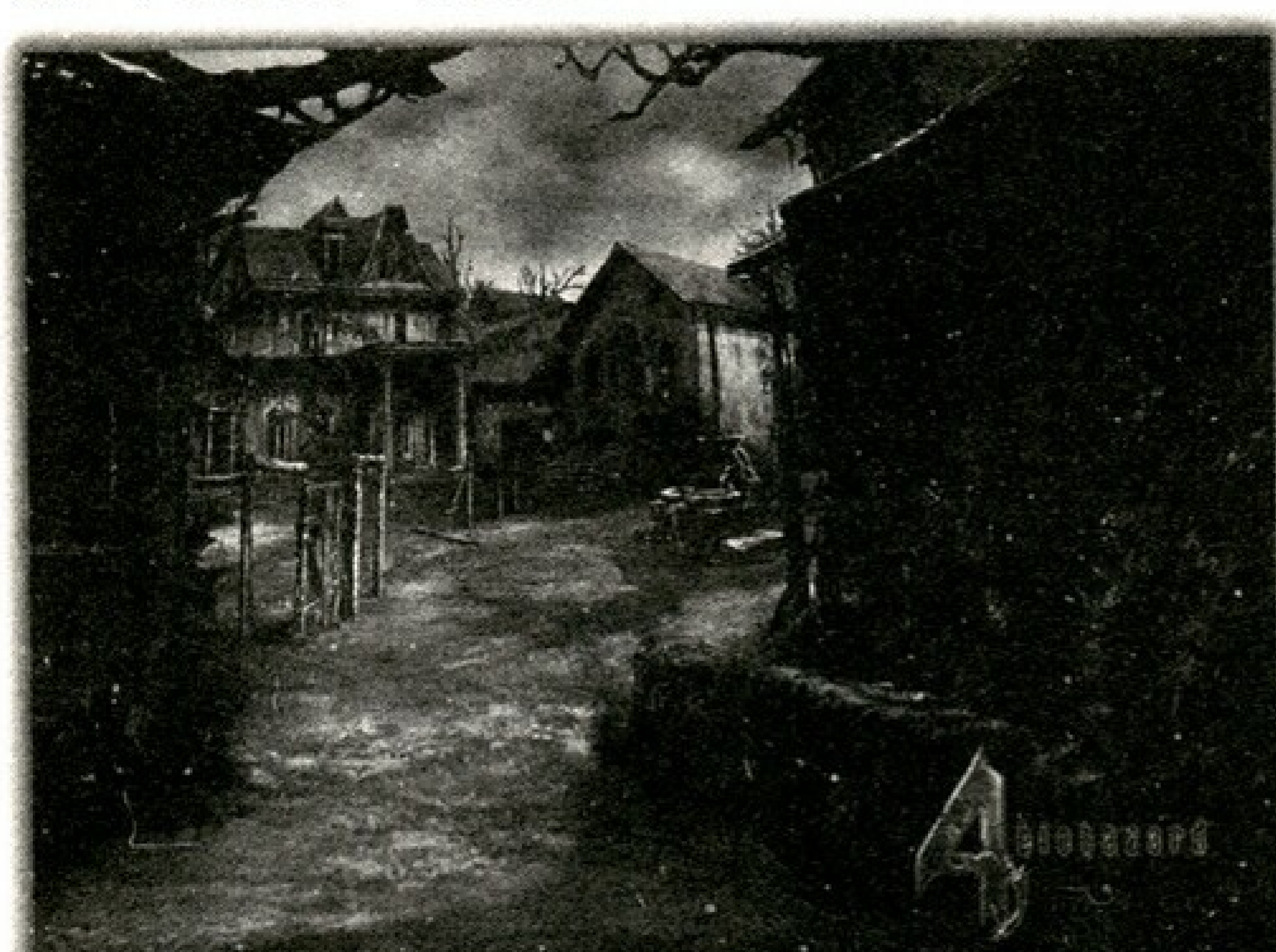
重建安布雷拉？

这个疯狂的世界，最后会变成怎样呢？

女子决定不再去想这些事，她靠着座椅闭上眼睛，想着那个俊朗青年温柔的笑容，关切的声音，很快便睡着了。

疲倦的尽头，有人期待着那样的关怀和等待。

正如许多人在漫漫长夜之后期待着黎明一样。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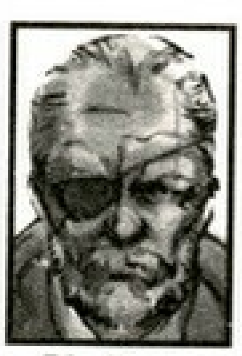


潜龙谍影 孪蛇（下）

文/周行文　编/翔月

METAL GEAR SOLID
THE TWIN SNAKES

人物介绍



Big Boss

大首领

军事天才，魔童计划中的被克隆体，美国狐狸小队成员，中情局特工，后成为猎狐犬部队的创始人和司令官。



Solid Snake

索利德·斯内克

传说中的英雄，最强的战士，前猎狐犬部队成员，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利奎德·斯内克的孪生兄弟。



Liquid Snake

利奎德·斯内克

猎狐犬部队的战场指挥官，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影子摩西岛叛乱军首领。



Meryl Silverburgh

梅丽尔·希尔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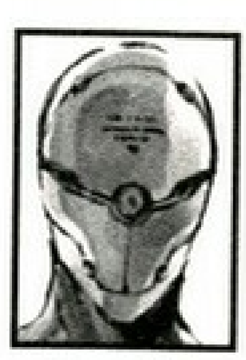
影子摩西演习部队的成员，罗伊·坎贝尔上校名义上的侄女。



Otacon

奥塔肯

阿姆斯军工“Metal Gear”计划的开发组组长，天才科学家。



Gray Fox

灰狐

斯内克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桑吉巴尔事件中曾与斯内克兵戈相向，差一点葬身于一片雷区之中。


Donald Anderson

唐纳德·安德森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


Naomi Hunter

内奥米·亨特
猎狐犬部队的医务主管，遗传学博士，基因专家。


Roy Campb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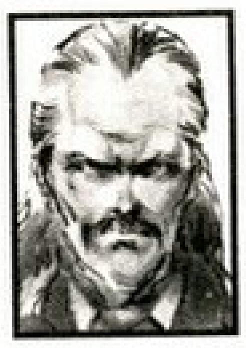
罗伊·坎贝尔
猎狐犬部队前司令官，斯内克的上司兼好友。


McDonell Miller

麦克唐纳·米勒
猎狐犬部队前生存教官，精通各种野外和战地求生的技巧。


Kenneth Baker

肯尼思·贝克
阿姆斯军工的总裁。


Revolver Ocelot

左轮山猫
曾任KGB特别审讯顾问，原俄罗斯籍军人、间谍、枪械高手，同时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身分。


Sniper Wolf

狙击雪狼
猎狐犬成员之一，库尔德族的孤儿，由大首领抚养长大，是一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在利奎德的劝说下加入了影子摩西岛叛乱，负责守卫保存着Metal Gear的军事基地。


Jim Houseman

吉姆·豪斯曼
美国时任国防部部长，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的好友，影子摩西岛作战计划的执行者。为人城府极深，非常有主见。


Vulcan Raven

火神渡鸦
拥有印第安血统的萨满巫师，身体健壮忍耐力极强，拥有一些超自然力量。


Decoy Octopus

诱饵章鱼
猎狐犬部队里最高明的伪装专家，在本次事件中似乎完美地伪装成了某个人。

16

室外的风雪在深夜中呜咽着一股凄凉。雪粒敲打大楼外部墙壁的声音仿佛永无休止的急鼓，一次次刺激着她的耳膜。狙击雪狼纹丝不动地伏在走廊尽头的平台上，手持PSG-1狙击步枪稳稳地望着前方。

长长的走廊里，身旁的灯光将相隔一米左右的地面照得雪亮，但却将走廊尽头的一切彻底掩在了黑暗之中。狙击雪狼听着自己平稳的呼吸声，以极快的速度眨了一下眼皮。

雪地里的狼嚎声隐隐从广场的方向传来，仿佛提醒着狙击雪狼——那个人就要来了。

这一刻，夜如隽永。狙击雪狼在自己呼出的白雾中微微有些激动。这种感觉已经多

年没有回到她的身体了。

仿佛灵魂出窍一般，在这空前紧张的一刻，狙击雪狼的记忆回到了二十年前。

那一年两伊战争已经进入了后期，中亚地区一片混乱。库尔德人的尸体一夜之间遍布山野，稀稀落落的村庄在军队的践踏中苟延残喘。

远处的枪声似乎在渐渐靠近，浑身包裹在布毯里的女孩抬头望了望天空。

云间阴霾，看不到一丝阳光。

杀戮仍在进行，不断有人试图逃跑，逃跑的间隙中夹杂着数声枪响。

每一枪都带走了一条生命。

每一枪都让幸存的人再度陷入绝望。

把身体藏在稻草边沿下方的女孩本能地用双手死死捂住嘴。生存的勇气在她幼小的身体里渐渐流逝。

屠杀缓慢平稳地进行着。技法纯熟的士兵们以枪和匕首收割着生命，同时还在不断搜索依然存活的生命。濒死发出的惨叫声漫布了整个天空，阴暗的光线下，火焰的红和血液的红像是两把利刃，刺破了这沉默不语的天空。

无数的佣兵团肆虐在这片库尔德地区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村庄能够幸免这场灭顶之灾。为了不让敌人获得及时的补给，每一次屠杀都是一种必要的工作，士兵们专心致志，似乎早已习惯了生命的无故蒸发。

女孩的父母脸色灰白，一动不动地躺在不远处的稻田中，胸口渗出汩汩血水，跟灰黑色的泥水混在一起，那团倒影看起来就像是破碎的天空中燃起了一簇火焰一般。

这簇火焰也燃烧在女孩的眼中，仿佛要将她瞳孔中的色彩燃烧殆尽，只留下那片灰白的天空。

女孩手中握着一把手枪，这是父母留给她最后的遗物。她绝望地用手枪对准了自己下颚，双手的拇指牢牢夹着扳机。这已是她此时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在被发现的时候，自己打穿自己的头颅，免遭那些佣兵的侮辱和伤害。

生长在库尔德地区的女孩清楚地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事比死亡还要痛苦。

相比那些痛苦，死亡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屠杀持续了很久，天气不知为何越来越冷，直至寒彻入骨。女孩的双眼渐渐因疲惫和恐惧而变得木然，身体一直保持着同一姿势的她，四肢早已麻木。枯竭的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女孩仅凭恐惧和痛苦带来的刺激保持着一丝神智，凝望着正前方。

就在女孩将要昏迷的时刻，领队屠村的佣兵队长发出一声口哨。大部分四散的士兵开始向运兵车靠拢，女孩用一双碧蓝的眼眸牢牢地盯着那些佣兵的脚步，双手微微颤抖着，但却毫不犹豫地射出一发子弹。

枪声清脆，所有人都在枪声中愕然转头。

躲藏在稻草和布毯下的女孩完全暴露在佣兵们的目光中，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望向发出枪声的地方，只有一个人除外。

女孩的目标——那位佣兵队长正捂着喉咙缓缓倒下。双目流露出极尽骇然的神色，此刻的他仍不相信自己会死在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手中。

望着倒下的仇人，女孩坦然地笑了。笑容里充满了绝望，她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

……

一阵枪声阻止了狙击雪狼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行为。另一支部队突然从隐蔽处杀出来，瞬间将失去了队长的佣兵团成功围剿。

金发的女孩带着一丝木然抬起了头，她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覆盖了自己全部的视野。

独眼的大首领威风凛凛地站立在仍持枪对着自己下颚的女孩面前，轻轻点了点头。

“把你的生命留给我吧，或者……留给这个你痛恨的时代。”



那么就来改变这个世界。

是啊，改变这个世界……狙击雪狼呼着绵长的白气冷笑了一下，双眸依然盯着前方那条漫长通道的尽头。利奎德的理想看似可笑又单纯，但却是再次在这个世界上激起波澜的惟一可能。

正因为这样，从利奎德向她宣布自己理想的那一刻起，狙击雪狼便怀抱着狙击枪跟在了他的身后。

像他那样对自己的理想如此执着的男人，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多。

从那一天开始，狙击雪狼怀抱着一支比自己的身躯还要高大的狙击步枪，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狐狸小队作为猎狐犬的前身在风云莫测的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狙击雪狼”这个名字也渐渐为佣兵们所熟悉。

身为混血儿的她不但拥有惊人的美貌，同时还拥有稳定的双手、近似于麻木的神经，以及死人一般的耐力……狙击雪狼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一切的优点，而且没有任何弱点。她除了大首领外没有其他任何信任的人，也从不参与公众活动，喜欢孤僻地生活在动物群中，与狼为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所谓的世界第三次经济繁荣的到来。

当世界渐渐和平之后，战争所用的齿轮都被轻轻卸下，放置在了尘封的传奇里。随着岁月的变迁，狙击雪狼时常会在手握枪托的时候迷惘地问自己。

命运是什么？我是谁？还记得爱和恨吗？心脏的跳动是否已经停止？现在的一切算的上好还是不好？

日月交替，风雨叠加。时间因战争的停止仿佛凝固了。离开战场的狙击雪狼在感觉到自己肉体渐渐充盈的同时，内心却在不断地枯竭。

……

狙击雪狼抿了抿嘴唇，让牙齿在自己的下唇上留下一道白印。清晰的风雪声始终未歇，瞄准镜的正前方是一扇沉重的大门。十字准星收得极小，端端正正地落在大门正中央。

如果那个杀死精神螳螂的男人要到这边来，必定会从这里通过。

手指并未因等待得太久而僵硬，狙击雪狼略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借此让自己体内的力量流逝得更缓慢一些。瞄准镜中的那扇大门在刚才已缓缓开启，广场上的灯光照出两条长长的人影。

大门缓慢打开的那一刻，狙击雪狼的腰间感觉到一阵激荡。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让她即刻变得兴奋无比，手中的武器直指着两条人影射来的方向，金发女子的呼吸开始渐渐沉重。

这一刻，一切都与和平无关，只有最简单的死亡规则。

扣动扳机，生命逝去。

这就是狙击手所掌握的一切。

手中的PSG-1早已蓄势待发，超长距离的红外射线汇成一个点，渐渐靠近了站在大门中央位置的人。

“雪狼……”利奎德低沉的声音自耳畔传来，通讯器里的利奎德小心翼翼地指示着“目标应该已经出现，你要生擒那个女人，放走那个男的。”

手指已经开始绷紧的狙击雪狼愣了一下，全身刚刚凝集起来的力量因这句话而迅速消散。

“为什么？”

“战场上只有命令没有解释。”利奎德没有多说，关掉了通讯器。

狙击雪狼微微有些失望，变得渐渐燥热的身体开始慢慢转冷。再度以左眼盯住暴露在自己枪口下的两个目标，她遗憾地将枪口挪动了少许，红外线准星转向了红发女子的腰间。

走廊里没有风，因此不必计算弹道的偏差，狙击雪狼的准星在转向女子腰间之后，又开始顺着她玲珑的曲线缓缓下移。

只是微微地移动准星，已足以让红发女子身边的男人发现。

隔着长长的走廊，狙击雪狼听不见男子和女人之间的对话，只是一瞬间，那两人一同朝着走廊深处的黑暗中扭过头，雪狼明白自己发出的红外线已被对方察觉。

冷笑了一下，狙击雪狼的双手更加沉稳地托着PSG-1，准星继续下移。

掌握别人命运的次数已经太多，这种感觉熟悉得宛如呼吸一样。

透过瞄准镜，雪狼看到那名和利奎德相貌相似的男子喊了一句什么，似乎想要保护红发女子。在这瞬息之间，她几乎是本能地手臂一震，子弹以螺旋状穿过近两百米的距离，一枪命中了女子的左腿。

熟悉的鲜血飞溅起来，狙击雪狼抿了抿嘴唇，准星仍牢牢锁着面带痛苦表情的女子。

女子身边的男人已躲入墙壁死角，离开了自己的视野。狙击雪狼在心中鄙夷了一下男子的做法，又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红发女子的右臂。

仍匍匐在地上的红发女子挣扎着想要捡起武器，狙击雪狼面无表情地再度开枪。

清脆的枪声在走廊里反复撞击着墙壁，弹壳落地的声音里夹杂着一声隐约可闻的痛苦叫喊。狙击手腰间那股激动的震荡已随着子弹的射出慢慢平复，透过狙击镜，雪狼能看见女子几乎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量。

躲在墙壁后的男子始终没有声息。美丽的狙击手慢慢弓起身体，以狼的姿势持枪瞄准了女子的肩膀，这是一个可以暂时增加痛苦但却不会致命的部位。

枪声再度响起。

随后，灯光渐渐暗了下去，通信大厦的走廊里一片死寂，似乎连呼吸声都被冻结了一般……

17

狙击雪狼站在高高的钢铁瞭望台上，风吹拂着她漂亮的金色长发，美丽的面容上仍然看不出一丝表情。夜色低沉，风雪依旧在呜咽。猎狐犬的士兵们顺着走廊向前搜索着斯内克的踪迹，但却只在长廊尽头发现了身中三枪昏迷不醒的梅丽尔。

利奎德以通讯器指挥医疗兵们迅速赶往走廊门口的位置救治受伤的梅丽尔，通讯器另一端的他显得即忙乱又兴奋。狙击雪狼听着一声声命令划过耳畔，有些唏嘘地叹了口气，转身抱着手中的PSG-1，面朝绵长幽暗的走廊望去。

“你似乎有些失落。”

利奎德的声音从通讯器里幽幽传出来，一瞬间，狙击雪狼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但接着便恢复了平时的冷漠。

“没有。”

“不能和传说中的斯内克交手，让你感到很遗憾吗？”利奎德仿佛洞悉一切的声音

穿透了狙击雪狼的耳膜，刺激着她一直试图保持平静的心，“不用担心，我会再给你机会的。”

狙击雪狼沉默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说：“他……逃走了。”

“我比你更了解斯内克。”利奎德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他从未选择过逃走，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他现在应该正在前往武器库的途中。”

金发女子冷漠地摇摇头：“有什么用呢？即使拿到PSG-1，他也救不了他的心肝小情人。”

此时走廊尽头的士兵们已尽数撤回，只有一滩正在慢慢凝固的血迹留在金属地板上。掩体外的狼群嗅到血腥的味道，叫声越发变得疯狂激烈。狙击雪狼犹豫了片刻，将放松的身体再度绷紧，缓缓蹲下。

举枪、瞄准。

“斯内克是个愿意尝试一切可能的家伙。”利奎德仿佛早就料到狙击雪狼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继续鼓动道，“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希望你能够虽然与他交战，却不杀死他。”

瞄准镜只用了不到一秒钟就再度锁定住了通道惟一的入口。狙击雪狼冷冷地回答道：“他如果拿到了武器，你让我不杀死他很难。”

“阿拉斯加的狼总会有办法的。”利奎德的声音里仍然充满自信，“活捉传说中的英雄——我觉得这个诱惑比杀死他更强烈，你认为呢？”

狙击雪狼测试好了瞄准镜的位置之后，慢慢将身体再度贴到冰冷的铁板上，她的身体与金属板紧紧连为一体，手中的武器依然没有一丝颤抖。刚刚因放松而渐高的心跳声在沉默中缓缓降低了频率，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一样的轻微。

“我给他十五分钟，如果他赶不回来，我就放弃这场战斗。”

利奎德在通讯器那边打了个响指，结束了谈话。

狙击雪狼的腰间再度感受到激素分泌的奔涌刺激。能够在野外一周不进食等待目标出现的狙击手静静卧在隐蔽的角落里，期待着那个人的再度出现。

18.

斯内克匍匐在雪地里缓缓前行，时不时侧耳倾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狼嚎。冰雪即使隔着防寒服依然冷得刺骨，然而战士现在却顾不上理会这些。

“斯内克……你尽快离开……真、真遗憾，在这里我帮不到你了……”

“不要说话！保存体力！”

数分钟前梅丽尔对自己竭尽全力所说的话依然不断地在脑海中回响，为了不让自己陷入痛苦和愤怒中而影响行动，斯内克拼命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用最短的时间潜回武器保存库，找到了惟一可以对抗那名狙击手的装备。

“斯内克！”通讯器里坎贝尔的声音听上去异常激动，“只要不会受到致命伤害，请一定尽力救回梅丽尔！”

PSG-1狙击步枪安静地躺在背包里，沉重的武器并未让斯内克的行动变得迟缓，反倒让他多了几分挽救颓局的信心。

“我一定会救回梅丽尔，不是为了任务，也不是因为命令……”斯内克对坎贝尔坚定地承诺道，“要救她，只是为了我自己。”

坎贝尔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了，谢谢你，斯内克。”

“你的基因里充满了杀戮的因子。”

不知为何，一直没有说话的内奥米忽然插进话来，口气似乎针对着斯内克。

斯内克愣了一下，不太明白为何内奥米会说这种话，他坦诚道：“我不明白基因里到底排列着什么东西……我只是靠本能在行动。”

“那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

“就好像现在我要救梅丽尔一样。”斯内克低声说道，“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救人还需要理由么？我只为了我自己的本能去救她，并且会竭尽全力。”

内奥米没想到斯内克会回答得这样干脆，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歉：“对不起……我口气有些激动了。”

雪地比预想中更难以穿越，那些对血腥味有着极敏感反应的狼群在暗处不断徘徊，斯内克不得不尽量靠近灯光前进。

再度回到刚才和梅丽尔共同穿过的那道门前时，斯内克从背包里端出PSG-1，并给自己点上了一根香烟。

“你疯了？”内奥米在通讯器里惊呼，“香烟会让你暴露目标的！”

“但香烟也会稳定我的情绪。”

斯内克边说边吐出一团烟雾，袅袅升起的烟雾在空中随风舞动，形成一幅奇异的画面。望着幽暗的前方，斯内克缓缓掏出ID卡，对准大门的磁条处飞快地滑动了一下。

通信大厦的联络通路再度被打开，斯内克脑海中再度浮现出刚才梅丽尔走过的那条奇怪路线，他小心翼翼地避开雷区后，接着随手将香烟抛了出去。

香烟在空中划出一道带着微红光芒的弧线，在落地前的一瞬间被一枪击中。

斯内克趁机躲入角落，抱着PSG-1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根香烟。

“敌人的位置你能确定么？”事关梅丽尔，坎贝尔显得有些担心，“能看到她吗？”

“看不见。”斯内克低声回道，“从这里一直到通信大厦都没有什么掩护，她应该是在通信大厦二楼的高台上。”

“对手地形很有利，你要小心。”

“我会的。”

斯内克从腰包里掏出一枚闪光弹，闭上眼睛飞快地扔出掩体，在闪光弹爆炸的那一瞬间调整好位置，架起了PSG-1。

闪光弹为斯内克争取了不到两秒钟的时间，但这已足够。循着之前致使梅丽尔受伤的弹道轨迹，斯内克非常轻易地便看到了藏匿在铁架后面的一缕金发。

叼着香烟，斯内克深深吸入了一口，随着烟草味道渗入胸肺的感觉，因心情躁动而发抖的双手恢复了往常的平稳有力，瞄准镜的十字准星也锁定了那缕金发稍上方的空间。只要狙击雪狼一起身，一发子弹就足以将她送入死亡的深渊。

从刚刚梅丽尔中枪的那一刻起，斯内克就已经知道对手是谁了。面对这个号称狐狸小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狙击手，斯内克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才行。

战场上随便一个微小的失误，代价就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

大概狙击雪狼也感觉到有一条红外线正牢牢地盯着自己，因此闪光过后她并未立即起身还击，而是背靠铁架等待了片刻。

这一刻，两人都拼命地压抑着呼吸，斯内克的目光顺着狙击雪狼用做掩体的钢板寻找着能够突破的缝隙，但却没有任何收获。

僵持了十几秒钟后，狙击雪狼的身体居然缓缓下降，连那一缕露出的金发也在斯内克视野里消失了。

面对这样谨慎的对手，斯内克叹息一声，吐掉香烟，侧身滚入墙壁的死角里。

与此同时，清脆的枪声响起。斯内克举枪的位置落下了一点弹痕，狙击雪狼显然因掩体后的空间变得广阔而改变了藏身的位置。

“斯内克，利用热源感应！”

通讯频道里，米勒教官的声音让斯内克灵光一闪。他抱紧PSG-1，拉下一直佩戴在头上的红外线感应仪，霎时间一个由绿光组成的世界在眼前展开。

捡起地面上的烟头扔向雷区，如斯内克预料的一般，这一次狙击雪狼因担心暴露位置没有再度出手。

烟头碰上热感应地雷，引起一阵巨大的

爆炸。斯内克趁机向前一个窜跃，躲到另外一侧的墙壁死角。

斯内克在爆炸声中举枪瞄准。

夜视仪绿色的视野里，一个橙红色的影子紧紧贴在铁柱后方，露出一只像是带着手套的左手。

这一刻斯内克再无犹豫，吸气的同时手臂微弓，扣动扳机。

“叮！”

子弹呼啸着穿过重重黑雾，刺破两人之间的空间，擦着狙击雪狼的左手打在墙壁上。狙击雪狼的手指因痛楚而稍稍抖动了一下，聚焦在狙击镜里的人影也随着晃动了一下，当她的双手再度稳定下来时，看到那人正端着枪，对准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那种冷酷的稳定让狙击雪狼瞬间感觉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跟大首领磨练战斗技艺的日子。

这种荒谬的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狙击雪狼赶紧收枪闪避。第二发子弹擦着头顶掠过，在墙壁上打出一蓬绚烂的火花。

枪声落下之后是长久的寂静，狙击雪狼身体蜷缩成一团躲在铁柱后面，全身因兴奋而不住地发抖，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试图努力平复这种激动。但腰间那种激荡的感觉却不断充盈着她的身体，让狙击雪狼无法做出下一步行动。

“狼，你的嗅觉更灵敏了……”

利奎德冷冷的声音把狙击雪狼从激动的边缘拉了回来，仿佛能够洞悉一切的总指挥在通讯器里给狙击雪狼下达了新的命令。

“撤离吧，你现在的状态太过激动，无法战胜对手。”

狙击雪狼努力让呼吸恢复正常，喘了口气低声道：“你觉得他会贸然前进？”

“谁知道呢？”利奎德冷笑一声，“我们是孪生子，也许他会做出和我一样疯狂的决定也未可知。”

蜷缩在铁柱阴影里的狙击雪狼安静地思考了几秒钟，然后将PSG-1抱在怀中，顺着铁柱的阴影部分缓缓爬开了。

这一刻，是狙击雪狼一生中惟一一次害怕对手袭来的子弹。

……

……

数十秒后，斯内克探头以夜视仪察看狙击镜另一端的状况，二楼高台上再也看不见任何发出热量的人影。只有几只老鼠的热源轮廓在架子上爬来爬去，斯内克谨慎地扫视了片刻，慢慢收回身体，稍稍放松了一下压抑了良久的紧张情绪。

就在斯内克右侧的地面上，一滩暗红色的血迹已慢慢凝固至发黑。拉开红外线夜视仪，斯内克的目光凝固在那滩血色上，刚才发生的一幕像刀子一样划过心脏，梅丽尔最后说的那些话再一次在脑海中回响起来。

“坎贝尔上校……”斯内克稳定了一下情绪，对着通讯器承诺道，“如果梅丽尔还活着，我一定会救她回来……”

身在潜艇中的坎贝尔叹息一声，也和斯内克一样，很快恢复平静。

“我相信你。”

躬身在地面上仔细搜索一番后，斯内克成功拆除了雷区几乎所有的地雷。此时的梅丽尔被敌人带走已成定局，前方凶险未卜，斯内克不愿贸然前进，只是留在原地在拆除地雷的同时也留给自己更多的思考时间。

仔细揣摩着利奎德的想法，斯内克将最后一枚地雷收入背包中，昂起头，朝着通信大厦前方的路望过去。

安静的路上没有一丝声音。

梅丽尔中枪的那一瞬间在斯内克脑海中快速闪过，他点点头下定了决心，快步向前方跑去。

19

“你确定要我这么做？”左轮山猫站在监控室门口，一只脚已踏出门外，一只脚还留在利奎德身旁，手上缠着绷带的他

脸色看起来有些惨白，大概是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

即使现在，若利奎德让左轮山猫回忆一下那惊人的一幕，他的脸上仍旧会浮现出一丝恐惧和不解。利奎德也无法从左轮山猫的描述中获得更多的情报，只能以斯内克和那名忍者的战斗录像为依据推测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

灰狐……想起这个传说中的名字，利奎德有些冷漠地笑了。

“没关系，让他吃点苦头吧，不过不要太过分。”利奎德望了一眼站在自己身边的狙击雪狼，“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希望不会变得更糟。”

“怎么了？”狙击雪狼看到利奎德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对劲。

利奎德用拳头砸了一下控制台：“刚才收到了美国政府的正式回复，他们说不能答应我的要求。”

“这些该死的政客！”狙击雪狼冷哼一声，“他们不知道我抓住了斯内克么？”

“没有核武器的教训，他们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痛。”利奎德双眼眯起来，低声说道，“狼，你跟着我去准备防守总控制大楼，山猫留在这里继续你的工作。”

狙击雪狼点点头，目光仍停留在给过她激动心情的男子身上。赤裸上身的斯内克昏倒在圆形的刑讯架上，脸上有一道血痕。这是狙击雪狼为了回敬他射向自己的那一枪而特意留下的。

“这个男人真的很特别……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

利奎德冷冷地笑了：“那当然了，他是跟我拥有同样基因的孪生兄弟……托他的福，我的一切都被改变了，我的希望也都消失了。”

狙击雪狼对利奎德的情感似乎并不在意，她的目光仍未离开斯内克半步。

左轮山猫干咳一声，将利奎德的目光引向自己：“是否需要提取他体内的基因情报？”

利奎德点点头：“当然，在杀死他之前一定要提取部分细胞组织的样本。”

“政客们不肯让步怎么办？”狙击雪狼尽量让自己的目光离开斯内克的身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和这个男人再度交手的机会了。

面对雪狼的疑问，利奎德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

“虽然政客们的利益看似更大更不可动摇，但我们还有属于自己的王牌。”

左轮山猫接道：“Metal Gear 霸王吗？”

“对！他们绝对不会希望Metal Gear 霸王计划被公之于众！”利奎德坚定地下了结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得到大首领的遗体，这是一切的出发点。”

左轮山猫点点头，走出了监控室。狙击雪狼也跟随利奎德离开了这里。三人的背影在走廊尽头分开，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一个向着理想，一个向着使命，一个向着个人的怨毒与仇恨。



20

刑讯室里只剩下了两个人，左轮山猫一支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另一只手握着腰间的左轮手枪，站在斯内克面前。

“不要装死，我知道你醒了。”

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斯内克抬起沉重的眼皮，带着一丝不屑瞄了眼前的老者一眼。从克格勃出来的人身上都带着让人讨厌的血腥味，眼前这个老头儿也是一样。左轮山猫在佣兵界的残忍臭名昭著，经常以虐待囚犯为乐。想到利奎德留下这样的人对付自己，斯内克甚至开始有些后悔自己刚才的冒进。

如果不是着急寻找梅丽尔的下落，斯内克断然不会犯下那么低级的错误，竟被狙击雪狼带人包围在了通信大厦的门口。

数十分钟前，站在荷枪实弹士兵之中的狙击雪狼脸上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冰冷的面容中甚至带着几分不快。即使贴近到了身前，斯内克也感觉不到她的呼吸有任何加速的迹象。

“近距离被狙击的感觉如何？”

斯内克摇摇头，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想确认那个女人的死活。”狙击雪狼略带遗憾地说道，“可惜你现在还不能死。”

“被你杀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狙击雪狼伸出锐利的指甲，在斯内克脸上猛地划出一道血痕：“你是我选中的目标，我要亲自解决你。”

下一秒钟，一名士兵的枪托砸在了斯内克后脑上。再强壮的战士也禁不住这样的一击，眼前一黑，陷入了昏迷之中。

再度醒来的时候，斯内克除了隐约听到狙击雪狼对自己说过一句“那女人还没有死”之类的话，其余的记忆则只有一片模糊。

左轮山猫没有立即开始审讯，而是与斯内克对视了数秒之后才缓缓开口。

“斯内克，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好吗？”

无论斯内克是否回答，左轮山猫的自言自语仍会继续下去。斯内克望着这个以酷刑为乐的老头，保持着沉默。

“你身上的那张光盘……”左轮山猫斟酌着句子，“是贝克总裁给你的吗？”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这种问题他并不需要隐瞒，于是点头承认道：“是的。”

“还有其他备份吗？”左轮山猫显然非常清楚光盘里的内容，那些内容关系到美国政府的颜面。

“应该没有了。”

左轮山猫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哦?那真是太好了……华盛顿政府也真敢于冒险，竟让你一个人来完成这种接送任务！”

“什么任务？”斯内克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了自己半梦半醒中听到的那句话，“等等……梅丽尔还活着？”

“是啊，还活着……”左轮山猫似乎很开心，冷笑道，“那么我们现在来一次尝试吧，我想看看你这个传说中的战士的忍耐力到底有多强。如果你能忍耐下去，梅丽尔也许还有活下去的可能。”

斯内克咧嘴笑了笑，从刚才开始他就已经知道左轮山猫想干些什么。现在对方亲口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斯内克的心情反倒放松了下来。

只要自己不招供任何情报，梅丽尔就会被看做是有用的人而活下去……就算是为了梅丽尔，也必须保持沉默。

左轮山猫看斯内克没有反应，于是转身打开了电源开关。

“我的问题很简单，三把能够阻止发射的钥匙中，一把在你身上，另外两把在哪里？”

左轮山猫推开两处开关后，手在第三处开关上悬停了数秒。看到斯内克似乎没有说话的意思，他便将最后一个开关推到

了中档。

能量在仪器上快速地转换，凶猛的电流顺着刑讯架奔涌而出，毫不留情地涌入斯内克的身体里。电流并不会使人致死，但却能导致全身肌肉产生强烈地痉挛。即使精神再强韧的人也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在顷刻间便深深刺入了斯内克的每一寸肌肉。

战士高声嘶喊着，但始终都没有低下他的头颅。

左轮山猫站在一旁，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像是在欣赏艺术杰作一样看着斯内克痛苦的表情。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约十五秒，斯内克的身体终于达到极限，剧烈的痛苦让他再度陷入了昏迷之中。

“真是惊人的体力。”左轮山猫低头看表，赞叹道，“普通人的话五秒钟就会晕过去，这样的身体不多加利用实在是可惜。”

老人挥动自己仅存的一只手臂，两名士兵应召走过来将昏迷的斯内克架入刑讯室一侧的医疗室内。

斯内克的身体被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昏迷的他却对此毫无知觉，自然也不会闻到医疗室里的熏天臭气，更不会看到放置在角落里的那一具有着一副熟悉面孔的尸体。

……

……

肌肉的刺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逝去，当斯内克再度恢复知觉、睁开双眼时，看到了让他惊奇不已的一幕。

一具尸体紧靠在墙角，面容枯槁，浑身爬满了让人作呕的蛆虫，散发着刺鼻的恶臭。这具尸体对斯内克来说实在是太过熟悉了，他正是刚刚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的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

面对眼前的尸体，斯内克心中悚然一惊，不顾医疗室外巡逻士兵的监视，轻轻叩响了自己耳内的通讯器。

“内奥米，我昏过去多久了？”

“大约十几分钟。”内奥米在通讯器的另一端回答道，“怎么了？”

斯内克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道：“我又看见唐纳德·安德森的尸体了。”

“什么？”听到这个消息，内奥米也显得有些吃惊，“那个人不是已经死在牢房里了吗？”

“但他现在就在我的面前。”斯内克看着眼前的尸体，声音依然压得很低，“好像是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他的尸体异常干瘪，应该是身上的血被人抽干了。”

“也许是为了防腐……”

斯内克凭直觉感到内奥米好像在回避着什么问题，但他知道此时并不是发出疑问的最佳时间，只能继续顺着刚才的问题说下去。

“会不会是他的血液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知道。”内奥米这一次的回答十分迅速，“我不清楚他的血液有什么特殊之处。”

听到内奥米如此迅急地回答了自己，斯内克没有再继续追问，内奥米此时那异常激动的表现，在斯内克的心中留下了疑问的种子。

沉默片刻，斯内克将提问的对象转移到坎贝尔身上。

“上校，我也有问题要问你。”

“斯内克……”罗伊·坎贝尔显得比被俘的战士更加焦急，“你没事吧？梅丽尔怎么样？”

这个名字让斯内克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

“也被抓住了……但还活着。”

罗伊·坎贝尔的声音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年：“是，是啊……政府已经声明不会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现在我们正在为你争取时间。”

斯内克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他活动了一下自己有些僵硬的脖子，低声问道：“上校，你知道Metal Gear是新型的核搭载武

器吗？”

“什么？！”

尚沉浸在低沉气氛中的罗伊·坎贝尔像是被什么东西惊醒了一般，猛然提高了声音。

斯内克对坎贝尔上校的反应有些不快：“难道你不知道吗？”

罗伊·坎贝尔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丝毫的伪装：“总统也是昨天才知道有‘Metal Gear 霸王计划’的存在。就当前形势来看，哪怕是小规模的核武器试验也会引起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况且总统阁下明天就要与俄罗斯签署第三次战略性核武器销毁条约。”

听了坎贝尔的话，斯内克立即明白了利奎德为何要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发难：“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在签约仪式举行之前完成任务？”

“对。”罗伊·坎贝尔的声音坚定得不容置疑，“这次签署的合约还涉及到第二次销毁条约的诸多遗留问题，还有战略导弹的防御问题。如果你失败了，不仅总统会名誉扫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将一落千丈。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是单兵作战的秘密行动了吧？”

斯内克长长吸了一口气，开始以缓慢的动作舒缓自己肌肉里残留的刺痛：“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大首领的尸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总统刚刚就基因和伦理之间的问题发表了讲演。”坎贝尔耐心向隐居已久的斯内克解释道，“绝不能让国际上知道现在猎狐犬部队的士兵们是用基因技术培养的……这将成为国际丑闻。”

疲惫和刺痛随着斯内克的动作渐渐消散，身体坚实的战士看了一眼站在门外巡视的士兵，这样的士兵就是基因技术的产物吗？

“上校，利奎德已经得到了两组发射密码，并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但如果使用我现在找到的这把当初阿姆斯军工设计的安全钥匙，就可以阻止核武器发射。”

“钥匙？”

斯内克站直身体，脸色从容地望着那名向自己走过来的士兵。

“是的，目前我只有一把，一共需要三把才能生效。我再找找看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把Metal Gear破坏掉了。”

持枪的士兵已经站在了医务室门口，钥匙开动房门的声音里夹杂着左轮山猫那让人生厌的俄罗斯腔英语。

“斯内克，又到你表演的时间了！”

斯内克晃动了一下脖子，带着满不在乎的表情跟随荷枪实弹的士兵走出了医务室。

21

电流的强度被加到了最大，斯内克却依然只是喊叫，绝不屈服。左轮山猫花了数分钟时间，再度确认了眼前这个男子的确不是会为酷刑所动的人。

这个结论让左轮山猫感到有些不快，悻悻地命令手下将斯内克带回到医务室后，独自乘坐电梯来到了风雪交加的通信大厦前。

随风飘动的风衣里，一名男子双手揣在口袋里，盯着天空中不断随风旋转的雪花，等待着左轮山猫的到来。

听到左轮山猫那独特的金属皮靴声，利奎德面向这位算是自己半个部下的合作者转过身去。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好吧……我相信他不会察觉。”

“你打算考验他的智商还是勇气？”利奎德饶有兴致地看着左轮山猫，声音并未显出任何的不快，“或者说，这是咱们共同的游戏？”

“那个人很特别。”左轮山猫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受伤的手，干涩着嗓子说道，“或许你说得对，你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现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利奎德伸出一只手，漆黑的手套在灯光和风雪中格外显眼。

“一枚硬币，掷出的结果只有两种。如果这两种结果都不能改变一件事的话，你会在意结果到底是什么吗？”

左轮山猫沉默地点点头：“我明白了。”

将手中的发报机扔给左轮山猫后，利奎德挥挥手步入停机坪上的武装直升机中。直升机的螺旋桨飞快地在空气中制造出漩涡，将附近的雪片卷成了碎末。已经启动了直升机的利奎德忽然想起一件事，探出半边身体追问了一句。

“那个炸弹，你设定了多久的起爆时间？”

左轮山猫冷酷地笑了：“两分钟，希望他能发现。”

“合情合理的设定。”利奎德点头道，“那么让我去等待我的兄弟吧，我坚信他会出现。”

“希望如您所愿。”

雌鹿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缓缓升起，左轮山猫目送直升机融入那一片夜色后，冷笑了一声，脸上露出一丝鄙夷与嘲讽。

“如您所愿……我们每个人都像您看到的一样狂妄……”

风雪声掩盖了一切，没有人听到老者的这句低语。在片刻的自言自语之后，左轮山猫的身影消失在基地入口处。

22.

斯内克坐在医务室里惟一的一张小床上，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眼前的那具尸体。

第二轮酷刑比想象中要轻松，左轮山猫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虽然有些怀疑这位酷刑专家今天的表现，但斯内克仍非常庆幸自己的身体依然完整。根据往日的传说，那位老先生手下的囚徒没有几个能像自己这样幸运。

医务室的空气中弥散着恶臭，斯内克的目光越过唐纳德·安德森干瘪的尸体，落在走廊里来回巡视的士兵身上。

只要能解决这个人，逃出去大概不是问题吧？但是唐纳德·安德森的尸体出现在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刚才跟坎贝尔核对过时间，我只是昏迷了一小会而已，尸体为什们会腐烂成这样？

纵然带着无数疑问，此时却不是追寻答案的最佳时机。指挥中心那边已经知道斯内克熬过了第二轮酷刑，没过多久就发来了通信信号。

斯内克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医务室外的巡逻士兵，轻轻地按住自己的耳畔，以此让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更加清晰稳定一些。

“斯内克，你现在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可能比刚才还好一些。”

罗伊·坎贝尔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这时传来一阵忙乱的杂音，大概是忙着查看华盛顿当局的状况。斯内克很快听见内奥米的声音自通讯器里传出，这个声音的治愈效果显然要高过一个满脸皱纹的猎狐犬前任指挥官。

“斯内克……”内奥米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犹豫，“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斯内克叹了口气：“随便跟我聊点什么吧，我的手腕还是很疼。”

“啊？”

“聊天可以减轻痛苦，分散注意力。”虽然嘴上这么说，斯内克的眼神却依然牢牢锁定着医务室外的那名巡逻士兵，“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可是……”内奥米支吾了一下，“我……我不擅长跟人交谈。”

“没关系，随便说说家里人的事也好。”斯内克确实仍处在酷刑之后的痛苦阶段，于是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往事，“其实家庭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愉快的话题，我只有一个名义上的父亲，而且后来他死在了我的

手上。”

“什么？”内奥米对这个话题显然没有预料，一下呆住了。

大概是已经忙完了国防部那边的事，罗伊·坎贝尔加入到谈话中来，插话道：“内奥米你不知道这事并不奇怪……那是六年前发生在桑吉巴尔岛上的事，因为那次事件他才成了军中的传奇。”

也许是需要时间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内奥米沉默了片刻，随后低声问道：“他……真的是你杀死的吗？”

“的确是真的。”斯内克坐在床上，依然在仔细观察着那名巡逻兵。

内奥米被斯内克的话彻底震住了：“你明知道他是你父亲，还杀死了他？”

在桑吉巴尔发生的一切仿佛昨天的事一般，瞬间浮现在斯内克的脑海中。传说中的战士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想起那一天自己跟大首领的对话，轻叹一声：“是的。其实，他大概也希望自己能被我杀死吧，也许这就是拿破仑所谓的命运。”

“那么你之所以离开猎狐犬部队，就是因为亲手杀死了自己父亲的缘故了？”内奥米对猎狐犬的历史还算有所了解，显然知道建立了这支精锐部队的正是大首领。

“也许吧。”斯内克缓缓睁开了双眼，“阿拉斯加恶劣的环境，可以让人的心情不至于那么郁闷。”

斯内克的坦白让内奥米有些意外，这位冷艳的天才美女在通讯器另一端变得有些不知所措，沉默了半晌之后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和你一样，也没有真正的家人，甚至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内奥米的声音听起来更加脆弱也更加感伤，“一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是哥哥在抚养我。但我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



“你哥哥？他是谁？”

“……已经死了。”内奥米的声音里透出一丝颤抖，“啊，斯内克，你有恋人吗？”

斯内克轻轻摇了摇头：“一旦经历过紧张的战斗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变得很难相信别人。”

“那么也没有朋友吗？”

“朋友？”斯内克忍不住笑了，“好吧，坎贝尔上校算是一个。”

“只有坎贝尔上校一个朋友？”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跟这个陌生的美女多说一点自己的往事。比起被人监视和施以酷刑，聊天确实是最能舒缓心情的一件事。

“还有一个，他叫弗兰克，

我们也通称他为灰狐。”斯内克沙哑着嗓子回忆道，“他大概是大首领最信任的人了吧？猎狐犬部队里能拥有他那样称号的人并不多。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新兵，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世外天国监狱里的一名囚徒，可是他完全没有被囚禁的样子。他冷静、强大、聪明……”

“你很了解他？”

“不，我们从不谈私人生活，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我们再度相见的时候，却已经是敌人了。”

“你是不是也杀了他？”

斯内克话刚说完，内奥米立即激动地追问了一句。这种反常的表现让斯内克皱了皱眉，他感觉到这位冷漠的美女似乎有着一颗敏感又偏执的心。

面对内奥米的追问，斯内克选择了如实回答。

“当时我们在桑吉巴尔决斗，不过那只是因为选择阵营的关系……灰狐选择了大首领，我选择了坎贝尔上校。”斯内克淡淡说道，“这种选择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个人之间互相并无敌意。”

内奥米的声音依然有些激动，以至于语调都比平时高了不少：“这就算是友情了？”

斯内克淡淡一笑：“战斗也不能结束我们的友情……当时我们在一片雷区里徒手战斗。战斗就是战斗，战场上没有正义和邪恶，没有对与错，只有胜利和失败。那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真是不可思议！”内奥米低声喃喃道，“完全只是互相以暴力伤害对方而已。斯内克，你的遗传因子中确实有着杀戮的因子。”

“也许吧……”面对内奥米的这种指责，斯内克并没有做出反驳，反而反问道，“那么你呢？你为什么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遗传因子的研究上？”

“我不知道自己双亲的姓名，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内奥米的语调中带着一丝悲伤，“我想通过研究来了解自己到底是谁，知道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的命运都集中在DNA的配列上……”

“是吗？”斯内克敏感地察觉到内奥米似乎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说，他稍稍思考了一下，然后调侃似的问道，“你对我的遗传因子那么了解，是不是也能预测我的未来呢？”

“你的未来？对不起，我不知道。”

内奥米的口气让斯内克有些惊讶，按照他的预想，内奥米对这种玩笑应该会给予坚决



的反驳。但此时看上去有些软弱的她却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迟疑。这种迟疑究竟代表着什么？难道内奥米真的能知道遗传因子的未来吗？

尽管心中带着诸多疑问，斯内克还是对内奥米道了谢。

“说的是，你是科学家，而不是预言家。不过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陪我聊天到现在。”

内奥米刚想说什么，斯内克一直盯着门外巡逻士兵的双眼终于捕捉到了一丝异常。他迅速地关闭了通讯器，站直身体，透过钢化玻璃和铁丝网格，斯内克清楚地看到了那名士兵的全部动作。

那名士兵停住巡逻的脚步，双手在空中挥舞了片刻，终于落在小腹的位置。随着那名士兵左右摇晃的身体，斯内克了解到一件事——他在闹肚子。在冰冷的阿拉斯加，这种事实在太稀松平常了。

斯内克冷眼望着士兵奔向卫生间，心中计算着自己这惟一一名看守的如厕时间。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在这四壁透明的医务室里能做些什么？

斯内克飞速地思考着，这时医务室外侧的门口发出了一声微响，电子门突然被打开了，但接下来的瞬间又恢复了原状。斯内克的目光顺着那道电子门飞快地捕捉着，终于看到了一丝不同。

空气中有些许不易察觉的扭曲，一个人形轮廓以笨拙的姿态朝着医务室门口奔来。

是隐形迷彩！

斯内克心中略微吃惊了一下，朝着门口迎过去。

这种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变数也是好的。

……

……

“斯内克，是我。”

隐形迷彩显形后，斯内克看见一张自己熟悉的脸。奥塔肯博士脸上带着几分兴奋和惊恐，微微躬着身体站在医务室门口。

乍见这个老熟人，斯内克有些激动地将双手伸出栏杆，一把抓住博士的胸口。

“快想办法弄我出去！”

斯内克的力量对奥塔肯来说过于强大。他干咳了几声，努力挥动双手示意斯内克放手：“咳……咳……你能不能先放开手？你……你就是这么请求别人的么？”

斯内克松开双手：“好吧……你有办法让我出去么？”

“这扇门只能用看守的钥匙打开，我也没办法。”奥塔肯如实相告，“不过你先吃点东西恢复体力再说，我给你带了些食物过来。”

斯内克无可奈何地接过奥塔肯递过来的干粮和番茄酱，却仍不肯放弃说服眼前这个软弱的男人。

“你还是男人么？现在发挥一下作用吧。世界正被核武器威胁，他们就要发射导弹了，你尽快想办法去制止他们。”

这样的说辞对奥塔肯来说当然毫无效果，带着眼镜的文弱男子不断摇头，双肩抖动着仿佛随时要哭出来一般。

“开玩笑……我、我自己怎么去！他们会杀死我的……我得赶快走了，守卫马上就要回来了……”

拉起隐形迷彩，奥塔肯的身影又一次在扭曲的光线里消失。斯内克的声音让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软弱的他变得更加畏缩不前。

斯内克望着奥塔肯迅速消失的扭曲波影，深知对方的生活造就了他的软弱，想要喊住他也是徒然。低头看看手里的饼干和番茄酱，战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番茄酱的瓶子还算结实，能用来当武器吗？

这个荒谬的念头在斯内克脑海中一闪而过，曾用液体燃烧剂杀死美国历史上最强军人的战士为自己大胆的设想激动了一下，随后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在接受酷刑的途中，军人

可以选择自杀。

斯内克低头一口吞下干粮，经过数个小时的战斗和行进之后他确实需要补充体力。随后他将瓶子里的番茄酱挤在地面上，匀称地涂抹开来，然后俯身慢慢趴在了这一团触目惊心的红色上。

斯内克的动作很缓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身体刚刚接触到地面，厕所方向便传来了马桶的冲水声。

斯内克闭上眼睛，在心中暗暗祈祷了一下。

没过多久，脚步声慢慢靠近。斯内克屏住呼吸，以一只手竭力压住自己的双肺中央，让自己看上去仿佛停止了呼吸一般。

从厕所归来的守卫显然被眼前的场面惊得措手不及，站在门口观察犹豫片刻，终于用钥匙拧开了医务室紧锁的铁门。

斯内克算准时间，在守卫两脚全部踏入医务室的那一刻，他一跃而起，手中番茄酱瓶子正中守卫的下颚！

蓄积已久的力量精确而凶狠，士兵来不急发出任何声音，便因头部剧烈的震荡而昏迷过去。

斯内克还不放心，站直身体的同时又在士兵的胸口上追击了一肘。这名守卫陡受两记重击，完全没有任何反抗地软倒在地。

接下来的事很简单，斯内克在刑讯室找到了自己的大部分装备。战斗服和武器被分类放在刑讯架后，显然已被彻底地清查过一次。然而看着这些东西，不知为何，斯内克总觉得有些古怪，以利奎德和左轮山猫的缜密，应该不会留给自己这样轻松逃走的机会才对。

在背包里仔细搜查了一番，斯内克终于发现了疑问的答案。

一颗滴答滴答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被留在了刑讯室里，斯内克穿过重重电子门离开的时候，听到背后发出了低沉的爆炸声。

不管是谁的主意，斯内克都觉得这有些无聊。

23

背包里的一切物品都还安好，只是失去了阿姆斯军工总裁贝克留给他的那张数据光盘。斯内克对Metal Gear 霸王的计划并没有太多兴趣，因此也不着急去寻回数据备份光盘。此时基地的守卫力量比几个小时前薄弱了不少，大概是因为利奎德集中力量去搜寻灰狐的缘故。

“斯内克，你脱困了？”

“还好。”望着眼前曾经熟悉的雪地和那扇门，斯内克吐出一口白雾，“对不起，上校……我没有保护好梅丽尔。”

“没关系，她既然身为军人，总要对自己的使命有所觉悟。”

斯内克叹了口气：“可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并非想要成为军人。之所以选择从军，只是想要体验她死去的父亲的心情。”

罗伊·坎贝尔的声音里有了一丝异样：“什么？她是这么想的？”

斯内克没有回答，他的话语里通常只有陈述，这一点坎贝尔上校比谁都清楚。

“我觉得梅丽尔对你抱有相当的好感……”内奥米插进通讯频道，“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于她来说可能十分难得。”

“我没想那么多。”斯内克坦诚道，“我只知道她是我的战友。”

“是吗？”

“你真应该去当检察官，美女。”斯内克无奈地摇头，他一边以通讯频道跟指挥中心联系，一边谨慎地观察周围的状况。毕竟就是在一个多小时以前，自己在这里遭受了一次完美的伏击。

这次是罗伊·坎贝尔插在了斯内克和内奥米的谈话中央：“大概是血统的缘故吧？我记得内奥米的祖父好像曾担任过FBI总长官的副手。是这样吧？内奥米。”

“是的……他原本是日本人，还负责过打击黑手党的工作。”

“哦？”米勒教官对这种政府的陈年往事很有兴趣，也加入到谈话中，“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1950年左右。”

“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纽约吧。”内奥米努力回忆着，“这些都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好像在我记事之前他就去世了。”

短暂的谈话间隙，斯内克已经对周围的情况做了彻底观察。他慢慢站直身体，伸手敲了敲自己的耳背：“好了，我现在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等我的消息吧。”

斯内克的声音在空气中消散的时候，通讯器里所有的杂音都不见了。

通往通信大厦的走廊很长也很冷，梅丽尔留下的那团暗红色血迹还在地面中央未被擦洗。斯内克越过这团血迹的时候，一直稳如磐石的心头掠过一丝异样的情绪……

斯内克被捕就是在通信大厦入口，一个多小时前跟狙击雪狼的面对面的时候他不仅记住了这位女子美丽冰冷的脸庞，也记住了通信大厦的警报系统。推开大厦一楼大门的瞬间，斯内克扔出一颗电子干扰弹，在金属碎片的掩护下冲入通信大厦内部。

斯内克一开始从奥塔肯的描述里就已经得知，整个大楼惟一的一条相连通路就在楼顶。为了到达通信大厦的另一侧，斯内克不得不辗转冲上顶楼。

整个摩西岛上惟一的卫星通信站也在通信大厦楼顶。

推开大厦顶楼的逃生门，一股冷风猛然吹进室内。斯内克深吸一口气，走了出去，巨大的卫星接收基站顿时出现在眼前。乳白色的半圆形接收器遥指天际，在风雪中屹然不动。

站在大厦最顶端，斯内克正在目测自己和对面那栋通信大厦之间的距离时，一道强烈的灯光伴随着猎猎风声映射在他的身上。

“斯内克！”

缓缓升空的雌鹿直升机里，一个长发男子咬牙切齿的吼声响彻天际。斯内克目光迎着炽烈的灯光望过去，一眼就看到了那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利奎德！”

双蛇的目光在空中交织，瞬间化成了仇恨的对峙。那目光交织的地方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利奎德的怒吼再度响起。

“抱歉了斯内克，我只能让你走到这里，绝不允许你再前进一步！”

伴随这样的宣言，冉冉升起的雌鹿武装直升机喷射出灿烂的火舌。斯内克几乎是在利奎德扣动扳机的瞬间翻滚着躲开了他强势的攻击。

火光纵横，大量的弹药在墙壁和地面上留下无数弹痕。此时楼顶平台上并无任何掩体，时间也不容斯内克多想。他伸手将背包中的长绳套在边缘栏杆上，迎着漆黑的夜色纵身跳了下去。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利奎德几乎是愣了一下之后才开始调整雌鹿的高度，再度将枪口对准了斯内克。

尽管双手有手套保护，斯内克依然能感觉到手掌心火辣辣的灼痛。身体在空中下坠的同时要努力以手掌摩擦长绳作为缓冲，通信大厦的高度又超过普通的建筑，特种兵训练时的那些经验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场。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两栋通信大厦之间间隔狭窄，武装直升机无法进入。利奎德只能调整飞机角度，继续以机枪扫射。直升机所能调整的角度终究有限，猛烈的攻击对斯内克再也无法造成威胁。

斯内克的双足一次次蹬在大厦墙壁上，缓缓下坠，几个起落之后，他终于踩到了坚实的地面。

“斯内克，小心对面有狙击手。”

斯内克刚刚落地，奥塔肯的警告已随之到来。于是他落地之后看都不看背后的那条长绳，立刻便从背包中取出了狙击步枪。

开镜上膛。

两栋通信大厦之间狭窄的连接桥上，两

名猎狐犬士兵正手持PSG-1守在另一端。刚才斯内克落地的夸张动作两人显然早已发现，他们正双手平端武器瞄准着通路的这一侧。

经过狙击雪狼一战之后，斯内克仿佛又重新找到了数年前对武器的那种熟悉感觉。尚未让对方有机会开枪，他已一枪打中其中一名士兵的头部。

枪响，人倒。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一切已经发生。

另一名士兵在慌忙中向斯内克举枪射击，枪响的瞬间，斯内克转身躲入对方的视觉死角。一发子弹掠过了他刚才站立的位置。

在这里放置两名狙击手，应该是狙击雪狼的意思。那个女人比任何人都清楚斯内克的狙击水平。

斯内克在死角微微喘息片刻后，计算好自己刚才的站位和对方位置，再度举枪闪身射击。

未开镜，只是单纯的一枪。但子弹却精准地穿过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咽喉，喷出一团血雾。

收起PSG-1，斯内克快速穿过了通信大厦的连接桥，看都没看地上的两具尸体一眼。

24.

“斯内克，你太强大了，就好像美国电影里的英雄一样……”

站在通信大厦二号楼的电梯里，听着奥塔肯博士的恭维，斯内克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英雄？不要讽刺我了，我连一个女人都救不了。”

“你是说梅丽尔？对不起……”奥塔肯对之前的事已经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斯内克，你可曾真心爱过一个人？”

“这问题有意义吗？”

奥塔肯犹豫了一下，还是坚持说道：“只是想确认一下。”

“无论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人都会爱上另外的人……但是这种爱必须包含着守护的意志才行。”

通讯器的那边一阵沉默。

“我明白了。”

“好吧，那么现在帮我启动电梯。”斯内克点燃一支香烟，烟雾转瞬便缭绕在电梯里，“下去之后我就能越过通信大厦了，后面就是核心仓库吗？”

“是，是的……”

在奥塔肯的应答声中，电梯被缓缓开动了。斯内克仰起头，哼了一声：“你动作倒是真快……”

“等一等……斯内克。”奥塔肯的声音忽然变得极度紧张，“我刚才有件事想跟你说，现在想起来了！”

“什么事？”

“我在研究所里一共保存了五套光学隐形迷彩，除了我这套还剩四套。”

斯内克将抽到一半的香烟吐到地上：“这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吗？”

“不不！”奥塔肯的声音变得更紧张了，“我刚才想回去取一套给你用，却发现剩下的几套都不见了！而且我刚才感觉到你那边的电梯发出了一声提示音，你有没有注意到？”

“提示音？超重警报？”

“斯内克，你的体重是多少？”

“六十二公斤。”

话说到这里，奥塔肯立即不顾一切地喊起来：“电梯的载重量是三百公斤，你的电梯里还有四个人，他们都穿了隐形迷彩！”

奥塔肯的话刚喊到一半时，斯内克已伸手掏出了闪光弹，等到奥塔肯的话音落下之际，手中闪光弹已脱手而出！

即使拥有隐形迷彩，也无法抵抗闪光弹的刺眼强光。

强烈的闪光瞬间袭击了整个狭小的电梯空间，闭上双眼的斯内克顺手摸出M16冲锋

枪，朝着周围疯狂扫射。

短短三秒钟时间，斯内克便打光了满满一匣弹药。

当闪光弹效果渐渐消失的时候，整个电梯除了钢缆移动的吱嘎声外，只能听见血水落到地面上发出的滴答声。

那是死亡的声音。

望着地面上东倒西歪的四具尸体，斯内克收起武器，对奥塔肯低声嘱咐道："下一次不要再给我这种惊喜了。"

一直开着通讯设备的奥塔肯愣在另一边说不出话来，一直等到斯内克走出通讯大厦二号楼后才发出了一点声音。

"斯内克，我刚才从监视器上看到……狙击雪狼已经埋伏在雪地里了，你要去面对她吗？"

"她好像从来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斯内克站在二号楼门口整理装备，并不着急开门，"你无法理解她的这种执着。"

"但是……"

"怎么了？"斯内克将双手的手套再度拉紧，仔细检查狙击步枪的细节，"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兴奋？你在发抖？"

奥塔肯正沉浸在斯内克刚才的英雄举动之中，声音颤抖得厉害，但却依然带着软弱："斯内克……请你别杀死她好吗？她是好人……"

"你在胡说什么？"斯内克低声呵斥了一句，"你觉得她适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吗？"

"斯内克，你说得对……"

有些沙哑的性感声音传入耳畔，斯内克愕然发现不知何时狙击雪狼也加入了自己的通讯频道，大概是通过奥塔肯博士的通讯器联接上的。

"求求你们了。雪狼，你停手吧！"

狙击雪狼对奥塔肯的请求置若罔闻，只是单纯地对传说中的战士下了战书："斯内克，我早就说过你是我的猎物，看来你也拥有这种自觉。现在我们距离很近，你要开始吗？"

"狙击手暴露自己的方位，你是在故意失误吗？"

"你觉得呢？"

斯内克看了一眼通信大厦门外的雪地，开始匍匐着前进："今天的风很大，要想打中目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咱们开始吧！"

相隔着开阔的雪地，斯内克能感觉到一股死神的气息就在对面的几个雪丘之间流动。

两人几乎同时关掉了通讯频道，开始聚精会神地捕捉对方的行动。

……

……

午夜的风吹过雪地，带起无数雪粉在空中飞扬。广场两侧的照明灯打在雪地中央，照出一大片惨白。静谧的广场上没有士兵，也没有任何生物，仿佛就是狙击雪狼为两人的战斗而准备好的擂台。

斯内克的目光越过掩护着自己身体的土丘，落在广场对面的几颗针松上。灯光集中在广场中央反而使两侧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

斯内克知道，狙击雪狼此刻应和自己一样拼命压抑着呼吸，以免让呼出的白色水雾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

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两个无数次从战场上归来的灵魂互相考验着耐心。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斯内克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利奎德会让狙击雪狼守护Metal Gear仓库前的广场。

狙击雪狼并非要杀死自己，她只是要为整个部队争取时间而已。

面对一个忍耐力超越常人的狙击手，耐心和时间往往是取胜的关键。

然而此时此刻，斯内克最缺乏的就是这两点。

人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做出和常识相反的举动，斯内克匍匐在雪地上不过短短几分

钟，便已经无法再忍受这种浪费时间的作战方式，因此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向土丘的一侧缓缓移动，斯内克掏出三颗手榴弹，飞快地扔出其中一颗。

手榴弹在空中划出半条弧线，随即被一枪引爆。

迅速的反应，精准的射击，这一切都说明狙击雪狼的枪法远远胜过斯内克。躲在掩体后，斯内克仰头看着暗淡的天空，心中不断计算着自己投掷手榴弹的动作是否会露出手臂而被击中。

时间并不等人，斯内克要给对方造成自己想要制造混乱的假象，第二颗手榴弹很快从另一个角度抛出。

这一次狙击雪狼的子弹更快，弧线刚刚出现在空中，已经迅速炸开。若不是斯内克迅速翻身闪避，碎片会在他身上留下不少伤痕。

狙击雪狼也没料到斯内克会如此莽撞地行动，连续两枪之后犹疑着是否要填装弹药。

按照此时两人之间的距离测算，就算填装弹药需要一些时间，斯内克也绝不可能越过广阔的雪地将战斗转化为近身战。弹药携带充足的狙击雪狼内心笃定，双手平稳如初。

第三颗手榴弹制造出另一条弧线，迎空而来。

狙击雪狼抬手，射击。

手榴弹又是在空中被引爆。

两人一直不停更换位置互相挑衅，谁也无法确认对方的具体方位。只是通过刚才这几个动作，斯内克已经确认了狙击雪狼的大致方向，他伏在紧靠墙壁的角落里，吃下一颗抑制心情的镇定剂，一只手里紧紧攥着一颗闪光弹。

“嗖！”

空中再度出现一条黑影划出的弧线，狙击雪狼精准无比的枪法立即击中了目标。

这一次没有猛烈的爆炸，一道道夺目的光芒自空中绽放，将整个广场瞬间化作白昼。

狙击雪狼眼前一花，本能地想要躬身弯腰。

视线的麻痹让狙击手动作比平时晚了约半秒钟，就是在这半秒钟的时间里，斯内克仍是未开狙击镜便射出了一枪。

狙击雪狼想要闪避的身体在枪声响起的同时猛然凝固了一刹，随后消失在雪堆后面。

斯内克知道自己得手了，他没有追击，迅速收枪背靠在雪堆上开始大口喘气。连续的心理压力让他终于感觉到有些无法继续负荷。回头凝望远处雪堆后面冒出的袅袅雾气，相比此刻狙击雪狼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

相隔着近百余米的距离，两个人仿佛能听见对方的心跳和呼吸，就这样靠着掩体沉



默着，等待着。

虽然明知狙击雪狼已受伤，但斯内克依然保持着谨慎。因为狙击手的力量只体现在集中精神的那一瞬间，现在狙击雪狼有了喘息的时间，因此已经能够再度发动致命的攻击。

刚才那一发子弹，斯内克目测大约是穿过了狙击雪狼的小腹。能够在这样的暴风雪中忍耐这么久，大概也只有女人才可以做到。

压抑的气氛随着两人呼吸的不断加重渐渐直迫人心，斯内克想起发射导弹的最后期限，心中甚是焦急。对面的狙击雪狼则因为伤势必须想办法尽快获胜，各自的立场让两人都无法在这样继续等待下去。

片刻之后，一阵强烈的风雪吹过，一阵雪雾遮蔽了广场上空的视线。斯内克将嘴里的香烟吸到一半，吐出剩下的半截，站立，转身，瞄准。

红外线准星顺利地锁住了对面的人影。

一条红线也顶在斯内克的胸口中央，不断缓缓上升。

同样姿势端枪的狙击雪狼冷冷望着斯内克，小腹周围一片殷红，但双手仍未有一丝颤抖。

两人的目光和红外准星彼此相互交织，紧紧咬住了对方的身体。

风雪骤停，时间仿佛凝结了一般。

斯内克面向狙击雪狼，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倒影。这一刻两人是战场上的两片齿轮，互相咬合，只看谁先松动。冷冽的空气里狼嚎不断，两个对杀戮无动于衷的人互相掌握着对方的生命。

仿佛两张绷紧的弓互相对峙着一般，斯内克和狙击雪狼谁也不愿说话，谁也不肯眨眼。此时哪怕一个微小的动作也有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风雪又吹起来，吹在两人之间，吹在两人身上。

狙击雪狼虽然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但斯内克知道，这种僵持对自己有利。

狙击雪狼腹部的暗红色越来越大，即使身为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身体也依然有支撑的极限，平稳的双手在不知不觉间开始有了微微的抖动。

这一刻，斯内克意识到决定生死的刹那即将来临。

风雪的呼啸声掩盖了枪声，狼嚎依旧，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一瞬间，两人完成了对射。

过了片刻，斯内克的身体向右侧微微倾斜了一下，肌肉在极度紧张之后的完全放松让他感到身体发软。如泣如诉的暴风雪中，斯内克将PSG-1放回背包，缓慢但坚定地站直身体，向着胸口绽开了一团红色花朵的狙击雪狼走去。

斯内克走到第五步的时候，狙击雪狼的双手已经抓不住枪了。失去重心的身体摇晃了片刻，重重地摔倒在雪地里。

……

躺在雪地里的狙击雪狼双眼直视天空，已经再也没有力气挣扎着站起来继续战斗。斯内克走到她的身旁，低头望着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子。

以敌人身分相见的两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有可能进行交谈。

狙击雪狼不用扭头也能感觉到斯内克的靠近。仰望天空的她忽然自言自语道：“我……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斯内克停住脚步，他知道这个女人在跟自己交代遗言。刚才那一枪已经击中了狙击雪狼的肺部，她不可能再抑制呼吸进行战斗，也不可能再握紧狙击枪。

“狙击手就是一个等待的职业……全神贯注地等待。”

斯内克蹲在狙击雪狼身边，美丽的女人因为说了几句话而剧烈地咳嗽起来，喷出了几口血沫，但她依然毫不在意的继续说道：“如今这一刻终于来临，我反倒明白了一些什么。”

斯内克没有说话，只是望着这个垂死的女人。

“我出生在战场上，生长在战场上……”狙击雪狼回忆着自己的过去，“警报声、尖叫声、枪声……这些是我的童谣。当超越了一切恐惧之后，你明白吗……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

“我明白。”斯内克低声应了一句。

狙击雪狼又咳嗽了两声，继续说道：“我的生命本应该在这种绝望中度过，但后来却有一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

“大首领？”

“库尔德的孤儿们都叫他萨拉丁……”狙击雪狼闭上双眼，低声呢喃道，“我成为狙击手，用狙击镜观察着这个世界，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直到他死去。”

斯内克知道自己杀死大首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狙击雪狼也是其中之一。

“我参加这次革命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是为了利益……”金发女子坦然说道，“我只是为了复仇，为了报复这个遗弃了我们的世界……我幼年时，故乡的战乱永远没有人约束，也从没有人愿意去结束那些痛苦。我想让这个世界也尝到相同的痛苦……”

风雪渐息，斯内克低头想要帮这个垂死的女人擦拭一下嘴角的血迹，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伸出自己的手。

因为孤独的狼根本不需要怜悯。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狙击雪狼喃喃道，“我放弃了尊严，失去了獠牙和自我，沦为别人的工具，充其量只是一条狗罢了……哪里还是什么狼？”

“不，你仍是尊贵的狼。”斯内克反驳道，“你和我不同，你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战斗，你有自己的风格，你有你自己的目标……跟你这样高贵的狼相比，我这种没有主人的雇佣兵才是真正的狗。”

“谢谢你……”狙击雪狼喘了一口气，说话的声音开始渐渐微弱，“今天你让我明白了我并不是想杀死任何人，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杀死自己……就像你这样的英雄。”

斯内克知道对方想要说些什么，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右手摸向绑在腿上的手枪。

“斯内克……萨拉丁……真正英雄啊，让我安息吧，让我的身体埋藏在这片雪地里吧，多谢你！”

狙击雪狼最后的呼唤像是一道魔咒，一个幽灵一样的影子冲破了风雪，疾驰而来。斯内克用目光扫了一眼那个影子，没有理会他，将枪口对准了狙击雪狼的头部。

隐形迷彩的光华在空中一闪而过，露出一个男子哭泣着的脸。

原来那是奥塔肯，望着眼前这一幕，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声音也微微颤抖着。

“不、不要……雪狼，我、我喜欢你啊……”

斯内克看着这个发明了世界上最强武器的男人，心中没有同情也没有悲伤，只是等待他说完他想说的话。

狙击雪狼看了一眼奥塔肯，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给、给我枪……”

奥塔肯赶紧跑过去将散落在地上的PSG-1送回狙击雪狼的怀抱中。

在狙击步枪接触到女子身体的一瞬间，斯内克甚至能感觉到有一股活力重新回到了狙击雪狼的身上。

“对不起……这、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斯内克点点头，将枪再度压低了一点。

从未经历过如此残酷事情的奥塔肯颤抖着缓缓转身，拼命捂住自己的耳朵，说不出任何话来。

“太好了……可以回家了……”

斯内克叹了一口气，右手食指微微用力，一枪射在了狙击雪狼的要害处。

25

“你的计划真疯狂。”

“不，不是疯狂，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项计划。”

密封的小屋里，利奎德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屏幕，屏幕上显示着此时此刻雪地中发生的一幕。猛烈的暴风雪又再度下起来，仿佛是在为狙击雪狼送行一般。只是现在盯着屏幕的这两个人却显得并不悲伤。

“好吧，为了我们完美无缺的计划，干杯！”

“干杯！”

两只玻璃杯碰在一起，溅出几滴殷红的酒液，与狙击雪狼胸口那团暗红如出一辙。

“哈哈，我服务的人永远都是疯子，有克格勃，也有你这样让部下去送死的疯子。”

长发的老者在笑声中饮尽杯中的液体，将酒杯掷在地上。

哗啦一声，玻璃碎片洒了一地。

“我的部下都知道，革命必有牺牲。”利奎德理所当然地说道，“你听说过一个故事吗？古代的狩猎者打猎时甚至会用自己孩子做诱饵，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制服诱惑而来的猛兽，但他们依然会坚持这种狩猎方法。”

“这样的故事代表不了什么。”左轮山猫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断臂，低声反驳道，“克格勃的理念也许更适合你——如果需要牺牲，也应该是他人。”

利奎德从椅子上站起来，又看了一眼监视器，伸手按下开关，斯内克和狙击雪狼的身影立即消失在漆黑的屏幕中。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筹备下一步行动吧。不管是父亲的梦想，还是我们的理想，都要经过痛苦的考验。”

左轮山猫点点头，转身离开控制室。

望着左轮山猫离去的背影，利奎德犹豫了一下，再度打开了身边的监视器。

监视器里的斯内克正俯身察看死去的狙击雪狼，透过监视器，利奎德似乎能感觉到自己孪生兄弟对狙击雪狼的那股敬意。风雪中斯内克将武器收回，默默地掏出一方手帕盖在了狙击雪狼脸上。

“你，你这是……”哭泣中的奥塔肯不理解斯内克的行为。

“狼要死得有尊严。”斯内克低声解释道，“大概她也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死去的得到解脱，活着的继续受苦，这是我父亲说的。”

奥塔肯望着狙击雪狼的尸体，眼泪一直停不下来。此起彼伏的狼嚎声中，胆怯的博士似乎忘记了自己还身处险境，只是一心一意地盯着自己最心仪的女子。狙击雪狼的尸体在风雪中被雪花渐渐盖上一层冰晶。阿拉斯加常年的风雪吹拂在斯内克脸上，宛如刀锋一般令人刺痛。

“你是幸运的……我的泪已流干。”斯内克抬起头，凝望着通往基地最深处的方向。

“斯内克，你能告诉我吗？”泪流满面的奥塔肯抬头大声问道，“你不是说过，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爱上另一个人，为什么我就没法守护她？”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斯内克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朝着基地的入口走去，“现在我还要进入基地破坏掉那个大型玩具，如果我失败了，这里的一切将被摧毁。你学会保护自己吧，从今以后，用你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一切。”

地面上留下一串脚印，斯内克的身影已经快要消失在奥塔肯的视线里。满面泪水的奥塔肯猛然抬头：“斯内克，雪狼究竟为什么而战？你为什么而战？我又是为了什么而战？你能不能告诉我？”

斯内克停住了脚步，但他并未回头。

“如果还能活着见到你，我就告诉你答案。”

大概是情绪宣泄够了，奥塔肯止住了哭泣，拉动身上的隐形迷彩，消失在广场上。

“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的。”奥塔肯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如果你有需要的地方，联系我吧。”

两人就此分别，一个人走向黑暗的基地深处，一个人拓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

26

地下整备仓库像是由两个世界组成的奇异空间。顺着楼梯台阶向下行进，一股灼热的气浪瞬间扑面袭来，斯内克的视野里很快充斥起了火热的红色。大概是为了方便制造Metal Gear 霸王，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小型的铸造工厂。

小心翼翼越过那些灼热的钢水桥，穿过巨大的物资传送大门，斯内克刚想要联系坎贝尔上校时，蓦然发现眼前的景象已经变得与刚才截然不同。

巨大的运输平台上，冷冽的空气将金属冻成暗淡发白的颜色，除了开关上一抹隐隐闪动的绿光外，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地下整备仓库的通道像是被废弃了许多年一般，在死寂的空气里沉默着。斯内克的目光越过物资运送平台，落在被人工凿出的巨大的斜面上，一股强烈的寒冷在此时刺激到了他的肌肤。

仿佛是为了刻意保持这种清萧，整备仓库通路的温度比雪地更冷、更刺骨。

通讯器传来的杂音解释了这一切，眼前的景象看上去仿佛经年无人，但那些材料对电子信号的干扰却足以说明这里藏匿着常人想象不到的秘密。斯内克越过大门踏上平台，伸手按动开关，巨大的货运平台缓缓下降，声音低沉，犹如夜色里巨兽的低吼。

“斯内克，你听得见吗？”

让人意外的是，在有电子信号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挂上了联络波段。斯内克低头惊讶了一下，很快辨认出声音的出处。

“米勒教官？”

米勒教官此时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焦躁：“斯内克，我们的对话不会有人偷听吧？”

“放心，现在有电子干扰，大多数人都联系不到我。”

“好吧。”麦克唐纳·米勒教官叹了一口气，“我想跟你谈谈内奥米博士的事。”

“她？”斯内克愣了一下，心中那种隐隐约约的预感让他有些不快，“她怎么了？”

“我刚才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米勒压低声音说道，“你知道的，其实我以前在FBI工作过很久。”

“我倒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斯内克向麦克唐纳·米勒坦白道，“这和内奥米有什么关系么？”

“内奥米不是说她的祖父曾担任过FBI长官的助手吗？”米勒点提醒斯内克注意最关键的部分，“还做过打击黑手党的指挥官。”

“对，她是这么说过……”

“不！”米勒打断了斯内克的话，厉声说道，“这些都是假话！”

斯内克觉得自己的心剧烈震荡了一下，心中一直隐隐有着疑问的许多问题似乎都跟表现反常的内奥米有关，这一刻米勒的话像是一枚石子，打破了斯内克刻意维持的冷静。

“她为什么要说谎？”斯内克已经想到了某些关键，实际上他只是在征询米勒的看法。

米勒顿了一下，开始给斯内克分析道：“因为她很可能是间谍……你仔细想一想，她的谎话漏洞百出！五十年代的FBI领导者是个纯粹的种族主义者，内奥米的履历上写着她祖父是日本人，日本人怎么可能在种族主义最严重的时期当上FBI最高长官的助手？而且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国还没有设立反黑手党缉查官这个职位，最早的也是一九六零年代才出现的，而且不是在纽约而是芝加哥！”

这些斯内克当然都多少有所了解，只是此刻米勒的话进一步认证了他的疑惑。犹豫了一下之后，斯内克尝试着用平静的口气对米勒说：“我觉得应该再调查一下才能做出

结论。”

米勒点头：“是的。不过DARPA局长和贝克的死亡，还有那个忍者，我觉得多少都跟内奥米有些关系。这些东西看似虚无缥缈，却好像有一条线牵引着它们汇聚在一起。”

“……难道这也是她一手安排的？”

“算了……你现在还是自己多加小心吧。”米勒低声总结道，“电波干扰地带快要过去了，我再去调查一下，有情况就通知你。”

斯内克应了一声，关掉通讯器，仰头望了一眼厚厚的金属墙壁。此时天空不断有乌鸦盘旋鸣叫，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越是接近最终目标一步，斯内克越是觉得有些紧张，这种紧张并非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自己对全局没有足够掌握的未知恐惧感。

……

……

“欢迎你，斯内克！”

宛如惊雷般的吼声炸响在基地里，面对眼前紧闭的大门，斯内克没有犹豫，抓紧手中武器快步冲入地下整备仓库的冷库中。

“火神渡鸦？”斯内克望着眼前皮肤黝黑的壮汉，想起了最初坎贝尔交给自己的那一打厚厚的资料，“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身上纹着漆黑乌鸦图案的男子大笑起来，手中转盘式的火神机炮在冷气缭绕的冷库中显得格外耀眼。

“没错，斯内克，你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勇士。欢迎你来到这里，你看我周围的乌鸦兄弟们，它们也都在等着你呢。雪地里的战斗你还记得吗？那是头儿让我给你准备的欢迎仪式，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你做好死在这里的准备了吗？”

扬起手中的多管火神机炮，火神渡鸦的口气宛如他的身体一样坚硬。

斯内克摇头，冷漠地回应道：“我在战场上的任何地方都有死的准备。”

“你我都是战士。”火神渡鸦一拳砸在身边的集装箱货柜上，巨大的力量在货柜上形成了一个让人恐惧的凹面，“阿拉斯加能让你这条蛇变成什么样呢？我很期待……战士不仅要勇敢，还要拥有无穷的意志和耐力，让我们通过决斗来决定谁是真正的勇士吧！”

“我并不觉得相互残杀就能决定谁是勇士。”斯内克将手枪放回枪套之中，拉开背包的拉链，“我们都是卑贱的走狗，只是看谁要继续承受更多的痛苦罢了。”

“不要太自以为是！”火神渡鸦高举手中的机炮，对准了斯内克，“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火神机炮的枪管在一秒钟内飞速旋转起来，吐出无尽的火舌。猛烈的火力将斯内克站立的地板顷刻之间打成了无数碎片，并随着斯内克闪避的方向一路追击过去。

火神机炮的强大后坐力激荡在渡鸦的身上，但这位身高两米的印第安血统壮汉依旧面色不改地继续扫射，子弹穿过集装箱、穿过空隙、穿过一切可以穿越的障碍，将斯内克的行动路线死死锁住。

即使面对军队，这样的火力也足以独当一面，更何况这只是一场单对单的战斗。

斯内克在飞速奔跑中计算着对方的速度，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火神渡鸦在扫射时无法快速奔跑，这一点无疑给斯内克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整个冷库是由无数的集装箱货柜组成的，宛如一个错综复杂的小型迷宫。斯内克仔细辨认着对方沉重的脚步声，在威猛无比的火力攻击间隙中闪避着，寻找着机会。

火神渡鸦的追击猛烈且持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战斗中耐力的比拼也异常重要的。不断有弹壳洒落在地面上，这种强烈的压迫感让斯内克几乎喘不过气来。

“斯内克！怎么样？如果你能打赢我继续前进，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火神渡鸦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冷库上方回荡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强烈的机枪扫射

声。冷库四壁上布满了弹孔，强大的火力压制却仿佛一刻也不会停歇一般。

斯内克躲过几次火神渡鸦的追击后，终于艰难地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开。火神渡鸦似乎也感觉到斯内克的气息远离了自己，猛烈的火力开始慢慢弱下来。

面对必须突破的困境，斯内克利用这些许的喘息时间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从火神渡鸦的战斗方式来看，利奎德似乎依然只是想拖延自己进入整备仓库的时间。这时斯内克想到了自己腰间挂着的C4炸药，似乎这是惟一既有效又快速的解决办法。

巨大的冷库在斯内克眼里瞬间变成了灌木密布的树林，曾经多次在军事基地进行战斗的经验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将固体炸药粘在自己身后的墙壁上，记下方位。

悄无声息地在数个集装箱货柜上粘了C4之后，斯内克的呼吸也渐渐平静，利用生物雷达感觉了一下敌人的位置后，斯内克轻轻叩响了自己身边的墙壁。

轻微的敲击声引来的是印第安战士的怒吼，火神渡鸦沉重的脚步声迅速逼近。斯内克转身翻跃再次拉开了自己和对手之间的距离，等待着那个脚步声走进自己布置的陷阱。

火神渡鸦的多管机炮连续不断吐出强力的火舌，时不时震落墙壁上的厚厚霜层。斯内克的心随着对方的脚步声渐渐绷成一条线，这是他却发现对方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

也许是战士天生的感觉让火神渡鸦产生了疑惑，也许是火神渡鸦发现了什么。但此刻斯内克已别无选择也没有犹豫的机会，他闪身出现在火神渡鸦背后，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擦着火神渡鸦的肩膀飞过，仿佛拥有预知能力一般，壮硕的男子转身露出一个残酷的微笑。

“斯内克，你跑不了的！”

大踏步的追击终于让火神渡鸦进入了刚



才的陷阱中，斯内克扔掉手中的枪，狠狠地按下了手中的引爆控制器！

猛烈的火光和爆炸声终于盖过了多管机炮的枪声。金属弹壳坠地的声音因这一连串强烈的爆炸而忽然中断。

斯内克低头捡起自己的手枪，异常平静地朝着C4爆炸的位置走去。

刚才火神渡鸦发出了一声痛叫……虽然声音很低，但斯内克还是听到了，此时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利了。

不知为何，斯内克没有一丝的喜悦。奔向整备仓库这一路的遭遇让他觉得心中恍惚，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除了战斗还是战斗，永无休止的战斗，尽管这对自己来说已如同家常便饭，尽管每次的战斗都能让自己从麻木中获得一丝不同的感觉，但不断杀死自己同类这种事却让他觉得无比厌倦。

战士的宿命在战场上，活着的继续饱受煎熬，死去的得到解脱——现在回忆起那个人所说的这句话，斯内克更加理解到他为何选择了死亡。

心中这样想着，斯内克走到了浑身是血的火神渡鸦身边。

火神渡鸦的忍耐力确实并非常人所能比拟，即使在近距离被C4炸药的爆炸波及，却依然没有死。他背靠墙壁，大口喘息着，已经无法再次提起手中的武器。

“头儿说的果然没错……我确实无法战胜你。不过这并不是终点，你和我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头儿跟你才是。”

“你想说什么？”斯内克看着不断流血的火神渡鸦不解地问道。

“给你这个。”火神渡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ID卡，“想要进入整备仓库，必须得用这个。我为了打败你，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的出现，但头儿却从一开始就预言我不会成功，而且他好像也期待着能跟你决战。”

“我不明白……”斯内克对这个垂死的敌人谈不上尊敬，但也没有流露出一丝的蔑意，“你刚才好像跟我说过，如果我能战胜你，你就会告诉我一个秘密？”

尽管火神渡鸦的呼吸已经快要枯竭，他依然竭力笑了一下，笑容中带着一丝嘲讽和无奈。沉重呼吸带起的白色水雾，淹没了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

“你是不是见过DARPA局长了？”

“是的，怎么了？”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斯内克，此时忽然被对方说起，他顿时回忆起再度见到唐纳德·安德森尸体时的情景。

火神渡鸦的笑声中带着绝望和无奈：“你知道吗？这次行动中最神秘莫测的那个人，你已经见过了。”

“什么？”

“诱饵章鱼……”火神渡鸦大声笑起来，这个举动让他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咳嗽，“你最初见到的那个唐纳德·安德森是假的，他就是诱饵章鱼。”

“怎么可能？”斯内克愣了一下，开始回忆自己见到DARPA局长时的场面，“你的意思是说，我见到的那个黑人是假的？”

“是的……章鱼的伪装永远都那么无懈可击。”火神渡鸦的声音已渐渐变小，“他为了成功伪装，连血液都跟局长作了调换，可惜……可惜死神是无法欺骗的。”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化妆成局长？”斯内克低声问道，“总该有个什么理由。”

“提示到此为止。”火神渡鸦的声音陡然高昂起来，“你只有继续前进才会知道答案。斯内克，在这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没有尽头的，除了你的那条路之外……”

“你是说杀戮？”

“是的！你的未来毫无希望，充满了杀戮！”

火神渡鸦的声音响彻整个冷库，循着他的叫声，无数乌鸦盘旋至他的头顶蜂拥而下。一时间斯内克的面前布满了高声鸣叫的鸦群，将火神渡鸦的整个身体彻底包围了起来。

印第安人在某些时刻选择以自己的身体喂饲野生禽类。斯内克知道这是火神渡鸦给自己的最后留下尊严的方式。他沉默着走过了这个被群鸦吞噬着身体的男人。

死去的得到解脱，活着的继续受苦。

快步穿过冷库，斯内克没有回头，他知道自己现在无法回头，就像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就像渡鸦刚才的预言一样。

27

被层层强化玻璃保护的房间里，两个人并肩站在操作台前，目光齐聚前方。透过倒映着两人身影的玻璃窗，注视着正前方那个巨大的淡青色金属轮廓，它对于两人来说不仅是一件工具，也是实现理想最重要的武器。

"火神渡鸦已经死了。"利奎德淡淡地说，仿佛只是在叙述一件简单的事实。

"哦？"左轮山猫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老板，"你怎么知道？"

"刚才通讯突然中断了。"利奎德望着自己梦想的结晶，面容没有一丝变化，"斯内克的能力接近我的想象，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高潮部分了？"

"很快就要开始了，我的同志，你愿意见证这一刻吗？"利奎德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起伏，他这种人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平静。"为了这一刻，我们已经等太久了，剩下的部分当然要表演得更精彩才行。"

"你的目标就要实现了。"左轮山猫叹息道，"而我的梦想，大俄罗斯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所有的梦想都从'世外天国'的复兴开始吧。"利奎德转身坐到指挥椅上，"当这个世界成为一块猪油之后，只有火热的刀刃才能切开它的蒙昧。"

"你说的对。"左轮山猫赞同道，"政客们的和平游戏已经将这个世界的运行锁死了，只有打破平衡，才能得到进化。"

"十亿美金和大首领的遗体……"利奎德低声自言自语道，"如果得到大首领的遗体，整个猎狐犬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得到惊人的提升。"

"希望一切顺利。"

"一切必定顺利！"

利奎德挥挥手，让左轮山猫暂时离去，自己独自一人留在了指挥室里。此时指挥室里除了仪器的微微嗡鸣声外，只剩下利奎德自己的呼吸声。遥望着左轮山猫离去的背影，长发英俊的男子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

走在远处台阶上的左轮山猫回望指挥室，脸上也露出同样的笑容。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着命运，但却从未意识到，命运正掌握着自己。

与此同时，国防部五角大楼中。

面容苍老的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正坐在宽大舒适的座椅上，目光锐利地盯着来回走动的工作人员。

"工作进展如何？"

"报告部长，一切顺利。"一名长发飘飘的金发女子手捧文件站在吉姆·豪斯曼身边，低声汇报道，"已经实现了正面接触，也证明了最初的计划切实有效可行。目前惟一的问题依然是资料的回收。"

国防部长挥挥手："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身材颀长的秘书放下文件，转身离开了。

隔着能够吸收杂音的隔音玻璃望去，国防部里忙碌的场面像是一部无声电影展现在吉姆·豪斯曼面前。他慢慢站起来，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低头轻饮一口。浓浓的液体中透着一股欣慰的香气。

作战计划顺利，这是所有指挥者都愿意

看到的事。

喝了两口咖啡，国防部长按动桌上的按钮，对着麦克风呼唤了几个名字。

“你们过来一下，接下来有秘密行动要执行。”

28.

“斯内克，我有话要跟你说。”

站在货运平台上吹着冷冷的风，米勒教官的通讯频道又一次主动进入了斯内克的耳畔。

越过冷库之后依然是巨大的升降平台，从两个平台的起落高度来看，斯内克越发相信这个所谓的废弃基地内部隐藏着美国军方的最高机密。在这种深度的地下，即使真的在进行各种违反国际核条约的试验，恐怕也没有间谍卫星能够发现。

“什么事？”斯内克其实知道米勒想说什么，但他还是尽量避免自己的主观情绪影响到谈话。

“关于内奥米的事……”米勒声音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措辞，“这件事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内奥米怎么了？”坎贝尔上校突然插进通讯频道中。

米勒犹豫片刻，压低声音问道：“上校，内奥米是不是不在您身边？”

“刚才离开了，坚持这么久的技术支援和分析有些累，去小睡一会儿。难道内奥米有什么问题吗？”

米勒仿佛松了一口气，语速明显加快：“斯内克，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不如去问上校。”

“他一向喜欢沉默。”斯内克没有转移询问的对象，坚持道，“说吧，你知道些什么？”

“其实我怀疑在上校身边的内奥米是个冒牌货……”

米勒抛出的话让斯内克和坎贝尔同时吃了一惊，以至于两人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怎么可能！”

“我听到她的身世后，做了个小小的调查。”面对两人激烈的反应，米勒平静地解释道，“内奥米这个人的确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上校身边的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到现在这个身分的，她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恐怕是个间谍。”

“间谍？”斯内克皱起眉头。

“为了阻止这次行动的成功。”米勒继续解释着自己的猜测，“如果我猜的没错，她可能也跟这次叛乱有关。”

“但是我宁愿选择相信她。”斯内克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荒唐想法，“如果她想阻止行动，有太多方法了，比如一开始就杀死我。”

“现在如果选择逮捕她，也许能从她嘴里知道一些东西。”米勒的声音渐渐变得严厉起来，“唐纳德·安德森和贝克的死都跟她有关，上校你应该清楚吧？”

面对米勒的逼问，坎贝尔倒开始显得吞吞吐吐：“这次行动如果没有她，就无法完成……”

“你是什么意思？”斯内克蓦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竟然坎贝尔上校也有事瞒着自己。

“斯内克，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考虑考虑。”

争论到这个地步，所有人的声音都低了下去。坎贝尔上校作为这次作战的总指挥，他不采取行动事件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内克沉默着关闭了通讯器，望向远方，此时升降机已经降落到最底层了。

地下仓库的最深处，幽暗的灯光中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轮廓。尽管完全没有见过实物，数次面对Metal Gear的斯内克依然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东西。全世界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比这武器更可怕、更具有毁灭力了。

惟一奇怪的是，整个整备仓库里居然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没有工作人员巡视，也

没有任防卫武器。被巨大的Metal Gear 霸王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整备仓库里弥散着一股崭新金属的味道。采用高强度合金制成的人形战车上挂满了各种武器，仿佛是一个现代军火成就的展览馆。



“斯内克！”

通讯器再度强制跳出了信号，斯内克从声音里判断出来对方是奥塔肯。在面对Metal Gear霸王的时候能联系到制作这家伙的人是件好事，斯内克按着自己的耳畔点开通讯器。

“我穿着隐形迷彩去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奥塔肯尽量让自己的描述简洁干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好像连发射密码都输入了。”

“我该怎么办？”

“最后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利用贝克留给你的那个特别钥匙解除发射。”奥塔肯记得斯内克跟自己说过贝克拥有解除核武器发射的权限，分析道，“那个钥匙现在在你手上吗？”

斯内克掏出金属条码的卡片：“还在我手上，但现在只有一把，据说解决问题一共需要三把。”

“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寻找一下答案。”

“你？”斯内克有些惊讶，“难道你是……”

“对，我对暴力破解某些计算机系统很有兴趣。”奥特肯的口气变得有些兴奋，“我尝试着破解一下贝克总裁留下的机密文件，那里应该有咱们想要的东西。”

“祝你好运。”这大概是斯内克能想到的最好祝福了。

奥塔肯的效率很高，斯内克躲在角落里等候了片刻，通讯器再度响起。

“搞定了！”

“真不错！结果如何？”

奥塔肯显然在那边翻阅资料，语速并不是很快：“我现在才看到Metal Gear 霸王的核心内容部分，这个跟我猜的差不多，利用轨道枪发射核导弹，因为使用的核导弹不需要燃料，它不受各种核限制条约的约束。”

“这就是政治家们眼里最大的价值吧？真是诡辩……”

奥塔肯的声音有些高亢：“但这不重要，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反雷达隐身。不需要燃料的核打击就没有了热追踪防御，因此相当于隐形一样。面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点，这种武器都能随意打击。”

“这简直是带领世界走向末日的噩梦。”斯内克深吸了一口气，“我想坎

贝尔上校现在也在听，不知他是否感到了震撼。”

“我在听，继续说！”坎贝尔只插进一句话来。

奥塔肯显然也被下面的内容惊诧到了，停顿了片刻才继续说道：“现在正在研究第三次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制定，如果这种东西被暴露出去，不仅谈判会破裂，我们国家也要完蛋了。”

“总统也会下台。”斯内克这句话是说给上校听的，“坎贝尔，这些事你也知道吧？”

奥塔肯没有因斯内克的话而打断，继续说道：“斯内克，Metal Gear 霸王现在还是实验阶段，但演习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可是我发现演习数据全部消失了，会不会被谁偷走了？”

“也许是贝克给我的那张光盘吧……”斯内克想起自己弄丢了的那张光盘。

斯内克简单的一句话，引来了坎贝尔的紧张和重视：“什么光盘？在哪里？”

这一次斯内克用沉默表达了对罗伊·坎贝尔的不满。这个老者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没有再继续追问。

顺着楼梯一路向上，斯内克以麻醉手枪点倒一名士兵后，终于缓缓靠近了指挥室的门口。两个男人此时正坐在其中商量着什么，言语之中透着一股自信和疯狂。

“头儿，起爆密码已经输入完毕，再输入一遍就可以解除。现在要选择发射目标吗？”

从声音上判断，斯内克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左轮山猫。

“目标么……华盛顿还没给我们答复，看来真要制造一下恐慌才能解决问题了。”利奎德的声音听上去漫不经心，却透着一股寒意，“找个大国的核试验基地进攻吧，这样搞出来的事，全世界都能知道。到时候政府和总统如果再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会有更厉害的打击发生。”

“钱和大首领的遗体吗？”

“主要是为了抵御死狐病毒，治疗士兵们的基因不适症。”利奎德淡淡说道，“消除了这两样威胁，再加上钱和核武器核原料，我们的最终梦想必将辉煌无比！”

“死狐病毒？”左轮山猫的思维在这个词上停留了半秒钟，“诱饵章鱼和贝克死得真像是心脏病发作。不过精神螳螂可能是因为戴着面具，所以没有被感染。”

“对，狙击雪狼也没事，可能是平时镇定剂用量过大的缘故。”利奎德对这个话题明显不感兴趣，于是转移了话题，“你和那个人的联络成果如何？”

“唔……他对Metal Gear 霸王的性能还有疑问，要等到真正成功发射之后才会与我们合作。”

“真是个谨慎的人。”利奎德笑了两声。

“不必担心。”左轮山猫低声说道，“首先首长还是很渴望得到Metal Gear 霸王的……想要夺回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只有依靠核武器的力量。”

“他现在只是个政客，根本不是战士。”

“但是他能给您军事援助。”左轮山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都是您达成目标的重要条件。”

“哈哈，那么现在已经确定好了？”

“没错。”左轮山猫肯定地说道，“让我们再去寻找一下那条混进来的蛇吧……起爆密码已经输入了，再输入一次就是解除。”

……

……

斯内克趴在指挥室门外的角落里，听着房间里两人的对话，心中的许多疑问终于得到了解释。

越是这种时候，斯内克的心情反倒越平静。从利奎德和左轮山猫的对话来看，解决掉核危机至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正在思考着该如何行动时，耳畔微震，斯内克感觉到了来自奥塔肯的呼叫。

“解除的方法是什么？”斯内克飞快地追问奥塔肯，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我、我找到了！”奥塔肯的声音里除了兴奋还有一丝因恐惧而产生的颤抖，“原来这个金属钥匙是因温度而变形的特制产品。在整备仓库最高层的指挥室里有三个开关，分别对应三种温度下的钥匙。只要按照顺序输入一次，就能发射核弹，再输入一次，就能阻止核弹发射。”

“三个温度？”斯内克犹豫了一下，转身开始朝着控制室相反的方向跑去。

一双眼睛注视着离去的斯内克，冷酷的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29

巨大的货运平台又一次被启动，带着斯内克回到地面一层。这时依然有乌鸦在头顶不断盘旋，干哑的叫声里似乎带着某种不详的预示。

斯内克望着延绵而下的钢缆轨迹，仍有些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金属钥匙的变形方法非常简单，阻止起爆的过程也很顺利，经过两次往返，斯内克已经解决了两组起爆密码，只剩下最后一组。

重新回到火神渡鸦守护的冷库里，斯内克掏出金属钥匙放在冰霜上降温时，米勒教官的通讯又一次主动呼叫过来。

“斯内克，能不能关掉其他通讯波段，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凭着直觉，斯内克自然知道米勒想说的是关于内奥米的事。出于对米勒教官的信任，斯内克关掉了其他通讯波段。

“你说吧。”

“坎贝尔什么都不肯说。”米勒低声说道，“但我有朋友在国防部……我听说国防部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暗杀武器。”

“暗杀武器？”斯内克不明白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你听说过死狐病毒这种东西吗？”

“没有。”斯内克的思维转换得极快，“等等，死狐病毒……难道是针对利奎德他们的东西？”斯内克想起之前偷听到的谈话，忽然感觉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

“对，能致使特定的人死亡。”麦克唐纳·米勒进一步解释道，“能让特定的人死亡的病毒，虽然我不太了解具体的原理……”

“你想说什么？”斯内克已经渐渐感觉到了那个可怕的事实真相，吸了一口气才问道米勒。

米勒叹了口气：“我觉得诱饵章鱼和贝克的死看起来都像是心脏病发，也许这就是死狐病毒的功劳。”

“你是说这都是内奥米干的？”因为心里早有准备，斯内克此时倒显得比较平静。

“你回忆一下，内奥米是不是给你注射过什么东西？”

“是……难道说……”

“去询问一下上校吧。”

斯内克再度打开通讯波段，却赫然发现罗伊·坎贝尔也在呼叫自己。

“斯内克？斯内克，我们已经逮捕了内奥米！”

“什么？”斯内克没料到居然不用自己求证，已经有了答案。

罗伊·坎贝尔的口气颇为沉重：“我们发现内奥米在偷偷向阿拉斯加方向发射电波信号。她应该就是叛乱者的一员，虽然不太愿意相信，但这是事实。我们正在想办法让她开口吐露些什么。”

这突然而来的变化让斯内克也忍不住叹息起来，米勒教官的话他也不想去确认了。

“斯内克，你要小心，说不定你也被感染了死狐病毒。”

整个通讯频道全部一片沉寂，大概是因

为知道了内奥米的事，行动小组的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沉默中。斯内克在这种沉默中完成了最后的变形金属钥匙的制作，带着冰冷的第三形态的金属钥匙返回了整备仓库的最深处。

"斯内克，听得见吗？"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声音打破了平静，斯内克有些愕然地发现，内奥米居然正在利用行动小组的波段跟自己通话。

"内奥米？"

"我在偷偷跟你通话。"内奥米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憔悴。

"之前关于你的那些结论，是真的吗？"

"是，但那不是全部的事实。"

"……你到底是谁？"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内奥米的声音里透着疲倦和悲伤，"我换过无数身分，一直坚持工作，努力研究基因工程。我是一个在八十年代被人收养的孤儿。"

斯内克对内奥米的这种说法并不赞同："理解现在的自己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要对过去如此执着呢？"

"理解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遇到我哥哥，大概我已经死了。"

"你哥哥？"

"对，弗兰克·亨特！"仿佛压抑着某种强烈的痛苦，内奥米才念出这个名字，"被你变成废人的弗兰克，灰狐！"

"你是灰狐的妹妹？"斯内克终于明白了之前内奥米的表现为什么那样古怪，原来问题出在这里。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了吧？"内奥米的声音慢慢恢复了平静，"当我哥哥变成废人归来的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找到你，如果不是你杀死了大首领，把哥哥变成了废人，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为了找到你，我加入了猎狐犬部队，我坚信你一定会归来。"

听着内奥米的叙述，斯内克觉得自己嘴唇发苦："你终于等到了……那么灰狐来这里是为了杀死我吗？"

"我觉得不是，他好像只是想跟你战斗。以前我并不理解他的想法，现在倒是懂一点了……哥哥活着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战斗。"

"内奥米，我问你一个问题……"

"死狐病毒是吧？"内奥米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时的冷静，"那是一种可以让特定的人死亡的病毒，它专门针对特定DNA发起攻击。"

"能自动识别？"斯内克心中一凉，"你已经把我也列在复仇目标之中了吧？"

内奥米没有回答，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也许我没有时间了。"斯内克用了极短的时间就恢复了情绪，"也许我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但是内奥米，我现在不能死，我还有事要做！"

内奥米在沉默中缓缓开口了。

"其实……决定使用死狐病毒的并不是我，我只是个执行者。"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惊讶，斯内克已经没有力气去表示愤怒了。

"不是你？是谁？"

"在你体内注射毒素，是本次作战的一部分。我一直想告诉你真相，但是……"

内奥米的话很快被打断了。大概是指挥部发现了私自通话，对内奥米进行了强制关押。斯内克听到一阵嘈杂，却无能为力。

"斯内克，你们之间的对话到此为止！"

"上校！"斯内克终于愤怒了，"什么叫作战的一部分？我要听你的解释！"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些了！"罗伊·坎贝尔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道，"快去阻止核武器的发射！"

一瞬间通讯器那端的声音全部消失了。斯内克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货运平台上，空气冷得让人发抖，从未因战斗而恐惧过的

他，居然发现自己正在浑身发抖。

运送病毒到影子摩西岛，利用身上的病毒杀死每个人……斯内克感觉到了彻骨的寒冷，同时又觉得这才是国防部一贯的行事风格。现在斯内克惟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罗伊·坎贝尔要配合这次该死的行动，他应该并不是那种愿意跟国防部同流合污的人。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金属钥匙，斯内克闭上眼睛，脑中再度浮现出自己父亲的那句话。

也许……有些时候，死去的确是一种更纯粹的解脱。

……

……

摒弃心中所有的杂念，斯内克重新回到指挥室里。房顶的两个监视器被他两枪打爆，中央控制台上三个金属钥匙的插孔已经缩回两个，只剩下一条柱状密码锁孤零零在等待着最后的解脱。左右确认了周围的确没有人之后，斯内克深吸一口气，将手中冰冷的金属钥匙插入最后一个解除发射的密码锁上。

随着金属片与咬痕的完美嵌入，眼前的密码终端发出了没有丝毫感情的电子声音。

“全部密码输入成功，起爆状态顺利启动。”

无情的声音将斯内克彻底击溃，茫然地站在控制室中央不知所措，他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解除发射……怎么会变成开始发射？”

斯内克的自言自语并不期望有人回答，但耳畔此刻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那声音里透着一股无法压抑的喜悦。

“多谢了斯内克！起爆密码终于成功输入，谁也无法阻止Metal Gear 霸王的启动了！”

麦克唐纳·米勒的声音带着狂信者的夸张和疯狂，让斯内克一时间竟无法回过神来。

“教官，你……”

“真是麻烦你了。”米勒的声音此时变得高昂又欢快，和之前冷静严肃的他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我还真没想到Metal Gear霸王的启动密码居然需要变形记忆金属，真是高明！如果不是你，我还真没办法对这些国家进行核打击。”

“你什么意思？”米勒的声音让斯内克感觉到一阵恐惧，他察觉到了一种最让人绝望的可能。

“你想知道吗？”米勒冷笑一声，“当然是因为我们没能从唐纳德·安德森那里知道钥匙的用法，精神螳螂的读心术对这家伙也没有用。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无法发射核弹。谢天谢地你来了，于是我把赌注压在了你身上。”

“你们一开始就打算利用我？”

“并不是一开始，不过自从知道你要来这里，也差不多了。”米勒坦白道，“从找诱饵章鱼假扮安德森开始，当时我们还想从你身上得到关于死狐病毒的情报，可惜你也不知情。”

米勒的话让斯内克感到一阵无力：“从一开始你就希望我得到密码，然后帮你启动？你、你是叛徒？”

“难道不是这样么？”米勒狂笑道，“既然现在核弹可以发射，我们也会得到死狐病毒的血清，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斯内克，国防部的底牌也被我们拆穿了。”

“国防部的底牌？”斯内克忽然明白了一切。

“对啊，国防部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米勒的笑声仍未敛去，“所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只有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是不是太悲惨了？”

“你到底是谁？”斯内克感觉到了隐隐的不妙。

“斯内克，那个人不是米勒教官！”坎贝尔插进通话频道，高声喝道，“我们在教官的住所发现了他的尸体，已经死去三天

了。现在跟你通话的这个人，信号来自基地内部！”

斯内克闭上眼睛，在纳米机器人的作用下，眼前顿时浮现出通讯器另一端“麦克唐纳·米勒”的模样。这个简易的显示方式让他能更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相貌，对方似乎也料到了斯内克此时的举动，抬手摘下眼镜，放开了自己梳拢起来的长发，一个威严又英俊的男子出现在斯内克的视野里。

“是我啊，你的兄弟！”

“利奎德！”

利奎德冷笑一声：“当然是我！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去死吧！”

随着利奎德关闭通讯频道，控制室内的房门瞬间封闭，四周的通风口开始大量涌入毒气。斯内克立即弯腰伏地，以手掩住口鼻，同时联络现在惟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人。

“奥塔肯，赶快帮我想办法弄开这道门！”

“控制室的大门？”奥塔肯显然也没有想到情况会突然变成这样，显得有些惊惶，“我立即帮你想办法。”

斯内克不再说话，他深深吸入一口尚未被毒气沾染的空气，拼命鼓动自己的肺部膨胀起来。在淡黄色毒气缭绕的同时，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闭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斯内克肺部的空气渐渐消耗着，奥塔肯依然没有动静。为了让自己的双眼不受到毒气侵害，斯内克索性连眼睛也紧闭上，黑暗中，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似乎有些模糊了。

30

“斯内克，门可以打开了！”

几乎陷入昏迷中的斯内克听到奥塔肯的通讯声，立即用仅有的一点力气一跃而起，冲出了控制室。控制室外，遥遥可见利奎德站在巨大的Metal Gear 霸王最顶端，居高临下地看着敢于面对自己的兄弟。

“利奎德！”斯内克奔跑着越过金属栏杆，对着站在Metal Gear 霸王上的男人喊道，“你为什么要杀死米勒教官并假扮他？”

“当然是为了让你好好地执行任务。”利奎德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双目却发出宛如刀锋般的光，“你对于自己的任务毫不怀疑，这样听话的工具可真不多见！”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利奎德嗤笑一声，“对于国防部来说，你的任务都是假的！什么阻止核弹发射，什么救出人质……你惟一的工作就是接触到我们。”

“……”

“杀死我们，运回猎狐犬士兵们的遗体，安全回收Metal Gear 霸王……你一开始就只是个工具，运送死狐病毒，杀死我们这些猎狐犬部队成员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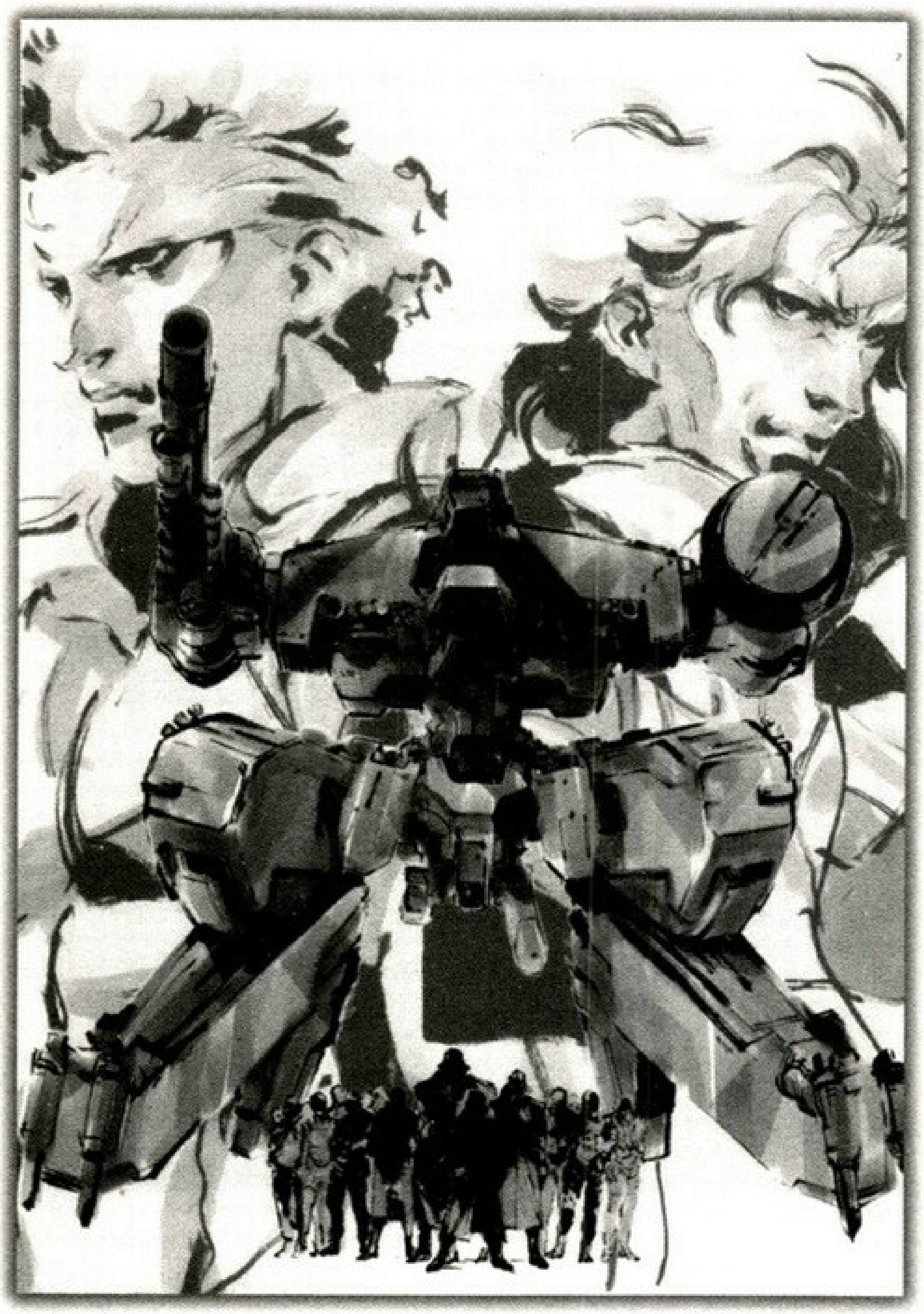
对方的话让斯内克一拳砸在铁管上：“这群混蛋！那么让内奥米进入行动小组也是他们安排的了？这些人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她的身分？”

“自作聪明的一群人。”利奎德耸耸肩，“不过那个女人也不是心甘情愿被利用的角色，在行动之前，她好像修改了死狐病毒的成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斯内克知道此时正是了解事件全貌的最佳机会，因此他并不急于向利奎德的发起进攻，追问道：“难道逮捕她是为了阻止她达到目的吗？”

“当然。”利奎德像是炫耀玩具的孩子一般叹息道，“死狐病毒被动了手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和你拥有相同的DNA，你既然没事我也就会没事。而且我很快就能从政府手中拿到血清，到时这种病毒就对我完全无效了！”

“你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因为我们是兄弟？”



转身拉开Metal Gear 霸王的驾驶舱门，利奎德跃入顶部的驾驶舱内。巨大的淡青色机械在轰鸣声中蠕动起来，舞动着双臂缓缓挣脱了固定架的束缚。

无数金属框架的断片从Metal Gear 霸王的身体周围散落下来，四溅的火花中，利奎德的声音透过扩音喇叭传出来。

“斯内克，让我来看看你的本事！用你自己的眼睛来见识一下本世纪的最强武器吧！”

话语声中，Metal Gear 霸王的巨大腿部猛然抬起，朝着斯内克的方向一脚踩下！

哗啦哗啦的金属断裂声中，斯内克纵身跃下地面，避开了几乎致命的一击。并就势滚入巨大机械兵器的双腿中间，避开了利奎德的视野。

面对如此庞然大物，斯内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随身携带的武器中只有毒刺导弹能对这庞然大物产生作用，毒刺导弹的准备和发射又太过繁琐。刚才Metal Gear 霸王的动作已经表明，斯内克不会拥有足够的时间发射导弹。

“对！”利奎德握起一只拳头，声音嘹亮地吼道，“我们都是用大首领的DNA克隆出来的战士，但你继承了他的全部优秀基因，我却继承了全部劣质基因。优秀基因的产生必然导致劣质基因的出现，为了缔造完美的你，我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说，我只是陪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但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让我继承他的一切。”

“你因此而忠于大首领？”斯内克眯起眼睛望向自己的兄弟，“扭曲的爱？”

“没有爱，这是复仇！”利奎德的声音里透着数十年来的仇恨，“你杀死了大首领，让我失去了复仇的机会。那么我就来做另外一件事，我要继承他的遗志，一直到超越他！”

思考对策的间隙，斯内克感到一道蓝光直冲自己头部而来，野兽般的本能让他瞬间一弯身体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这时他才发现那是一道刀锋般的激光。

斯内克绕着Metal Gear 霸王的腿部不断改变位置，总算逃出了利奎德的视线。

猛烈的进攻，飞快的躲闪。斯内克不断避开利奎德对自己足以致命的打击，他选择了敌人的视野死角躲避风险，却一时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来突破这个困境。

利奎德也因一时间无法杀死斯内克而陷入了狂躁之中。

Metal Gear 霸王的设计初衷是发射核武

器，谁又能想到这世界上竟有疯子愿以血肉之躯面对它。

随着不断的跑动和闪避，斯内克渐渐发现了Metal Gear 霸王的一个最大弱点。

这台号称能够对世界上任何地区进行核打击的超级兵器，居然也要用到电子雷达。

这个发现让斯内克兴奋不已，他飞快地掏出电子干扰弹，在翻身避开机械兵器对地面的狠狠一脚踩踏之后，抛了出去。

无论哪种雷达在漫天的金属碎片中都要陷入瘫痪，随着斯内克手臂的挥动，一时间整个Metal Gear 霸王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起来，斯内克也有更多的时间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瞄准了机械兵器右臂的雷达部分。

“雷达是弱点，攻击那里有可能导致整部机体破损。这就是最终需要调试的地方。”

斯内克想起奥塔肯的话，抬手发射了一发毒刺导弹。

小型导弹拖着长长的尾音向Metal Gear 霸王飞去，一发命中。斯内克在毒刺导弹射出的同时已收起武器转身逃走，被击中的利奎德愣了一下，随即将目光投向斯内克刚刚站立过的地方。



导弹和机枪瞬间光临了斯内克逃走的位置，将地面炸出了一个诡异的凹面图案。斯内克远远拉开自己和Metal Gear 霸王的距离，又扔出一枚干扰弹。

另外一个位置，又一发毒刺导弹。

战斗史上最让人敬佩的战斗在地下深处激烈地进行着，斯内克面对神话一般的Metal Gear 霸王，居然一直处于主动！

……

……

遥远的基地里似乎传来一声呐喊，酣战中的斯内克和利奎德都没有注意。

此时Metal Gear 霸王已是身中数弹，许多关键部位都冒出丝丝火花。

利奎德的忍耐应该已到了极限，愤怒地看着场地中不断奔跑闪避的那个渺小身影，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

“去死吧，斯内克！”

“噔噔噔”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仿佛前一刻还在遥远的地下仓库外部，下一刻已来到了斯内克的面前。空气中扭曲的波纹闪动了一下，一股巨大的力量集中在斯内克的腹部，将体重超过六十公斤的他瞬间击飞。

被击飞的斯内克避开了利奎德射来的数枚导弹，那团影子在空中翻腾了几个来回之后，稳稳落下，露出了浑身都是强化骨骼的身体。

“斯内克！我来帮助你吧！”

“灰狐！”

“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灰狐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再度朝着墙壁奔跑起来，脚步的速度竟比利奎德甩动的枪管还快。

子弹在地面上留下一串伤痕之际，灰狐已高高跃起到空中，右臂装备的激光炮瞄准了Metal Gear 霸王左臂方位的巨型雷达，一炮射出！

强大的后坐力让灰狐向着相反的方向弹出数米，手臂上射出的那道蓝光却笔直刺入了Metal Gear 霸王的雷达里。超越常规武器

的镭射炮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瞬间刺穿了斯内克苦苦攻击也不能毁坏的机体雷达。

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斯内克的心跳几乎凝固。

受损的Metal Gear 霸王出乎意料地横起一脚，踹中了在空中舞动的灰狐。整个动作仿佛是一道闪电一般，将一身强化骨骼的他重重地击到仓库的墙壁上，强大的冲击力瞬间又将灰狐的身体反弹向地面。

Metal Gear 霸王动作实在太快，斯内克甚至来不急呼喊。利奎德已又飞起一脚踏在了灰狐身上。

“去死吧！”

集合现代科技最高结晶的强化骨骼只能勉强撑住Metal Gear 霸王的强力踩踏，身体已濒临崩溃的灰狐用双手顶着钢铁巨兽的脚，扭头将目光转向了斯内克。

“斯内克……我的痛苦就要结束了，你将留下来继续承受苦难……”沙哑着嗓子的灰狐声音清晰，完全不似过度服用兴奋剂的模样，“我现在只想让你知道一件事……”

斯内克用力点点头，他这一生的朋友并不多，眼前这个人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在桑吉巴尔……我对大首领的理想没有什么兴趣。我只是想证明、证明一点……”灰狐淡漠的声音里透着无比的悲伤，这种悲伤也许只有斯内克才能听懂，“我想证明我们不是工具，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任何人的……我们用自己的意志在战斗，在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

“永别了，斯内克……”

灰狐的力量终于无法再继续支撑住重达数十吨的Metal Gear 霸王，强力的踩踏下那张坚毅不屈的脸终于渐渐消失了。强化骨骼毕竟无法强过集合一个国家科技之力的合金武器，无数的血和碎片从那只巨腿下飞溅出来。即使是斯内克也足足用了几秒钟才做出反应。

“灰狐！”

战士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悲鸣，为自己的朋友，也为自己的命运。

“斯内克！你们这群蝼蚁！”

利奎德操纵Metal Gear 霸王转身冲向斯内克，斯内克也掏出武器瞄准了已经损坏的机身雷达。当两兄弟的目光交汇之际，之前被灰狐破坏的效果终于显现出来。Metal Gear 霸王在咆哮中发生了连续的爆炸，倒向斯内克的巨大机体各个关节处都冒出了火光。斯内克想要后退几步却已经来不急了，他被无情地卷入了近在咫尺的强大冲击之中……

……失去意识之前，斯内克隐约看到一个人影跳到了自己面前。

31.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里，没有人发现国防部长已经不在他隔音的办公室里。隶属于国防部长的专机早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已经起飞，越过茫茫夜色和越来越高的维度，冲向了阿拉斯加。

身材魁梧的吉姆·豪斯曼坐在专机上，用专用卫星电话指挥着行动小组的活动。

“已经靠近了吗？”

“立即实施行动。”

老人的话语很坚定，目光望向机舱外地面的风景，此时此刻的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几个助手异样的眼神……

……

……

再度睁开双眼时，斯内克看到赤裸上身的利奎德正站在自己面前。

斯内克双手被反绑着，整个空间里弥漫着火焰的味道，灼热的气浪包围着两人的身体。斯内克有些愕然地发现，利奎德似乎已经将自己控制了，却没有杀死自己的意思。

“醒过来了？”利奎德带着嘲讽的口气询问自己的兄弟，“现在我们的战斗又进入到新的阶段了。”

斯内克挣扎了一下，发现利奎德的绳子

绑得异常专业："你还打算继续战斗？即使Metal Gear 霸王已经被摧毁了。"

"你不明白！"利奎德挥手高声叫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腐朽了！抛弃了我们的世界堕入了虚伪和欺诈之中。没有人欣赏我们，没有人需要我们。没有了继续生存的目的，自己对这个世界也已经毫无用处……你希望自己变成那样吗？所以我们要重新让这个世纪回到战争和仇恨中去，这样我们的生存才有意义！如今这个世界是一潭死水，我们的作用就是打破它的宁静！"

斯内克缓缓摇头："我可没有这种愿望。"

"你来到这里，不知战斗的目的，甚至被自己的合作者出卖，即便如此你依然愿意为国家卖命，你以为你这样做真的是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的荣耀么？"利奎德大声驳斥斯内克，"你只是想要战斗，想要体验杀戮的乐趣罢了。在这个基地里，你杀死了多少人呢？"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府用魔童计划制造出了我们。"利奎德冷笑道，"八个兄弟中死了六个，只留下了你和我。克隆了大首领细胞的我们都是杀戮的孩子，还有现在那些猎狐犬的士兵们，大首领的细胞通过基因治疗技术进入了他们的体内，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

"什么？"

"如今一切都将终结。"利奎德沉浸在自己的演说中，低声叫道，"遗传因子的故事到这里应该告一段落了。我要告诉你，斯内克，劣质的DNA一样可以创造奇迹，打败你这个优质基因的继承者，超越自己的极限。看看吧，看看你的背后！"

斯内克回头用眼角的余光瞄到了一个妙曼的身影，躺在身后的红发女子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梅丽尔。斯内克抬起头，迎上利奎德的目光，他有些明白自己兄弟想要做什么了。

"老规矩。"利奎德边说着那句名言，边走过来为斯内克松绑，"死了的去享福，活着的继续受苦。这女人还活着，而且不断呼唤你的名字……我们来战斗吧，如果赢了我，我就放了她。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不多？"斯内克愕然了一下，"是因为死狐病毒吗？"

"不，国防部如果知道Metal Gear 霸王已经被破坏的话，就会做出新的决定。这项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绝对不会被公开。详细情况，你可以问问坎贝尔那条老狐狸。"

斯内克愣了一下，迅速以通讯频道联络罗伊·坎贝尔："上校，难道国防部真的有下一步的行动？"

"……是的。"罗伊·坎贝尔低声承认道，"国防部长已乘坐专机起飞，目的地还不清楚，据说是要来接替指挥权。在这之后，大概会使用B2轰炸机对你那边进行轰炸——而且是使用对地核导弹。"

"你快通知他们，我已经破坏Metal Gear 霸王了！"听到核攻击，斯内克的心情瞬间沉下来，他预感到自己的话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已经没有用了。"坎贝尔叹息道，"国防部知道了关于内奥米的事，对死狐病毒的效果产生了怀疑，所以他们准备杀人灭口，掩埋真相。"

"让一切证据消失在灰烬里？"斯内克觉得自己的愤怒已经不足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达了，"国防部想杀死一切知情者吗？"

"你不用着急。"坎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会尽量阻止核攻击。虽然我只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但在他们到来之前还有一定限度的指挥权。我会让整个作战系统发生混乱，争取一些时间，让你逃走。"

斯内克愣住了："那你怎么办？"

罗伊·坎贝尔的声音异常平静："我没问题的……你不要想太多。我必须向你解释一下，事实上当初国防部已经调查过猎狐犬

部队，知道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为了让我下水，他们把梅丽尔编入了部队。真抱歉向你隐瞒了这么多，赶快逃走吧。”

“……这太无耻了！”斯内克怒斥道，“但是你真的决定这样做么？你会失去一切，甚至被牵连进去。”

“我已经不在乎了。”罗伊·坎贝尔叹息道，“如果一个人不想失去某样东西，总有办法留住它。”

斯内克还想说点什么，通讯器那边忽然被一阵嘈杂声所掩盖，好像是坎贝尔上校跟别人起了什么争执，随后他听到了自己最不希望听到的声音。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坎贝尔上校似乎在挣扎着什么，随后声音越来越小。

一个苍老但非常威严的声音插进了通讯频道：“罗伊·坎贝尔已经被解职了……我是国防部最高长官吉姆·豪斯曼，罗伊·坎贝尔因泄密和叛国罪被捕。”

斯内克已经料到了对方的底牌，一针见血地问道：“你是在执行总统的命令？”

“总统很忙，这次行动完全由我负责。”国防部长的声音像是在说着已经发生了很久的事，“美国本土遭受核攻击的借口我也已经想好了，一切都完美无缺。”

“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死的！”斯内克愤怒了，“你们这些畜生！”

吉姆·豪斯曼没有因斯内克的谩骂表现出任何的愤怒，他低沉地问了一句：“唐纳德·安德森已经死了吧？”

“你不打算杀死他？”斯内克有些意外。

“我们是好朋友。”国防部长的声音更加低沉了，“本次演习数据的光盘应该由他拿回来的……可惜，你交出来吧。”

“不在我手里。”

“那接下来的任何谈话都没有意义了。你和利奎德本来就是七十年代政府的耻辱，不应该活到现在。轰炸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慢慢享受最后的人生吧。”吉姆·豪斯曼关掉了通讯频道。

斯内克知道自己对一切都已无能为力，他平静下来，关掉通讯频道，望向自己的兄弟。

“一切都要结束了。”利奎德对着自己的兄弟高声喝道，“赢了的话带着美丽的礼物逃走，输了的话就一起去死。老规矩，三分钟的极限格斗，来吧。”

伸手将身边的定时炸弹按开，利奎德一个箭步冲到了斯内克面前。

基地里灼热的风吹上Metal Gear 霸王的顶部，将两个男子赤裸的上身吹得滚烫。斯内克面对自己的兄弟并无犹豫，一拳挥出！

利奎德抬手架住斯内克的拳头，回身一脚踹在斯内克的胸口。斯内克被踹得连续后退数步，差一点从Metal Gear 霸王上跌落。

晃了晃身体稳住脚步，斯内克向前迈步，对正欲追击的利奎德横肘一击。

利奎德没想到斯内克的反击如此迅猛，匆忙中以自己的双臂防住斯内克的肘击，两人身体的力量顿时集中在双臂之上，形成角力的架势。

四目相对，两个男人无声的对峙在火热的空间里进行着。

斯内克从利奎德的眼睛里看得到仇恨和痛苦，利奎德也从斯内克的眼中看到了愤怒和坚强。

无论哪一种情绪，都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

两个体力已经接近极限的男人各自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怒吼，声音穿破灼热沉闷的空气。斯内克在怒吼中飞起整个身体，一膝击中了利奎德的胸口。

在这奋力的一击下，利奎德架着斯内克的双臂松开了，斯内克的拳头连续不断地击向利奎德的心脏，一直到利奎德一拳将斯内克打退。时间已过去接近一分钟，斯内克渐渐熟悉了利奎德的套路，两兄弟的格斗技巧都来自猎狐犬，渐渐战斗从格斗变成了纯粹的力量比拼。

利奎德的力量始终强于已经退役多年的斯内克，随着两人战斗时间的拉长，斯内克又一次渐渐被逼退到即将跌落地面的死角。

两人的腿在空中再度碰撞后迅速落地，斯内克的几记拳头都被利奎德闪开，而利奎德似乎找到了自己优势的一面，躬身用头撞向斯内克的腰间。

措手不及的斯内克被撞得后退几步，双脚一滑，眼看就要跌下Metal Gear 霸王。

身体失去平衡的瞬间，斯内克拼命用双手抓住了金属边缘，在利奎德一脚踩下之际，用力翻身跃上了平台。

跃上平台的瞬间，斯内克眼角余光再次看到了昏迷中的梅丽尔，心中涌起更多的愤怒和希望，他迎身一拳捶在自己兄弟微微低下的后脑上。

巨大的力量瞬间将利奎德的脚步打散，斯内克趁机连续不断地用重拳砸向对方的胸口，一口气将利奎德打退到平台的边缘。

“再见了，我的兄弟！”

随着一声怒喝，斯内克一脚将利奎德踹下平台，然后立即转身帮梅丽尔松开绳索。从梅丽尔匀称的呼吸来看，她应该只是轻微昏迷，斯内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庞。

“梅丽尔！”

慢慢睁开双眼的梅丽尔望着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英雄，激动得不知该如何表达。她张开双臂紧紧搂住斯内克，身体开始微微颤抖。

“斯内克！你还活着，太好了……”

“好了。”斯内克拍拍梅丽尔，“我们该走了，这里就要爆炸了，我们的时间不多。”

斯内克的严肃容不得梅丽尔多想，两人迅速接通了奥塔肯的频道，正在等待斯内克消息的博士听到这个熟悉的波段，也激动的大叫：“斯内克，你还活着！”

“基地就要被轰炸了，我们一起离开吧。”斯内克低声说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啊？”奥塔肯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从停车场走，我帮你们打开基地的门。”

“那你怎么办？”

“我要留在这里。”奥塔肯沉默了片刻，低声说道，“斯内克，我已经厌倦了那种充满悔恨的生活，人生不应该只是不断失去。我现在明白了该如何寻找生存的目的，我留在这里让你们出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面对奥塔肯的坚决，斯内克只能选择认同：“明白了，你好好保重。”

“你们快走吧。”奥塔肯给斯内克指出逃走的路径后，关掉了通讯频道。

这一刻，斯内克觉得奥塔肯比自己更像一个英雄，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勇气战胜了一切。

32

梅丽尔坐在驾驶位上，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斯内克站在机炮位上向后遥望，隐隐发出吼叫的男子在通路上坚强地追击着。

一分钟前，两人成功发动了一辆军用吉普冲出基地来到了惟一通往岛上的隧道中。途中曾遭遇到无数猎狐犬士兵的阻拦，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斯内克击毙在枪口下。

按照奥塔肯给出的行进路线，两人尚未行驶到一半的路程，后面已有人开车追了上来。

“是谁？”梅丽尔死死踩住油门，冲过安检口设置的障碍栏杆。

“利奎德。”斯内克的声音平静得出奇。

“什么？他还没死？”梅丽尔倒吸一口冷气。

“可能是接受过基因改造的缘故。”斯内克将军用吉普的机枪对准了那辆车上的人，扣动扳机。

猛烈的枪声在基地通路隧道里响起。

驾车追击而来的利奎德低头避开斯内克的扫射，越野车依然笔直冲向斯内克这边。

“怎么办？”梅丽尔有些慌张，利奎德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继续开。”

吉普车的颠簸中，斯内克努力调整机炮角度，再度对利奎德展开攻击。利奎德这一次却变换了行进路线，让斯内克的一轮扫射全部落空。

两辆车的距离渐渐拉近，利奎德对准无法近距离射击的斯内克抬手就是一枪。

利奎德动手的瞬间，斯内克弯腰避开了他的攻击。随后两辆军车猛烈地撞在一起，发出一阵刺耳的碰撞声。整辆车在碰撞中疯狂颠簸，手握方向盘的梅丽尔也跟着尖叫了一声。斯内克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还击。

枪声交织着轮胎的狂啸，利奎德一次次撞击两人乘坐的吉普，一直到梅丽尔不得不调整速度为止。

就在梅丽尔减速的瞬间，眼前一片光亮笼罩了三人的视野。利奎德趁机将自己的越野车加速横在军用吉普前。两辆车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梅丽尔甚至来不急踩上刹车，军用吉普已笔直撞向了利奎德。

“同归于尽吧，斯内克！”

两辆汽车相撞的巨大冲力将斯内克猛力甩出，随之而来的是惯性带动的剧烈翻滚。强烈的撞击瞬间模糊了所有人的意识，斯内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想要扑向梅丽尔，却未能如愿。

冲破黑暗，清晨的曙光普照大地，但这里却是两辆汽车尽毁的惨烈场面。斯内克在剧痛中竭力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因腿被汽车压着而无法动弹。

张了张嘴，斯内克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已经变得异常嘶哑，但他还是尝试着呼唤了一下身边的女子。

“梅丽尔，你怎么样？”

“没事……腿被压住了。”

“我也一样……”斯内克回头想要推开汽车的束缚，却愕然发现另一辆撞毁的汽车后面，缓步走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

“斯内克！”

带着仇恨的双瞳，随风飘扬的长发，尽管身负重伤步履蹒跚，但他仍是那个充满了强势感觉的利奎德。手持突击步枪的利奎德一瘸一拐地走向斯内克和梅丽尔，每一步都像踩着两人生还的希望一样沉重。

“最终……最终还是这样……”

利奎德带着嘲笑的胜利者姿态缓步踱到斯内克面前，高高举起突击步枪。漆黑的枪口在阳光下耀眼地指向斯内克，利奎德仿佛在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一样，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

片刻之后，利奎德猛然睁开双眼，手指压向扳机。

……

……

然而斯内克却并没有听到枪响，在扣动扳机前的一瞬间，利奎德的身体忽然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慢慢软倒。

一直坚硬如岩石的男子身体缓缓倒下，手中的突击步枪也重重跌落。眼前这神奇一幕中斯内克听到了一个自己熟悉的名词。

“死狐……病毒……”

利奎德的身体彻底倒在了地上，死于死狐病毒。这一幕让斯内克心中的忧虑再一次升起，他转过身体，用尽力气推开压在身上的汽车。

“如果是死狐病毒发作的话……那么我的时间……”

“斯内克，不要说了……”梅丽尔掩住男子的口，轻声呢喃。

斯内克正想再说些什么时，原本全部关闭的通讯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声音高声叫着：“斯内克，你们还安全吗？”

“坎贝尔上校？”斯内克不明白为什么被捕的老上司会突然出现。

罗伊·坎贝尔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兴奋，

他向斯内克解释道："国防部长刚才被逮捕了，轰炸也取消了。刚刚总统先生联络了我，原来这次Metal Gear 霸王的开发和演习都是国防部长一手策划的，现在已经没事了。"

"那实在太好了。"斯内克接受喜悦时的冷静程度要远超接受噩耗的时候，"梅丽尔也没事，你放心吧。"

"那太好了……"坎贝尔上校低声赞叹道，"现在我有一样礼物送给你，就在你们附近不远的山洞里，我给你留了一架雪地摩托。现在阿拉斯加的海面因为暴风雪全面结冰，你可以越过这些冰层离开影子摩西岛了。内奥米留在你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很快就会失效，到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再找到你。"

"谢谢，奥塔肯博士还在基地里，你们别忘记去救他。"斯内克转身面向山洞的方向，朝阳的光照在脸上，一股暖意冉冉升起，"但是在这之前，先告诉我关于死狐病毒的事吧。"

"你还是直接问内奥米吧。"坎贝尔切换了通讯频道。

"内奥米……"斯内克再次面对这个女子，只有选择灰狐弗兰克作为话题，"我见到你哥哥了，他希望你我都能面对自己的人生，忘记以前的一切。他真心爱着你，并用他的力量挽救了这个世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以自己的意识战斗。"

灰狐的死讯让内奥米发出一声悲泣，但这个美丽的女子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这样也好，哥哥的生命终于得到了解脱。他一直寻找着在战斗中死去的机会，现在终于如愿了……"

"内奥米，我现在要你告诉我，死狐病毒在我身上再过多久会发作？"

听到斯内克的话，悲泣中的内奥米停止了哭泣，她的声音渐渐恢复了坚定："斯内克……有限的生命都在你自己手中，好好生活吧，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

此时梅丽尔正从山洞里拖出雪地摩托，在红发女郎的面前，整个雪地因阳光的照射散发出一层圣洁的光辉。在这新的一天里，阿拉斯加没有战争也没有死亡，美丽的世界仿佛敞开怀抱等待两人的簇拥，在光辉中默默微笑着。

"斯内克……"内奥米的声音在斯内克的耳畔轻轻回响着，"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生命，这一切都决定于DNA。但是每个人的一生并不是仅此而已，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之前我执着于DNA的研究，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的过去，并掌握未来。但我发现自己错了，DNA并不能决定人的能力和命运，人不能被自己的命运束缚。我们应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你不要担心，斯内克，是否感染了死狐病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选择如何生存。你不用担心自己，也不用为我担心。我现在明白了生命应该互相关爱，一起改变世界。这是生存的意义。感谢你斯内克，真的谢谢你……"



斯内克遥望远方，一望无际的阿拉斯加白令海面上一层耀眼的浮冰连接着岛屿和陆地。清晨的风吹过身

体，斯内克的头带随风飘舞。英雄彻底关闭了所有的通讯频道，带着梅丽尔坐上了雪地摩托。

“现在呢？关于未来，你有什么打算？”梅丽尔在斯内克开动雪地摩托前，轻声问道。

“也许是为了某个人生存的时候了。”

“某个人？”

“对，比如像你这样的人，也许更适合现在的我。”斯内克回头看了一眼红发女郎，发动了雪地摩托。

一片苍茫之中，雪地摩托悄声在地面划出一条长长的痕迹。这条痕迹像是一条崭新的路，笔直通向遥远的未来，通向新的生活，也通向每个人生存的意义。

梅丽尔紧紧搂着斯内克，两人身体相贴，仿佛在宣布斯内克新的生存意义。

在死亡的恐惧中寻找不到的，真正的生存意义。

为了斯内克，为了梅丽尔，为了彼此。

为了别人而生活的意义。

尾声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某个黑暗房间里，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正在低声汇报着什么，他的声音苍老嘶哑，仿佛带着某种诅咒一样的阴沉。

一个肩膀宽厚的背影此时正望着窗外的景色，倾听着汇报。

“报告，整个部队已经全灭。如您所料，多亏了疫苗我才没事。很多人都忘记了，我也曾经是猎狐犬部队的一员……”

“那两个人还活着……那两个病毒携带者。”低沉声音继续说道，“携带病毒的那个人，暂时还没有发作，不过肯定会按时发作的，如您所计划的那样。”

肩膀宽厚的背影皱了皱眉，挥手让那苍老的声音继续。

“最重要的，先生……我已经回收了Metal Gear霸王的导弹模拟数据拷贝。而且这份拷贝只有一份，剩余的资料已经全部删除了。”

“……并且我的伪装也没有被人识破。”苍老的声音继续恭敬地说道，“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我的真正身分。惟一知道真相的唐纳德·安德森已经被我杀死了。”

“利奎德死了，那个次品赢了。可怜的利奎德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次品，当然，另外一个也这么认为。”

此时报告显然已进入尾声，那声音带着一丝献媚似的继续说道：“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由您这样完美无缺的人来统治。而且没有人知道……您就是第三个克隆体，没有任何人知道。”

宽厚肩膀的背影抖了抖，仿佛在笑。

“那个摆弄基因的女人怎么办？”见背影有反应，苍老的声音继续问道，“要继续监视吗？”

背影挥挥手，似乎是同意了。

“好的，我明白了。”苍老的声音最后一次在这个房间里响起，“那么再见了……总统先生。”

苍老声音悄然离开，站在窗口的男子仍旧望着窗外。两面美国国旗交叉的窗外，巨大的喷水池周围来往着无数忙碌的官员。这些男男女女都没有注意到，总统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正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这个世界。

这个被他一手操纵的，不知情的世界。

（全文完）

《潜龙谍影 李蛇》剧情解惑

事实上，整个《潜龙谍影 李蛇》（以下简称《李蛇》）的剧情可以看成是一个浑然天成的阴谋网……一方面因为某些人的精心谋划，斯内克才会出现在影子摩西岛上，并与梅丽尔和利奎德相遇，另一方面，正因为斯内克在整个行动中是对真相了解最少的人，玩家才能借着他的视点去观察整个故事，并在最后对故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索利德·斯内克是一名在美国政府主持的“魔童计划”中克隆出来的优秀战士。连同他一起克隆的还有索利达斯·斯内克和利奎德·斯内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个人其实是亲兄弟，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就是《潜龙谍影3》中的斯内克，也就是文中提到的大首领。大首领在冷战时期的贞洁行动中因目睹了核爆而被辐射照射，失去了生育能力。“魔童计划”旨在通过克隆技术，复制出和大首领一样优秀的战士，进而补充由大首领领导的猎狐犬部队，使之成为最优秀的兵团。

在1990年代参与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斯内克揭露了其父大首领的阴谋。最初的国家英雄此时已成为军事要塞“世外天国”的领袖。随后1999年斯内克再度接受了对抗大首领试图垄断“欧利斯油藻”阴谋的任务。欧利斯油藻是一种能够制造原油的微生物，如果掌握了这种技术，势必等于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在桑吉巴尔的“世外天国”要塞内，斯内克遇到了自己的好友灰狐。两个男人进行了一场男人之间的肉搏，战场选在雷区。最终斯内克活着走出了那片雷区，带着灰狐的遗志，斯内克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大首领，成就了军队中最伟大的传奇——一个两次击败大首领的男人。

随后时间向后推进了六年，《李蛇》的故事这才正式开始！

在“魔童计划”中，大首领一共诞生了三个最强的儿子。这三人分别是索利德·斯内克，利奎德·斯内克和索利达斯·斯内克。第一个因打败大首领成为军队英雄，第二个在斯内克退出猎狐犬部队之后担任了猎狐犬部队的指挥官，第三个……他成了美国的总统。

Metal Gear的计划从六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持续进行，在大首领领导了猎狐犬之后更成为美国政府的机密研究之一。这项研究到了1990年代之后，逐渐进化成国防部与军工企业阿姆斯的一项合作，合作项目即是Metal Gear 霸王。此时已经是美国总统的索利达斯为了彻底获得政权，摆脱由当年的“先哲”组织转化成的“爱国者”体制的控制，于是寻找机会启用了间谍左轮山猫。曾跟随过大首领的左轮山猫拥有俄罗斯血统，索利达斯利用他这一身分获得了利奎德的信任，并让左轮山猫教唆利奎德发动兵变。为了实

现自己父亲的梦想，为了“世外天国”计划，利奎德在左轮山猫的帮助下进行了神速一般的影子摩西岛兵变。

事实上，索利达斯促使利奎德发动兵变的目的只是为了搜集Metal Gear 霸王的实战数据。从这一点上来说，左轮山猫从一开始就耍了利奎德，貌似有勇有谋的利奎德在整个故事中也只是个顽强的死龙套。若不是忍者灰狐的突然出现，恐怕左轮山猫根本不会受伤……

发动兵变之后，美国政府为了解决问题，启用了已经退役的罗伊・坎贝尔。罗伊・坎贝尔曾担任过猎狐犬的教官，但此时的他对战争已毫无兴趣。无奈侄女（实际上是亲生女儿）梅丽尔也在影子摩西岛。为了梅丽尔的安全，坎贝尔只能接受任务。罗伊・坎贝尔的再度启用，事实上只是为了召回那位曾经两度击败大首领的军队传说，索利德・斯内克。

另一方面，左轮山猫加入到利奎德的叛军队伍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拷问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局长安德森。为了启动Metal Gear 霸王，必须获得由安德森和阿姆斯军工总裁贝克共同掌握的启动密码，由于两人的精神已经做过手术，因此精神螳螂的读心术无法获取两人记忆中的密码。

遗憾的是，安德森这个国防部高级官员曾在白宫见过左轮山猫，眼看自己为美国总统办事的内情即将败露，左轮山猫选择了杀死安德森，并伪装成拷问事故。随后猎狐犬的化妆专家诱饵章鱼伪装成了安德森，并为了达到更加逼真的效果而替换了安德森体内的血液。以安德森的面貌出现在斯内克面前的章鱼经过试探，发现斯内克并不知道启动Metal Gear 霸王的密码，但没想到的是，他却因为斯内克体内的死狐病毒而导致血液内毒素的发作，最后心脏痉挛而死。

死狐病毒是基因博士内奥米发明的一种新型暗杀毒素，能够识别被暗杀者的DNA，形成心脏病发作一样的症状导致其死亡。斯内克并不知道自己携带了这种病毒，在他所过之处，国防部长暗杀名单上的人都因死狐病毒而死亡。章鱼因换取了安德森的血液也难以幸免。对这一切并不知情的斯内克在安德森死后通过梅丽尔拿到了PAL KEY。早就拥有另外计划的利奎德利用这一情报，伪装成斯内克的教官开始对他的行动进行指导，试图通过斯内克的手完成Metal Gear 霸王的启动。

事实证明利奎德的计划相当完美，误以为PAL KEY是用来阻止Metal Gear 霸王启动的斯内克带着这把特制的金属钥匙出生入死，并在伪装成教官的利奎德指点下逐个杀死了他的部下。为了理想的利奎德不为所动，依然扮演着教官米勒，甚至帮助斯内克揭穿了内奥米的真实身分。

在任务途中，罗伊·坎贝尔渐渐向斯内克承认自己隐瞒了任务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就是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试图以坎贝尔的侄女梅丽尔（实际是女儿）作为要挟，让斯内克执行影子摩西岛的任务。斯内克的任务就是利用体内的死狐病毒杀死所有的人，并最终顺利回收Metal Gear 霸王……但这并非是事件的最终真相……

曾在桑吉巴尔的战斗中几乎死去的灰狐因内奥米的帮助装上了强化骨骼重新出现在影子摩西岛上，他数次协助斯内克，最终却被乘坐Metal Gear 霸王的利奎德杀死。临死之前，灰狐说出了自己收养内奥米的真相，原来正是他当年杀死了内奥米的父母。而内奥米向斯内克注射死狐病毒，却是为了给自己视为亲哥哥的灰狐报仇……

最终，斯内克和利奎德这对孪蛇兄弟在巨大的Metal Gear 霸王上展开了搏斗。利奎德最后没有死于斯内克的拳脚和枪械之下，而是死在了斯内克体内的死狐病毒上。

Metal Gear 霸王被利奎德启动，这给了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核打击影子摩西岛的借口。但罗伊·坎贝尔最后关头将这一切报告给了美国总统，也就是索利达斯·斯内克。这位真正的幕后主使出面取消了核攻击，并成功收回了左轮山猫拿到的Metal Gear 霸王相关资料，将替罪羔羊国防部长逮捕，成为整个事件的最大赢家。

影子摩西岛事件因国防部长的被捕和利奎德的死亡而告终。在这次事件中，斯内克谱写了新的传说，成为军中更为传奇的英雄。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路标

“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人世……”安娜说道，“所以，这人生怎样都无所谓了。”

她好像有些嫌麻烦似的笑了笑，然后将灰色的药丸放在舌头上，接着“咕噜”一声咽了下去。

那是被法律所禁止、并对“普通人”服用和持有进行了严格管制的药品。一旦服用，服用者会感到全身的骨头就像是要融化了一样，十分舒服。精神徜徉在懒洋洋和畅快的夹缝间，人生中的不安与担心好像全都消失了一样。

“你想试试吗？”

安娜从皮囊中掏出一个新的药丸，递向站在床边的凯姆。

凯姆沉默着摇了摇头。

于是她苦笑着说道：“真是没有男人气魄啊。”然后将那枚药丸放在自己的舌头上。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几枚药丸了？”凯姆问道。

“啊……我忘了。”

安娜用空洞的目光盯着半空中，叹了口气。

这是中毒的症状，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中毒。

“你感觉怎么样？”

“不赖嘛，嗯，很幸福！”

说完，她的笑容变得比刚才还要深，也更柔和。不，是太深了，太柔和了。虽然看上去是那种幸福的笑容，不过在笑容的背后却隐藏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

药的名字叫“路标”。

当然，这并不是它正式的名称，不知道是谁为了掩人耳目，作为隐语开始这样称呼它，随后广泛地流传开来。

不过，这种药也只能被称为“路标”。服下一颗药丸后，服用者就会往前迈出一步。当药丸发挥作用之后，如果再服下一颗，就会再往前迈出一步。

一颗接着一颗，

一步接着一步。

这条被“路标”所引导着而走上的道路，没有悲伤和痛苦，到处都是安宁与平和。

但是，在这条路的尽头等待着的是——死亡。

“路标”之所以会受到禁止，就因为这是一种相当于让服用者慢性自杀的药物。

“……就差几颗了吧？”

安娜有气无力地说道，然后躺在床上。

虽然听到了她所说的话，但凯姆并没有回答。

只不过，他知道眼前这个人依靠“路标”所进行的旅途就要接近终点了，所以凯姆才会被召到这里——将临终的人聚集起来的医院。

“我一点儿都不后悔。”安娜说道，“真的……我是说真的，这么做感觉很好，很安稳。我可以像睡着了一样死去。”

空洞的眼睛望向凯姆的方向，不过在她的瞳孔中没有映出任何东西。

“所以……我没事。”

安娜将手再次伸进皮囊中。

凯姆急忙制止道：“好了，已经够了。”

她仍然笑着说：“我说了……我没事。”

然后将第三颗“路标”放进嘴里。

她闭上了眼睛。

在深陷的眼窝中，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阴影。

凯姆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安娜没有再说话，好像已经睡着了。

她的气息很均匀，脸上还带着笑容，看来是“路标”发挥了药效。如果没有“路标”，她的背部就会感到像是被铁锤敲击一般的剧痛，还伴随着阵阵恶寒，应该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吧。不，比起身体的痛苦，内心所受到的死亡威胁的煎熬才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仍被人称作“少女”的安娜此时患上了绝症，在长期与病魔搏斗之后，负责主治的医生选择了放弃，为安娜开出领取“路标”的处方。

虽然禁止“普通人”服用这种药，但是对于完全看不到康复希望的重病患来说，却有着特别的服用许可。为了让他们能够安稳地迎接死亡，为了能让他们安静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不与后悔绝望正面交锋的死亡。

凯姆在开始这份工作之前，医生曾经向他说明过“路标”的功效，而最后医生是这么说的：

“重要的是，‘路标’可以将这个人一生中所背负的债全部‘抵消’。”

安娜醒过来了。

在看到病床边的凯姆之后，她笑着说道：“你不用这么担心我。”

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我没事的……我想就这样离开……”

安娜也知道。

“路标”有着可怕的副作用，在最后一刻，即将坠落死亡的深渊之前，服用者会被噩梦所侵袭，会感到无比痛苦。虽然凭借“路标”可以安稳地踏上死亡的旅途，可是在临终之际，所有的静谧全都消失了。

不仅如此，有的患者还会由于精神错乱而变得狂暴起来。那些原本连呼吸都困难的患者，一旦受到噩梦的折磨就会突然狂燥不安，他们会破坏自己的病床，更有甚者会将身边的人活活勒死。人类的身体……不，应该说人类的内心，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东西。

所以，凯姆才会出现在这里。

万一，安娜被“路标”副作用所侵袭，受到噩梦折磨的她也变得狂暴起来，那时就需要凯姆出手制止。

医生交给凯姆一些药，那是可以将人瞬间致死的毒药。

如果安娜的身体一旦发生异变，马上就要给她服下毒药，这就是医生的指示。

“这是人道的措施。”医生说道，“这绝对不是什么谋杀。被副作用所折磨的患者死时的表情，真的是让人惨不忍睹。死亡不应该是如此痛苦的一件事，应该是平稳的、安静的……这是最后的体贴。”

虽然凯姆并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却无法出言反驳对方。

只有祈祷。

但愿安娜能够在“路标”的引导下，平静地走完整个人生。

虽然她内心的某处已经被麻痹，空洞的眼睛再也无法闪耀光芒——但只要她现在是幸福的，就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切。

再次从沉睡中苏醒的安娜想要从皮囊中取出“路标”，可是却不小心将皮囊掉落在了地上。

“不好意思……能帮我捡起来吗？”

她已经连捡起皮囊的力气都没有了。

最后的那一瞬间，已经迫在眉睫了。

凯姆捡起皮囊之后，安娜接着问道：“能帮我放进嘴巴里吗？”

虽然有些感到迷惑，不过凯姆还是将一颗药丸放在安娜伸出来的舌头上。她的舌头很干燥，像是锉刀一样，看上去她真的很快就要“离开”了。

服下“路标”的安娜再次被一种舒服的感觉所包围，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微微地叹了口气说道：“我做梦了。”

“什么样的梦？”

“小时候的梦……爸爸和妈妈都在，还有哥哥、姐姐……大家都在笑……”

这是个不好的征兆，也许是药效不再发挥作用。如果“路标”正常发挥药效，那么服用者应该不会做梦。

何况，这是一个关于家人的梦……情况有些不妙。如果心中留有依恋、后悔和悲伤，那么患者陷入副作用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医生才会禁止患者家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患者在服用“路标”之前会与家人告别，然后当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之后才会再次相见。

“大家看上去好像都很高兴……”

也许应该再给她一颗“路标”。

“当我出生时，爸爸和妈妈根本想不到我会这么早死去吧。”

如果是熟练的看护人员，大概马上就会给患者追加一颗“路标”。那样一来，安娜就会什么都不想，再次安稳地入睡。而且，如果有可能，她将不会再次醒来。

但是，凯姆却将皮囊轻轻地放在身边的桌子上，等着安娜继续说下去。

安娜也没有继续要求服用“路标”，她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那是和刚才不同的、带有自我意志的微笑。

“喂……”

“什么？”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世上的呢？”

她并没有理会一时语塞的凯姆，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说来，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甚至都没有恋爱过……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好了？”

凯姆沉默着点了点头。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生存的呢？

这是他在进行漫长而没有终点的旅行时，一直都在考虑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也许这是一个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吧。

“爸爸和妈妈大概会感到悲伤吧？”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难道说我是为了让爸爸和妈妈感到悲伤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闭上眼睛，慢慢地深吸一口气。”

“那个……药，可以再给我一颗吗？”

这次，凯姆从皮囊中掏出了一颗“路标”。

安娜第一次有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也许就这样不会再睁开眼睛了吧。”

“嗯……”

“毫无痛苦地死去，是好事吗？”

“……大概吧。”

“脑海里一片朦胧，什么也不想，就这样死去……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凯姆沉默了。

他无法回答。这也是个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安娜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慢慢地陷入了沉睡。

医生在为昏睡的安娜做完检查之后，对凯姆说道：“恐怕……她会在今晚离开……”

安娜开始痛苦是在那天的深夜——更接近黎明时分的事情。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是我偷吃了果酱……”

她开始发烧，从额头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并像说梦话一样呻吟着。

“爸爸，你在干什么，快点儿、快点儿，这边，别让蝴蝶飞走了！”

大概是幼年时的回忆不断地在心底浮现吧。

“哥哥是猪头！是个坏人！我让妈妈收拾你！”

她的全身开始痉挛。

“姐姐，我也进来了……我们一起玩吧，喂，姐姐……”

不仅仅是梦呓，安娜还挥舞着双手，好像要把漂浮在半空中的家人紧紧抱住一样。

这是副作用。

可怕的事态还是发生了。

“不要！不要！我也要一起去！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伴随着叫喊声，泪水滑过她的脸颊。

映在那双空洞的眼睛中的，是过去的记忆所变成的幻想。

“求求你们！我会做一个好孩子，我会听爸爸妈妈的话……带我一起去吧！”

这与事实完全是相反的——被抛弃的是从心底爱着作为最小孩子的安娜的家人。

“不要！不要留下我一个人！爸爸！妈妈！快回来！求求你们了！”

很痛苦！很难过！全身的痉挛变得更加激烈，表情也更加苦闷。

听到骚动的医生急忙跑进房间，对凯姆怒吼道：“你在干什么！快点儿给她吃药啊！”

凯姆知道。

那是自己的工作，让安娜尽快解脱的毒药就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但是，凯姆手中握着的却并非毒药，而是安娜伸向虚空的双手。

“你在干什么！不要做那种事！快点儿！你这是渎职行为！你被解雇了！”

凯姆转过身对大声咆哮着的医生说道：“安静！”

“你、你说什么……”

怒吼声在医生看到安娜的脸庞时，忽然停了下来。

她正在微笑。

“……这是妈妈的手？还是爸爸的手……哥哥？姐姐？喂，是谁的手？”她反握住凯姆的手，高兴地问道。

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安娜忽然又哭了。

“……我想要和大家在一起……永远都在一起……”

全身的痉挛开始恢复，气息也变得沉稳下来。

凯姆在安娜的耳边小声说道：“谢谢。”

“……这声音，是爸爸吗？”

安娜微笑着，眼睛里浮现出泪光，说道：“我听出来了。”

凯姆也笑了，继续小声说道：“爸爸代表妈妈、哥哥和姐姐，在这里对你说谢谢。”

安娜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为什么要说谢谢？”

“我们想对安娜能够来到这个世上说谢谢。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哥哥姐姐，都想对和安娜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说谢谢。”

人生中虽然有悔恨，同时也有限度。

有漫长的人生，也有短暂的人生。

人生中虽然有悔恨，同时也有幸福和不幸。

有幸福的人生，也有不幸的人生。

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或者曾经活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

“谢谢……”

凯姆的这句话，让安娜娇小的下颚开始颤抖起来。

“我也想对大家说……谢谢……”

这就是安娜最后的遗言。

虽然被副作用的噩梦所折磨之后脸庞既不安定，也不平静。

但是，却很幸福。

“你真的要辞去这份工作吗？”医生稍感遗憾地问道。

整理好行装的凯姆笑着说：“我好像完全没有尽到作为看护人员的义务啊。”

“不，可是……当看到你的这种看护方式之后，我真的感到很吃惊。”医生说道，“从你的手掌中会分泌出某种与‘路标’相类似的物质吧。不这样假设的话，安娜就不会走得如此幸福……”

他的脸上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凯姆向医生伸出手掌。

“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只是普通的手掌而已。”

“……不，但是，在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是不会得出任何……”

凯姆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医生说道：“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点……我见过很多人独孤地死去，大概比你们这些医生见过的还要多。所以……我想让那个孩子在临终之际见到自

己的家人，于是我握住她的手，仅此而已。”

带着无法彻底了解的表情，医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凯姆见状，不再理会他，而是转身离开。

必须继续踏上旅程。

在仍然无法回答安娜所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继续这段旅程。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生存的呢？

安娜有家人。

与家人的相聚、别离，这就是安娜的人生。

可是……对于凯姆而言，甚至连这种相聚、别离都没有。

我从什么地方来？

要到什么地方去？

肆意吹过的风，好像是在为凯姆漫无止境的旅途做向导。

没有路标。

所以凯姆永远都是自由的，也永远都是孤独的。

老兵的遗言

那年夏天，凯姆是在一个被高高的围墙围住的地方度过的。

那里是俘虏收容所。

战败了。

但这并不是凯姆自身的错误，这都怪整个连队的指挥官是个呆笨的胆小鬼。在攻进帝国军港城市的巷战中，由于指挥官的失误导致整个部队的退路被敌军切断。全体士兵都决定将这次听天由命的突击进行到底，可是指挥官却轻易地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他对士兵们说道：“不用担心。”

这是在他们被送进收容所之前的事情。

“我们终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其在那种地方进行殊死搏斗，不如顺从地成为他们的俘虏。反正我们很快就将得到释放。”

理论上讲好像的确如此。

但是，指挥官却误读了已经处于明显败势中的敌国士兵的内心。

至亲与好友的生命被夺走、家园被战火烧成瓦砾的人们，会用怎样一种感情来对待俘虏——关于这个问题，无数次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凯姆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

所以，在走进收容所的大门之前，他用非常小的声音对同一个小队的人说道：“我们要抛弃那些幼稚的想法，因为这里是比战场还要残酷的地方。”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俘虏收容所中的生活极其残酷。犯人们不但每天都要从事工作量极大的重体力活，而且还得不到饱饭吃。如果有人生病或者受伤，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连休息也不被允许。当人们倒下的时候——也就是死的时候。不，即便是那些没有死的俘虏，也会因为一

点儿小小的失误而受到严酷的刑罚，最后变得奄奄一息。

在收容所里监视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出入收容所的普通民众，大家都用憎恨的眼神看着这些俘虏。有的士兵一边挥舞着剑一边说道："你们这帮家伙，早晚都会被我们折磨死。"实际上，还有的军官会将俘虏逐个虐杀，并伪装成意外事故的样子。

但是，这些虐待俘虏的人们同样也生活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战争中被杀害、胆战心惊地害怕敌人来袭的日子里。这是一个被憎恶和复仇的念头所支配的地方，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立场就会发生转变，被不安和恐惧所笼罩的地方。这种紧张而复杂的空气侵蚀着每个人的神经，无论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立场。

战争的恐怖，并不仅仅是与眼前的敌人对峙、厮杀的恐惧。即便是在并非战场最前线的地方——不，可以说，真正的恐怖就在那样的地方。

凯姆对此实在是太了解了。

进入收容所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月。

帝国的国力已经开始凋敝，首都的陷落也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但是，正因为如此——身处收容所的俘虏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更加残酷。

每天从事的体力劳动大幅度增加，而且原本就难以下咽的饮食变得更加恶劣，甚至无法维持生命。

看守们还在反复无常地折磨俘虏，直至他们死去。普通民众们不时地向围墙内丢弃废物，他们偶尔会悄悄地扔一些食物进来，可是囚犯们谁都不敢去吃——因为那些食物里面都混有剧毒。

憎恶的感情已经到达了顶点。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遭受这种对待……"

而对这些发出呻吟的俘虏，看守们不屑地说道："这和你们国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帝国的年轻人全部被送上了战场，他们的下场几乎都是战死沙场。无数座城镇受到战争的侵袭，全都化作一片瓦砾。

帝国的人们虽然在战争上节节败退，不过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他们仍是胜利者。

成为俘虏的这群士兵们，虽然他们相信祖国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耐心地等待着同伴前来拯救自己的那一天，可是却一直都处于"胜者中的败者"这样一个立场之上。

"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

"即便战争没有结束，同伴们能来救我们也好啊……"

"我的祖国，难道已经抛弃我了吗？"

在收容所的各处都能听到俘虏们的叹息声。

"不要急躁！"凯姆不停地说道。

"不要放弃！"他不停地安慰他们。

对于十分了解战争的凯姆来说，他很清楚——祖国的司令部推迟了攻打这个军港都市的时间，转而先去攻陷敌国的首都。也就是说，俘虏们被抛弃了。

司令官曾经说过："为了大的胜利，我们不必拘泥于小的败北。"

这是正确的。

虽然正确，不过这种想法却无法传达给深信友军会进行夺还作战的俘虏们。

俘虏中相继出现了很多企图逃走的人。

当然，将这一计划偷偷报告给看守的告密者也很多。

只是想要让自己得救——就这一点来看，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谁都不能相信。还有一些人为了讨好看守，甚至将一些凭空编造出的逃走计划偷偷告诉他们。如果战争在不久之后结束，那么等待那些背叛者的就只有同伴们的报复了。虽然知道这一点，可是为了确保自己眼下的安全，他们只能去取悦那些看守。

将俘虏包围住的不仅仅是高墙。不光是身体，就连心灵也被囚禁了起来。因疾病和受伤而死的人在不断增加，由于患上心理疾病而自绝生命的人也在增加。

不要急躁……

不要放弃……

慢慢地，任何人都不再听凯姆说这些无聊的话。

当俘虏生活过去两个月的时候，负责凯姆所在牢房的看守换人了。

之前那些年轻的士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老兵。

"我觉得终于要到关键时刻了，因为连我们这群退役的老兵都被重新征用了。"

那个名为吉米的老兵苦笑着在做自我介绍。直到昨天为止还在收容所里的士兵已经被送到最前线去了，首都攻防战大概就要进入最后的时刻。

"喂，年轻人们，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再过几个月，你们就能离开这个地方，而我将被关进这里。咱们的立场可就要发生转变了啊。"

吉米自顾自地说着，在他的声音里完全没有之前那些年轻看守们所带有的憎恨。

"你们啊，就再忍耐一会儿吧。啊，不要着急，不要放弃……"

这和凯姆所说的话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吉米和凯姆一样，经历过无数次战争。

"我也好，你们也好，虽然立场不同，可根还是一样。你们是赤手空拳的俘虏，可是我们的国家迟早都会被你们的国家所占领、所支配。现在的我就是明天的你们，现在的你们也就是明天的我。只要这样想，那么虽然我们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如何继续，可再这么互相憎恨、互相仇视下去不是很可笑吗！让我们尽可能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吧！"

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的笑容感染了那些身心俱疲的俘虏。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在俘虏士兵的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容。自从变成囚犯之后，不，从上战场开始，这还是士兵们第一次露出笑容。

吉米的体贴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当然，虽然看守已经换人了，可是俘虏的待遇却并没有得到改善，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乏的食物仍然跟以前一样。即便如此，吉米也总是抽时间和俘虏们亲切地交谈。

“让你们去做繁重的工作真是抱歉啊。但是，城里已经没有能够从事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劳力了。让你们来干这些活并不是惩罚，只是让你们来帮助进行一些必要的土木工程罢了。”

“让你们吃这样的饭菜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也觉得很对不住你们，但是收容所外面的人也都在忍受着饥饿，咱们只能这样克服一下了。”

而且，他让生病的士兵从事稍微轻松的工作，还偷偷地给他们增加一些饭菜。吉米就是这样一个看守。

俘虏们不知不觉地称呼他为“吉米大叔”，偶尔还会和他开几句玩笑。

“……如果那些看守都是像吉米大叔这样的人，我们就得救了……”

对于这句不知是谁说出的话，吉米只是很落寞地点了点头。

“我说吉米大叔啊，如果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像你这样的人，我可能连志愿军都不会参加呢。虽然我无法忘掉自己作为俘虏的立场，但是能不能让我和你握下手呢？”

不知是谁伸出了手，吉米高兴地笑了笑，然后握住了对方。

“喂，凯姆……”

在劳动的休息时间，吉米对坐在身边的凯姆说道。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但是，照射在身上的却已经不是盛夏的阳光了，季节已经到了秋季。

“你和其他年轻囚犯的感觉不一样啊。”

“……是吗？”

“想必你一定经历过很多血肉横飞的战场吧，你的身上有这样一种气息哦。”

凯姆只是苦笑，什么都没有说。

吉米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到他会是这种反应，于是苦笑着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逃跑呢？如果是你，一定能轻易地突破这座收容所的警戒吧。”

“您过奖了。”

“……一个人能逃跑，可是带着大家一起逃跑就很困难了……你是这样想的，所以才选择留下的吧？”

凯姆仍然只是沉默着苦笑。

正如吉米所说的那样。想要一个人逃跑的话，只要翻过高墙就可以了，这很简单。可是，如果只有凯姆一个人恢复自由，那么剩下的那些俘虏就会遭到看守们疯狂的报复。即便没有报复，收容所的警戒也一定会变得更加严格，那些留在收容所的年轻士兵们只会感到更加绝望。

如果想要逃跑，那就只有带着大家一起逃跑。但是，眼前这些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同伴们，他们最后只能成为逃跑的累赘。

“你真是一个体贴的人啊。”吉米说道，“同时也是一位贤者。”

“这是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饱受战争洗礼的勇士，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吧。战争就要结束了，再过三天……最晚再过一周，我的祖国就会全面投降。当战争结束的那一瞬间，你们这些俘虏就会恢复自由，我们之间的立场就会发生转变。”

"嗯……"

"其实你应该已经知道了，真的只要再稍微忍耐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所以你根本不打算逃走，做无谓的牺牲吧？"

看到凯姆点头，吉米笑着继续说道："这样很好，我也不想看到更多无益的争斗和互相憎恨了！"

吉米抬起头望着秋天的天空，他的脸上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凯姆注意到其中有几道是刀疤。

"喂，凯姆。"

"……嗯。"

"以我国现存的国力来说，已经无法度过寒冷的冬天了。在盛夏之际时，我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哦。"

"因此，我曾经盼望这场战争能够快点结束。那样一来，战死的年轻人和被焚毁的城市都会比现在少。"吉米深深地叹了口气，"战争一旦结束，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你们的附属国。无论是被你们奴役还是被你们虐杀，我们都不会有任何怨言……"

不会的——这句话凯姆并没有说出口。

雇佣兵凯姆在战争结束后，会为了寻找下一份工作而再次踏上旅程。

但是其他的俘虏就不同了，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作为"战胜国"的国民得到了和平，又会恢复战争前的日常生活。到那时，又会有多少抱着敬意与体贴之情来对待"战败国"民众的人呢……

"凯姆，我觉得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当战争结束之后，无论怎样来对待我这样的老人都可以。但是请一定要好好对待我国的年轻人、女人和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抱有仇视和憎恨的感情。如若不然，在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百年之后，虽然我无法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是总有一天会再次爆发战争的……我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人们相互憎恨这种事情已经受够了……"

就在这时，收容所中响起了一阵杂乱的钟声，声音是从监视塔的方向传来的——这是看守们的紧急集合通知。

"哎呀，刚说到这儿……"吉米苦笑着从地上站起身来，"又要回去干活了，之前都跟他们说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说完，吉米朝着监视塔的方向走去。刚走了几步，他停下脚步并转过身来对凯姆笑着说道："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敌我之分的话，我倒真想和你好好喝上几杯。"

这是凯姆最后一次见到身为看守的吉米。

挂在头顶的太阳逐渐倾斜到西侧了，吉米还是没有回来。

取而代之的，在俘虏们的欢呼声中，己方军队进驻到收容所。

"大家都放心吧！已经没事了！战争结束了！我们的祖国取得了胜利！"

吉米的祖国已经全面投降。

聚集在监视塔中的士兵们被夺走了武器，负隅顽抗者已经被就地处决。

"快点儿走！别磨磨蹭蹭的！"

在皮鞭的抽打下，刀剑的胁迫下，不久前还是支配者的士兵们被关押进了收容所。同时，刚才还处于被支配立场的俘虏们，现在则组成了人墙。看着这一幕，有人一边骂着一边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子。

被剥夺了自由的士兵们无法躲开迎面而来的石子，顿时被打得遍体鳞伤。

这些人中就有吉米。

鲜血从额头流下来，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凯姆，眼神中并没有怨恨和仇视。只是，好像在说"拜托了"，就这样盯着凯姆，微微地点着头。

"喂，住手！给我住手！"凯姆对身边的士兵说道，"他们已经投降了，不要这样！"

但是，好不容易从死亡的恐惧和屈辱中解脱出来的年轻士兵们，双眼中充满了血丝，发出如同野兽般的吼叫声，不停地朝曾经的看守们投掷石子。

"你们没有看到吗！那是吉米大叔！快住手！"

但是一个士兵用鼻子哼笑着说道："反正那个老东西只是看出我们一定会获得战争的胜利，才会向我们施以那些小恩小惠。"

其他的士兵——其中包括那个曾经要求与吉米握手的男子怒吼道："就算他是个善人，但敌人终究是敌人。他只是一个被我们国家打垮的弱小国家的老东西！"

接着他们继续将手中的石子扔向吉米。

"住手！快住手！"

凯姆怎么喊叫都无济于事。无论是投掷石子的手被抓住，还是脸颊遭到殴打，却没有人停下来。

赶来救援的军队指挥官一边笑一边说："对，就是这样。将之前的仇恨做一次清算吧。"

说着还将刀剑递给那些赤手空拳的士兵们。

"来吧！伴随着胜利的号角，干掉这帮家伙吧！你们受尽了屈辱！现在去报复他们吧！"

"住手！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只不过是个雇佣兵！不要在这里废话，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他的话音刚落，身边的亲卫军便将凯姆团团围了起来。

"好了，让我们来干点什么吧，我亲爱祖国的士兵们！首先要把这里的看守作为我们胜利的祭品，然后到城市里去吧！你们可以随意烧杀抢掠！我们胜利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全都是我们的东西！"

指挥官高声笑道。可是下一个瞬间，他的脸便扭曲了，只见将凯姆围住的亲卫军相继倒下。凯姆手中握着的那把剑在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光芒。

"叛、叛徒！来、来人把他拿下！"

凯姆连忙转过身朝着吉米跑去。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手执刀剑的士兵们无情地将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看守们尽数砍杀。

凯姆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幅杀戮地狱一般的景象。

那个十分了解战争与憎恨的连锁反应的老兵无言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的背上插着一把充满了憎恶的匕首。

凯姆在恍惚中朝着看守所大门跑去，一边跑一边发出了可怕的咆哮。

人们为什么会互相憎恨？

人们为什么要战争？

还有，人们为什么不能停止战争与互相憎恨……

不知道。

感到悔恨与悲伤的凯姆头也不回地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城市中奔跑着。

然后，过了百年的时光。

“凯姆，差不多到关键时刻了！”指挥官笑着说道，“我真的要感谢你的英勇和顽强，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好好地赏赐你！”

总攻就要开始了。

这应该是整场战争的最后一战。

已经过了百年。

那一年——凯姆作为俘虏在收容所中所度过的那一年的战败国，作为附属国，经过了漫长岁月，终于对让自己尝到战争苦果的宗主国举起了反旗。

曾经的战败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暗中孕育着对宗主国的憎恶和痛恨，这份感情由父母传给儿子，继而再传给孙子，就这样一直传承下去。在百年前战争中的战胜国由于自身作为支配者的傲慢与优越的情绪，对战败国的动向没有丝毫的察觉。在战胜国的人们当中一直传承的只是“那个国家的人是比我们低劣的人种”这样一种带有嘲笑和轻蔑的思想。

这场战争实在是太简单了，其结果与百年前的那场正好相反。

但是——当一百年之后再次爆发战争时，谁也不知道胜利女神会朝着哪一边微笑。

“喂，凯姆，你想要什么样的奖赏？”

看着指挥官，凯姆平静地回答道：“我什么都不要！”

“为什么？你虽然是一名雇佣兵，可是你的功劳已经超过了正规军的士兵。我想代表我的国家来感谢你。”

“如果你真想这么做的话……请和我做一个约定吧。”

“嗯？”

“不要让敌国的人们带有憎恶与痛恨的感情。”

“你在说什么？”

“在对待战败国的人们时，不要忘记体贴和敬意！”

指挥官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你还真是个体贴的家伙呢！”

可是凯姆板着脸说道：“这是百年前，你们国家的一位老人临终时的遗言。”

指挥官一脸不快的表情说道：“好了，你退下吧。”

凯姆并不认为会有人将吉米的遗言贯彻下去，那一天之后的百年岁月，只不过是一场了解人类这种生物的任性自私以及愚昧的旅途而已。在以后的岁月中，生活一定还会是这个样子吧。不，应该说与吉米相见之前的日子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

回到自己位置上的凯姆紧紧握着剑，深吸了一口气。

总有一天会发生改变。

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

他想要相信这一点。

如果无法相信这一点，那么漫长而没有终点的旅途就无法继续下去。

我说，是这样吧，吉米大叔……

浮现在眼前的吉米大叔的脸上还带着落寞的笑容。

“全军！突击！”

号令声响彻云霄。

在弥漫四周的尘土中，凯姆握着剑冲向了敌阵。

讲述者萨米

萨米是个出色的讲述者。

在那个国家军队中的几个讲述者中，萨米的人气是最高的。

萨米并不是士兵，但是他经常和军队一起行动，而且经常与前往战况最为激烈的前线的部队一同行动。

当战争结束，军队从战场回到城市时，萨米的脑袋里就装满了数不清的故事。

战功卓著的士兵的故事、勇敢地与敌人对峙的士兵的故事、拯救同伴生命的士兵的故事、以自己的身躯作为盾牌守卫阵地的士兵的故事、只身突破敌人阵地的士兵的故事、以及面对耍阴谋诡计的敌人，一直坚持到最后堂堂正正地决战的士兵的故事……

将战场上的情况传达给城里的居民，这就是身为讲述者的萨米的工作。

那一年凯姆总是跟在萨米的身边。与萨米一同前往激战的最前线，负责保护这位在国民中拥有极高人气的讲述者——这就是身为雇佣兵的凯姆被赋予的使命。

从两个人刚刚组成搭档时开始，萨米就对凯姆的事情很感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年纪相仿，萨米用那双优秀讲述者的眼睛看出了沉默的凯姆所背负着的漫长——不，应该是过于漫长的过去。

萨米是这么说的：

“凯姆，从第一天看到你时，我就已经知道了。你参加过无数次战争，甚至比这个国家正规军的军官所经历的还要多。在你的脑海中，一定收藏了众多有关战争的故事，恐怕比我知道的还多。是这样吧？只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你无法用生动的语言将那些事情表达出来。我说的没错吧？”

高昂的声音和适当的语速，这正是萨米所擅长的。

“跟我说说吧。即便是只言片语也没关系，只要把你在战场上看到的情景说出来，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我一定能够将其描述成最棒的故事。”

他的确能够做到吧，凯姆也这么认为。

萨米是个极为优秀的讲述者。

如果告诉了萨米，背负着永恒生命的凯姆决不会落幕的人生，一定会成为一篇没有结尾的雄壮叙事诗。

因此——凯姆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

城里的人们并不了解实际的战场是什么样子的。关于士兵在前线是如何战斗、如何奋勇杀敌、或者是如何阵亡的，这些事情只能通过萨米所讲述的故事来进行联想。

相反，在最前线战斗的士兵也根本无从得知自己是以怎样一个形象被众人所传唱。

这两方面情况真正掌握的就是萨米本人以及如影随形地跟着他的护卫——凯姆。

刚刚从战场回到城里的萨米马不停蹄地赶往城门前的广场，人们都在那里等待着。不仅仅是居住在这个首都中的居民，还有很多是从很远的村落连赶了好几天路才来到这里的人。大家都在等待着萨米回来，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丈夫、孩子、父亲、恋人、朋友——在战场上是如何战斗，又是否牺牲的消息。

为了这些人，萨米站在广场的舞台上，用清晰的声音配合着动作，偶尔还有噙在眼眶中的热泪，绘声绘色地向人们描述着战场上的故事。

但是，萨米所讲述的这些故事都不是真正的事实，有相当一部分都被他美化了，那些对军队不利的事情也被巧妙地敷衍过去，剩下的部分被改编成能够引起听众共鸣的情节。

一份战功往往被夸大成一百甚至二百份，在萨米的故事中，那些在敌人的进攻中被吓得四处乱窜、最后被杀死的士兵，也变成了与敌人一直对峙、最后壮烈为国捐躯的烈士；被战场上流行的瘟疫夺走生命的士兵，变成了独自挑战敌军大将，最后不敌对手而壮烈惨死的英雄；甚至那些在死亡恐惧的折磨下患上精神疾病、在错乱中自绝的士兵，经过萨米的“加工”之后也成为了自愿执行危险的任务、为了扭转整个战局而主动献出生命的勇者……

也就是说，萨米所讲述的故事几乎都是在撒谎，也可以认为他这是在欺骗群众。

但这正是讲述者的任务。

在广场的四周站着几名手持刀剑的士兵。

一旦萨米对民众说出那些与军队的意见相反的言论，士兵们马上就会将其逮捕，再也不会让他说出任何话来，最后甚至会判处终身监禁。

即便如此……凯姆非常清楚。

虽然身为讲述者的萨米所被赋予的任务就是鼓舞国民的斗志，但是他所讲述的故事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对在战场上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经常有人来询问“我的儿子是怎么战死的？”“我的恋人怎么样了？”“我的父亲呢？”这样的问题，每当这时，萨米总是会先询问对方的名字，然后说“啊，原来是他啊，我还记得呢”，然后将这个实际上在自己脑海中没有留下半点儿记忆片段的无名士兵的死描述成无比感人的故事。不一会儿，从那些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中便传出了抽泣声。那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带有对为国捐躯的士兵们的感谢与自豪、对敌人的愤怒，以及为了贯彻正义无论如何也要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心的热泪。

“这样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萨米的信条。

“阵亡士兵的家属们在得到亲人战死的消息后就已经够悲伤的了，之后他们还想在这些重要的人的死亡中，寻找到一些意义来让自己自豪一些。就是这样吧？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死得轻如鸿毛，没有人想要承认那些无谓的死亡，所以我必须撒谎。我要让那些死去的同伴在我的故事中变成英雄，比起那些只能让人感到悲伤的事实，我宁愿选择可以让人恢复精神的谎言。这不是为了军队，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我会继续编造那些美丽的谎言。这就是作为一名讲述者的我的志气！”

萨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凯姆一直在战场上保护着他，甚至有时萨米提出请求的话，他们俩还会喝上几杯。

不过……

“喂，凯姆，拜托了。将你记忆中战场的情形告诉我吧。就不能将你所经历过的故事和我分享一些吗？”

无论萨米如何请求，凯姆都只是闭口不言。

“你放心，这些事情绝对不会成为我故事的素材。我发誓不会告诉其他人，只不过是我自己想知道而已，这也可以算是作为讲述者的一种本性吧。我只是想知道你这样的一个男人背后的故事。”

凯姆仍然沉默着。

“喂，凯姆……虽然你看上去还很年轻，其实是不是已经活了五百年或者六百年了？在你的身体里所积累的故事，如果汇集起来的话，我想有可能会比好几本厚重的历史书合在一起还要厚！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十分想要知道那些故事的内容。凯姆，你的真正身分到底是什么？你之前都做过些什么？我就是想知道……”

虽然萨米说了这么多，可凯姆仍然沉默着。

萨米再一次奔赴战场的最前线，这是一场能够决定整场战争趋势的大战役。

在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晚上，萨米和凯姆正在帐篷里对饮，这时一个少年士兵走了进来。

“萨米大哥，是我啊！我……是裁缝店老板的儿子阿兰！”

萨米随即露出怀念的笑容，走上前去抱住阿兰的肩膀庆祝这次重逢。

他扭头对凯姆说道：“阿兰是我在老家时的朋友。我们俩从孩提时代就认识了，他就像是我的弟弟一样。”

接着，他又面向阿兰问道：“你妈妈还好吗？”

“嗯，她很好。她总是很得意地说‘那个淘气的小家伙现在竟然变成这么有名的人了’。”

“以前我总是得到她的照顾啊。我之所以能成为讲述者，也多亏了小时候从你妈妈那里听来的很多东西啊！”

“真的吗？”

“当然了，伯母可是我职业生涯的大恩人啊！”

说到这里，萨米爽朗地笑了起来，可是他的笑容突然凝固住了。

“可是……阿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我报名参军了！”阿兰拍着胸脯说道，“听了萨米大哥的故事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冲动！”

“你也听到我的故事了？”

“嗯，因为我那天去城里办事，看到广场上聚集了好多人，凑过去一看就发现了萨米大哥。我一直听你讲到最后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里一下子就涌现出为国家而战的勇气……等大哥讲完故事后，我马上就去参军了！”

不仅仅是阿兰，当日在广场上的很多年轻人都踊跃地报名参军。

“不愧是萨米大哥啊！军队里的人也说了，在大哥讲完故事之后，志愿军的数量一下子猛增了许多！”

阿兰由衷地称赞着萨米。

但是萨米的表情还是很僵硬。

“阿兰，你是……独生子吧？”

“没关系！”

“你知道吗？这里是最前线啊！”

“我知道啊。”

“你母亲是怎么说的？”

“那个嘛，虽然遭到了她的反对……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因为萨米大哥教导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的战斗是胜过孝敬父母的行为。”

夜间点名的军号吹向了。

阿兰急忙说道：“啊，不好，我必须回去了！”

说完，他草草地向萨米和凯姆告别，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帐篷。

萨米重新坐下，将酒杯举到嘴边，轻轻地抿了一口酒。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自顾自地往自己的空杯子里倒酒。

“……凯姆，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保护我了！”

“怎么了？”

“不用再保护我了，请你去帮我保护阿兰吧。”

凯姆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将杯子倒满。

“绝对不能让他死在这里……因为在我小时候，那个家伙的母亲真的很照顾我！”

萨米说完，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墙壁。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混蛋、混蛋、混蛋……”。

总攻在拂晓时分打响了。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都牺牲了不少士兵。

凯姆跟在萨米的身旁，不断地在敌人挥来的刀剑之下保护着他。

“凯姆，我说了不用保护我！去保护阿兰！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不行！”

“如果是你的话就一定能行！能保护那个家伙性命的就只有你了！”

“一旦我离开这里，你就会丢掉性命！”

“我说了不用管我！”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去保护阿兰！”

话音刚落，敌军一名士兵就挥着长剑朝萨米砍来。凯姆急忙挡开长剑，然后一刀插进敌兵的肚子，真是千钧一发。如果不是凯姆在这里，萨米早就横死沙场了。

“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凯姆说道。

“这种任务真的重要吗！你就这么想得到奖赏吗！”萨米责问道。

这时又有新的敌兵冲过来，凯姆在将其一刀了结之后说道：“不是的！”

他让萨米躲在自己的身后。

“那是为什么……”

“你还有应该去做的事情，这件事也只有你能做到！”

萨米怒吼道：“别开玩笑了！”

然后一下子跑到凯姆的身前，将自己暴露在敌军面前。

“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你指的是说谎这种事吗？去捏造那些原本并不存在的英雄的故事，唆使像阿兰这样幼稚的年轻人成为志愿军吗？”

“不是的！”凯姆的回答很短促，并再次将萨米挡在身后，顺手干掉了那个扑过来的敌兵。

“萨米，你有一个真正的任务！”

“你在说什么？”

“不是军队赋予你的任务，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类的义务。”

“还有那种事情吗？”

“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情！”

凯姆不停地挥舞着长剑，不停地杀死冲上来的敌兵，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萨米。

敌人的攻击终于停了下来。

凯姆拉着萨米的手，朝阿兰所在部队的方向跑去。

他并非对那个尚未成年的少年士兵见死不救，只是不能将萨米一个人留在战场上。

如果可能的话，他想要一起保护萨米和阿兰两个人。

可是，一切都晚了。

阿兰满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呜咽着说道：“好疼……好疼……”

他的内脏都露出了体外。

眼看着已经活不成了。

在朦胧的意识中发现了萨米的阿兰，脸上的表情稍微有些和缓。

“萨米大哥……我没能为国奋勇杀敌……真对不起啊……”

萨米哭着摇了摇头。

“萨米大哥……我真的很差啊……连一个敌人都没有杀死……自己就先不行了……”

萨米张开嘴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却消失在呜咽中，此时的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不知道……所谓战场竟然这么恐怖……人死的时候……竟然这么疼……”

他吐了一口血，全身不停地痉挛。

很快，阿兰的眼睛就失去了焦点，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妈妈……妈妈……我好疼啊……好疼……妈妈……”

从他空洞无神的眼睛中流出了混着血迹的泪水。

“……妈妈……”

这就是阿兰最后的遗言。

数日后，萨米回到了城里。

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群众，他们都在翘首期盼着萨米讲述在战场上发生的故事。穿着丧服的人比平时增加了许多，这也证明了萨米所经历的这场战役到底有多么惨烈。

萨米在进入广场之前，大口地喘着粗气。

“喂，凯姆……”

“嗯？”

“那一天，你好像说了些很奇怪的话。你说我有一个真正的任务，是只有我能完成的、作为人类的义务。”

“是的。”

“如果我今天成功地完成了你所说的这个真正的任务，你能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吗？”

他又补充道：“我好像已经明白这个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了。”

接着，萨米压低声音说道：“凯姆，告诉我，今天有几名士兵负责警戒任务？”

凯姆迅速朝着广场四周看了看，回答道：“五个！”

萨米小声地说：“不知道能不能逃走……”

听到这句话，凯姆知道萨米真的是“明白了”。

“萨米，我会让你成功逃走。”凯姆认真地说道。

但是萨米也是一脸认真的表情说：“不要这么做，我不想给凯姆添麻烦。”

“如果被逮捕会怎么样……你一定也知道了吧？”

“当然，我已有所觉悟。”

果然，萨米真的理解了“真正的任务”，不仅是理解，而且还打算付诸实施。用作为讲述者的生命来交换……

“萨米，如果是你的话，也许真的可以停止这场战争。”

萨米有些不好意思地握住了凯姆伸出的右手。

“我清醒得太晚了。”

“不，没有那回事。”

“是吗，还来得及吗？”

“当然……”

“太好了。”萨米笑了笑，然后松开了凯姆的手。

他朝着广场走去，在民众的鼓掌和欢呼声中走向舞台。

再也没有转头看凯姆一眼。

一个穿着丧服的女性对舞台上的萨米问道：

“萨米……请你告诉我，我的阿兰，可爱的阿兰是怎么死的？他是不是带着无限的荣耀为了这个国家而死？快告诉我，告诉大家阿兰最后的样子……”

她用红肿的眼睛，满怀期望地盯着萨米。

萨米明白那种眼神的含义，他严肃地点了点头。

接着……

“伯母，阿兰是一边哭泣着一边死去的。”他平静地说道，“他呼唤着妈妈的名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的内脏流出了体外，浑身沾满了鲜血，最后吐血而死……”

广场马上响起一片嘈杂声。

阿兰的母亲不相信自己刚才所听到的事情，用双手紧紧地捂住了耳朵。

但是，萨米毫不在意，继续说道：“不仅仅是阿兰，所有人都是如此。死亡降临时疼痛难忍、痛苦无比，战士们就这样很快死去。相反，有些人并没有被伤到要害之处，他们就要受到痛苦的反复折磨，最后好不容易才获得解脱。战场上尸横遍野，被人们肆意践踏、被风吹雨打、被烈日暴晒，很快就聚集了成群的苍蝇、爬满蛆虫，腐烂后所释放出的臭味让人感到反胃……”

广场上的嘈杂声变成了惨叫和怒号。

士兵们的脸色也为之一变。

萨米仍然平静地说道：“我参加过无数场战役，见过数不清的战士死去，因此我很了解战争。老实说，优美的死亡在战场上是不存在的。无论敌我都是一样的，大家害怕死亡、怀念家乡、想要再见家人一面……希望战争快点儿结束。”

“你！停下来！”一名士兵喊道。

“你疯了吗？”另一名士兵怒吼道。

萨米没有理会他们，继续说道：“没有人愿意去杀人，但是如果有命令，他们就必须杀死敌人。这就是所谓的战争，因为一旦对杀戮这种事情感到犹豫，就很有可能被对方杀死……这是战争的法则！”

“这是叛国罪！”“把他抓起来！”不停大喊的士兵们很快就安静下来，凯姆借着人群的掩护让他们逐一失去了意识。

他总是这么爱管闲事。

当然，争取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不过，直到最后——凯姆会保护萨米，一直到他说完最后一句话。

“各位……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会不停地奔赴战场呢？我之前的做法是错误的，而现在我必须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你们……让我们停止这场愚蠢的战争吧。”

骚乱的广场不一会儿就安静了下来，在受到大家欢迎的讲述者的话语中，就是有这种强大的力量。

“各位，让我们停止这场战争吧，停止吧……你们不觉得成为一名杀人的英雄是很可笑的吗？你们不觉得成为杀人的英雄是很可悲的吗？对于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怀念，不要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牺牲品了……”

听到骚动的士兵们纷纷从广场外面跑向这里。

“停止……战争吧，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来……恢复和平吧……”

一名士兵登上舞台，用坚硬的盾牌不停地殴打萨米。

倒在舞台上的萨米虽然从头顶流下了鲜血，可是脸上却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来啊，来把我这条……一直都在欺骗群众的舌头割掉吧……”

士兵猛踢萨米的腹部，可是他仍然坚持喊道。

"人不能去杀人……人也不能被其他人杀害……就算是国家也没有杀掉我们的权力……"

舞台已经被士兵们占领了。

在士兵们所组成的人墙的后面，萨米被牢牢地按在地上。他的嘴巴被强行扒开，一名士兵将一根烧得通红的烙铁放进了他的嘴巴里。

可是……

萨米还在说着。

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可是他还在用呻吟声拼命地说着什么。

不一会儿，呻吟声就变成了歌曲的音调。

那是听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的、优美而又悲伤的旋律，声音很微弱，可是却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喂！闭嘴！你这个叛徒！"

士兵们用棍棒殴打萨米。

可是，歌声并没有停下来。虽然这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旋律，可是在听众的耳朵里却变成了一句清晰无比的话。

停止吧……

停止这场战争吧……

"安静！快让这个家伙闭嘴！杀了他也无所谓！"

在上司的命令下，年轻的士兵抽出了佩剑。

胸膛被剑刺中，萨米停止了呼吸，可是歌声仍然没有停下来。

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在齐声高歌。

大家一边哭一边唱着，一边唱一边向士兵们投掷石子。

这就是革命的开始——后世的历史书中就是这样写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

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没有人知道萨米生前所做过的事情了。

更加漫长的岁月流逝。

除了历史研究者之外，已经没有人知道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名为萨米的讲述者曾经成为一场革命的导火索。

即便如此——

凯姆在数百年之后再次到访这个国家，他在这座城市偏僻的小巷里又一次听到了那首熟悉的旋律。

一个拍皮球的少女正在哼唱着的就是是当日萨米在舌头被烙铁烙过之后所哼出的旋律。

凯姆向少女问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少女停下了拍皮球的手，回答道："叫'我们要和平'。"

“你知道是谁创作的吗？”

“不知道……”少女天真地回答道，“但是大家都会唱这首歌。”

凯姆微微一笑，说：“真是首好听的歌啊。”

少女用双手抱住皮球，高兴地说道：“是吧，我最喜欢这首歌了！”

“真是个好孩子！”凯姆轻轻拍了一下少女，然后转身离开了。

不知不觉中，他也开始哼唱起这首“我们要和平”的旋律。

“哼这种歌曲还真不是我的风格呢……”凯姆苦笑着自言自语道，只觉得心中忽然流过一股暖流。

汉娜的旅程

熟悉的旅馆老板一家正眼含着热泪迎接结束漫长旅程的凯姆。

“太好了，您终于回来了……”

这句话与眼泪让凯姆明白了一切。

分别的时刻即将临近。

有些太快了，但是凯姆知道这一刻早晚都会降临，而且绝对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就在凯姆即将展开旅程时，她有些落寞地笑着说：“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凯姆了。”

躺在床上的她，脸上的笑容带着透明般的白皙，看上去有些虚幻的感觉，也因此有种难以名状的美丽。

“我能看看汉娜吗？”凯姆问道。

旅馆的老板微微点了点头，说：“但是……我觉得她已经认不出凯姆先生了。”

汉娜紧闭的双眼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睁开过，虽然微微起伏的胸膛表明了她还有生命迹象，不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止。

“凯姆先生好不容易回来了……可是她却……真让人感到遗憾啊……”

一道新的泪痕滑过老板娘的脸颊。

“没关系。”凯姆说道。

他见过很多人临终前的样子。从经验来看，死亡首先会夺走人的语言能力，其次是视力。但是直到最后，听力——也就是耳朵——仍然能够正常运作。就算是已经失去意识的植物人，也会在家人的呼唤下放松表情或者流下眼泪，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所以……

凯姆搂住老板娘的肩膀说道：“我有很多旅行的见闻哦，在旅行的途中我一直都很期待能将这些事情讲给汉娜听。”

老板娘并没有露出笑容，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她哽咽着说道：“汉娜也一直都很想听凯姆先生讲的故事呢……”

“凯姆先生，虽然应该等你好好休息之后再去看汉娜……”旅馆老板一脸诚惶诚恐的表情说道。

还没等他说完，凯姆便打断道：“不用，我现在就去！”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汉娜——这间旅馆主人的独生女，大概会在明天黎明之前撒手归西吧。

凯姆将旅行的装备放在地上，轻轻地推开了汉娜的房门。

汉娜天生体弱多病，不用说什么旅行了，就连离开自己出生的城镇……不，就连自己家附近的地方都去不了。

这个孩子大概无法长大成人——当汉娜出生时，医生就是这么对她的父母说的。

拥有一副犹如洋娃娃般美丽面容的少女，却被上天赋予了如此悲惨的命运。

或许是上天想要弥补自己所犯下的错，所以才让汉娜成为了街边小旅馆老板的独生女吧。

汉娜哪儿却不能去。

但是那些投宿在旅馆中的旅客都会将各自在旅途中的见闻讲给汉娜听，比如那些她不知道的国家、城市、风景和人们的各种故事。

一旦有新的客人来到旅馆，汉娜一定会问：

"喂，客人，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客人，能不能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呢？"……

那些旅客所讲述的各自在旅途中的故事，总是能让汉娜听得津津有味。

"然后呢，然后呢？"她总是不停地追问着。

当客人离开旅馆时，汉娜会央求对方说："一定要再来哦，我想听你讲述更多的故事。"

接着，她会不停地朝客人的背影挥手告别，直到对方的身影消失为止。然后才会寂寞地叹口气，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汉娜还在昏昏沉沉地睡着。

大概已经过了医生诊治的时间了吧，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凯姆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笑着说道："嗨，我回来了。"

汉娜没有回应，只有瘦弱平坦的胸膛还在微微地上下起伏着。

"我一直都在大海的对面，就是太阳每天升起的那一片大海。从这个房间窗户向外望能够看到一座山，我就在那座山后面很远很远的一个港口乘船出航。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从月圆到月缺，然后再次变圆，我一直都在海上漂泊。向四周望去，全都是茫茫的大海，那里海天交接，浑然一体。你能想像得到吗，汉娜……虽然你并没有看过大海，不过应该从很多人那里听说过吧？大海很辽阔，就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水池。"

"哈哈……"凯姆被自己的话逗笑了。

这时，汉娜苍白的脸庞也稍微变得舒展开来——凯姆好像感觉到了。

能听到，虽然现在汉娜已经不能说话、也看不见东西，但是她的耳朵还能听到。

凯姆相信对方能听到自己的话，一边祈祷着一边继续讲述旅途中的见闻。

他无法说出告别的话。

像往常一样，凯姆的脸上露出了绝对不会让其他人看到的沉稳的笑容，并用轻松的口吻讲述着，偶尔还会配合一些手势和肢体语言。

讲述着碧蓝的大海。

讲述着蔚蓝的天空。

但是并没有讲述那些在大海上发生的、甚至将海水都染成红色的激烈战争。

这也跟往常一样。

当凯姆第一次投宿在这家旅馆的时候，汉娜还只是一个年幼的小女孩。

“客人，您是从哪儿来的？”她口齿不清地问道，“能给我讲几个故事吗？”

当看到她脸上天真的笑容时，凯姆感觉自己的心里忽然有一盏小灯被点亮了。

那是一场战争结束后的归程。

不，准确地说是一场战争结束后，前往下一个战场的途中。

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日子就这样一直继续着——即便是现在也没有改变。

凯姆夺走了无数敌兵的生命，也目睹了无数同伴的死亡，无论是成为敌人还是自己人，那都是由细微的机缘巧合所决定的。如果命运的齿轮朝着另一个方向转动，那么敌军的士兵将成为同伴，而同伴将会变成敌人。这就是雇佣兵的宿命。

他的内心极其空虚，体会着难以忍受的孤独。拥有永恒生命的凯姆并不惧怕死亡，正因为如此，士兵们由于恐惧而扭曲的脸和他们因痛苦而断气时的表情，全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深处。

普通情况下，凯姆在旅途中的夜晚都会选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也许他只是假装喝醉，想要强迫自己忘掉那些难以忘怀的事情吧。

汉娜微笑着说“客人，你是不是走过了特别漫长的旅途？能给我讲讲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当看到她的笑容时，凯姆感受到了一种比醉酒更加温暖的安慰。

凯姆开始讲述。

在战场上发现了一朵美丽的野花。

决战前夜，弥漫在森林中的大雾。

当部队战败逃跑时，在峡谷中喝到的美味甘泉。

战争结束后，一眼望不到边的蔚蓝天空。

他从来都不提那些悲伤的事情。即使战场上确实存在着让人感到厌烦的丑陋和愚昧，不过凯姆对此闭口不谈。他隐瞒了自己作为雇佣兵的身分，对一直旅行的理由也保持沉默，只是不停地说着那些关于美好、可爱的事物。

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纯真的汉娜。

他是为了自己才不断地讲述这些美妙的旅途中的故事。

直到现在，他仍然这样认为。

投宿在汉娜家的旅馆已经成为凯姆人生中的一个小乐趣，在把旅途中的回忆讲给汉娜的同时，他觉得自己好像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救赎。

五年、十年……他和汉娜之间的交往一直在持续着。汉娜逐渐长大成人，但是正如医生之前所预测的那样，死亡也在一天天地逼近。

于是，凯姆讲完了最后一个旅途的故事。

再也见不到了，再也不能给她讲故事了。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汉娜的呼吸变得与以往不同。

在父母与凯姆的陪伴下，汉娜的人生终于即将走到尽头。

凯姆心中的那盏小灯也在逐渐熄灭，从明天开始，又要踏上孤独的旅程——没有终点，无比漫长的旅程。

凯姆平静地说道："汉娜，你马上就要踏上自己的旅程了。你要前往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世界。你终于能离开这张床，自由地行走了。现在的你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他想要告诉汉娜，死亡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而是混合着泪水的喜悦。

"这次轮到汉娜了。你要把旅行中的回忆讲给大家听哦！"

你的父母总有一天也会踏上这段旅程，之前所遇见过的客人，你总有一天会在遥远天空的另一头与他们再会。

但是……我无法去到那里。

我无法逃离这个世界。

汉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不是分别，只不过是段旅程而已。"凯姆最后说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这是凯姆最后的谎言。

汉娜踏上了她的旅程。

就好像在和家人说了"我走了"那样，她的脸上浮现出了安详的微笑。

于是……

一行泪水从汉娜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中流了出来，然后慢慢地滑过脸颊。

墙壁的对面

墙壁被拆除了。

无论是对面，还是这一边，到处都回响着铁锤敲击墙壁时所发出的轰鸣声。

在最近这几十年间，这面墙是一道国境线。不，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面墙称作"国境"。因为墙壁的两侧原本是同一个国家，后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而被分裂开来，双方就这样一直对立着，并修建了这面又高又厚的墙壁。

但是，那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一年前，两边的首脑进行了和平会晤，最终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

接着，经过各种各样的准备和调整，在今天——这面象征着对立的墙壁终于被拆除了。从墙壁两侧传来的铁锤声宣告着双方对立的结束以及和平的开始。

"……开什么玩笑。"胡格诺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眼睛紧紧地盯着聚集在墙壁周围的人们的背影，"为什么那帮家伙还能嘿嘿地傻笑……别开玩笑了……对吧？"

他那张尚幼稚的脸稍显得有些扭曲。

说着，胡格诺看了看身边的凯姆，“这完全就是胡闹。凯姆，你去过很多国家，也算是阅人无数吧。那么，你告诉我，人们真的能够轻易舍弃这么多年来所积攒下的怨恨吗？”

凯姆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苦笑。

胡格诺是凯姆的朋友，是他来到这个国境线小镇后第一个认识的人，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不过只有一点，他十分固执地对“对面”抱有怨恨。

“全都托了双方首脑和平会晤的福，我从去年开始就失业了。真混蛋！”

胡格诺是国境警卫队——也就是负责保卫墙壁的部队的一员。他是自愿参军，并干劲十足地干起了这份工作。如果“对面”的人胆敢翻越墙壁的话，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其击杀。他甚至觉得如果得到上司的认可，自己不但能迎击敌人的进攻，还可以率先冲到对面进行战斗。

但是，由于双方成功和解，国境警卫队只能解散。胡格诺失业了，比起那些接二连三地开始新生活的同伴们，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落后于时代的变化。

“喂，凯姆，请你告诉我。怨恨真的能这样轻易地被抛弃吗？所谓人类就是这样一种靠不住的生物吗？”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他知道，胡格诺是这个特殊的对立时代中所产生的牺牲品。

青年——不，应该是少年胡格诺，在孩提时代开始就彻底接受了一定要将“对面”视为敌人的教育。

小心点儿，“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动攻击。

小心点儿，“对面”的那些人都是一群冷酷且残忍的家伙。

小心点儿，万一我们的城市被“对面”的人占领了，大家的房子都会被焚毁，财产也将被掠夺，男人们会一个不剩地被杀光，而女人们则会受尽粗暴的凌辱。

小心点儿，那帮家伙所发动的进攻绝对不是在遥远的未来，也许是在三天后，也许是在明天。也许他们在今天、现在、这个瞬间正在偷偷地攀爬那面墙。

小心点儿，那边的人应该已经派来了间谍。那些极力称赞“对面”，并四处散播对我们不利谣言的家伙肯定是间谍。

小心点儿，那些间谍正在离间我们，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永远都要保持随时拔剑出鞘的状态。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在学校颁发的教科书上也记载了“对面”的事情，在插图中，“对面”的那些人都是一副如同恶魔般的姿态。

“不仅仅是我，大家都受到了同样的教育，可是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为什么其他人都对眼前的现状感到很高兴呢？”胡格诺一脸迷惑地问道，“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

凯姆终于开口说道：“因为你有些过于纯粹了。”

“什么？”

“胡格诺，这并不是你的错，错的是那些一直让你心怀憎恨的人。”

“等一下，凯姆。让我心怀憎恨的就是‘对面’的那些家伙吧？因为对面的那些人的卑鄙行径……”

凯姆打断了胡格诺的话，说道：“胡格诺，墙壁另一侧的那些人对你做过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不，那个……其实……并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对‘另一侧’的人如此憎恨呢？”

“因为……”胡格诺一时有些语塞。

“那个……就是……他们是一群可怕的人！”想了想，他忽然脱口而出，语调也变得尖厉起来。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你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的呢？”

胡格诺再一次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凯姆则继续问道：“你见过‘对面’的那些人吗？”

胡格诺耷拉着脑袋，随即轻轻地摇了摇头。

凯姆苦笑道：“我见过，他们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也并非魑魅魍魉。墙壁的两侧原本是同一个国家……实际上这与国家、人种或者民族完全无关，人类就是人类，他们和你都是相同的人。”

胡格诺保持着沉默，也没有抬起耷拉着的脑袋。

从墙壁那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在几十年间一直分隔两个世界的墙壁，现在被凿开了一个大窟窿。

“这边”和“对面”的代表互相走近，然后满面笑容地亲切握手、拥抱。

欢呼声变得更加热烈，人们都露出了笑容，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

“喂，凯姆。”

胡格诺好像盯着自己脚下的影子，说道：“我今后该怎么办呢？之前我只知道憎恨，只会憎恨‘对面’的那些人……”

凯姆轻轻地拍了拍胡格诺的肩膀说：“现在开始也还来得及。”

“……我能行吗？”

“当然能行。”

凯姆了解“这边”和“对面”还是同一个国家时的状况，那是个美好的国度。虽然算不上十分富庶，但是人们都很团结，是个很幸福的国家。

“人是会变的。”

“嗯……”

“胡格诺，你看大家高兴的样子。”

胡格诺重新抬起头来。墙壁周围的庆祝宴会已经开始了，有的人在跳舞，有的在唱歌，有的在举杯庆祝，还有的在互相交谈……这些都是曾经与胡格诺接受相同教育的年轻人。当然，即便是“对面”，应该也实施了相类似的教育方针。

“怎么样？是妖魔鬼怪吗？”

胡戈诺用力地摇了摇头。

“喂，凯姆，我……之前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凯姆又拍了一下胡格诺的肩膀，“人是会变的。可以由憎恨变成爱慕，

也可以从爱慕变成憎恨。”

是啊，凯姆明白。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激烈的内乱之后被分裂成“这边”和“那边”。

“不要再改变了。”凯姆说道。

这话不仅仅是对胡格诺，也是对全体面带笑容的年轻人说的。

一个少女畏畏缩缩地靠近胡格诺，那是“对面”的少女。她的手上端着一个放有曲奇饼干的盘子。

“那个……如果可以的话，能请你尝尝吗？这是今天早上刚烤制出来的。”

那是被烤制成心型的曲奇饼干。

“快点……”凯姆笑着催促道。

胡格诺满脸通红地伸出手，说道：“谢谢。”

说完，小心地咬了一口饼干。

“怎么样？好吃吗？”

胡格诺的脸变得更红了，说道：“很好吃。”

一只白色的小鸟在众人头顶盘旋。

从“对面”飞到“这边”。

又从“这边”飞到“对面”。

这只白色的鸟好像很开心地飞翔着，似乎是在告诉大家，这里从最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国境。

永远的孤独

在黑暗中能够听到从远处传来雨水滴落的声音，速度十分缓慢。

这绝对不会改变频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的雨声，将凯姆的心绪带进了黑暗的深处——夜色最深的地方。就好像是神话中引导人们前往地狱的死神所摇响的铃声一般。

嘀嗒……

嘀嗒……

嘀……嗒……

不一会儿就渗入了漆黑的夜色中。

如同鲜血一般鲜艳的……花。

层层叠叠的花瓣，看上去就像是血滴，又像是扩散开来的血泊。

花在动，如同呼吸般蠕动着。

花瓣绽开，可刚刚盛开就随即凋败。还没能目送这些花瓣落地，花的顶端又生出新的花蕾，花蕾隆起、盛开、凋败。接着又生出花蕾、盛开、凋败、盛开、凋败、盛开、凋败……

在凝缩的时间河流中，血一般鲜红的花朵不停地重复着生死轮回。

落雨的声音就好像就在远处，静静地，永不停止地继续着。

嘀嗒……

嘀嗒……

嘀……嗒……

鲜花消失了，接着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的是满天的繁星。

虽然是梦境中已经司空见惯的星空，不过与凯姆平时看到的天空相比，星星的位置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假的吗？

也许这片星空属于无限的过去，或者是遥远的未来。

有的星星在闪烁一会儿之后，忽然消失了。有些星星会在黑暗中朦朦胧胧地现身，天空中到处都有流星滑落。凯姆突然注意到，天边银河的形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的星星诞生，有的星星陨落。他发现了一颗变成燃烧火球的星星，接着在那颗星的旁边还有颗苍白的冰冻行星。星星还在陨落，它们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坠落大地之前就消失在黑暗中。星星还在诞生，从那颗燃烧着的火球中迸出一个个闪亮的光球，然后就那样停留在夜空中，开始不停闪烁。银河在缓慢流动着，如同大雾一样弥漫着，仿佛给夜空笼罩了一层薄纱。

凯姆的眼睛跟着银河移动，他的目光已经被吸进夜空，接着一股很久远的感觉袭上心头。

星星所释放出的光芒逐渐融入到黑暗中。

落雨声如同回忆的潮水，再次传入耳中。

嘀嗒……

嘀嗒……

嘀……嗒……

在阴暗中，传来了一个声音。

婴儿的啼哭。

孩子的欢笑。

少年的欢呼。

少女的吟唱。

青年的呐喊。

年轻母亲哼唱的摇篮曲。

这些声音一个又一个地重合在一起。

其中还有男人们的怒号以及女人们的抽泣。

勇猛的怒吼——那是在战场上正在鼓舞士兵们的指挥官的声音。

悲惨的叹息——那是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声音。

爽朗笑声——大概是在举办庆功宴吧。

嚎啕大哭——应该是送葬的队伍。

这时，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声混了进来，难以逐一分开的声音撕裂了。

人们发出了欢呼与掌声。

仿佛为了破坏这一切，这时大地又响起了不祥的声音。

正在行进中的士兵们，发出了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还能听到刀剑碰撞的金属声。

凯歌也跟着响起。

从远处还传来了送葬的钟声。

接着，又是孩子的啼哭。

正在水中嬉戏的少年少女发出了欢乐的笑声。

几对恋人正在窃窃私语，互诉衷肠……然后，火药爆炸时的轰鸣掩盖了所有的声音。

一瞬间的寂静……

老人的叹息，如同微风一样在黑暗的空间中慢慢传递。

接着，又是一阵寂静。

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雨声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在漆黑的阴暗中没有光、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不是声音，也不是文字。

这样一个无形的问题将凯姆笼罩起来。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这里是如此深邃、如此阴暗、如此寂静。

不一会儿，又传来了落雨声。

嘀嗒……

嘀嗒……

嘀……嗒……

你永远都是孤独一人。

最后的雨滴“嘀嗒”一声落下，黑暗沉寂于“虚无”的寂静之中。

（全文完）


龙背上的骑兵
DRAGON DRAGOON STORY SIDE
最终回
原著/映岛巡 译/YULA



故事主角，契约者。如今的惟一任务就是解救芙丽叶。

凯姆

Caim



凯姆的契约对象。表面上很刻薄，其实有着温柔的一面。

红龙

Red Dragon



与高雷姆订立契约的小男孩，目的是为了寻找妹妹玛娜。

塞雷

Seere



塞雷的双胞胎妹妹，被亲生母亲抛弃，目前下落不明。

玛娜

Mana



被尤巴鲁特抓到了帝国。真正爱的人其实是哥哥凯姆。

芙丽叶

Furies



与黑龙订立了契约，投奔帝国军后掳走了芙丽叶。

尤巴鲁特

Inuart



契约者。对战斗的积极性颇高，一路上都很关照塞雷。

雷奥纳鲁

Leonard



契约者。一直无甚作为的他不知会在最终决战中有何表现？

威尔德雷

Verdelet



契约者。有着悲惨过去，在海之神殿甚至吃下了同族的小孩。

亚莉奥修

Arioch

人物介绍

前情提要

芙丽叶被尤巴鲁特掳走后，凯姆决定前往东边的帝国军大本营救她，不料西边的荒野出现了亚人部队，如果让他们先到达帝国领土，对联合军将甚为不利。转战西边的一行人在解决了敌人之后，却发现道路变成了迷宫，怎么也走不出去，于是顺理成章地，他们和一个被高雷姆载着的小男孩塞雷相遇了。塞雷称自己在找被天使教会抓走的妹妹玛娜，希望能与凯姆他们同行。鉴于他也是契约者，而且目的和自己相同，凯姆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旅途中，众人得知了塞雷和玛娜的故事，原来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但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母亲的疼爱，妹妹玛娜则饱受虐待，对此怀着愧疚之心的塞雷发誓一定要找到她，并向她赎罪。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帝国境内，出乎意料的是，这里并非人们想像中是一块暗无天日的土地，相反，这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到处都洋溢着大自然的美好，但惟独没有人的气息。广阔的丘陵地带，联合军和帝国军双方在此集结，因为这一天是决战的日子。帝国军拿出了秘密武器——人工繁殖的独眼巨人，经过一番苦战，凯姆和红龙终于将其击败。从这以后，帝国军便节节败退，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但这其实是帝国军设下的陷阱。突然出现的巨大浮游物——空中要塞向地面掷出光块，烧死了敌我双方的所有士兵。而就在凯姆决定立刻去寻找空中要塞时，亚莉奥修忽然发狂，惟恐海洋封印也被破坏的凯姆一行连忙赶往海之神殿，谁知还是晚了一步。看着不停撕咬精灵小孩血肉的亚莉奥修，水火精灵向众人说起了她的惨痛过去……

四个封印已经失去了三个，身为最终封印的芙丽叶可谓性命攸关！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凯姆能成功救出自己的妹妹吗？黑暗史诗《龙背上的骑兵》，本期震撼完结！

第四章｜四座神殿 女神之泪

－1－

那是在做梦吗？感觉好像看到了很怀念的情景。虽然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来，却惟独还记得那种好想哭出来的苦闷心情。真想就那样一直做梦，即便是噩梦。

她一边祈祷着不要再醒来，一边又进入了睡眠。从睡梦中醒来的话，就意味着自己还活着。她对此感到绝望。也不知这样的早晨已经反复出现了多少次，自从她被称作女神、身体被名为封印的诅咒所束缚的那一天开始。

只要没有睡着，就能感觉到持续不断的痛苦。叫做“封印”的文字化成锐利的刺，

进而变成灼热的刀刃。为什么这种痛苦会那么难以忍受？为什么只有被称作女神的人才会承受？

"神希望我们人类靠自己的双手去守护世界啊。"

说得真是好听。芙丽叶强忍着痛苦，咬牙切齿地想道。因为当时压根没想到会是自己被任命为女神，以为这不过是别人的事而已，所以才能心平气和地说出那样的话。

我们人类？不对，确切地说只要有女神在，其他人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只要女神一个人身处痛苦和孤独当中就好，俗世的人们只需时不时前往神殿或遥拜所象征性地做一下祷告，就能平安无事地度过幸福的一生。

为什么只有我？偏偏……选中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人？

"正因为觉得你就是能承受这一重任的人，所以神才选中你的啊。"

封印仪式结束后，神官长这样告诉她，接着便言辞恳切地对她解释女神应该履行的职责。听着神官长滔滔不绝的话，芙丽叶却一心在想别的事。

神真的了解人类吗？比我的忍受力强得多的人要多少有多少，比我的心纯净清澈的人也是。还是说，我被神厌恶了？恐怕是这样的，神一定是选择了这世上罪恶最深重的人类。

要是被神厌恶到了那个地步，当时真应该死了的好。可为什么自己又说不出口呢？说放开我，让我就这么死了也没关系。

"芙丽叶……原谅我。"

哥哥的声音颤抖着。她明白这种心情有多痛苦，所以才什么都说不出。已经不想再看到亲人死在自己面前了，从凯姆紧紧抓着自己的手里，她体会到了他的这一心愿，所以……

不可以想起来，到此为止。

芙丽叶紧紧闭上双眼，想把哥哥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想起来的事越多就越难受，自己应该忘掉过去，把视线从现在移开。对未来不抱任何期待的人只能这样活下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这是她在这五年间学会的生存方式。

可是，自从被带到这里之后，她满脑子都是一些没用的事。想起来的全是过去的事，这是为什么？



芙丽叶睁开眼睛，缓缓转动头部扫视着周围。颜色奇怪的柱子，形状奇怪的床，像有毒一般鲜红的花和坏掉的玩具被当作了供品，时而还有一群眼珠为红色的士兵前来祈祷。芙丽叶就躺在那张床上，也没想过要逃走之类的事。封印被破坏了两个以后，她身上的印记带来的痛苦变得几乎难以忍受。有时自己好不容易起了身，却不是那种被解放的感觉。

她知道这个地方是天使教会的根据地，并获悉被称作帝国军的那群人，实际上是由天使教会的信徒们所组成的军队。她还了解到约束这个疯狂集团的“教主”，其实就是一个小孩。

那是个令人感到害怕的小孩。眼睛的颜色和那群士兵一样都是红色还好说，令人害怕的是其声音。原本以为应该是可爱的童声，发出来的却是非常粗大的嗓音，而且有好多话都不像小孩子说的。尽管那小孩“被神所爱”，但芙丽叶总觉得还有什么更邪恶的东西也在爱着她。

还是说，所谓的神本来就是邪恶？正因为是充满恶意的存在，所以才让守护世界秩序的人饱受折磨？

不许谈论天使。
不许描绘天使。
不许书写天使。
不许雕刻天使。
不许歌唱天使。
不许直呼天使之名。

她又听到了自己已经完全熟记的天使教会的“教义”，那声粗大的嗓音响起之后，士兵们便跟着齐声呐喊。每次一有事，他们就会咏唱这个教义。对他们来说，这段话似乎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天使教会的教义和芙丽叶所知的教典完全不同，而他们口中的“天使”本身也和芙丽叶所知的天使有很大区别。天使是神的使者这一点倒是没变，但他们所说的天使似乎是“将世界归于零的存在”。据说天使的出现意味着世界的终结，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将消失。正因为有着如此可怕的职责，所以才严禁谈论和描绘什么的吧。

不经意间，芙丽叶感到全身又被勒紧了，无法呼吸。她知道是第三个封印被破坏了，加在针刺般痛楚上的还有身体内侧正被往死里扭、以及骨头正被击得粉碎的痛苦。

救救我……

不知不觉又叫了哥哥的名字，明明对自己说过决不能再呼唤他了的。在那场痛苦的封印仪式中，她不顾一切地大喊着哥哥的名字，却越喊越难受。她发誓再也不要呼唤哥哥，再也不要想起他，可是……

什么都不要想，我感觉到的痛苦并不是我的，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行。即使像往常一样心无杂念，痛苦还是一点都没减少。现在和之前不一样了，支撑世界秩序的力量全部都压在了自己身上。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救救我。求你了，干脆杀了我吧！

红眼的小孩朝这边看了一眼，脸上带着笑容，一副对看人痛苦不堪地翻滚感到很有趣的样子。第三个封印被破坏了，这正合了天使教会的意，之后就只剩一个封印了。

不过，天使教会的人是不能亲手杀死女神的，能杀的话他们在封印被破坏之前就动手了。他们的目的是据说会在所有的封印全被解除以后出现的再生之卵。为了解除最终封印，他们正等着什么。

要等多久才行啊？我还想早点到达极乐世界呢……

“教主。”

是熟悉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芙丽叶

扭头朝声源之处望去，看到尤巴鲁特在红眼的小孩面前屈膝下跪。

“请把凯姆交给我去对付。”

芙丽叶强忍着被撕裂的痛楚挣扎起身，她知道尤巴鲁特想干什么，她一定要阻止他。

尤巴鲁特站了起来，对着红眼的小孩深深鞠了一躬。没等芙丽叶开口便与她四目相对，继而伸出自己的手。

“我很强。”他用指尖抚过芙丽叶的脸颊，芙丽叶则一动不动。

“我了解爱。对天使的爱，以及对你的爱。”

尤巴鲁特红色的眼睛好可怕，那双眼睛正在向自己靠近。

“你是……谁？”

尤巴鲁特忽然不可思议般地歪了一下脑袋。

为什么这样问？难道说……

“尤巴鲁特？”

他没有回应。果然……尤巴鲁特已经完全不认得面前的自己是谁了。他轻轻摇了一下头，然后转身离开。而芙丽叶只能无力地再次倒回床上。

对不起……

她喃喃地说着。谢罪的话，她已经不记得说过了多少次。从决定和哥哥一起离开王宫时开始，她就在心里不停地道歉，从意识到自己对尤巴鲁特的感觉只是单纯对儿时玩伴的好感时开始。

还想着这是自己的初恋。不、不对，那不叫恋爱，只是我愚蠢的阴谋。

一想到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像从邻国嫁过来的母后一样嫁到遥远的国度去，芙丽叶就悲伤不已。而只要和尤巴鲁特结婚，自己就可以一直待在这个国家了。尤巴鲁特、凯姆皇兄和我，三人一直在一起。尽管童年时代总会过去，但她不想承认这一点。

说自己要离开王宫时，芙丽叶没有办法去认真注视尤巴鲁特的脸，因为她在撒谎。她用“惟一的亲人”这种话骗了尤巴鲁特，也骗了自己。

因为是惟一的亲人，所以要跟着去……不、不是那样，不是亲人的话更好，不是兄妹的话更好。如果不是兄妹的话，我早就……

这是多么深重的罪孽！所以，神才对自己施予了惩罚，对不够格成为女神的人施予印记，夺走了自己平静的生活。但自己是个即便如此还是不知悔改、只是一味诅咒命运的蠢货，对此感到惊愕的神，于是带来了更重的惩罚。仿佛是强迫自己回忆起想要忘掉的事情，所以安排了如此残酷的重逢。

这种痛苦也是惩罚之一吧。

还不够，你的罪孽实在是深重。

神是想告诉自己这句话吗？

可是，为什么只有我？明明不只我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还有很多啊。但那些人都生活得好好的，就非得惩罚我一个人不可吗？好过分，无法原谅。好讨厌，大家都好讨厌。我才不知道什么封印，也不知道什么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毁坏好了。大家……大家都死了就好了。

芙丽叶与从心底涌上来的黑暗情绪战斗着。但不管怎么压抑，憎恶和怨恨的念头仍执拗地从脑子里冒出来。这虽然是自己的真心，但仍是那么的丑陋难忍。

不要……救救我，哥哥……救救我。

自己打破了自己定下的戒条，芙丽叶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哥哥。

— 2 —

丘陵地带依然覆盖着厚厚的云层，阴暗的天空下，本该是一片绿色草原的大地此刻却满目疮痍。要是天空晴朗的话，起码不会给人造成如此荒乱的印象。

“世界的终结，大概就是这幅光景吧。”

威尔德雷表情黯淡地呢喃着。就在这时，

传来了芙丽叶断断续续的求救声。虽然是很微弱的声音，但明显比海之神殿要近。她果然是被囚禁在空中要塞内。

是在这上面么。

凯姆向重重笼罩的云望去，谁知……

"这个气味……有人！"

凯姆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云的正上方正是黑龙，以及尤巴鲁特。他们打算阻止自己侵入空中要塞吗？还是想对之前的那一战做个了断？

——身为龙族却甘愿有一双红眼的蠢材，你可知羞耻！

红龙发出了一声怒吼。因为尤巴鲁特的缘故，凯姆得知了帝国士兵并不是生来就长着一对红色眼珠的事实，而被约束帝国的人所掳获的证据就是其眼睛的颜色。

是那头黑龙杀害了我的父母？还是说还有其他归顺帝国军旗下的黑龙？

"我们是一个家族，身披暗色者极其稀少。加上一旦在人类面前现身……"

红龙的话听上去暧昧不清，但它的意思多半是指这就是那头黑龙。可杀害自己父母的黑龙，为什么偏偏是尤巴鲁特的契约对象？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事实。

不，也许这样反而更好。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对尤巴鲁特手下留情了，可以对曾经的好友发自内心地憎恶了。

"凯姆，我也一起……"

见红龙张开了双翼，雷奥纳鲁正想与他同行，却被凯姆抬起手加以阻止。

别过来，这笔帐由我来了结。

"可是……"雷奥纳鲁还想分辩，却目睹红龙对他无视般地飞走了。关于这一带的情况，红龙要比他了解得多，这一点不用说他也应该能明白。只见红龙突破黑云，向着上空升去。

——凯姆，你能打败现在的我吗？

头顶上传来尤巴鲁特轻蔑的笑声，成片的云终于开始散开了。尤巴鲁特他们正位于视野开阔的一角，黑色的影子左右摇晃着，速度好快。

——驾驭黑龙的尤巴鲁特，可别小看了他。

红龙低声提醒凯姆。紧接着，两束火焰顺利交织在了一起。凯姆想起那时看到的也是这团黑色的疾风。没错，就是这头黑龙。这样自己就能憎恨尤巴鲁特了，可以把他当作敌人尽情地战斗了。

想是这样想，但心里却还是有点堵得慌。

为什么偏偏要和黑龙订立契约？它不是毁灭了我们祖国的元凶和敌人吗？失去了国家，你也是一样啊。居然跟应该憎恨的对象……为什么？

——那你的契约对象又如何？和你父母的仇人是同族吧。为了达成目的而选择仇敌作为联手对象，大家彼此彼此。

黑龙吐过来一团青白色的火焰。红龙则扇动着红色的双翼，一边急速转身一边以自己的火焰回击。

——我恨你。只要能打败你，和谁联手都无所谓。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那么恨我？

——这还用说吗？你妨碍我了，你一直都在妨碍我。

我什么时候妨碍了你？

——你总是想抢走我的东西。我当时是怀着什么心情送芙丽叶离开的，你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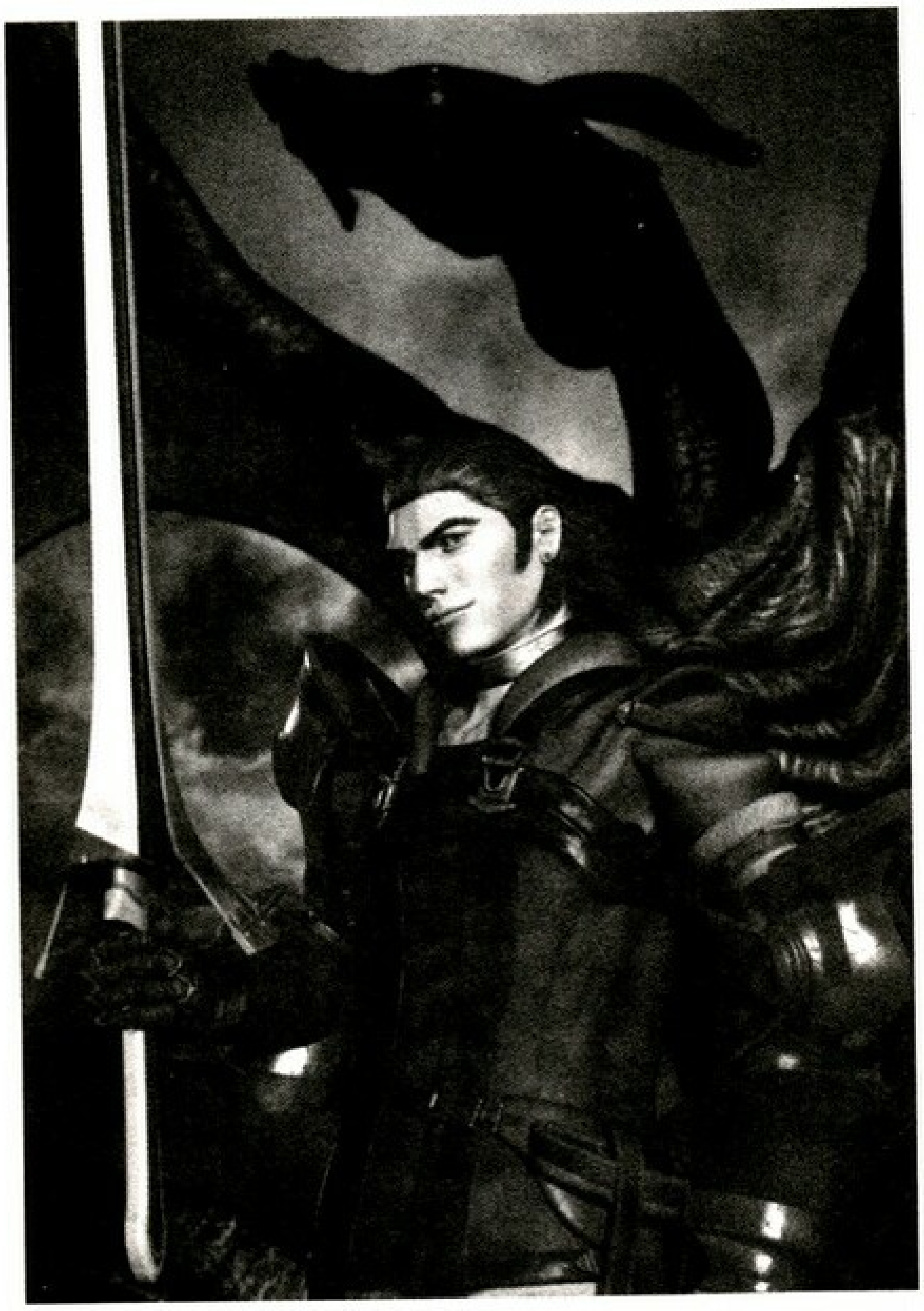
我没有抢，什么都没有抢。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哪怕只是一瞬间，我都没有得到过任何东西。想抢走的是你！我……

——胡说！你一直都高高在上，看不起我。不管做什么，你都有着能胜过我的优越感，那种感觉一定很好吧？可我……却是沮丧到极点。不管做什么都赢不了，做什么都输给你。能看到结果的较量，你还没品尝过

这种滋味吧？

青白色的光在凯姆眼前炸裂了，接踵而至的便是一记强大的冲击。

——芙丽叶！看见了吗？你的哥哥将在这里长眠！



空中传来了尤巴鲁特的狂妄笑声，但红龙立刻重新调整好体势，朝着黑龙猛冲过去。

——归根到底，你的火焰也就这个样子啊。不自量力！

红龙嘶吼着，红色的火焰扑向对面的黑色双翼。

尤巴鲁特大叫了一声。但或许是因为被火焰直接击中了一只龙翼，黑龙的动作变迟钝了，漆黑的身影承受着红色火焰不间断的围攻。

——我……我……我是……谁？

尤巴鲁特的样子突然变得有些怪异，继而发出一阵不寻常的尖锐笑声。

——杀……杀杀杀！

红龙的火焰攻击毫不留情，令黑龙已经困窘得无处藏身了。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受的伤越重，尤巴鲁特的疯狂状态也越来越强烈。笑声和尖叫在这一带的空中回荡着。

再来一击就结束了。

凯姆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时刻，用看仇敌的目光怒视着曾经的好友。可是，那一瞬间并没有到来。红龙没有使出致命的一击，擦着黑龙的身体急速上升，向空中要塞飞去。

——这样行吗？

我什么都……

凯姆没有继续出手。他什么都没说，但的确有那么一瞬间，他忽然对尤巴鲁特产生了怜悯的感觉，所以也没有资格抱怨红龙无益的多嘴多舌。

——我说你们人类啊……总是让人家白费工夫。

这么说起来，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发生。红龙心知肚明地苦笑了一下。

——趁现在！

不知不觉之间，空中要塞已经近在眼前。顶着席卷周围的强大气流，红龙朝要塞开口的部位冲了进去。

— 3 —

侵入这里并不容易。要塞的开口部位密集地排列着无数炮台，就像一堆生在棍子上的刺。

穿过纷至沓来的炮弹，红龙吐着火焰一个劲儿地向前冲。

——这种程度的炮击就想打倒我？

红龙觉得好笑，然后继续从口中吐出火焰。谁知炮台比想像中更为坚固，并不会像

人类一样顷刻被吞没。但红龙仍一点一点地将炮台变为了残骸，逐步向开口部位上升。

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要塞真是巨大得可怕。这个东西是怎么悬浮在空中的，实在教人感到不可思议。

——只靠人类的力量应该是造不出这种东西的。这天使教会到底什么来头？

凯姆也有同样的想法。天使教会的背后存在着什么？至少可以确定那不是人类。能在一瞬间将广大的丘陵地带化为死地的武器，决不是人类能制造出来的。那是异常邪恶和异常强大的东西，并暗地里操控着天使教会。一定是这样。

红龙蓄积力量吐出了一团格外巨大的火焰，最后一架炮台随之熔化崩塌，开口部位终于被突破了。

——之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由你自己对付。

凯姆从红龙背上跳下来，拔出了剑。前方的通道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帝国士兵。

——去吧！亲自把自己的妹妹带回来！

啊，我知道，一定会的。

一队帝国士兵冲上前来，凯姆一边用剑向他们挥砍，一边小心留意着。他们和自己在丘陵地带见到的帝国士兵一样，不知什么地方有点不自然，那不对劲的动作……但是，他们比丘陵地带的士兵更强。

他很快明白了是什么不对劲，那就是完全感觉不到对方胆怯或恐惧之类的情绪变化。即使是历经杀场的勇士，也不可能在手臂被砍掉了还若无其事。换作普通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同伴的头被掀飞，早就吓得仓皇而逃了。

可是，聚集在这里的士兵们却全然不见胆怯与恐惧。即便手臂被砍掉也丝毫不在意，同伴的头颅滚到了自己脚下，也一脚踹飞后便继续前进。只见空中血沫横飞，却听不见一个角落响起惨叫声。

——就算是你，要夺取这么多的生命也于心不忍么？

大概是感觉到了凯姆的困惑，红龙用打趣的口吻对他说道。

才不是于心不忍，我只觉得有点想不通。这些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这些已经不是人类，他们的意志和感情似乎都被抽离了。只是普通的物体而已。

不管怎么斩杀，帝国士兵仍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感觉就像穿行在灌木丛中一样。他们的确已是“普通的物体”，自己就算再强，打了半天也看不到效果。敌人既没有惨叫也没有露出胆怯的表情，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而已。凯姆第一次感到了战斗的无趣，像这样抑制自己体内灼热的怒火，只会让他觉得空虚不已。

不过，只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动作，这不就是自己过往的写照吗？驱驰在战场上，不顾一切地杀敌，跟现在的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再继续想下去，自己挥剑的手就该停下来了。意识到这一点的凯姆连忙驱散了头脑中的无聊想法，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凯姆向通道的尽头前进着，进而登上了台阶。待登完以后才发现，前面还有一段路。和台阶下一样，也布满了一群化为了物体的帝国士兵。虽然有些失望，但他还是握着剑向前杀去。

——救救我，哥哥……

凯姆再次听见了芙丽叶的声音。但明明已经来到这么近的地方，她的声音却比之前听到的微弱了许多。

必须要快一点，现在不是觉得空虚没劲的时候。

凯姆挥舞着剑奔跑起来。

在哪里？芙丽叶，你在哪里？

凯姆发现了一段台阶，芙丽叶的气息似乎就在上面。



是那儿吗!

凯姆正要冲上去，谁知身体竟突然被撞开了。他站起来，尝试只用手向台阶的方向伸出去，能感觉到手掌受到的反弹力。这里一定是布有结界，因为这上面是对天使教会来说很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芙丽叶被囚禁的地方。

附近应该有术者，自由操纵着结界的术者。这是一个拥有如此庞大数量士兵的要塞，不可能将台阶完全堵塞起来的。

凯姆踢开面对着通道的房门冲了进去，乍眼一看，这是个没人的房间。但很快，室内的空气就开始晃动，魔术师和幽灵的身影出现了。

这家伙就是术者?

他避开紧追的幽灵，首先从魔术师开始下手。不先把魔术师打倒的话，自己又会遭到之前的火球攻击。凯姆对着不断召唤幽灵的魔术师一剑劈下，只听魔术师口中一声临死前的痛苦悲鸣，幽灵们也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叫声，顷刻便消失了踪迹。

大概是魔术师一死，法术也就无效了，本是障壁的地方出现了一条通道。凯姆举着剑小心翼翼地前进，这条通道并不长，尽头处有一个大箱子，有四名士兵正在对其进行操作。凯姆立刻上前解决了他们，这里的士兵似乎也没有任何意志和感情，完全没作反抗即一命归西。

凯姆再次登上台阶，能感觉到结界正变得越来越稀薄，但仍然是一上去就被弹了回来。因为还有其他的术者，以及和刚才一样的箱子。不把这些全部收拾干净，这里的结界想必是无法解开的。

凯姆打开了通道另一侧的门，他猜得果然没错。和刚才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有魔术师和幽灵，不过这次的魔术师是两名。他穿过幽灵泛着白光伸过来的手，径直朝魔术师实施攻击。

在凯姆打倒第一个的瞬间，就被火球击中了背部。身体前倾着浮了起来，然后撞到地面上。他没能马上站起身，幽灵的手碰到了他的身体，顿时一股强烈的疼痛遍及全身。接着又有另外的幽灵伸手过来，凯姆连忙就地一滚闪开了。

就在他想站起来的时候，火球再次与他擦身而过。这次是左臂受到冲撞，然后又是

幽灵的手……

不好，这样下去会被杀掉的。

凯姆用左手支撑着上半身，右手胡乱地挥舞着剑。他已经没有时间看准目标攻击了。有效果！他纵身一跃再度挥剑，幽灵一溜烟消失了。再跳向魔术师，剑尖捉住了猎物，剑身一横，终于……第二个魔术师也倒下了。

凯姆抖动着肩膀不住喘息，房间深处果然也出现了通道，和刚才一样有四个士兵在摆弄大箱子。到了这里就简单了，凯姆斩杀了无抵抗的士兵，然后离开房间。

大箱子总共有四个，估计每一个都是产生结界的装置。将操作它们的士兵全部杀光后，台阶处的结界也终于被破坏了。

凯姆登上台阶，这里的通道很短，前方是一道红色的门。门的对面就是芙丽叶，凭着气息就知道了。凯姆朝门跑去，幸运的是这里没有结界一类的东西。

就在那道门对面，再快一点。

推开红色的门，映入凯姆眼中的是一个大厅，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纵深的长度。仿佛是在举行什么仪式当中，所有的帝国士兵都端坐得整整齐齐。虽然从这里看不到，但能感觉到芙丽叶的气息来自于大厅的最里边。

奇怪……为什么没有帝国士兵回过头来？

凯姆举剑向列坐的帝国士兵砍去，但没有一个人动一下。连反应也没有，只是任凭被斩杀。尽管觉得有一点反胃，但凯姆仍用剑将帝国士兵一一拨开，朝着大厅的前方冲去。

凯姆撞倒最前排的士兵，眼前出现了倾斜的柱子以及摆放着花和玩具的床。花就像有毒似的一样红，玩具则要么是坏的，要么插着短剑。而芙丽叶就与这些花和玩具一起躺在床上。

“哥哥……”

芙丽叶一脸惊异地坐起来，身体忽然轻轻地浮了起来。像是被看不见的手支撑着在空中移动，进而被吸引到倾斜的柱子那边。

“天使笑了？”

柱子暗处出现了一个红眼小孩的脸，感觉似曾相识。凯姆紧紧盯着那张脸，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小孩的嘴边露出了笑意，看了看凯姆，又看了看芙丽叶。

“我是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啊。”

这次小孩只看着芙丽叶，嘴里念念有词。

“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这种事……切，切，该死的！”

“住口……”芙丽叶以微弱的声音反对着。

“不管封印是什么东西，快救我啊，你们这些没用的男人。”小孩放声笑了起来，“我能读取你的心哦。”

“不是的。我、我才没有那样想。”

“好恨，我好恨。混账！这种世界毁灭了就好了。”

“不是的！”

从她拼命摇头的样子来看，证明小孩所说的并非全是谎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全世界惟一一个牺牲者，要是还有其他背负着相同命运的人，心里多少也会有点安慰，但封印女神一向都只有一个。她痛恨自己的命运，厌恶自己以外的一切。这就是普通人，谁又能责备她呢？

“救救我，哥哥。求求你，救我。”

小孩瞅了凯姆一眼，红色的眼珠散发着邪恶的光芒。

“肮脏，我很肮脏的，我才不是什么女神，只能放弃。”

“住口！”

“哥哥，抱抱我，快抱紧我，求你了。哥哥，我……”

“不要！”

芙丽叶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大厅。凯姆睁开了在刚才闭上的眼睛，便看到芙丽叶那张快要哭出来的脸。她的视线正死死盯着他，



依赖一般的眼神让他顿时慌了手脚。

不行，不要看！我……

凯姆立即移开了目光。再这样对视的话，他害怕自己的心会被看透。内心深处，决不能让任何人触碰的角落，一直封存的东西将被硬生生地扯出来，那个对自己也一直隐藏着的东西……

不能看，不能被看到。不能觉察，不能被觉察到。

凯姆一直是这样告诉自己的。芙丽叶的心意，其实他在很早以前就感觉到了。他什么都知道，只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而已。

欺瞒？逃避？说是什么都行。除此之外又能做什么？除了当什么都没发生忘掉一切之外又能做什么？互相察觉到的话，会变得更不幸。向前迈出一步的话，会坠入地狱。她是妹妹，是妹妹啊，除了像念咒语一般地让自己死心以外，又能怎样……

这时他听见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声音。凯姆抬头一看，原来是插在玩具上的短剑被拔了出来。芙丽叶反手握着短剑，眼里清楚地写满了绝望。她知道被拒绝了，甚至误会自己受到了哥哥的蔑视。

住手！不是这样的！

但来不及了，没等凯姆上前阻止，短剑已经刺入了芙丽叶的胸膛。她的身体倾斜着朝柱子缓缓倒下，两人的目光再次交接在一起。

“不要……看我。”

芙丽叶抗拒般地闭上眼睛，背过了脸去。纤细的肩膀微微颤抖着，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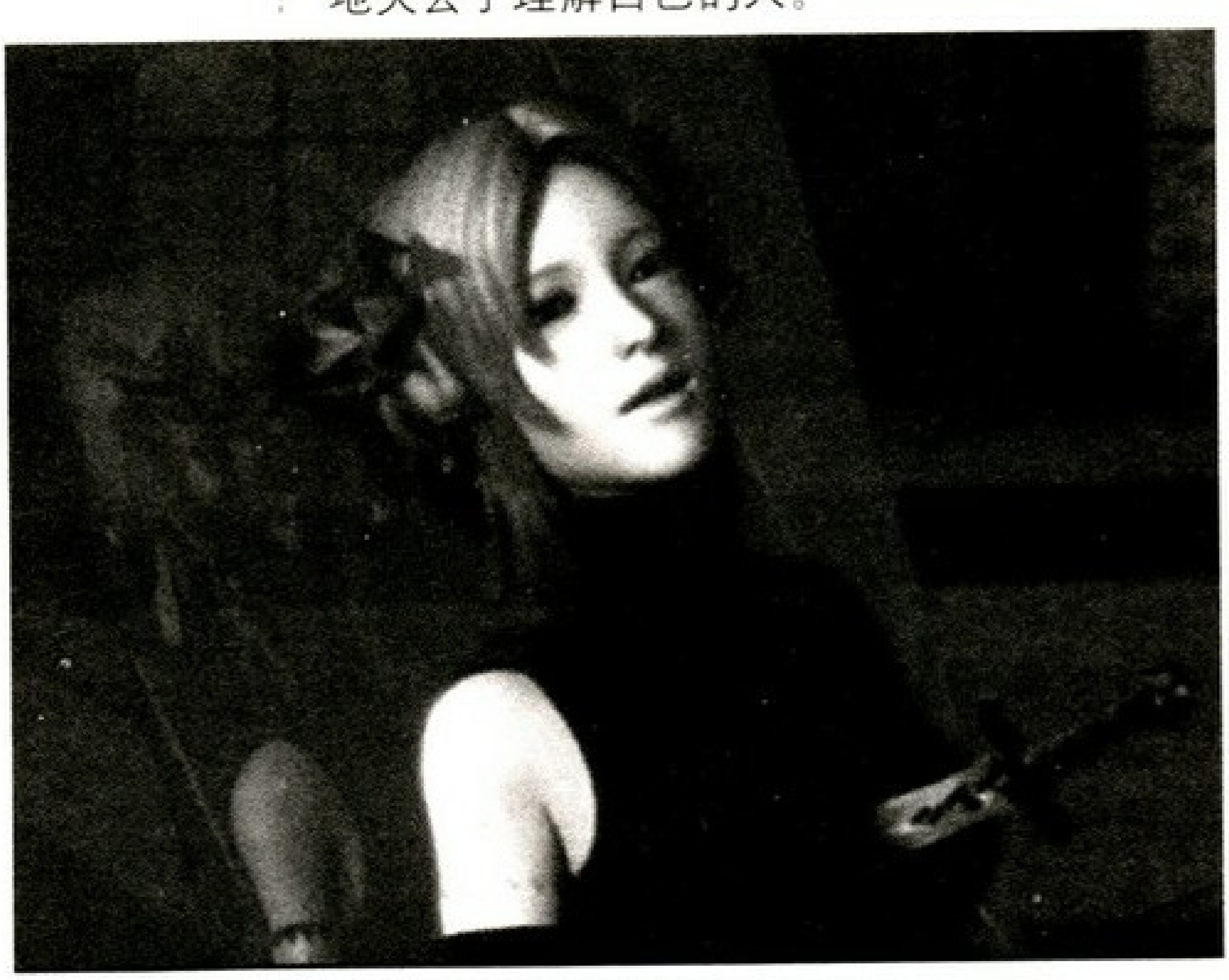
不对！不是这样！

凯姆的叫声没能传到她的耳中。至少，他想让她知道是她误会了。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蔑视她，只是……只是害怕自己的真心被别人知道。可惜，这一切都没能知晓，芙丽叶便怀着绝望死去了。

要是在芙丽叶手执短剑时说出那句话的话……或许芙丽叶会打消这个念头。至少在她还有呼吸的时候告诉她，或许还能拯救她的灵魂。凯姆从来没觉得契约的代价有如此沉重。

失去了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动力，结果就是这样么。

不需要语言，即使失去了也没关系。其实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没意识到有太多不可说的话语，太多必须封存起来的话语。而现在，有好多在自己体内无处表达的话语，因为契约的存在而被扼杀了，于是，他永远地失去了理解自己的人。



“天使笑了？”

红眼小孩咯咯地笑了起来。嘴角上扬着，带着满眼的嘲笑之色放声大笑。

这家伙……就是这家伙让尤巴鲁特变成了疯子，还逼死了芙丽叶。

凯姆只感到一股血往脑门上冲，愤怒在体内急速膨胀。

这家伙！

仿佛要冲破皮肤喷涌而出的憎恨在全身游走着，凯姆握紧了剑。

——笨蛋！别冲动！

但凯姆对红龙的劝阻充耳不闻，仍然举起了剑。

——冷静一点！卵就要诞生出来了。再出手的话，世界真的会终结的。赶快到外面来！

卵？世界终结？我才不知道这些。

——凯姆！你妹妹一直忍耐痛苦而守护的一切都会白白浪费的！你要在这儿放弃的话那该怎么办！

放弃的话该怎么办……

这句话摇撼着凯姆的记忆。荒废的国土、无言地步行着的人们……一幕幕光景在他脑海里复苏了。那时，他为自己什么都没做感到后悔。

我在干什么？应该再多做点什么的。

而现在在这里，他被愤怒刺激得忘记了自我，差点又要犯同样的错误了。

对不起，芙丽叶。

你活着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做到，保护、帮助……还有爱。那样的话，至少不能因为我的碌碌无为，而让你在绝望的岁月中守护至今的世界迎来终结。

凯姆将芙丽叶苍白的遗容深深印在了脑子里，继而转身离开。他一边回应着红龙的呼声，一边不顾一切地奔跑着。

— 4 —

痛苦的屈辱灼烧着他的胸口，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以及悔恨得无法忍耐。

因为没能打倒必须打倒的敌人？没能阻止敌人侵入空中要塞？还是因为敌人手下留情之后便离去了？不知道，想不起来。强迫自己想起来的话，头脑里又会渐渐变得一片混乱。

说起来，自己到底是在跟谁战斗来着？他只记得那是一个他惟一非杀不可的人，却想不起来对方是谁。射伤了黑龙的翅膀，并挣脱一般地飞离……

那到底是谁呢？

尤巴鲁特骑着受伤的黑龙回到空中要塞，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竟然骨折了。他们受到暴风的无数次冲击，并被卷进气流当中，但很奇怪，有一股强烈的动力使他觉得自己必须想方设法回来，他很清楚自己必须快点回来。

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

一思考问题，脑袋里面就开始隐隐作痛。尤巴鲁特把手放在额头上，穿过长长的通道，越过重重的门，时不时因地面上粘糊糊的血而滑倒。这里四处都堆放着尸体。

发生什么事了吗？教主大人是否安然无恙？

教主？那是谁？

一旦开始回想，意识就忽然飘得老远。

是受了伤的缘故吗？但黑龙的伤似乎更重。契约对象受伤的话，自己也会……契约对象？

他还记得自己强烈恳求着想要变强，认为如果有了力量就能如何如何，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

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耳鸣，只知道自己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条条通道。好难受，走起来好痛苦，真想就这么坐下来。但他还是提

醒自己要挺住，继续拖动着沉重的脚步。

那样的话又不能守护她了，我对芙丽……

头就像被割开一样的痛，头顶如同被打进了一根桩子。明明已经就快想起来了，好像是很重要的事。幽深的雾对面有东西，他心里明白，但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

要尽快，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尤巴鲁特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驱使着他往前冲，他奔跑着，喉咙剧烈地震荡着。是在大叫？还是在发出悲鸣？他自己也不知道。即便摔倒了无数次，他仍然奔跑着。

尤巴鲁特穿过最后一条通道，跑进了祭坛之间，接着拨开列坐的士兵向前猛冲。

重要的东西就在那里，要快点……

天使教会的教主正翩翩起舞，一边撒着红色的花瓣，一边围着柱子四周旋转。他看到倾斜的柱子上贴着一个人，那身黑色的衣服……

"芙丽叶？"

耳鸣停止了，覆盖在他意识表面的东西脱落了，充斥满脑子的迷雾也逐渐散开了。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想找寻这个问题答案而环视周围的尤巴鲁特突然瞪大了双眼。芙丽叶的胸口上刺着一把短剑，脚边是被撒下的红色花瓣以及……红色的血迹。她的眼睛紧闭着，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

尤巴鲁特一把抓住了还在跳舞的教主的肩膀，他想起来了。自己曾被告知只要卸下女神的责任，芙丽叶就能活得更久，只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就能与芙丽叶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他才需要得到强大的力量。

"你对芙丽叶做了什么！"

教主——眼睛为红色的小孩微微一笑。

"封印被解开了，已经不需要了。"

已经不需要？所以就杀了她吗！

尤巴鲁特抓着教主肩膀的手颤抖着，正想对其大声怒吼，却见那双红色的眼睛射出一道强光，接着便听到一个什么东西裂开的声音。尤巴鲁特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掀了起来，然后翻滚着摔倒在地。

"天使笑了。"

红眼小孩一边撒布花瓣，一边继续跳舞。花瓣在尤巴鲁特眼前漱漱飘落。

"芙丽叶……"



尤巴鲁特支撑着地面想爬起来，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我是想……带给你幸福……”

真的是那样吗？只是那样而已？芙丽叶渴望的是什么？芙丽叶期盼的是什么？

“不对！”

把不情愿的芙丽叶带到这里来的人是我。我相信只要带她离开凯姆来到这里的话，情况就一定能好起来的。为了守护芙丽叶，我才想要力量。为了得到力量，我舍弃了歌声。但芙丽叶真的希望那样吗？

不对。是我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杀了你？

尤巴鲁特脑海中浮现出芙丽叶闹着要自己再唱一遍时的脸庞，那是一张稚气尚存的笑脸。

继续唱，尤巴鲁特，我喜欢这首歌。呐，再唱一遍，你的歌声能够治愈我。

芙丽叶的话一句一句地敲打着他的心。

“可我现在连歌声都没法献给你了。”

这就是他用歌声交换力量得到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结果？

尤巴鲁特双手撑在地上，身体动弹不得。伴随着呜咽声，他拼命咬着牙。

“好了，最后的审判时刻到了。那位先生会看着这一切。”

红眼小孩面向士兵们开始了演说，尤巴鲁特则情绪低落地倾听着。

最后的审判？真是傻到家了。没有芙丽叶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没有芙丽叶的世界……灭亡了算了。

“我们将脱胎换骨，再生的时刻到来了。就是现在，我们将前往再生之卵所在之地，去帝都！”

“去帝都！”士兵们附和着大喊。很快，红眼小孩将士兵们带了出去，祭坛之间只剩下一片寂静。

“芙丽叶……”

尤巴鲁特终于站了起来，手伸向身体冰冷的芙丽叶。

“已经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

尤巴鲁特拔出了仍插在她胸前的短剑，将她紧紧抱住。

我不会交给别人的，也不让你去任何地方，就算这双眼睛再也无法睁开。

不对，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再次看到那张笑脸。自从在女神城堡里重逢以来，芙丽叶就没有笑过一次。好想看到她过去的笑脸，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只要一次……

尤巴鲁特叹着气抬起了头，那小孩没说再生之卵会引发奇迹么？只要进入卵内，就能得到新生。难道奇迹只能带给活着的人吗？应该不是这样的。无论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神的奇迹一定都会平等地降临，如果是那样的话……

尤巴鲁特将芙丽叶的尸体抱了起来。

帝都，去再生之卵所在的地方吧。奇迹一定会发生的，我要靠这双手让芙丽叶苏醒过来。

“让女神复活！”

尤巴鲁特在芙丽叶冰冷的唇上吻了一下，继而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出去。



第五章 | 红雷之塔 龙坠何方

—1—

帝国领土内四处都飘着同一种颜色的云，就是在丘陵地带看到的那种黑云。天空忘记了蓝色，大地也忘记了绿色，一切都被笼罩在阴暗的色调之中。伴随着离帝都越来越近，那股阴暗也让人感觉愈加浓厚，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你真正的复仇，从现在才开始。"

复仇。这个在自己体内从未消失的熟悉词汇，如今听起来竟是这样的生硬冰冷，为什么？

"不过现在并不是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那种因放弃了自己应做之事而产生的悔恨之情，我怎能不记得。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我再清楚不过了。

即便如此，后悔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东西。不管做什么，不管怎么挣扎，在迄今为止的日子里，我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后悔。

"人类真的是很麻烦的生物呐。"

话语本身还是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里面已经不再有辛辣的味道。也不是怜悯，而是和以往有所不同的口吻。凯姆忽然很有兴趣知道红龙在想什么，但并不能推测出之后会怎样。

"那是……！"

凯姆顺着威尔德雷手指的方向看去，是一把椅子。椅子飞翔在空中，而坐在上面的正是那个红眼小孩。

"那个就是天使教会的教主……"

很快，椅子就轻轻松松逃离了凯姆一行的视线，向帝都的方位飞去。

但前往帝都的并不只是红眼小孩。跟在其后面的，还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那家伙也……！"

黑龙的飞行有如疾风之势，其背上的人更是令凯姆瞠目结舌。那是怀抱着芙丽叶尸体的尤巴鲁特，他的目的可谓一目了然，无非就是打算利用再生之卵让芙丽叶复活。



“追上去。”

红龙扑扇的双翼呼呼作响，黑龙的速度太快了，若是一心想要逃走，应该是不会再回头的。但黑龙在空中突然来了个急转身。

——又来妨碍我了吗！

青白色的火焰源源不断地袭来，红龙一边躲闪，一边静静地开口。

——你想干什么？

——还用问吗？当然是让芙丽叶复活，利用再生之卵创造奇迹。

尤巴鲁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果然还是没能脱离疯狂的状态么？凯姆不由觉得心一沉。

——不会发生的事才称作奇迹，你那样做没用的。

——骗、骗人。我不相信！我才不相信！

凯姆想起了在听说精灵之村遭全灭时的尤巴鲁特。从那以后他并没有经历很多事，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呢？不仅仅是尤巴鲁特，还有自己、自己身边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

——你就没为今后的世界想过吗？

红龙的质问换来的是又一团青白色火焰，恼羞成怒的尤巴鲁特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似地重复着“我不相信”。

——我有芙丽叶就够了。没有芙丽叶的世界，随便怎样都好。

——渐渐沉溺的人只注意到大海的深度，却不知其广大……

凯姆明白红龙想说什么，这次不刺激一下尤巴鲁特是不行的了。

——就算是你，也想让芙丽叶复活的吧？不是吗？路就在眼前，你却转身离开？

想再见芙丽叶一面，凯姆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再生之卵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吗？现在已经没有一件事能让他相信。以前，红龙曾说再生之卵是“人类为迎合自己而歪曲出来的神话”，这句话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红龙说话的确总是很讽刺，但它从来没有撒过谎。

——是吗。你对芙丽叶的爱，充其量也就这点程度啊。那么，是我赢了。

尤巴鲁特发出了尖锐的笑声。

——我很强！我是强者！我能行！

这笑声和叫喊在凯姆看来，充分证明曾经的好友已完全陷入了疯狂的深渊。

——已经……可以了吗？

嗯，我知道。

红色的火焰沿直线飞出，目标不是黑色双翼，而是黑龙的胸部。

——我……

黑龙的双翼渐渐失去了力气，两次，三次……红色的火焰穿透了它黑色的鳞。不一会儿，黑色双翼完全停止了动作，不断下坠的尤巴鲁特，抱着芙丽叶尸体的手也还是没有丝毫放松。

红龙追逐着尤巴鲁特开始降落。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抓住天使教会的教主，虽然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凯姆第一次想要感谢红龙的“多管闲事”。

尽管从高空坠到了地面上，但身为契约者的尤巴鲁特还有呼吸。只是他的脸色已经如同死人，看来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芙丽叶……芙丽叶？”

不知是失去了视力，还是身体无法动弹，尤巴鲁特就这么躺着，只伸出手去慌忙寻找芙丽叶。不知不觉之间，红色的眼珠也恢复了原样。

“在……哪里……？”

虽然不知道尤巴鲁特看不看得见，但凯姆还是点了点头，将躺在旁边的芙丽叶的手放进他的手心里。

“啊啊……好幸福……”

尤巴鲁特缓缓闭上了眼睛，至死都紧紧握着芙丽叶的手。

三人曾片刻不离地在一起。接着两人和

一人分别，不久三人都落得身心疲惫。然后现在，又是两人和一人，而且是生死相隔。

“走吧，得去追教主了。”

说得也是。对不起……谢谢。

伴随着红龙的吼叫声，凯姆在心中对死者作出最后的告别，同时骑上了红龙的背。

帝都周边呈现出一派异样的情景。陆地上大量怪物群集，空中则布满了妖鸟、妖精及精灵等。双方正你争我夺，上演着一幅狂乱的厮杀场面。飞行者一方的血肉，时不时洒落在陆地上的尸骸堆里。

——这里已经不是人类能居住的地方了。不，即便是这以外的地方，也会立刻变成这副模样吧。

——发生什么事了？这些家伙到底……？

——被再生之卵引来的一群家伙，所有的生物全都往同一个地方来了。

红龙用火焰消灭了阻挡去路的妖鸟群，这时威尔德雷叹着气嘟哝道：

——封印解除后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么……

所有的封印解除以后，世界定会大乱。威尔德雷以前曾这么说过。但就算是他，也预料不到会是如此的惨不忍睹吧。

——按照神话里的说法，通过进入再生之卵，人类将开辟出崭新的道路……

经历了这么惨烈的杀戮后开辟的新路，真的会存在吗？流了这么多血而诞生的再生之卵，真的能带来希望吗？

——我只说一次，仔细听好。

红龙的声音忽然充满了威严。

——想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话，绝对不要进入卵内。

为什么？为了开辟新路，不是需要进入卵内吗？

红龙没有再多说什么，只顾沉默地吐着火焰，向帝都的方向飞去。

果然……

凯姆在心中默念了一声。再生之卵创造的未来根本就不存在希望，那样的话，帝国军、天使教会的教主到底在想什么呢？是想把全世界的人类当作自己的旅伴，带着他们共同奔赴灭亡？还是只是错误地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一条路？

——想生还的话，就不要被牵扯上任何事物。

不能再多告诉我一些事吗？人类进入卵内后会怎么样？我想知道。封印是什么？再生之卵又是什么？

但凯姆并没得到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红龙的回答只是……“相信自己”。

——即便是那个只相信复仇的自己。

不久，视野下方的风景开始有了变化。一改郁郁葱葱的森林及荒地，四角形的建筑陆续映入眼底。不过，它们全都处于坍塌的状态，没有一处是保留完好的。目睹沿途街道的景象，与其将这里称之为帝都，倒不如说这是一座废都。

——这就是帝国的大本营？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

威尔德雷讶异地喃喃自语。别说人类的气息了，这里连一棵草都没长，有的只是非人类的气味和死尸的恶臭。就在像这样往下俯视的当头，还能听见有建筑发出巨响而崩塌的声音。

那个红眼小孩想在这种废墟之地做什么？不，说起来，再生之卵什么的会在这种地方诞生吗？

——这沉淀的空气，连我都开始有点颤抖起来了。

但实际上红龙并没有表现出颤抖的样子，它慢慢转头来回巡视着。空中和陆地上依然是非人类生物们的纷争世界，既然它们聚集到了这里，说明再生之卵的确会诞生在

这个废墟之地吧。

不一会儿，前方的天空开始发红，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大片火焰在天空燃烧一样。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红色的雾霭中渐渐浮现出了某种物体的轮廓。

——塔？

这里应该就是帝都的中心地带了，一座巨塔耸立在红雾中。虽然已经离了那么远，但也能感到一股诡异的气息扑面而来。恐怕那个红眼小孩就在里面。

——那个雾……耍了点小花招。

红雾里张着覆盖塔全身的结界，从空中的飞行者一方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来看，可知那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只能暂时先降落了，红雾的效力似乎还波及不到陆地上，只见塔的周围聚集着一大群怪物。不敢说那样会比较容易，但只有从下面才能侵入内部。

红龙朝地面吐了一团火焰，原本密集得根本无法看清的怪物，转瞬之间便化作了尘土。而就在红龙正要着地的时候，一个宽大的影子如同要吞没一切似地笼罩了地面。红龙抬起头一看，顿时僵在了那里。

——传说……出现了。

凯姆也仰起头，看到空中有一对巨大的翅膀，以及比红龙整整大一圈、颜色发暗的身躯。

“古……龙？竟然真的存在！”

威尔德雷惊叫了一声。古龙，属于古时的龙，在史书及古文书上也只有少许记载，其存在一直是个谜。

想必古龙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被再生之卵引来的吧。它的咆哮不仅撼动了周围的空气，连大地都被震得发出了鸣叫。阻碍古龙去向的妖鸟和妖精，全都七零八落地坠了下来。

看来不首先打倒它的话，是无法安心登上塔的。

凯姆再次骑上了红龙的背，但红龙就那样合上了双翼，动也没动一下。

——我做不到。

古龙又开始吼了，倾斜的建筑接二连三地应声坍塌。

——和神圣的古龙战斗……我实在是……

我不知道什么传说或神圣，那就是敌人，难道不对吗？



红龙没有回答，折叠的双翼有些不自然的发硬，是在颤抖吗？不会吧？对它来说，这种事……

咆哮产生了回声，凯姆感到红龙的身体明显哆嗦了一下，继而变得僵硬起来。果然没错，它是在害怕，在面对一股未知但的确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力量的情况下。

只因迄今为止都展现出了无比强大的能力，所以凯姆深信红龙并不会像人类一样脆

弱，何况是心怀恐惧和胆怯。

不对。如果红龙的心和人类的性质完全不同，那它怎么能够理解自己在双亲的仇和朋友之间摇摆不定的心情？还有在离开石山谷时对塞雷表现出的温柔，那是只有了解自己弱小之处的人才会有的举动。

凯姆叹了一口气，以手臂环上红龙的脖子抱住了它，感到手臂上传来微微的颤抖。

"放、放开！"

红龙突然惊慌失措地大叫了一声。

"就算对我表示关心也……真是的，你好奇怪。"

总觉得它这招牌式的毒舌语气有点不对劲。紧接着，红龙呼啦一下张开了双翼。

"不管是传说、神还是善恶都没关系，异想天开的笨蛋。"

红龙蹬着地面飞上了天空，双翼已寻不着一丝迷惑，笔直地向古龙冲了过去。

——伟大的古龙啊，后悔遇上像我们这样的傻瓜吧！

从地上看，古龙的身躯要比红龙大上足足一圈，但到了上空接近它以后，凯姆才发现实际的古龙比这更为巨大。还是说，是自己畏惧的心导致对手看起来比实际更大了呢……

不过，畏惧的并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红龙的心中也同样怀着恐惧，但即便如此，它仍然决定去面对对方。

古龙用力弯曲了一下巨大的身躯，从好似大地裂缝的口中吐出一团雪白的冷气，动作却稍显迟钝。红龙轻而易举地回避了冷气，并以火焰反击。来不及逃走的妖鸟们要么冻结，要么被烧得焦黑一片后纷纷掉落。

冷气再度袭击而来。尽管红龙已是在足够的距离之外采取回避，但仍感觉像是在暴风雪中战斗一样。要是被直接击中，身体一定会在瞬间冻结掉。

——向古龙挑战，果然只是愚蠢的行为么……

红龙有些示弱地呢喃道。那无论遭到多少次火焰攻击都纹丝不动的双翼，永远也吐不完的冷气，它明白自己很难有胜算，而这同时也是凯姆的想法。这种滋味他已经在过去尝到好多次了。

但就算是这样我也在战斗。一旦停止挥舞手中的剑，死亡就会即刻来临。

——这就是所谓人类生存的意义吗？愚蠢……真是愚蠢啊。

嘴里说着愚蠢，却感觉不到有嘲笑的语气。红龙大吼一声，火焰伴随着强有力的咆哮一气吐出，对着古龙的方向，一遍又一遍。

凯姆注意到古龙如墙壁一般的双翼微微晃了一下。就算只是个小东西也能在上面挖洞，挖得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塌下，即便是坚如磐石的墙壁。

——你和红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什么驱使红龙做到这个地步？

又惊又怕的威尔德雷寻声问道。

红龙继续吐出火焰，而冷气涌来的间隔则似乎变长了。于是红龙一口气缩短了与古龙的距离，对其使劲吐着火焰。它一边避开冷气，一边继续吐。这一次，古龙的双翼很明显地摇晃起来。

冷气止住了。红龙奔到极近距离再次吐火，只听得古龙发出了一声吼叫。但这不是充满威慑的雄叫，而是更接近悲鸣的声音。在蜂拥而至的火焰中，古龙巨大的双翼不断挣扎，进而来回翻滚。而它每挣扎翻滚一次，向下扇起的暴风便袭向帝都，将其境内一一摧毁。

忽然间，火焰穿透了古龙的左胸，令其双翼终于停止了动作，并开始往下坠落。庞大的身躯重重朝帝都砸去，发出一声犹如地震爆发的巨响。

——我们居然……打败了古龙？

红龙一脸愕然地俯视地面，那横卧在废

墟中的巨大尸骸，正是持有生还意志者打破了传说的证明。

——真不敢相信。

直到最后都不舍弃剑的人才会赢，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变成另一个笨蛋了么。

恐怕是的。

凯姆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有什么已经遗忘好久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渐渐蔓延开来。

——向你道谢，凯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已经能超越自己了。

红龙扑扇了一下双翼，向着被红雾所包围的塔前进。

"已经没有比我们更强的了，想活命的话就让开！"

红龙对着周围的一片区域吐出火焰，将怪物尽数烧光，看得一旁的威尔德雷不禁发出了惊叹之声。

——好羡慕红龙和你的羁绊之深……我们之间就从没那样过。

红雾已渐渐近在眼前，红龙在向地面大吐火焰、将怪物一口气消灭完之后，开始徐徐下降。

"这就是再生之……"

他们没办法听雷奥纳鲁把话说完，视野前方已变得一片雪白，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过于耀眼的强光让凯姆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可在关闭的眼睑里侧，却仍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了一幅光景。

这是什么！

芙丽叶在那里，是刚从再生之卵诞生出来的芙丽叶。背上长着雪白的翅膀，身体各处还伸着让人恶心的触手。这个曾是自己妹妹的异形此刻正接连不断地袭击着人类，犹如长鞭的触手朝东跑西窜的人们数次挥下，与其抗争的人则不幸被刺穿了身体。白色的翅膀被溅出的血染成了红色，但芙丽叶完全不为所动，肆意飞舞着寻找下一个猎物，空中回荡着她那已不像人类的高亢笑声。而目睹着这一切的凯姆，决定亲手将化为异形的妹妹打倒……

"不要！住手！"

塞雷的喊叫让凯姆恢复了神智。他望了望周围，芙丽叶和仓皇逃窜的人们的身影都不见了。凯姆不禁握紧了拳头，他的掌心里满是汗水。

"红龙它……"

刚一着地，众人就感到空气比刚才显得更为沉淀了。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如同在温水中步行时才会遇到的湿气和令人不快的臭味，石路上随处可见形状奇特的塌陷和裂纹。环顾四周，每处塌陷的周围都在飘摇一般地晃动。

"这是……？"

"时间差不多了。"

红龙以庄严的声音宣告。

"卵就要诞生了。"



塞雷一边抽泣一边上前紧紧抓住了凯姆。

"凯姆和红龙互相残杀……好可怕。"

塞雷似乎也产生了幻觉，这么说……凯姆连忙把视线转向威尔德雷。

"我看到天使了……天使降临，把陆地……把人类都吃光了……好可怕，那根本不是神之使者的姿态。"

"我看到了奇怪的城镇。"

雷奥纳鲁用手蒙上了双眼。

"巨大的建筑群和巨大的尖塔，灰色的街道，以及炫白的光。那是什么啊？"

本来还想问问亚莉奥修看到了什么，但她只是一个劲地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她也产生了幻觉。

"那到底是……？"

"是即将诞生的再生之卵所为，让人类目睹绝命的场面，让非人类看到繁荣的幻象。你们产生的那些幻觉就是人类灭亡时的情景，也是灭亡方式的可能性之一。"

凯姆终于明白红龙说想让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话绝对不要进入卵内的原因了。倘若尤巴鲁特的计划成功，刚才一幕幕情景是会变成现实的。

"如果那就是神话所说的再生之卵……"

"人类总是按自己的喜好歪曲神话。再生之卵？那种东西，原本就不可能存在。"

被誉为能给世界带来崭新秩序的再生之卵。如果那个不是，那到底什么才是呢？

"你有想过非人类为什么会袭击人类吗？"

凯姆的提问换来的是红龙的反问，见他回答不上来，红龙仰天缓缓说道：

"神的意志都反映在了人类以外的其他所有生物上，但惟独只有人类要违逆神。"

"违逆神……怎么会……"

威尔德雷急忙想要辩解，却被红龙打断了。

"只遵从自己的意志行动，自负地以为自己能变得比现在更强。不了解神的意志，侮辱神赐予的力量。这不叫违逆叫什么？"

"那是……"

"非人类却遵从神的意志袭击人类，遵从神想要抹杀自己的失败之作的意志。"

神想要抹杀人类？怎么可能？

"那只卵就是证据。不管进入卵内的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最后都会转生成为残杀人类的东西。那只卵带来的不是世界的再生，而是毁灭。"

尽管觉得难以置信，但在内心深处，凯姆其实已经接受了红龙的观点。要是通过神之手就能为世界带来新秩序的话，为什么又需要将其封印？如果卵带来的是灭亡，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为了避免神之手所造成的灭亡，人们才对那三个封印严加看守，建立了名为封印女神的人柱。

红龙什么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它才对为通往毁灭之门的卵赋予再生之名、并当成神话广为传诵的愚蠢人类嗤之以鼻。

"如果那只卵是为了抹杀人类而存在的，那天使教会又……"

"一群狂妄自大的人？或者说是神的恶意的反映？我也不清楚。"

"降伏亚人的力量也好，空中要塞也好，都不可能是人类的能力所及。既然是这样，那天使教会是有神庇佑的了？我们在对神刀刃相向吗？"

威尔德雷恐惧得浑身发抖，当场呆坐在地。凯姆则从他身边挤过，向着塔的入口处奔去。

身后出现什么都无所谓，即便神就是对手也一样。我发誓，要将天使教会一举击溃。我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还来得及！打倒教主，把祭坛的卵封印起来！快一点！"

红龙大叫着。

"等等，我也要去。"

塞雷的声音让凯姆不禁停下了脚步，正

要跑过去的塞雷则被雷奥纳鲁制止了。

"不能去，塞雷，你就留在这里……"

"不，我必须去。"

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很难说，才没有工夫去照顾小孩。凯姆正想告诉塞雷他只是个累赘，最好老实待在这儿，塞雷却抢先开了口。

"刚才那个坐着椅子飞走的小孩，是我的妹妹。"

凯姆想起来了。第一次见到那小孩的时候，他就觉得那张脸有些似曾相识。尽管有点儿疑惑于她眼睛的颜色和邪恶的表情，但她长得的确和塞雷很像。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不会错的。"

那个小孩，就是现在他即将去打倒的天使教会教主。

"求求你，也带我去吧。我不会成为累赘的。"

我不想带你去，那不是个能在保护小孩的同时进行较量的对手。

"无论如何……都不行么？"

想来的话随便你来，到时就自己保护自己吧。

快要哭出来的塞雷终于露出了微笑，尽管妹妹可能会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不，也许会反过来也说不定。塞雷也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妹妹所杀，被妹妹……

凯姆将徘徊在心中的杂念挥去，转身继续前进。见塞雷紧随其后，亚莉奥修也跟了上去。接着自然是雷奥纳鲁，走在最后的则是威尔德雷。

——凯姆，绝对不要死啊。

凯姆挥了挥手，以此作为对红龙的回答，仍然毫不回头地奔跑着。红塔的入口敞开着，仿佛是在等待他们。

－2－

"马上，马上……"

玛娜带着陶醉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比自己还要大的球体。白色球体的轮廓正在迅速变得鲜明起来，一开始只是如热浪般摇曳着，不久便化作白雾，如今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那是个球体了。

当这个球体呈现出特别鲜明的轮廓时，



世界就会再生。

“马上……新的世界就开始了。只有被神所爱的人才能得到幸福。”

新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塞雷了，已经没有那个从我身边夺走妈妈的可恶塞雷了。

玛娜放声笑了起来。

不，塞雷还在也没关系。但是，被妈妈所爱的只有我。塞雷绝对得不到爱，不管做什么都会遭到叱责，不管做什么都会被殴打，然后被丢弃在石山谷。感觉真棒！

塞雷最讨厌了。玛娜喃喃自语着。但似乎这样还不够解气，于是又加了一句：死了就好了。

独占妈妈，将我赶出去，这些全都是塞雷干的。被扔在石山谷没人管，一定也是因为塞雷的缘故，是塞雷要妈妈那样做的。

“对不起，我不会再那样做了，不会了不会了！”

就算那样大叫着，妈妈也没有原谅我。我又没有干坏事，妈妈却不原谅我。

来到石山谷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突然被撞倒的玛娜沿着满是岩石的斜面滚了下去。凭一个年幼小孩的力量是爬不上去的，即便哭到喉咙嘶哑，仍然没有一个人来接她。

玛娜是个年纪虽小却十分聪明的孩子，她很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以前也曾听大人们讲过，石山谷是个可怕的地方。食物就不用说了，连水都喝不到，而且据说山谷附近还有怪物的巢穴。

之前自己也曾得不到食物，但还从未经历过没水喝。这样一定会比过去痛苦很多倍吧？和在村子里不同，这里没有高雷姆。万一出现了怪物，毫无疑问自己会被杀死的。

蹲在岩阴处的玛娜正陷入面对死亡的恐惧中。她知道照这样下去，如果一直没有人来接她，自己是会死的，绝对不可能活下去。

人死了的话，会到哪儿去呢？是像一直睡着一样吗？还是全部消失？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母亲的脸。

就算我死在了这里，妈妈也不会知道。就算我不见了，也一定改变不了什么。塞雷还能够像往常一样吃饭，像往常一样和妈妈说话……难道说，即使没有我也可以吗？没有我的话更好吗？

突然，一股强烈的憎恶涌上她的心头。但玛娜还理解不到那么深，不知道她是在为自己的存在被否定而愤怒，只觉得无比生气，只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死。

讨厌！大家都好讨厌！塞雷、爸爸、男人们都是，除了妈妈以外全都讨厌。以后只要大家都死了就好了。

玛娜在饥寒交迫中发着抖，并不断地诅咒世界。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驱逐出这个世界了，消失的不会是世界，而是自己，尽管自己什么坏事也没有干。

夜色越来越浓，周围的空气和地面也逐渐变得像冰一样又冷又硬。玛娜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靠在冰冷的岩石上闭着眼睛，意识渐渐模糊。当什么都无法思考时，死亡便会降临了。

借着那仅存的一点微薄意识，玛娜尽情地憎恨着。憎恨从自己身边夺走母亲的塞雷，一直无视自己的父亲，以及允许了塞雷的存在、却打算抹去自己的存在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毁灭了也不错！

就在意识即将被黑暗所吞没而消失之时，玛娜听到了一个声音。

谁？

声音倏地一下钻进了她的体内。那并不是清晰的语言，也没有一句具体的话，但玛娜很清楚地理解了声音所说的。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她理解了一切。如同很早之前那样，这种想法在玛娜体内立刻扎了根。

我明白了，我服从你的教义。一切都是为了你。

玛娜这样回答着站了起来，手和脚都诞



生了全新的力量。她一个人走在黑暗中，饥饿和寒冷的感觉都无影无踪。大概是害怕寄居在她体内的强大力量，栖息在石山谷的怪物也没有向她发动攻击。

也不知走了多远，东边的天空不久变得明亮起来。在拂晓的光芒中，玛娜对着天空伸出了手。这时一团红色的光包围了她，带她离开了这个地方，目的地便是天使教会。从那一天起，玛娜成为了教主，众多的祭司和士兵都归她率领。然后，得到玛娜这个“神之器”的天使教会和帝国军，得以迅速地扩大了势力。

对于不被任何人所爱、没有得到任何人关心的玛娜来说，相信神的爱，实践神之教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和玩具。不管怎么说，这里的大人们都跟玛娜有着相同的眼睛。被妈妈唾弃为不吉利、血色的眼珠颜色，在这里却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红色的双瞳还是忠实于神的证据，是为了获得神之爱而不可或缺的资格。

所以我才被神选中，因为我生来就拥有红色的双瞳。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呢……

天使教会才是自己应该留下来的地方，玛娜觉悟了。过去的生活只是个错误。

神借玛娜之口传达了很多话，并下达了若干命令。玛娜相信，就这样忠诚地侍奉神、接受神的爱于一身的话，总有一天能够收获母爱。对于下令歼灭国家、烧毁村庄这样的事，她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她行使强大的力量、痛揭人心、将别人的情感和意识抽离出去，也是基于神的意志所做出的行为。

过去的世界是堕落的世界。过去的人们也都是一群恶人。

对如此相信着的玛娜而言，无论破坏或杀戮都是正义的。玛娜一心梦想着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有温柔的母亲，有充满爱的生活在等着她……

“马上，马上……”

围绕着再生之卵，玛娜载歌载舞。

我是被神所爱的孩子，我是对的。我……一定能得到妈妈的爱，妈妈……

不知不觉，玛娜用“神之声”笑了起来。此时此刻，在她体内的神之声开始愈加强烈，且越来越大。她感到神一直就存在于自己的体内，还有哪些部分属于自己，也已经不知道了。总觉得不知在什么时候，自己就会和

神融为一体，进而消失……

我是被神所爱的。既然被爱，我就会和神融为一体。即使我不再是我，神也会代替我……所以我……我……

与此同时，白色的球体似乎又露出了少许轮廓……

－3－

塔的内部整个就是螺旋上升的台阶，因为结界的缘故，红龙的声音已经完全听不到了。不仅如此，连他们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也似乎很遥远。而攀登得越高，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混浊，充满了一种足以歪曲视野的重量感。

——还是不要离得太远比较好，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就麻烦了，虽然不用担心会走散。

只要沿着台阶一个劲儿地向上爬就行了，真庆幸它没有采用要塞内部那样复杂的构造。

正如他们想像，在螺旋台阶途中也出现了前来攻击的帝国士兵，但数量绝对不算多。即便是帝国，靠那点残留的兵力也已经无法布满这座巨塔了吧。

——一旦卵孵化出来，那个幻觉就会变成现实吗？

总之有那种可能性，也有可能还不止，或许我们会迎来更可怕的灭亡。

——那幅情景如果是基于神的意志实现的，那我一直以来奉上的祈祷到底算什么？

对神官长威尔德雷来说，真相是残酷的，但对自己来说却反而是福音——凯姆心想。至少，芙丽叶承受的痛苦没有白费，芙丽叶挺身守护了这个世界，顶着神的恶意。这一事实是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安慰。

而且，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应该报复的对象是谁。以被造者的身分违逆造物主，大概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或许也根本无法战胜。但他还是愿意相信，直到最后都不放弃剑的人会赢。

不记得已经爬了多高，空气变得更加沉重了。视野开始出现奇怪的扭曲，映入眼中的一切事物都显得那么别扭，而且失去了色彩。脚下的台阶呈现出重影，虽然知道那是错觉，但也总觉得一踏足就会踩空，动作遂因此变得迟缓了不少。

仿佛梦到了那个被追逐的情景，凯姆的脚步满是沉重和焦躁。明明已经拼命在跑了，却好像一步也没跑出去。

——这是结界的力量吗？还是……卵的？

不管怎样，总之肯定不是人的力量。如果是人力所为，那也太可怕了。

就连本应富有规律的脚步声，此刻也像在水中听到的那样渐行渐远。这里真的是塔吗？再过一会儿，他们自己会不会也沉到水底下去了呢……？

即便如此还是要前进，哪怕只是一丁点也要往上爬。只要脚步永不停歇，最后总会到达顶层的。自己是在攀登台阶还是单纯地在挣扎，他已经不知道了，只觉得漫长的时光正从他眼前不断流过。

当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脚步声已经恢复正常的频率了，视野的扭曲也消失了。空气依然混浊，但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挥之不去的沉重了。面前已不再有台阶，他到达了顶层。

顶层是一个宽敞的空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地面的铺路石好似血一样红。这个大厅的每个角落都一览无遗，视线前方是一个孤零零的圆形物体，以及在它周围跳舞的一个娇小身影。那身影伸开双臂，围着卵尽情地舞动着。

“玛娜！”

众人还没来得及制止，塞雷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是我啊！我是塞雷啊！”

娇小身影的动作停止了。

"塞……雷？妈妈……"

玛娜突然颓丧地跪了下来。

"妈……妈……"

玛娜仍跪在地上，用双手抱住了头。

"振作点，玛娜！妈妈已经……死了。"

"妈妈……死了……？"

玛娜的双臂随之无力地垂下，塞雷连忙跑过去，想把手放在她肩上。但就在这一瞬间，一道绽开的光将塞雷的身体轰飞了。

"天使笑了。"

"玛娜！"

玛娜对塞雷的呼喊充耳不闻，用混合着粗大嗓音和小孩子声线的两种声音大笑起来。

"玛娜……为什么……"

凯姆拔剑出鞘，只要打倒这家伙将卵封印起来，就还来得及。在那个幻觉中，自己是想亲手杀掉芙丽叶的。虽然已经知道那不是妹妹，但仍然能感觉到那种切肤之痛。杀掉玛娜的话，塞雷也会尝到相同的痛苦滋味吧……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



但即便如此，为了能继续活下去……

就在凯姆挥剑的一刹那，玛娜周围的地面膨胀了起来。红色的铺路石一块一块地膨胀着，并迅速变成了可怕的黑色。

"塞雷！快退下！"

雷奥纳鲁大叫一声，对着塞雷的后背推了一把。只见铺路石幻化成无数的幽灵士兵，密密麻麻地将玛娜团团围住。这个数量可远远大于一行人在丘陵地带战斗时遇到的那些，更糟的是，这里还没有能以一脚解决若干个士兵的高雷姆。

那双红色的眼睛里忽闪着异样的光彩，一旁的雷奥纳鲁则把塞雷扶了起来。

"天使笑了……天使笑了……天使笑了……"

不知不觉之间，玛娜的声音变成了非小孩子的粗大嗓音。能感觉到她那娇小的身体内部充斥着强烈的憎恨和疯狂，似是将要喷涌而出。

"这么一个小孩哪来……如此强烈的憎恨？"

这就是神对人类的憎恨吗？正因为对霸占了母爱的哥哥满怀强烈的憎恨，所以才得以容纳了神的憎恨？

"封印一经解除，如今万物皆已无用。人类啊，就让汝等亲历万物皆无用的事实吧。"

塞雷和威尔德雷躲到台阶下面去！

毫无疑问，自己很快就要进行一场苦战。即使有高雷姆在，要对付这些敌人也依然很棘手。何况对方的数量是如此密集，自己真的能将他们全部打倒吗？

——凯姆，还记得和我的约定吗？绝对不要死啊。

他好像听见了红龙的声音，在有结界阻隔、理应传不到这里的情况下。

使出浑身的力气，凯姆一剑切碎了面前

一个敌人握剑的右臂，并连同盾牌一起砍掉了其左臂。想绕到他身后偷袭的士兵则被剑尖止住了动作，随即人头落地。

绝对不要死，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活下去。

突然，从身后传来了一声悲鸣。尽管无法转身加以确认，但多半是威尔德雷和塞雷的退路被截断了。一定是台阶周围也出现了幽灵士兵。

自己保护好自己！

这种时候别说出手相助，就连想在原地活动一下都似乎很困难。稍微一个疏忽，凯姆自己也会很危险。比起丘陵地带那些由熔化的铠甲变化而成的幽灵士兵，这里的幽灵士兵形态更为完整，动作也更为敏捷。

自己已经在不顾一切地砍杀了，但幽灵士兵的数量却一点儿也不见减少。聚集在玛娜周围的幽灵士兵，从自己身后步步逼近的幽灵士兵……以己方的人数来对付这么多的敌人，本身就是一种莽撞的行为。

手臂渐渐感到了倦意，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凯姆正无力地想着，这时又听见了一声尖叫。这回是亚莉奥修，只见她一边举剑挥向幽灵士兵，一边摇摇晃晃地前进着。

这个笨蛋……！你在干什么！快回去！

亚莉奥修张开双臂奔向玛娜，手里已经丢弃了剑。

——我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终于找到你了。

她的眼里似乎已经看不到幽灵士兵了。

——好了，到妈妈这里来。

幽灵士兵开始向亚莉奥修实施攻击。

——你很害怕吧，不过已经没事了。

就在亚莉奥修用满怀幸福的声音喊出一个陌生名字的瞬间，数把剑齐齐刺穿了她的身体。

——已经……没……事了……

与幽灵士兵激战中的凯姆目睹了这一切。亚莉奥修的血激起一股飞沫袭向幽灵士兵，蕴藏着反弹魔力的精灵之血将周围的幽灵士兵溶了个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空中响起了水火爆裂的声音，萨拉曼达和温蒂妮的生命也伴随着众多幽灵士兵的消失而结束了。

——原来是这样啊，这些散发着恶心臭味的人……

雷奥纳鲁嘀咕了一声，接着朝凯姆的身后跑去。

——凯姆，教主就任你处置了。

喂，你想干什么……

凯姆好不容易问了一声，却见雷奥纳鲁挥剑奋力挡回了敌人从左右两边刺过来的剑。不，不用问也知道，他是想做和亚莉奥修同样的事。

“不要啊！不要，我已经不想再看到有人死了！”

“塞雷，不用担心。你的味道很好闻……没事的，我不会死。”

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凯姆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和这个男人达到互相理解，要不是因为他是契约者，自己也绝对不会让他同行。然而他们还是共同经历了战斗，虽然想法不同，但面对的都是相同的敌人。

他们是同伴。

此时此刻，凯姆是这样认为的。

“喂，笨蛋！你在干什么，这样连我也会死的啊。”

意识到雷奥纳鲁目的的妖精一下子慌了神。

“死了的话，就不能和小塞雷一起玩了哦！我求求你，请活下去，雷奥纳鲁！反正你也怕死！呐，是不是？喂，住手！住手啊！住……”

妖精的叫声停止了。

——希望的破灭无非一死！

雷奥纳鲁感到背上那团绿色的光迸裂了，暴风横扫着周围这一带。转瞬之间，身



后幽灵士兵的气息便都消失了。

凯姆则继续对付剩下的幽灵士兵，握剑的手已经麻痹，没有一丝感觉。但现在不能停下来，无论如何他都要打倒教主，将卵再次封印起来。亚莉奥修开了路，雷奥纳鲁从背后实施了掩护，自己只需要前进就好。已经不能回头了。

最后一个士兵终于化为了泥土。或许是因为太疲劳，凯姆觉得手中的剑异常沉重。他迈着已接近蹒跚的步伐径直走向红眼小孩，他要让她以死来偿还对世界犯下的破坏和杀戮之罪。

玛娜向后退着，刚才明明还能感觉到她的满腔恶意，但现在这份软弱又是怎么回事？不，不能被迷惑。她那将塞雷轰飞时的邪恶眼神，大肆揭露芙丽叶内心时的狡猾笑容……这个小孩就是一切事故的元凶。

"住手！求求你……别把我妹妹……"

凯姆没有理会塞雷的哭喊，只是再次握紧了剑。这时，他感到有人静静地拍了一下他的肩，是威尔德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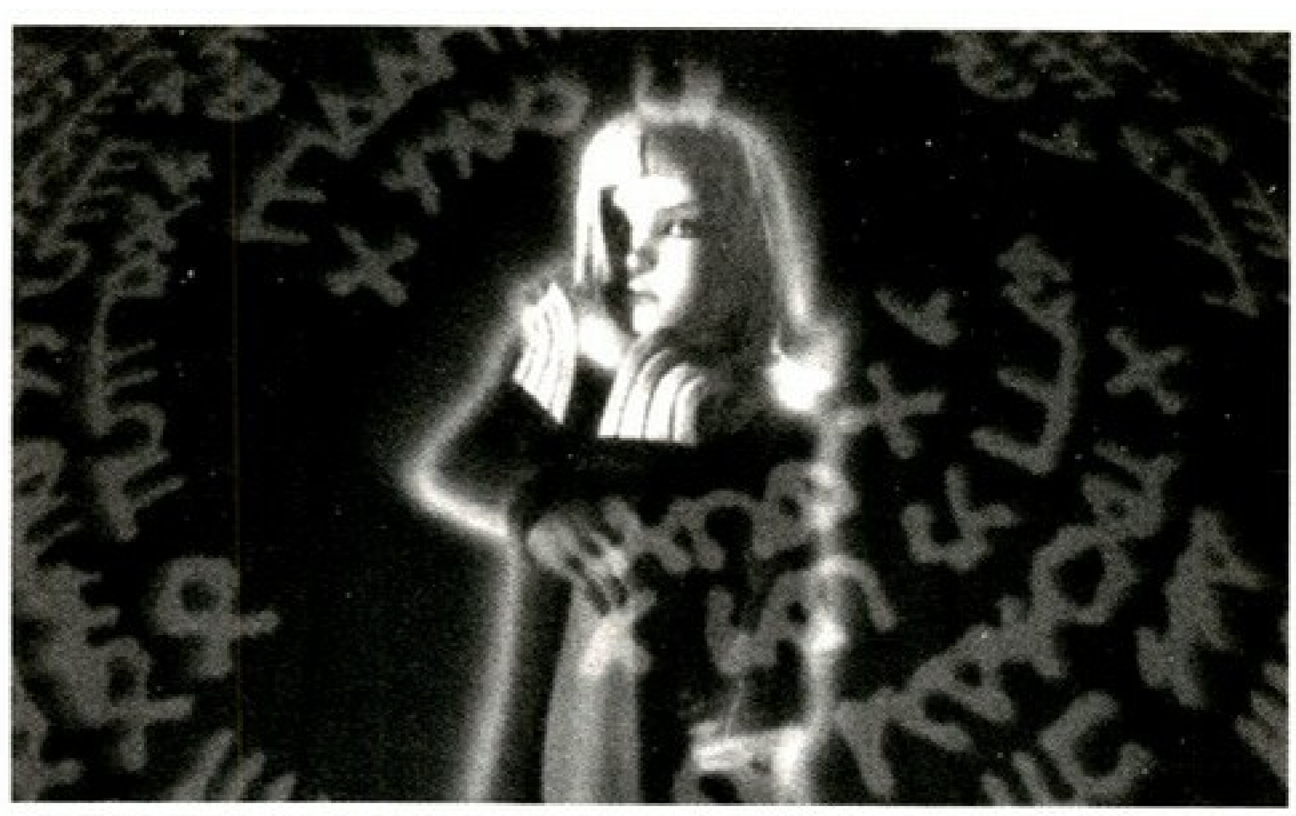
"凯姆，能让我完成神官长的任务吗？我要去封住这个小孩内心的邪恶。"

内心的邪恶，也即是神的恶意。就算满怀愤怒地杀掉玛娜，神的恶意也不一定会同时消失。那样的话……

凯姆点点头，为威尔德雷让出了路。换作以前，自己是绝对听不进别人的话的。但现在，比起报仇雪恨，他更希望能够解决自己身上所背负的一切。

威尔德雷举起法杖，开始咏唱咒语。法杖的顶端渐渐摇晃起来。

"妈……妈……"



玛娜捂着胸口呢喃着。咒语还在继续，威尔德雷的声音比刚才抬高了一度。伴随着呻吟声，玛娜的嘴里流出了一种鲜红色的泥状物质。真不知在如此瘦小的身体里怎么能装下那么多，红泥源源不断地溢出，接着便化作雾气升起，将玛娜的全身包裹了起来。

"人类……还想活下去吗……"

粗大的嗓音不再从玛娜的口中发出，而是在整座塔内回荡着。

"丑陋……好丑陋！"

被红雾包围的玛娜眼看着膨胀了起来，凯姆连忙挡在威尔德雷和塞雷面前护住了他们，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毫无意义。玛娜的身体再继续膨胀的话，即便是巨大的塔也终将被撑破。这里又是顶层，塔一旦发生崩塌，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玛娜的头已经突破了天花板。柱子被折断了，墙壁和地面也开始大肆龟裂。就在塞雷将他紧紧抱住的那一瞬间，突然一声轰响，脚下已空无一物的三人开始急速向下坠落。只要一只妖精或精灵还活着的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凯姆只能在心里暗自祈祷。



到此为止了么……

身体正不断下坠，惟一的安慰是剑还在手中。紧接着，伴随着一股轻微的冲击，坠落停止了。

——这点程度就要放弃了吗？蠢货！

回过神来的凯姆，映入其眼中的是红龙的宽阔双翼。看来在塔发生崩塌的同时，结界也消失了。威尔德雷用自己的背护住塞雷也没有白费，多亏如此，红龙才用翅膀同时接住了他们三个。

地面上开始四处出现轮廓模糊的球体，众人在进入塔之前产生幻觉时，其形态还只是如同热浪一般。位于塔顶层的那个已经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想必就是它率先孵化，接着位于地面的无数只卵也开始了孵化。

凯姆回头一看，玛娜正飘浮在崩塌的塔的上空。置身红雾之中的她嘴里大喊着，与她的喊声相共鸣，天空和大地都在发生激烈的颤动。

——已经没时间了，我们走！

红龙怒吼着展开了双翼。

"凯姆！不要死啊！"

身后传来塞雷的叫声。拜托一个去打倒自己妹妹的人不要死意味着什么，即便他是小孩也不会不明白。

——玛娜，对不起，对不起。

这声道歉的呢喃，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已做好觉悟之人所表现的坚强。

红龙沿直线飞向上空。那两只红色的眼睛又一次投来了邪恶的视线，不仅仅是膨胀的身体，恶意也在不断膨胀。

红龙吐出了一团火焰，但火刚一触碰到红雾，就在顷刻间消失了。

——果然是这样么。

红龙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并不吃

惊。它知道那团红雾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结界，必须先针对这个做点什么。

不经意间，玛娜周围的红雾开始席卷成旋涡，她用力地张开了双臂。仿佛从旋涡中溅出的飞沫，无数的球体诞生了，并同时向凯姆他们袭击过来。红龙急忙一个转身，但想完全避开是不可能的。

你没事吧？

凯姆也知道这样问很傻，根本就不用问。自己的左肩此时正因冲击而持续疼痛着。

——你才是，不要太硬撑了。

互相都在说些没意义的话。

凯姆在内心苦笑了一下。但这是个不硬撑就战胜不了的对手，而且不战胜她的话，世界就会灭亡。稍微说点这种无意义的话，或许也能多少减轻一下心理负担。

球体再次从红色的旋涡中飞来，这次他们离得足够远，理应不会被击中。谁知球体忽然紧急改变了前进方向，红龙急忙腾空闪避，却被一只球体擦到了侧腹部。顿时，一股揪心般的疼痛蔓延开来。

——找弱点。纵使那家伙千姿百态，也一定会有弱点。

一心以为能抵挡一切攻击的独眼巨人也有后脑部这个弱点。那些防御越是坚如铁壁的东西，越有致命的弱点。

那团红色的雾……如果没有它的话。

就在凯姆思考的当儿，无情的攻击再度降临。球体从红色旋涡中源源不断地诞生出来，即使回避也难逃被紧追不舍的命运……红龙急速将翅膀一斜，趁着这一间隙，凯姆看到了。红雾里张着洞，是被那些球体撕开的痕迹。刚才自己和红龙只专注于搏斗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

不一会儿，结界的表面如水波纹似的恢复了平静。现在岂不是可以从那个洞钻进结界的内部？

红色旋涡的表面开始活动，球体像泡泡一样往上浮了起来。

向球体冲刺！那里就是突破口！

——抓好我的背！

红龙迎着无数的球体冲上前去，犹如被钻孔一般的冲击和剧痛向它的全身袭来。凯姆则使劲睁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视野的前方。

笔直、就这样笔直地冲过去！

结界上的洞开始一点一点地恢复原状，红龙拖着受伤的双翼一鼓作气飞了进去，并没有被反弹的感觉，他们成功侵入了结界内部。

喉咙、攻击她的喉咙！

虽说利用神力变换了姿态，但玛娜原本还是个人类。要说弱点的话，除了左胸就是喉部了。而且若是喉部的话，没有衣物的遮盖会令攻击变得更加有效。

火焰包围了玛娜的衣领，青白色的喉咙任由火焰吞噬。空气剧烈地震荡着，玛娜的惨叫声在此回响。她仰起巨大的头，用手挠自己的喉部。一波接一波的火焰则不断地向她的喉咙扑去。

玛娜呻吟着挥起右手，指尖迸出的光带将火焰弹了回去。白色，或者说是红色的光带顷刻间向结界的内侧一股脑儿灌去，稍微碰到一点，都能感受到它那似是要烧光一切的高温。

红龙穿过光带往上升，抓住机会对准玛娜的喉咙吐火。光带化成长鞭朝它袭击过来，夹带着一股炽热击向它的双翼。

——不要害怕，决不要退缩。

没错、不要害怕，决不要退缩。

光带的缝隙越来越窄了。自己单是用来回避的力气也没有了，也已经不知道高温和疼痛是什么感觉。

光带冲向红龙的头部，红龙夹带着不知是悲鸣还是咆哮的声音喷出了火焰，凯姆甚至感觉到它的尾部也在用力。这时，一道白光冲

破了他朦胧的视野，凯姆不禁闭上了双眼。

可是，这一击并没有到来。光带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红色的雾渐渐散开，凯姆看到玛娜扭曲的身子一歪，继而向下倒去。

几乎快要坠下的红龙重新调整了姿势，拼命扇动着满是伤痕和被烧焦的双翼朝地面飞去。他们互相都没有说话，只是不顾一切地奔向塔崩塌的地方。

凯姆他们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威尔德雷已经快将卵封印进来了。从那么一座巨塔的顶层落下来，卵竟然没有一道伤口，轮廓也比在塔中看到的更加雪白清晰。

而当威尔德雷咏唱咒语结束，卵的轮廓便再度开始模糊，很快消灭无踪，出现在各处的卵也一齐消失了。在千钧一发之际，世界的崩坏终于被遏制住了。

地面上尸横遍野，有人类的，也有非人类的。虽然崩坏得以避免，但这个世界仍然失去了太多。

"玛娜！"

塞雷惊叫着跑了出来，重重的瓦砾之间，恢复原样的玛娜就倒在那里。

"振作点！玛娜！"

被塞雷抱起的玛娜缓缓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珠还是红色的。在眨巴了好几下之后，玛娜向四周望去。她很快察觉到是谁扶住了自己，赶紧甩开了塞雷的手。塞雷还想伸手过来，却被她一把推倒在地。玛娜站起来，口中发出咯咯的笑声。

"你们真的很笨哎，好不容易有个再生的机会，居然给放走了。"

一副大人的口气，声音却是扯着嗓子喊出的童音。

"神注视着这一切哦，这可是最后的审判。我们还能够改变，才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

玛娜神气地挺着胸脯，这副模样跟凯姆第一次见到的塞雷很像。

"我们会得到再生的。不会有任何不安，因为我是被爱着的。"

凯姆默默地握住了剑，既然已经失去了神这个后盾，她就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有点任性的伶牙俐齿的小丫头。不过，她的罪孽并不会因为她只是孩子、以及年龄还小而消失。充斥在自己胸口的这股憎恨也一样。

"你很恨我吧？……那就杀了我。"

杀了这家伙，我的复仇就结束了吗？这份愤怒和憎恨就会消失吗？

"杀吧，不需要顾虑的。杀我吧，来啊，杀啊。"

玛娜一步步走向凯姆，他知道她只是在虚张声势。

"我没问题的哦，因为我是被爱着的，被神爱着。被神所爱的小孩也会被妈妈爱，绝对没问题。因为我是被爱着的。"

受到自私的爱憎影响而长大的孩子们——凯姆想起了红龙说过的的话。结果便是这样的么……

心中的愤怒和憎恨并没有丝毫减少，但凯姆已经没有想杀人的愿望了。既不想原谅她，也不想杀她了。

"杀了我吧！杀吧！快杀啊！我叫你杀啊！"

凯姆放下了剑。

"杀了我吧！不杀的话……我……我今后该怎么办。要是恨我的话就杀了我吧，一口气杀死我！"

泪水从那两只红色的眼睛里流出来，玛娜索性就地跪了下去。

"不要恨我……不要恨我，妈妈。我会去死的，求求你，不要恨我。"

玛娜浑身颤抖，嘴唇哆嗦着吐出断断续续的字句，眼睛已经不再看着凯姆。

我就是被这种人玩弄了吗？就因为这种



人、芙丽叶、尤巴鲁特都死了。

玛娜站起来搂住了威尔德雷。

“你也可以，请杀了我吧。我求你了，杀了我。”

而威尔德雷只是默不作声地俯视着她。

“杀了我吧，求求你。杀了我，杀了我！”

“凯姆一生都不会原谅你的。”红龙静静地开口了，“以为可以就这么轻易地死去，真是大错特错。”

听闻此言，玛娜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

“一直以来你都做了什么？身为天使教会的教主都干了什么好事？凭你一句话就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红龙的语气很平静，但也蕴含着切实的愤怒。深知人类是神的失败之作的它，理应轻视人类的它，此刻却是在因人类而愤怒。

“无数的父母失去了子女，子女失去了父母，相爱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另一半……得以生还的人只能面对悲剧。你听见了吗？那些生还的人们的叹息，他们的憎恨已经冲着你来了。你将被活着的所有人、被全世界的人憎恨。”

“不要……不要啊……”

玛娜颤抖着使劲摇头。

“你犯下的是绝对得不到饶恕的罪过。只要还有一条命，不，就算没命了，那些生还的人们也不会忘记你的罪过。你就背负着他们的憎恨继续活下去吧，这是你应该接受的惩罚。”

“不要……原谅我……原谅我……”

玛娜扑倒在地大哭起来。

“妈妈！对不起！我不会再那样做了！不会了！”

对遭受着母亲的虐待长大的玛娜来说，这是她承认错误时最为坚决的态度。被别人憎恨和憎恨别人，哭喊着祈求原谅，在她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东西仅此而已。

“玛娜……不要哭了。”

见塞雷小心翼翼伸手过来，玛娜再一次将其使劲甩开了。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玛娜背对着塞雷继续哭着，但塞雷仍没有放弃对她伸出手。玛娜甩开，他再伸过去……这对双胞胎，之前就一直是这样相处过来的吗？

渐渐地，玛娜的哭声中开始渗透出一种

疯狂。她用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哭的高亢嗓音不断呼喊着，塞雷的叫声也淹没在了她的呼喊当中。但即便如此，塞雷还是大喊着把手伸向她，眼睛里闪烁着决定和她共同背负罪孽的目光。对塞雷来说，这是他自己的赎罪方式。

红龙默默地看了这对双胞胎一会儿，然后转身面对威尔德雷。

"有适合封印的人吗？"

威尔德雷顿时面露难色："没有，除非尽快找到新的女神。"

虽说卵已经被消灭了，但如果没有封印女神，卵还会再次出现的。如今他们已了解到，经神之手获得的"再生"不过是一场幻想，封印今后所背负的职责将比过去更为沉重。

"必须再牺牲一个人，我是……名为神官长的死刑执行人。"

威尔德雷自嘲般地说着，然后低下了头。女神的生命太短暂，自从他就职神官长以来，已经亲眼目睹了好几个人的死亡。在俗世的人类当中，他一定也是惟一一个、身为女神的迎接者而对孤独和绝望怀着深深厌恶的人。而且，今后也还是一样……

红龙慢慢地走向凯姆。

"又遇到麻烦了……能给我一点温暖吗？"

凯姆一时没明白它在说什么，明白了话语的意思，也不知道它的意图是什么。他只看到它定定地注视着自己，像是在作什么恳求。

已经没有敌人了，世界也没有灭亡。还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吗？

凯姆拘谨地抱住了红龙，并没有感到一丝颤抖，也没有一丝胆怯，只是平静。

"已经……没事了。"

红龙轻轻地离开了他，再次面向威尔德雷。

"对我使用封印吧。我的精神力、生命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无法比拟的。"

凯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比刚才更搞不明白了，红龙的话总是超乎他的理解能力。

为什么？为什么要为渺小的人类做到这个地步？

凯姆感到红龙似乎轻轻地笑了一下。

——那样的一个你，不也是人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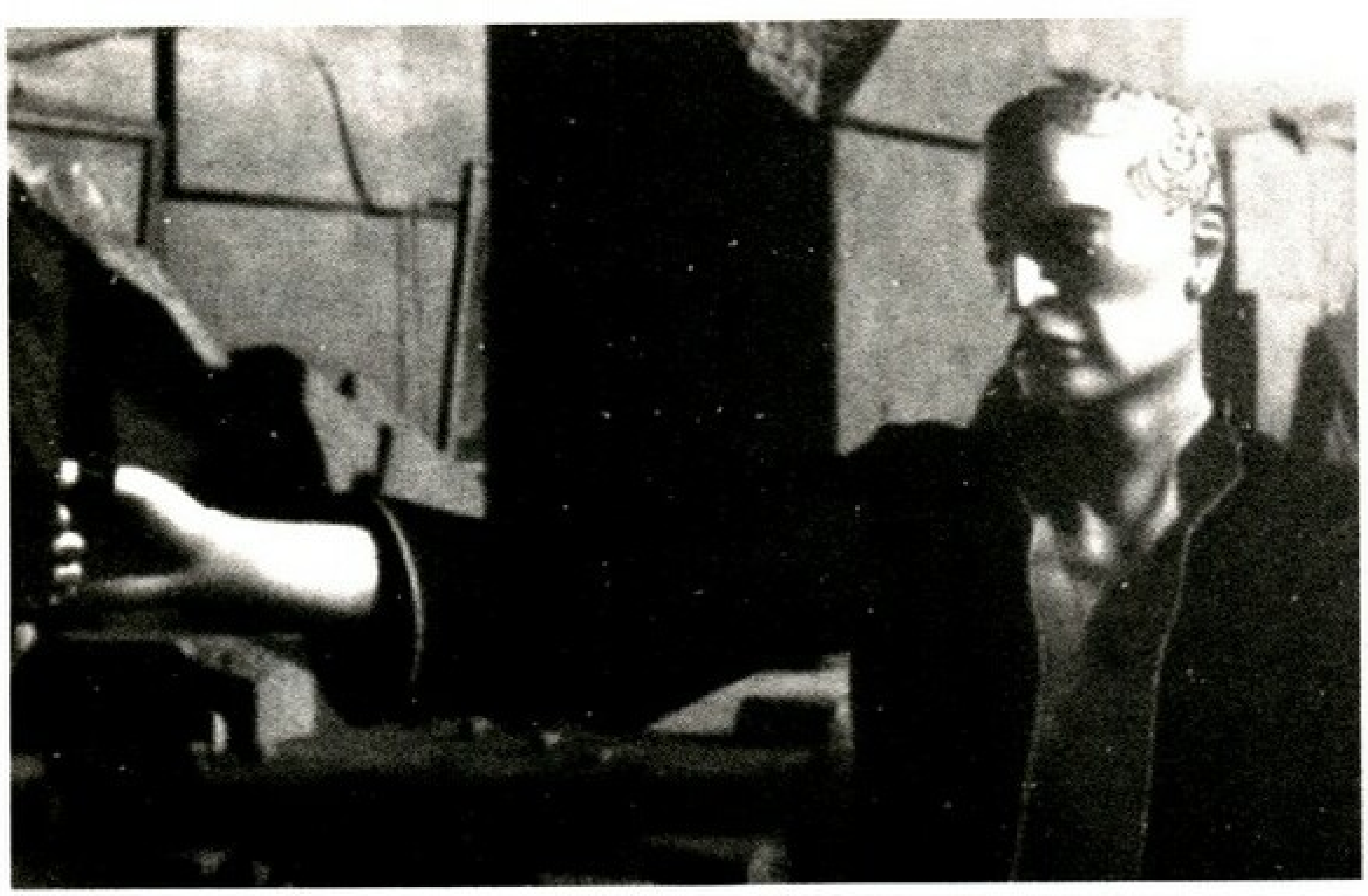
威尔德雷也一脸难以置信地仰望着红龙。

"这种事……真的可以吗？"

红龙看了凯姆一眼，但很快又将视线投到了威尔德雷身上。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快点动手吧。"

凯姆目瞪口呆地看着威尔德雷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还是不敢相信，在想这是不是幻觉的延续，再生之卵和神的恶意让他产生的幻觉……



就在无计可施、只是呆立在那里的凯姆面前，威尔德雷高高挥起了法杖，嘴里念着凯姆还没听习惯的咒语，长得似乎将持续到永远的咒语。

很快，一团青



白色的包围了红龙的身体，红龙小声呻吟着，光芒接着化成了螺旋状，将它的身体缠了起来。目睹着这一切，类似的一幅光景在凯姆的脑海里复苏了。那个夜晚，在国境附近的一座小镇上，缠绕着痛苦的芙丽叶的螺旋状光芒，和现在一样。

凯姆朝躺在地上的红龙跑过去，贴身抱住了它。一样的，就和那时一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做不了。

咏唱的声音渐渐抬高，光芒开始形成细小的文字，一个一个在红龙的身体上发出烧灼的声响。几股血流了下来，伴随着痛苦的呻吟，红龙的身子不禁扭动起来。

但凯姆无法分担它的痛苦。如果契约对象受伤，自己也会受伤，可现在，就在面前，对方所受的折磨却完全没有传到自己身上来。凯姆终于明白了，封印是在超越人类世界的领域内所实施的行为，跟契约、心脏都毫无关系，与属于人类世界的事物是不一样的。

他们曾互相交换心脏，共同获得新的力量。但现在在自己和这个对象之间，将诞生彼此无法跨越的隔阂。

一直以来，自己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朋友、同伴……应该已经习惯失去了才对。凯姆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但现在这种痛苦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绝对无法分担的痛苦带来的是另一种痛苦。凯姆抱着红龙，紧紧地咬着牙。

“你的眼泪……第一次看见……呢……”

红龙不说，凯姆都没有留意到自己正流着泪，在失去芙丽叶时也没有流下的泪，在双亲被杀害时被愤怒所吞没掉的泪……

忽然，浑身是血的红龙挣扎着起身说道：

“有一件事……希望你记住。”

凯姆视野中的红龙正不断扭曲着，轮廓也变得模糊起来。

“安琪儿……那是我的名字。”

ANGEL？

凯姆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红龙。

“对人类自报姓名，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红龙缓缓地张开了双翼，从它身上流出的血染红了瓦砾。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的凯

姆，情不自禁对它伸出了手。

"再见了……笨蛋……"

凯姆的手抓了个空，目睹着红龙的身体像蒸汽一样失去了轮廓，接着变成一个光球徐徐上升，闪耀着七彩的颜色融入了不知何时晴朗起来的天空，进而消失了。

红龙为什么会消失，又去了哪里，属于人类世界的凯姆是无法知道的。如今充斥他体内的只有沉重的丧失感和无力感，凯姆就地跪下，仿佛再也动不了似地静静跪着。

——笨蛋。

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听到了红龙的声音。没错，红龙虽然消失了，但它并没有死，仍然继续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身为它的契约对象，凯姆明白这一点，只要自己的生命还存在着。而在这副身躯内跳动的心脏，毫无疑问是属于红龙的。

只要继续活下去，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吧。不，就算知道永远不会再见，我也能够继续活下去。

"神啊，即便如此你还是要我们活下去么？只为了憎恨、惩罚我们，所以让我们活下去么？"一旁的威尔德雷仰天长叹。

凯姆站了起来。

不是因为别人叫我们活下去，我们才活到现在，而是因为自己想要活下去，哪怕受到再多的憎恨，失去数不清的东西。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从明天开始，或许也是一样。

带着不祥色彩的云不留踪迹地消失了，鸟儿飞上蓝天翩翩起舞。凯姆伫立在那里遥望着这幅光景，久久地……

全文完





人物介绍



希瑟·梅森

本作主人公，性格坚毅的女性。某天在回家的途中发现了异常情况，而这一切和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克劳蒂娅

奇怪的女人，穿着一套黑色的服装四处游荡。好像对宗教十分狂热，说话时总是有些疯疯癫癫的。

道格拉斯·卡德兰



私家侦探，在克劳蒂娅的委托之下寻找希瑟。

哈利·梅森



希瑟的养父，他知道关于希瑟身世的秘密，好像一直都在躲避着某些人的追踪。

前情提要

发现父亲被残忍杀害的希瑟决定前往寂静岭寻找仇人，道格拉斯也因为内疚而自告奋勇地要求开车送她去。寂静岭被浓雾所笼罩，而且有数不清的怪物在小镇上四处徘徊。在寻找克劳蒂娅的过程中，沉睡在希瑟内心中的艾丽莎的记忆开始慢慢苏醒。最后，在神秘人物文森特的提示之下，希瑟朝着教团大本营的所在地走去。克劳蒂娅为什么要杀害哈利？道格拉斯能否解开心中的枷锁？希瑟是否能够成功复仇呢？这一切的答案即将揭晓！

2

希瑟大声咒骂着，然后皱起了眉头。

由于坠落时的剧烈撞击，痛感从身体的各处传来。

不过好在她并没有受伤，这都多亏这个铁皮屋顶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力。希瑟小心地从屋顶跳下，原来这是一个售票小屋。虽然刚刚遭遇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却也因此躲开了噩梦中见到的那个可怕结局，自己现在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吧。

希瑟借着手电微弱的亮光巡视了一番，这个被铁丝网围住的广场上好像并没有怪物。惟一像是出口的地方就只有对面那幢建筑物的门……旁边写有一块"波利鬼屋"的广告牌，原来是以四名家庭成员被残忍杀害的案件为主题的鬼屋。希瑟快速从这个充满恶趣味的建筑中穿过，来到了前面的那个广场。

这里，又是聚集了大量怪物的地方。希瑟不停地闪躲着怪物，寻找那条不知在哪里的"通往教会的路"。除了没头没脑的乱闯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天色此时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个无法看到全貌的广场就像是一个岔路众多的迷宫，希瑟只能沿着金属网不停地向前跑。当她经过"火箭升空"来到"旋转茶杯"的前方时，看到一个人影出现在灯光之中。

那个人坐在通往"旋转茶杯"的楼梯旁，一条腿就横在那里，显得很邋遢。身上的外套和西装好像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熨烫过了，脸上还留着土匪一样的胡子……

"嘿！"道格拉斯挥了挥手。

"受伤了吗？"

希瑟来到他身旁，盯着那条腿。

裤腿已经被撕破，还渗出了血迹。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轻微的皮外伤，还有些骨折罢了。"道格拉斯勉强笑了笑。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没用的。就算你叫了，他们也不会来的。这是个奇怪的小镇。没关系，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真糟糕。为什么要自己先走，你真是个笨蛋。"

"我也知道，仔细想想自己还真是个笨蛋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道格拉斯只是笑，并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反问道："喂……如果教团所供奉的'神'真的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

"生活在这种寂寞小镇上的神，想来应该不会有着特别大的力量吧。我觉得根本不会出现教团所期望的那种巨大变化。"

"但至少还是会发生变化吧？"

"是啊。"希瑟犹豫着回答道，"如果可能的话，改变的部分也许会增加。就像克劳蒂娅说的那样……也许那样才是幸福的……"

"不……"道格拉斯摇了摇头，"虽然她一直都在标榜'神'和'奇迹'什么的，但是在这个小镇上所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残酷了。就算赌上性命我也要阻止她。"

"想逞强也没有用，你已经受伤了，现在又能做什么呢？还是交给我吧。"

"……你真像我的儿子。"

"儿子？"

“就是我的那个笨蛋儿子。”

“原来你有家人啊。之前某人还在说如果自己死了，只有债主会感到悲伤而已。怎么现在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儿子……”

“那小子……是个强盗，后来被警察射杀了。”

“……”

“不好意思，竟然说你和那个家伙很像。”

“……如果是你女儿的话，我就会觉得高兴了。”

道格拉斯微微一笑，然后举起了手枪。

他慢慢地将枪口对准希瑟。

“如果在这里夺走你的性命，大概就能阻止教团的计划了吧？”

“干什么傻事呢！”

“我就是傻瓜啊……总是想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道格拉斯放下手枪，显得有些精疲力竭。

“希瑟，去阻止克劳蒂娅！”

“嗯！”

“一定要阻止她！”

“我知道。”

希瑟转身离去，走出几步之后又好像很担心似的扭头看了看独自留下的道格拉斯。

她小声地说道：“或许……还是让我在这里……”

那倔强的表情真是一模一样。

道格拉斯一边看着逐渐走远的希瑟，一边在心里想道。

儿子丹尼尔在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和举动，让溺爱孩子的父母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可是父亲由于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亲情的缺失导致儿子日渐叛逆起来……

那是掺杂着痛苦的回忆。

那个宛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是当时自己所工作的警察署的上司说出来的，刑事部长克里斯·帕尔玛总是一副冷淡的表情，同事们在背地里骂他是一个从小就没有哭过也没有笑过的混蛋。那天，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上去是想要强忍住悲哀，可惜却没能成功……虽然很吃惊，却又竭力保持着微笑。

“我绝对不是想要责怪你，道格拉斯。但是这件事真的很棘手，你的儿子被我们署里的警官射杀了。”

从那时开始直到辞职这段时间的记忆已经变得不是很清晰了，由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道格拉斯整日都处于一种梦游的状态中。在那些失去的记忆中，只有同事们尖锐的目光如同烙印般清晰。

刑警，这是种既不易改行又不易再就业的职业，而且道格拉斯也根本没有这么做的魄力，于是只能整日待在家中与酒相伴。在银行帐户中原本就不多的存款尽数化作威士忌和金酒之后，借来的高利贷也很快被他“消化”了。面对这种情况，妻子凯瑟琳选择了离家出走。

并不是因为酒精，而是两人对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事互相推诿，并引发了激烈的争吵。面对前来调解离婚的律师，他只是醉眼朦胧地大吼“随便你”，甚至拒绝出庭。

道格拉斯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想着有关死去的儿子的事情。

丹尼尔为什么会成为一名强盗呢？

难道是对我的反抗吗？

是因为我没有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去关心过他吗？

我只是……作为警官，作为正义的执行者，我必须维护城里的治安，保护那些无辜的居民……这是我的职责，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幸运的是，在他患上酒精依赖症之前，那些借来的钱就被用光了。虽然要忍受饥肠辘辘的滋味，却可以用清醒的头脑来面对现实。在经过漫长的失意之后，道格拉斯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临时的警备员。后来当银行帐户里稍微有些积蓄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公寓开办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因为道格拉斯回想起了自己成为警察的动机——那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

至少要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

要帮助那些祈求和平的普通人。

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一直都在苦苦支撑着这个根本不盈利的侦探事务所……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减轻，关于儿子的事情也逐渐埋没在了记忆中。

可是……

如同丧尸般复活的过去。

那个家伙责难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丹尼尔充满了怨恨的眼神。

克劳蒂娅召唤出的怪物，好像就是潜藏在道格拉斯心中的恐惧阴影。

“丹尼尔……是丹尼尔吗？”道格拉斯茫然地问道。

当时，他紧握着手枪，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

怪物只是紧紧地盯着他。

“我知道，丹尼尔，你并不是个坏孩子。”道格拉斯不顾一切地说道，“我知道你并不想成为强盗，那不是你真正的想法……你只不过是交了几个不好的朋友，你们只不过有些玩过头了……”

憎恨的目光刺向道格拉斯，而他的眼中早已泛起泪光。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好。”

那张布满胡须的脸稍微有些扭曲。

“我应该大声斥责你，应该像个父亲那样纠正你的不正当行为。你明明是在用反抗的目光有意识地祈求我这么做……我总是担心自己对你不够好，所以从来不斥责你……虽然身为警官，可我不是个合格的父亲，请你原谅我……”

面对挥舞着双刀冲过来的怪物，道格拉斯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这就是之前没能好好管教的补偿。

父亲的铁拳现在才落在早已走上歧途的儿子的身上。

挣脱束缚的指尖不停地扣动手枪的扳机。

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道格拉斯现在蹲坐在楼梯上，看着弥漫着大雾的黑夜，脸上露出了苦笑。

从这只被怪物折断的腿上传来的疼痛，大概就是儿子的遗言吧。

3

闪过前方的占卜馆，希瑟快步穿过用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做装饰的童话屋，来到了旋转木马前方的广场。在黑暗中，只有这里亮着灯光，那是一个贩卖冰激淋的小屋，就像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希瑟急忙走过去，这时一个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这是……”

有一个被固定在木板上的记事本，与希瑟家中的那本一模一样。当哈利不

在家时会经常使用，他一般会在上面写着诸如“今晚我会晚点儿回来，冰箱里的披萨记得给我留一块”或者“我被你老师叫到学校去了，因为你又和男同学打架了”之类的话。

那些熟悉的字迹就出现在小屋中记事本上的第一页。

“怎么会！为什么会在这里？”

感到不可思议的希瑟开始阅读记事本。

“达利亚曾经说过。

那个少女是恶魔。

想要将我的女儿作为祭品绑走。

我总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我被她的外表给骗了？

我想起了在医院地下室看到的那张照片。

那个少女和雪莉很像。

所以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吧。

她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到了一种不寻常的负面意识。

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少女就是恶魔。

另外，那个少女看上去显得很悲伤，这是我的错觉吗？

为什么我会感到她像是在寻求帮助呢？

但是，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雪莉。

所有的事情，还是等找回雪莉之后再考虑吧。”

从这些记载的人名来看，这一定是哈利所写。

达利亚就是达利亚·吉里斯皮——那个残忍地焚烧了自己女儿艾丽莎的疯女人。

雪莉大概是二十四年前哈利所收养的那个女孩子，七岁时在寂静岭失踪的她……实际上是艾丽莎的另一半。

只能说这是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哈利第一次到访这个小镇是在十七年前，如果说这些记录是他在当时留下的，难道真的保留到了今天吗？应该不会，很有可能已经被其他人所写的留言覆盖了吧。

如果说因为小镇上已经几乎没有居民，这本笔记才会留在这里，那么在风吹雨淋之下还能保持不褪色，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希瑟首先怀疑这是教团所设下的圈套。

但这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不对。

希瑟摇了摇头。

这一定是父亲的“思想”。

超越时间、空间，甚至超越了死亡，想要让女儿感受到的父亲的“思想”。

那股潜藏在寂静岭中的神秘力量使这一切变成了可能。

父亲是和这个小镇有关的人，我也是如此。

也许这是他想要传达某件事情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内容与日记中所提到的东西具有某种关联性。

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是警告？

是关于雪莉的事情？

还是艾丽莎？

为了掌握笔记中所隐藏的含义——也就是哈利的本意，希瑟陷入了思维的迷宫中。“恶魔”这样的表达方式让她很在意，艾丽莎有着让普通人惧怕的强大“力量”。其本人应该是个善良的女孩，至少哈利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与她的本意无关，其拥有的“力量”的确是会给周围人带来危害的危险产物……那种力量现在就潜伏在希瑟的心底。希瑟是艾丽莎所“生”，也可以说是她的分身。

一阵突如其来的头疼和眩晕让希瑟

感到很不舒服。

这让她回想起之前在医院读过那本祭坛上的书籍后所看到的恐怖的一幕。

那是沉睡在希瑟体内的艾丽莎的记忆。被母亲达利亚活活焚烧的记忆。

火焰在不停蔓延，全身的皮肤都被烧得溃烂的剧痛让艾丽莎开始大声哭喊……原本可爱的脸庞扭曲得如同受到火刑惩罚的魔女，上面写满了绝望、悲伤与怨念。

一边回忆着，希瑟一边在不知不觉中来到旋转木马前。这些游乐设施仍然亮着灯，绚烂的霓虹在夜色中突显出来，就像是一个诱惑夏季昆虫的巨大圈套。希瑟毫不犹豫地走上通往乘坐木马场所的楼梯，其他地方都是死路，有可能成为出口的就只剩下这里了。通往教会的路真的在这里吗?

希瑟刚一走上乘降站，之前的宁静一下子被打破了，四周突然响起了华丽的音乐。整个舞台在音乐的伴奏下开始慢慢旋转，刚才如同化石般凝固着的木马也开始轻快地上下跑动起来。

啊，快乐的时光开始了，开始了!

孩子们，小姐们，快来乘坐木马啊!

……但是，那些并不是能够让人产生乘坐愿望的东西。用木板铺成的舞台上沾满了茶色的污垢，在昏暗灯光的照耀下就像是血迹一般，木马也是一副脏兮兮的模样，在底座支柱的支撑下看上去就像是被长矛刺穿的尸体。孩子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东西，不用说什么高兴，他们一定会哭出来的。简直太可怕了。

出口到底在哪里?

希瑟瞪大眼睛四处寻找，虽然有些不愿意，但她还是强忍着查看那些染满了污渍的地板。心情逐渐变得很差，从刚才开始的头痛也变得更明显了。旋转的地板让她的眩晕感更剧烈，华丽的音乐让神经变得更急躁。

“适可而止吧!”希瑟忍无可忍地喊道。

怎么也找不到的出口让她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她不由分说地掏出手枪，朝着眼前转动的木马胡乱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就像艾丽莎的记忆以及被火焰所灼烧的憎恶一同溢出了一般。

“嘶……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马发出了惨烈的嘶叫声。

整个旋转木马的舞台突然开始剧烈摇晃。

就像是希瑟内心所产生的爆炸波及到了外界一样，对周围的设施造成了冲击。

她猛地恢复了自我，歇斯底里的亢奋状态也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噔、噔、噔……皮靴与舞台的敲击声在逐渐靠近。

从孕育着阴暗的迷雾深处走出来的……是浑身沾满了血迹的希瑟。

同样的服装，同样的靴子，同样的发型……样貌更是如同映在镜子中般一模一样。

但还是有些不同。

沾满鲜血的希瑟一脸愤怒的表情，还有充满怨恨的眼神。

就像是希瑟内心的暴躁以及苏醒的怨念凝固之后所化成的人类姿态……那是借用了希瑟容貌的艾丽莎。

希瑟感到一股深不见底的恐惧。邪恶的自己招来了绝望和厌恶。像是想要否定丑恶的现实，她果断地朝着艾丽莎开了枪。

艾丽莎轻轻地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将子弹一一弹开。

简直如怪物一般强大。

希瑟只是感到茫然，而与此同时，她也终于领悟。

父亲之所以会留下信息，其实就是想要说——

“小心艾丽莎的负面意识！”

那是一句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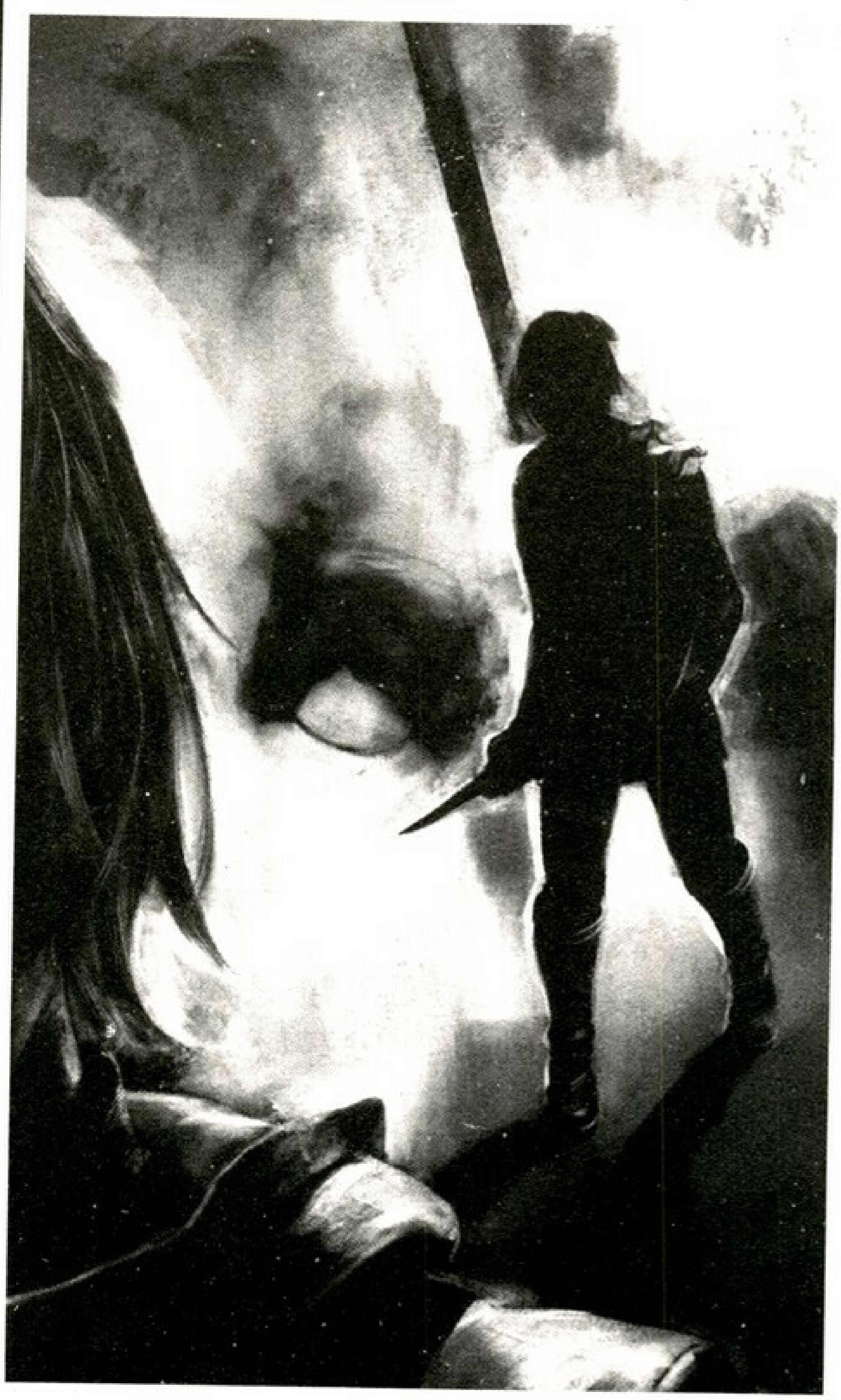
眼前这个浑身沾满鲜血的少女并不是自己，而是从自己内心衍生出的怪物。

十七年前死去的艾丽莎不仅仅存在于自己的内心，而且还以一种迷惑的形态残留在寂静岭小镇上。虽说只要自己死了，这一切就将得到解决，但这种想法根本就无济于事。

对方和我产生了共鸣。

之所以会和道格拉斯说那些话，都是因为我也希望能够就此死去。只要自己也死了，就算不能挫败教团的计划，但至少能够终结自己身边所有的事情。

我与艾丽莎两个人的“负面意识”产生了共鸣，在聚集了神秘力量的寂静岭中形成了怪物。艾丽莎的迷惑以怪物的姿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为了将我杀死。

也为了自杀。

为了终结这一切。

“对不起，艾丽莎。”希瑟对眼前的这位少女说道。

内心的恐惧已经退去，只剩下同情。

“我不能死，也不想死。我必须连同父亲的那份生命一起活下去。”

说着，她重新给手枪装填上子弹。

“我不会让教团得逞的，所以请你安心地消失吧。就在我身体中安稳地长眠吧。”

带有希瑟内心祈祷的子弹击中了艾丽莎。

少女原本就沾有鲜血的前胸变成了深红色。

防御的动作逐渐变得缓慢下来，怒目圆睁的表情也不再那么有精神……

共鸣的力量变弱了……

子弹的冲击力让艾丽莎的身体向后仰去，从其身体里流出的大量鲜血在这个肮脏的舞

台上肆意蔓延着。然后，艾丽莎的尸体便化作一团烟雾，消失在了空气中。

血泊之中浮现出了一张纸，这是艾丽莎留下的信息。

“‘我’之前就应该死了。

虽然对于死亡，我会感到惧怕。

我认为那个孩子……那个恶魔的胚胎将会被囚禁在永远的痛苦之中……

甚至比在那个病房中的日子还要残酷……

我想赐予‘我’安稳的终结。

为什么要拒绝，并希望继续下去呢。

愚蠢的‘我’。”

读到这里，希瑟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她对身体中的另一个自己说道，“父亲曾经说过，由于不想死而盲目挣扎也许是很愚蠢的态度。但是，放弃生命则更加愚蠢。”

音乐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木马也停止了转动……周围的景致发生了改变，一堵墙出现在希瑟的眼前。墙上忽然裂开了一道没有门的出口。这一切好像都在告诉希瑟应该从过去的执着中脱离出来，以迎接崭新的未来。

4

希瑟沿着出现的地下通道继续前行。

这条道路是将地下的大块岩石凿穿修建而成，在墙壁上写有这样的话——

“这个世上满是毒害，而我们要积攒哀伤。

能够治愈这一切的只有你。

无论是清晨、白天、傍晚还是深夜，我们都将不停地称颂你。

期待着奇迹降临的那一天。

我们会将身体的一切作为祭品献给你。

无论是什么样的黑暗将双眼遮蔽，我们都会找到你。

这将成为信仰的契机。”

墙壁上到处都刻满了称颂神明的文章。

“我们的灵魂会如同羔羊一般顺从。

啊，神啊，引导我们前往世外桃源吧。

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都无法动摇我们对您的敬仰。

用您的慈悲拯救我们吧。

啊，神啊，请授予我们您的恩惠吧。

啊，神啊，请赐予我们您的祝福吧。”

希瑟皱了皱眉头。这些应该都是教团祈祷时的祷文，虽然内容都是些很正派的东西，不过却让人有种肮脏的感觉。好像他们是在不顾一切地向神强行索取着什么，甚至给人一种撒娇的孩子般的印象。与其说他们是忍受苦难的信仰者，倒不如说他们更像是有着很深执念的纠缠者。

终于来到这段地下通道的尽头。

在这些令人不快的文字前方出现了一条向上延伸的楼梯。

但是这段楼梯所通往的地方却让希瑟再次感到厌烦。

在镶有金属板的门上刻着一段文字。

“这是通往世外桃源之路的第一道门。抱住圣母的腿，坦诚地说出你所犯下的罪过。如果能够得到宽恕，永远的平安就将属于你。”

门的另一侧是一间庄严的教堂。

鲜艳的彩绘玻璃上浮现出圣洁的光芒，在已经习惯了黑暗的希瑟看来真的宛如世外桃源一般。

但是，她却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通往世外桃源的路，而更像是地狱的入口。



因为那个女人就站在不远处，正在祭坛前进行祷告的背影正是希瑟所寻找的人。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注意到逐渐走近的希瑟，克劳蒂娅连忙转过身，一脸惊讶的表情。

但她随即便用微笑取代了惊讶。

“是文森特，他再一次引导了你。那个家伙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给我捣乱……不过这样也很好，因为原本制定的计划就是无论怎样都要把你带到这里来。”

“现在我已经把你将死了，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希瑟举起手枪对准了克劳蒂娅。

复仇的火焰在她的心底从未曾熄灭。

“还太早了。新的开始尚未来临……以及人们的罪过被宽恕的约定之时。”她很陶醉地继续说道，“我们所期盼的就是能构筑一个寂静的世外桃源。在制裁与救赎之后所约定的永远。艾丽莎，你所盼望的世界就只差一点儿……”

“我根本没有盼望那种东西！”希瑟大喊道。

克劳蒂娅则一脸愕然地盯着她说：“不是你，是艾丽莎。那个仍在长眠中的真正的你。”

“我就是艾丽莎。克劳蒂娅，我亲爱的妹妹……”希瑟小声地说道。

她的眼睛中不再有仇恨的影子，而是浮现出在很久之前曾经一同玩耍的那个女孩子……带有悲伤笑容的少

女的身影。

克劳蒂娅瞪大了双眼，惊愕的表情中带有喜悦的光芒。

"艾丽莎？是你吗？你终于觉醒了！"

"我不需要另一个世界，现在的这个就很好。"

光芒从克劳蒂娅的脸上退去，她用哀伤的声音说道："……这些不是你跟我说的嘛！你说如果这个世界能够毁灭就好了！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现在的我并没有那样的想法。"

"难道你不想得到幸福吗？难道不想毁灭这个满是痛苦的世界吗？这一切必须要有'神'的帮助！"

"衍生出痛苦的正是人类本身……因为我们这些人类太傻了。我们必须要偿还自己所欠下的债，也必须吞下我们自己所播种的苦果。"

希瑟再次作为一个仇敌盯着克劳蒂娅。

"虽然憧憬世外桃源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不要蛊惑周围的人！我绝对不会原谅杀害我父亲的人！"

"我想要拯救那些不幸的人，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我就是这样想的，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你太狂妄了！"

"你现在也十分憎恨我吧？"

"那当然！"

克劳蒂娅微微……一下，接着嘲笑道："那就好……'神'正在很顺利地孕育着。"

希瑟忽然感到一阵疼痛，和在游乐场大门时所感到的腹部疼痛是一样的。

有什么东西在她的体内蠢蠢欲动。

好像要从这个异常狭窄的地方逃出去。

不好！

希瑟蹲在地上拼命地忍耐着。

不要出去！

你是一个不能出现在这个世上的存在。

希瑟的额头浮现出了汗水，剧烈的疼痛使其无法站起身来，更不用说去追赶正在逃走的克劳蒂娅了。她此时只能等待这阵疼痛平息下去。

5

一片漆黑。

克劳蒂娅很快就消失在了祭坛旁边的那扇门的深处，斑驳的墙壁所围成的走廊朝着黑暗中延伸，这里没有能够透进阳光的窗户。

只有希瑟的脚步声在这个四方形的狭窄空间里回荡着，虽说这里是整个教团的巢穴，不过也至少有着教会所应有的寂静……但是，这一切随即就被打破，一阵熟悉的噪音很不合时宜地响起。收音机发出了沙沙声——那是怪物正在逐渐逼近的警告。这时希瑟已经能够听到从走廊前方的拐角处传来了微微的呻吟声。

她紧握着手枪，小心地转过拐角。整条走廊在不远处分成两条岔路，一条是被铁隔栅门所堵住的死路……另一条走廊上则有一道门……但是这两条路上都没有怪物的身影。

就在希瑟感到疑惑的时候，一声呻吟再次响起，那是从有铁隔栅门的那条走廊中左侧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她连忙走上前去仔细倾听，果然有什么东西正在里面蠢蠢欲动。

对方准备伏击我。

真可惜，那根本行不通！

虽然希瑟踮着脚尖朝着另一条走廊走去，不过很快又不得不折返回来，因为怎么也打不开那扇门。看来只能穿过有怪物的这个房间才能到达隔栅门的另一侧。

希瑟做好心里准备后，轻轻地推开了门。

怪物那巨大的身躯出现在她的面前。

希瑟挑起眉毛举枪便射，甚至没有给对方还击的机会。怪物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我已经受够你了！"

说完，她用鞋尖狠狠地踢向怪物的脑袋，然后朝着房间深处走去。那里好像是一个会议室之类的地方，但是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与刚才那个保持完好的教堂简直是两个世界，铺在地面的瓷砖大部分都已经剥落，到处积满了灰尘，几个生满铁锈的钢管椅子散乱地堆放在一边。

当希瑟看到那个放在角落里的白板时，忽然停下了所有动作。

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吃惊……但是答案应该就是艾丽莎的记忆。

这里原本是一个教室，好像是给她留下痛苦回忆的地方。

希瑟并不打算对这件事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因为一旦仔细地去回想那段经历，其副作用就会引起剧烈的头痛。

于是，她决定离开那里。

当希瑟来到被铁隔栅门分隔的走廊的另一侧时，忽然发现这条走廊的样子已经发生了改变，和刚才自己在铁门另一侧所看到的截然不同。

又发生了异变。

这是她遭遇了无数次的荒废的情景。

到处都滋生着如同血迹一般的赤红色污垢，墙壁、地板、天花板……看上去就像是火焰在快速蔓延。

好像身边的一切事物都被艾丽莎的恐惧所感染。

也许是内心的恐惧和憎恶实体化之后，又与现实混合在了一起。

这些全都是由从艾丽莎那里继承到的"力量"所引起的……

希瑟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这样的话，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都能够解释通了。无论是在购物中心出现了之前噩梦中的怪物的理由，还是克劳蒂娅对自己的憎恶心理感到高兴的原因。

踩在已经变成金属网的地面上，希瑟在金属摩擦声的伴奏下慢慢朝着走廊深处走去。又出现了其他的房间，即便里面很有可能会有怪物正在埋伏着，但她还是要进去一探究竟。在找到克劳蒂娅之前，有必要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搜查一遍。

希瑟接下来进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的房间，这里没有受到异变的影响。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旁边还放有磁带和一些文件。希瑟走上前去将磁带放进自己的口袋中，然后快速地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题目是《关于教团的纹章》。

文件上这样写道：

"一个名为'太阳的圣环'并代表'神'的纹章被当作教团的象征。

外侧的两个圆环代表慈悲和重生，内侧的三个圆环则意味着现在、过去和未来。

通常人们用红色来描绘这个图案，有时也会用黑色等红色以外的颜色，但

是用蓝色来描绘则表示相反的意思，那是对‘神’的诅咒，所以一般是被禁止的。”

那个之前见到过好几次的神秘图案又一次浮现在希瑟的脑海中。

每一个都是用红色描绘而成。

还有……

希瑟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那个徽章，那是在医院中捡到的东西。

“花纹不同……这个又是什么？”

离开小房间之后，希瑟沿着走廊继续前行。

一个脑满肠肥的怪物坐在一扇门前，将走廊堵得严严实实。是那个在大厦中曾经出现过的皮肤惨白的家伙。

怪物吃力地站起身来，虽然希瑟之前在大厦里侥幸逃过一劫，不过看来这次必须要分出个胜负了。

“怎么？那时候我的弹药不足，现在可还剩着很多哦，你想尝尝吗？”

希瑟朝着那具散发着复仇气息的身体扣动了扳机，子弹撕开怪物身上的烂肉，让它的体液四处飞溅。

在发出可怕的惨叫声之后，怪物停止了呼吸，不过希瑟手中的备用弹药也耗费了不少。如果不能快点儿找到克劳蒂娅，那么给她预留的“礼物”恐怕就要被其他怪物所瓜分了。

怪物虽然已经断气，不过其尸体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希瑟很不耐烦地跨了过去。在这扇门的另一侧是一条铺有白色瓷砖的走廊，她好像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哭声。

小声的啜泣。

是个小孩……而且是个女孩子。

应该不是在哀悼怪物的死吧。

希瑟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走廊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很大的画。

那是飞翔在天空中的天使。并没有看到哭泣的小孩子。

当希瑟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时，啜泣声突然消失了。她小心地在周围查看了一下，确认这里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希瑟歪着脑袋继续前行，啜泣声再次从前方传来。

在走廊尽头的侧面有一扇门，希瑟以为那是一个房间的门，可是打开一看却发现原来那里是钟楼——教会敲响钟声的地方。房间里的墙壁围成了一个八角形，其中三面上绘有画像，地板上描绘着一个巨大的红色“太阳圣环”。

右侧那张绘有男人的作品的名字是“尼古拉斯的肖像”，旁边还写有“奇迹之手，侍奉神的医生”。

左侧绘有女人的作品名为“圣珍妮弗的肖像”，旁边的说明是“即便在死亡的刀下也不会动摇信仰”。

接着，中间的那幅画让希瑟瞪大了眼睛。

“艾丽莎的肖像”

“圣母圣女”

上面绘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女性。

“……这幅画上的就是我……”

希瑟小声说道。

“抱着婴儿的，是我……被抱着的也是我……那是期盼死亡而在十七年前与‘神’共同消失的我，以及希望活下去的现在的我。”

眼泪在不知不觉中滑过希瑟的脸颊。

怀念、难过、苦闷等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艾丽莎在哭，在我的心中，还有愤怒……

希瑟面带愁容，转过身去。

愤怒、悲伤、混沌的心绪好像正在爆发。

她不想再看。

我拥有艾丽莎的特殊“力量”。

不要激动，不要让内心变得黑暗。

冷静点，艾丽莎。都已经结束了，不要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将目光投向未来吧。让我快点来结束这些无聊的事情吧。

希瑟在心里喃喃自语道。

在钟楼里没有发现任何隐蔽的门和地道，希瑟只能重新回到走廊中。在走廊尽头处有一扇隔板……看来要想办法撬开这道隔板才能继续前进。

走廊中仍然回荡着啜泣声。

希瑟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令人感到厌烦的壁画，让视线紧紧地盯着地面，这时她发现地上突然出现了脚印。

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走动。

幽灵吗？

脚印断断续续地朝着绘有天使图案的墙壁走去。

难道说这个也是……艾丽莎的记忆吗？

希瑟走近天使壁画，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忽然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了什么……艾丽莎在学校受到同学们的捉弄，虽然表面上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内心之中却在哭泣着，她独自在教会中四处徘徊，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隐藏的通道。

希瑟抓住画框，然后用力一推。将这幅像是一扇门一样的画推开了。

在画的后面出现了一道暗门，前方又是一条金属网的走廊朝着深处延伸。

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呻吟声，墙壁上沾满了血色的污垢，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好久。

这里明明是教会，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有很多用来运送病人的活动病床，以及悬挂输液的点滴架。

走了一会儿，在希瑟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部电梯，但是走廊仍然向着更深处延伸。希瑟决定暂时不管这部电梯，先去走廊前面看看。

虽然在距离电梯不远处就是走廊的尽头，不过在那里有一个房间。希瑟打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并列摆放着几个书架，原来是一间图书室。里面收集了很多古旧的书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微的霉味。

在一个空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被上面“神”的字样所吸引，希瑟专心地阅读起来。

“关于神的姿态

——关于在寂静岭地区自古传承的众神的称呼·表现的考察

与其他所有宗教一样，这个教派中并不存在传承至今仍没有发生变化的，一直保持着过去状态的东西。

特别是当宗教主体由那些殖民者传入本地时，他们原本的宗教就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比如在教义以及传说中出现的神之使者，都能在基督教中出现的天使的名字与容貌中找到诸多共通和类似的地方。

其中，还能发现作为主神的‘世外桃源缔造者’或者‘蛇与芦苇之王’，被冠以恶魔之名的鲜见事例。在这种情况下，其称呼者并不是信徒，而是敌对者。”

希瑟耸了耸肩膀。这都是些没有用的情报。

她环顾四周，发现墙角处一张读书用的书桌，上面放着另一本摊开的书籍。希瑟刚准备走过去……

忽然传来了什么东西发出的脚步声。

“呀，希瑟！”那个人很随便地打了声招呼。

原来是文森特。

希瑟皱着眉头说道：“原来你躲在这里！”

“呵呵……”文森特只是苦笑，“不要把我说得像个蟑螂似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哎？我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你是克劳蒂娅的同伙！”

“我说了，我不是那个疯女人的同伙！”

文森特的语气有些粗暴，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我觉得你也很不正常。”

“我很正常。”文森特不高兴地说道，“虽然同属一个教团，不过我和克劳蒂娅是不一样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帮助我？其实这也是为了让‘神’复活的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吧？”

“即便是信仰同一个神，也会产生对立，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虽然无法让你相信，不过我的确是站在你这边的。迎接‘神’之降临这种事让我觉得很为难……而且很不合适，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所以你就利用我来阻止克劳蒂娅？如果你自己出面的话又会怎样？”

“利用？其实我更愿意理解成咱们两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你也很讨厌那个女人吧，有些事只有你才能做到。我并没有你们所具备的特殊力量，而且我本身也很讨厌那种流汗的辛苦工作。”

“你还真是随性啊！”

“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善人的模样。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残忍的家伙……至少你能够平静地面对那些浑身是血，痛苦哀嚎的人。说不定你在杀戮的同时也会体验到一种另类的乐趣吧？他们的惨叫声也会让你有种莫名的快感吧？”

“他们？你是说那些怪物吗？”

“怪物？”文森特紧皱着眉头说道，“……原来是这样啊，在你的眼里是这个样子的……”

他捂住嘴巴嗤嗤地窃笑着。

这让希瑟很不高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没什么，没什么。只不过是玩笑，你不要介意。”

强忍住笑意的文森特连忙岔开了话题。

“说来，有件事在汽车旅馆时我忘记问了……你拿到梅特拉顿的印章了吗？”

“那是什么？”

“那个东西应该在雷纳德那里。”

“……难道是……”

说着，希瑟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徽章。

“你说的是这个吗？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雷纳德的东西，我是在医院里捡到的。”

看着希瑟手中的这枚闪光的徽章，文森特放心地点了点头。

“嗯，很好。只要有这个东西就没问题了。嗯，给……”

文森特将自己手中那本厚厚的书递给了希瑟。

那是一本有着独特风格的旧书。

虽然如果拿到旧书店去卖应该能卖到很高的价钱，可是恐怕没有人会把这个当作礼物来赠送给对方吧。

“这是干什么？”

希瑟抬起头来问道，可是这时文森特已经不见踪影，好像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个靠不住的家伙。”希瑟耸了耸肩膀，然后将手中的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开始专心地阅读起来。

“——异端的法则——

这是个有着强大除魔·封印力量的魔法阵，一般被称为‘维纶的第七纹章’或者‘梅特拉顿的印章’。

无论对方是善是恶，此魔法阵都会产生效果，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使用者而言也具有极高的负荷。由于操作起来极为困难，因此不建议在普通情况下使用。

也正因为这样，此魔法阵才会被冠以作为‘神之代理人’的天使梅塔特隆（梅特拉顿是他的别名）之名。”

6

电梯中的按钮只有一层和地下一层两种选择，离开图书室的希瑟决定前往地下一层寻找克劳蒂娅。在电梯前朝左右延伸的走廊上，她首先选择了右侧。这里比楼上更加阴暗，好像有某种东西正在逐渐迫近，让人感到有些窒息。出现在手电微弱光芒中的仍然是沾满血色污垢的景象。

这时，口袋中的收音机再次发出了细微的噪音，走廊的前方尚未出现怪物的身影。希瑟连忙推开身边的一道门，闪身躲了进去。

这是一个只有一张小床的房间，泛黄的床垫上放着一本封面上标有记号的书。希瑟将书拿在手中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本日记，写在卷曲的页面上的熟悉字迹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目光。

“是父亲的！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一本原本应该留在哈利书房中的日记，虽然希瑟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过很多次。

难道说是由于时间空间的扭曲才让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的吗？

这个……也是哈利的信息？

“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能感到这个孩子是艾丽莎的转生。

虽说如此，最近我已经不再感到烦闷了，我承认了眼前的一切。

没有得到疼爱的雪莉。艾丽莎或许也是如此。

而且雪莉也是艾丽莎的化身。

但无论如何，不管她是谁的转世，那个孩子都是我最爱的宝贝。

只不过，为她取那个名字是错误的。

因为当时我太傻了，认为她是雪莉的替代品。

当我知道真相时，并没有感到悲伤……而只是担心而已。”

读着已经故去的父亲的日记，希瑟感动得险些落泪。

雪莉……曾经是哈利的养女，在十七年期夭折的少女。

雪莉……那是希瑟的本名。

希瑟一下子回想起童年时的记忆。那是在她刚刚懂事时发生的事情，当时希瑟的名字还是“雪莉”。哈利总是用充满了忧郁的眼神看着她，并轻轻地呼唤着这个名字。

可是，在从波特兰搬走的那一天，哈利突然说道：“希瑟，快过来。”

“我不是希瑟，我叫雪莉。”

“不，你就是希瑟，从今天起希瑟就是你的昵称。”

“为什么？”

“因为希瑟这个名字比较好听，听上去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的名字。

在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也要自称是希瑟，好吗？

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自己是雪莉的

事情。

把雪莉这个名字忘了吧。

说好了哦！”

年幼的希瑟只是不得要领地点了点头……从那之后，她就把自己原本的名字“雪莉”给彻底遗忘了。

希瑟一边擦着眼角一边想道。

父亲一定是为了保护我才将我的名字改成“希瑟”的，他当时应该已经察觉到教团的追缉，所以想出了这个对策。

虽然我哭了，但不是因为感到悲伤，父亲。

您费心了，谢谢。



哈利的日记让希瑟振作起来，甚至忘记了黑暗所带来的痛苦。她迈着轻快的脚步，精神抖擞地在这条阴森的走廊中前行。离开发现哈利日记的房间后，不远处就是这条走廊的尽头，于是希瑟重新返回电梯门口，朝着走廊的左侧走去。无论是长着粗壮手臂的怪物还是脑满肠肥的怪物，这些熟悉的对手都不再让她感到害怕。为了节省所剩不多的子弹，希瑟敏捷地从这些行动迟缓的家伙身旁闪开了。

之所以要避免这些无谓的争斗，其实还有另一个理由。

文森特之前说的那句话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

“怪物？……原来在你的眼里是这个样子的啊……”

虽然他解释这只不过是玩笑……但是希瑟还是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虽然这些四处游荡的肯定是怪物，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怪物吗？

如果他们原本不是

怪物，那又会是什么？

是人类被寂静岭的‘恶魔’变成了怪物？

还是说自己的眼睛被“恶魔”所蒙蔽了呢？

虽然她并不想思考这些问题，但无论哪个都很有可能。

这样的想法让希瑟在干掉怪物时感到十分犹豫。

就这样，在不停的闪躲中，希瑟跑进了一个房间。又是一个只有床和床头柜的房间……总让人有种这是一间隔离用的病房之类的讨厌气氛。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在奇怪冲动的驱使下，希瑟并不想阅读它……但最后“必须阅读”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上风。就像在和哈利一起露营时，在他的催促下不得不独自在黑暗的森林中行走的感觉一样。

“——Aglaophotis——

如血一般的红色液体，或者是结晶物体。

这个名字在犹太教的喀巴拉文献中就有所提及，他们认为这是从生长在阿拉伯沙漠中的草药中所提取出来的东西，而且具有驱逐恶魔的能力。

除了服用之外，还可加热使其汽化，这样也可以获得对付恶魔的防御力。虽然药力很强，可是由于十分稀少，因此很难得到。”

希瑟下意识地紧握着脖子上的护身符。

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像是被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内容触发了一样，让希瑟感到一阵恶心。

当注意到那张照片时，痛苦的回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迎面扑来。

桌子上还放有一张早已褪色的旧照片。

那是艾丽莎的照片。

在脑海中喷发的记忆片段让希瑟的心绪久久不能平息，身体就像被一根死亡的木桩贯穿了一般。

痛苦与憎恨变成了炽热的火焰，将全身都烧焦了。

我曾经就在这里！

希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同时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便蹲了下来。

这是一个与其他房间相同的、不应该出现在教会中的地方……在作为艾丽莎活着的时候，她曾被囚禁在阿尔凯米拉医院的这个病房里。

……在火灾中受到了严重的烧伤，虽然是几乎无法治疗的重伤，可是在母亲达利亚的强迫下仍然勉强活着。她的降神术不允许艾丽莎就此死去，即便是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也要使其苟延残喘……

“救救我，爸爸！”

希瑟迈着蹒跚的脚步朝着房门的方向走去。如果不离开这个病房，自己就将不停地体验过去的那些噩梦，那样自己会被逼疯的。那些噩梦甚至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将自己烧得体无完肤。

她终于连滚带爬地逃出了病房，接着便一下子坐在走廊中不停地剧烈喘息着。

记忆和痛苦迅速离她而去，希瑟觉得自己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好不容易恢复了冷静的她这时才注意到走廊中的异变。

教会中的异变程度再次加重，就像是常春藤沿着墙壁生长一般，如同血管的东西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处蔓延着。那些宛如在苍白肌肤上浮现出来的某种怪异病症，大概就是复苏的艾丽莎所感

受到的痛苦吧。

7

这条走廊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在其最深处的尽头有一扇门……那里应该就是终点吧。

在地下一层已经没有其他可以搜寻的房间了。

但是这扇门却打不开。

顽固的拒绝让希瑟感觉眼前的一切就像是自己的内心一般。

难道说自己并不希望这样？

还没有觉悟吗？

虽然没有根据，不过既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么只有再次返回重新查看一遍。这个教会对艾丽莎来说是一个有着密切关联的地方……比如在遇到刚才病房中的那种感觉时，也许必须要以全盘接受的觉悟，来面对一切。

希瑟重新回到尚未搜索的一楼。在之前尝试时并没有打开的、在另一条岔路走廊中的门，这次很顺利地就被打开了。就像是终于获得了某人的允许一样。走廊的深处仍然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虽然很荒废，不过看上去还没有被异变所波及。

希瑟走进第一个房间，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是一个教室，这次不会错，绝对是一个教室。

但是，为什么这里会有一间教室呢？

大概与会出现艾丽莎病房是同一个原因吧……

不知道自己内心中艾丽莎的感情什么时候会爆发，希瑟如履薄冰地在这个房间里巡视着。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克劳蒂娅并不在这里，但仍然不能逃避，因为很有可能会在这里找到诸如钥匙之类的东西来打开地下的那扇门。

这时，希瑟被一张堆放在墙边的桌子吸引了过去。

从远处看，那张桌子的表面坑坑洼洼的，好像被人用小刀或者其他锋利的东西在上面刻了一些文字。

滚回去！

去死吧！

小偷！

刚一看到这些文字，希瑟就感到一股剧烈的刺痛从胸膛中传出。

她知道那是艾丽莎的座位。

虽然惧怕记忆的爆发以及如同暴风雨般的感情向自己袭来，不过那些事情都很不可思议地没有发生。内心反而像是被冻住了一般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也许艾丽莎每天都在这间教室里封闭着自己的内心，忍受着无尽的孤独。

讲台上放着一本笔记。

写在笔记本封面上的名字是K·哥顿。

“我所负责的班级里有一名叫做艾丽莎的孩子。如果你的记忆力良好的话就应该还记得吧。就是我曾经提起过的、那个被称为‘魔女’的孩子。

恐怕她一直都受到来自于自己母亲的虐待。因为她每天都是遍体鳞伤地来上学，从来都是如此。她的表情也完全不像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所应该拥有的。

也许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要去想那些无谓的事情，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对应方法。但实际上，好像根本没有我所能做的事情。也许我该去和律师谈谈这件事，但还是感到有些迷惘。所以，我想首先听取一下你的意见。

K·哥顿”

读过这些文字之后，希瑟冷冷一笑。

因为艾丽莎最后并没有受到什么保护，而是继续遭受母亲的虐待。

最后，这名老师不再去关心这个问题，装作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也许是受到了教团方面的压力。

希瑟想起了刚才在地下一层那个房间中看到的哈利的留言，于是冰冷的内心感到了一丝温暖。

现在的我不再是艾丽莎。

根本没有必要为之前早已结束的事情而感到颓废。

在内心鼓励了自己一下，希瑟继续搜寻下一个房间。在走廊尽头的右侧有并着的两扇门，推开手边的那扇门一看，原来是一个有着床、桌子和书架的房间。这是一个经常被彻底清扫的、漂亮的小房间。大概是教团工作人员的起居室吧，整洁一新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地方显得十分杂乱——桌子上的东西被堆放得乱七八糟的。

是信件。希瑟随意拿起几封看了看，好像都是信徒们寄来的。

“文森特祭司随意挥霍组织运营所需要的资金，最近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其中有一部分信徒还听说了文森特祭司强制大家进行捐赠的传言。

他真的是有资格担当起如此重要职务的人吗？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他的成绩，是他令整个组织发展扩大。但如果我们是信奉神的人所组成的集团，应该尊敬的并非那些小聪明和油嘴滑舌，而是对神信仰的程度啊。

L·S”

“嗯……原来如此啊。”

希瑟微微一笑，心里浮现出了那个男人装腔作势的样子。

那种耍滑头之类的行为的确像是他的作风，看来这个家伙在教会中的声望很低。

刚准备离开这个房间，希瑟在书架前停住了脚步。只见书架上放着一台录音机。

“说来……”

希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盘磁带。

那是从那个放有写着关于教会印章的书籍的房间中找到的，当时自己在想这里面会不会录有教会的秘密之类的东西，于是就顺手拿来了……如果里面的内容是有关犯罪证据之类的，那么就可以将这个教团一举消灭了。

从播放着的磁带中传出了两个男人的对话。

其中一个是文森特的声音。

“关于十七年前的那件事，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一定听说了某些详细的内幕吧？”

面对文森特的质问，那个好像是信徒的男人回答道：“……被眼前的欲望所蒙蔽，否定世外桃源的异端者想要利用梅特拉顿的印章来阻碍神的觉醒。但是，伟大的神将其击退了，异端者们坠入了深渊。但是神也因此不能以理想的状态降临到这个世上，只好再次回到圣母的体内长眠。我们一直等待着神的觉醒之日……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啊……谢谢。”

“文森特祭司，莫非发现了圣母的传闻是真的？”

“克劳蒂娅说发现了艾丽莎？”

“是的！”

“应该是事实，因为她有着特殊的能力。”

“这真是太好了！”

"可能是由于其信仰很深的缘故吧……我根本无法效仿。"

"我也是如此，克劳蒂娅祭司真是令人感到害怕啊。"

"刚才咱们两个说了一些没有信仰的对话，最好还是当作没有说过吧。你要忘记，我也要忘记。"

"好的。但是，奇迹的世外桃源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被创造出来吗？"

"关于这些事情，现在都要由神来决定吧……"

他们说异端者已经坠入了深渊？

希瑟皱着眉头暗自想道。他们大概指的是哈利的事情吧，但是直到最近为止，他一直都很健康地活着啊……当然，现在的他已经身在天堂了。难道说这是教团安抚人心而捏造出的谎言吗？

话虽如此，但在失去雪莉之后，哈利的心情的确很低落。

因为这个教团，我的心不是同样也掉进万丈深渊了嘛！

希瑟咬着嘴唇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那是一个有着同样布局的房间，虽然环境要比隔壁更乱一些……不过在整体氛围上更像是个女孩子的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张很旧的生日卡片，只见上面写着：

"给小克劳蒂娅：

祝六周岁生日快乐。

我很喜欢你，就像是喜欢我的亲妹妹一样。

所以我们永远都要做好朋友哦！"

希瑟的内心一下子激动起来。

这是很久之前，我……还是艾丽莎的我赠送给克劳蒂娅的贺卡。

也就是说，这里是克劳蒂娅的房间。

她一直保留着这张我送给她的生日贺卡。

书架上放着一本日记，虽然有些犹豫，不过希瑟还是翻看起来。虽然艾丽莎和她曾经情同姐妹，不过现在却是敌人。

"十一月十日

她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死，她还活着。

我很清楚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她呢？

为了创建世外桃源，为了人们的幸福，我们需要她的力量。

她会为此再次降临。

而且我想见她。"

"十一月十四日

我阅读了圣典《礼赞文献》。

我很想感谢借给我这本贵重书籍的主教。其中记载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使神觉醒的方法。

但是，这一方法实在有些过于残忍。当我遇到她时，应该就能够完成这件事了吧。"

"十一月十六日

由于今天比较空闲，所以我阅读了《难民的近代史》和《年幼的奴隶——被榨取的孩子们》这两本书。

我并不认为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但现实却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简直太令人难受了。"

希瑟确信这些文字都是克劳蒂娅写下的。这里是她的房间。

因为她是教团的干部，所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不过克劳蒂娅和文森特这两个对立的祭司竟然是邻居，这实在太讽刺了。

可是即便如此……

希瑟还是觉得有些惊讶。

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父亲虐待的克劳蒂娅在日记中写自己想要拯救那些

被压迫的孩子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受到过父亲的虐待，孩子为什么还会和父亲信奉同一个宗教呢……而且还满怀热情地成为了祭司……

难道是因为从懂事时开始就被灌输了教会的思想吗？

所以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想要实行教义中所提到的创造“世外桃源”的方法，最后甚至想要从教团的“神”那里获得进一步的救赎。

这就像是在动物园出生长大的动物，为那些在残酷的自然界中挣扎着生存的伙伴们着想，试图向他们传递动物园就是理想中世界的想法。可实际上，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被囚禁在铁笼中的悲哀的存在。

可怜的克劳蒂娅……我亲爱的妹妹。

希瑟重新跑回地下一层。

在得知克劳蒂娅的想法之后，她的心情也为之一变。她的内心充满了坚决和自信，所以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够打开最后的那扇门。

迷惑和恐惧已经全都不见了。

但是，地下一层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景象。

那些血色的污垢正在蠢蠢欲动，如同跳动的脉搏，看上去就像是粘稠的血栓强行堵在血管中一样。

希瑟感觉到这是事态正变得紧迫的证据。

那个想要出生的家伙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影响外界的程度了。

必须快点！

希瑟用手捂住肚子，开始全力奔跑。

她握住之前紧闭的最后一扇门的门把手，将坚决的意志全都集中起来。

终于，希瑟成功地将们打开，并迈步走了进去。

可是……当刚刚踏入房间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眩晕。

那是混杂有强烈似曾相识感觉的眩晕。

以前曾经住在这里！

她有这种感觉，不，是十分确信。

书桌……小床……挂在墙壁上的昆虫采集标本……挂在衣架上的童装……这些东西都很眼熟。

是艾丽莎的！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认为是时间空间的扭曲。

但这绝对是与母亲达利亚一起曾经住过的自己的寝室。

书桌上放着一张便签，和游乐场中冰淇淋小店中的是一样的。

“爸爸……”

希瑟的目光投向那张便签。

“那个孩子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虽然不知道理由，但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在这扇门后面的不仅仅是那个孩子。

我感觉那是十分危险、且让人感到十分恶心的某种东西——或者，也许就是他们所说的‘神’吧。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打开这扇门……而且我还打算了结这件事。

虽然我不是什么‘神’，但是我想拯救那个孩子……不，是那些孩子们。”

文章的最后所签署的日期是十七年前。

那个时候父亲也在这里……就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

希瑟在四周巡视了一番，看看是否

还有其他的留言，不过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本放置在桌子上的素描簿。

希瑟一眼就看出这个东西不是艾丽莎的，而是雪莉十分喜欢的素描簿，画在封面上的恐怕就是笨拙的模特哈利吧。

这是雪莉留下的信息？

素描簿的内页上用蜡笔写着歪歪扭扭的文字。那是一篇诗歌或者童话一类的作文。

希瑟的内心就是被最后几行字所触动：

“但是、但是真的能打开吗？
门的后面一定很危险。
不要去了，就留在这里玩吧。
不然的话，我又变成一个人了。”

希瑟朝着房间深处的那扇门走去。

但是、但是真的能打开吗？

门的后面一定很危险。

脑海中，一个女孩的声音喃喃说道。

艾丽莎借用雪莉作文中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担心，她好像很不安。

希瑟自言自语道：

“不会有事的。这次有我在，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的。所以让我们做个了结吧，你和我，还有雪莉三个人一起。”

在这扇禁忌的门的另一侧是一条继续朝着深处延伸的走廊。

虽然里面充满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氛，但是并没有怪物潜伏在那里。

希瑟每迈出一步，那种无形的压力就增加了一分。

很快，一面双扇的大门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8

在摇曳的琥珀色烛火照耀下的地下圣殿，回荡着激烈的争吵声。

“你到底想要怎样？”

文森特用毫不担心的笑容回答道：“如果两个人能一起死就好了……这就是我的想法。因为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克劳蒂娅则很遗憾地摇了摇头。

“你的身分是教团的祭司……为什么不相信‘神’呢？‘神’是存在的，你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

“我相信啊。我有自己的信仰，所以才会敬畏神明，只不过与你那种狂热的盲从有所不同。”

文森特用双手指向圣殿中的天花板。

“看看你所说的这个世界吧！这就是神的杰作吗？还真是一个有着恶趣味的‘神’啊！你错了，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噩梦罢了……和十七年前的艾丽莎一样。”

“我不允许你亵渎‘神’！你这个叛徒一定会下地狱的！”

“这些台词我早就已经听腻了！只知道不停漫骂的人，别想冒充神的代言者。”

“请你出去，文森特，快点离开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以神的名义将你驱逐出教会。”

“哎呀，竟然生气了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伟大的！这里可是我的教会，是我一手打造出来的。……啊，当然，我必须承认只有这种无聊的设计才是你的创意。”

“如果继续妨碍我的话，就连你也……”

"打算除掉我吗？就像除掉哈利·梅森一样？真是个单纯的女人！"

文森特哼笑了一声。

希瑟迈步走进这个毫无美感可言、让人觉得这里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或者是监狱的地下圣殿，朝着正在争吵的两个人走去。

"主角终于出场了！"文森特扭头朝着希瑟的方向说道，"让我们开始狂欢吧！喂，希瑟，快杀了这个疯女人！这样一来，冒充神之名义的恶魔也就消失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快动手吧！"

"下地狱吧！"克劳蒂娅喊道。

充满了憎恶的喊声回荡在黑暗的圣殿中回荡着。

她像疯了似的猛地朝文森特冲去，然后两个人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克劳蒂娅的手中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匕首一下子刺进了文森特的身体。

"克劳蒂娅！"希瑟倒吸了一口冷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文森特，仍然握着沾满鲜血的匕首的克劳蒂娅冷静地说道。

她好像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

"已经不再跑了吗？这里就是终点？"

"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就像他说的那样，时机已经成熟了。艾丽莎，很遗憾，我不能得到你由衷的赞同……但你的内心还是以复仇的名义充满了憎恨和痛苦，并成功地孕育着'神'。我要感谢你，罪孽深重的牢狱时代就要结束了，所有人都将从痛苦中被解放出来。"

"从憎恶中所诞生的'神'根本就无法构筑世外桃源，克劳蒂娅……"希瑟叹了口气，目光中充满了哀伤的神色。

"我亲爱的妹妹……"

对于眼前这个杀害哈利凶手的复仇之心正在快速地消退，映在希瑟眼睛中的只是一个不应该对其抱有憎恨心理的人……那个曾经情同姐妹的可爱女孩。

艾丽莎和克劳蒂娅，关系非常好的两个人总是在一起玩。虽然住在同一个小镇上，两个人的家却离得很远，不过由于两家的父母是同一个教团的信徒，因此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其他的朋友……这同样也是因为两家人是同一个教团的信徒。无论是艾丽莎的母亲还是克劳蒂娅的父亲，都认为信仰其他'神'的人都是邪恶的异教徒，并禁止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们交往。

在祭司做祷告时，两个人总是一边微笑一边看着对方。

在教会的后院玩耍，用野花制作花环赠送给对方。

互相述说着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里身边所发生的事。

即便是这样的两个朋友，她们之间也有着决不能提起的事情，那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秘密。

"这是怎么了？疼吗？"

有时，希瑟会很在意克劳蒂娅胸前淤青的伤痕。

这时，她总是会想到一些事情。虽然并不想偷听，但她还是听到了克劳蒂娅的父亲在忏悔室中所说的话。

"……是你父亲干的？"

"不是！"

克劳蒂娅总是会表现出过度的反应。

"只是不小心摔倒了，是我的错。"

接着，她勉强笑了笑，眼中还带着泪光。

"爸爸不会做那种事的。

爸爸是很温柔的人。

我最喜欢爸爸了。

真的，真的很喜欢。”

克劳蒂娅说着紧紧抱住了艾丽莎，将脸颊埋在对方的胸前。艾丽莎的衣服很快就被她的泪水涸湿了。

克劳蒂娅用抽抽搭搭的声音问道：“艾丽莎也是这样吧？”

“嗯，我也最喜欢妈妈。”

艾丽莎的脸上露出了哀伤的笑容，她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克劳蒂娅的头发，一边回答道。

“从憎恶中诞生的‘神’还是真正的神吗？”希瑟对曾经亲爱的妹妹说道，“为什么你打算牺牲其他人来让‘神’出现呢？喂，克劳蒂娅，你回想一下，回想起那个曾经以拯救世界中所有受苦的孩子为梦想的温柔少女吧。那个才是真正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克劳蒂娅只是用轻蔑的眼神盯着希瑟。

“果然，现在的你仍然不是艾丽莎，只是一个不懂得悲伤与痛苦的陌生人而已。幸福的人最残忍，因为他们不懂得其他人的不幸。从悲伤与痛苦中所衍生出的同情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就像只有体验过苦难的人才会了解真正的体贴那样，神也是在人们的哀叹中诞生的。为什么你要否定神的慈爱？这个腐朽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好？‘神’所创造的新世界真的可以挽救所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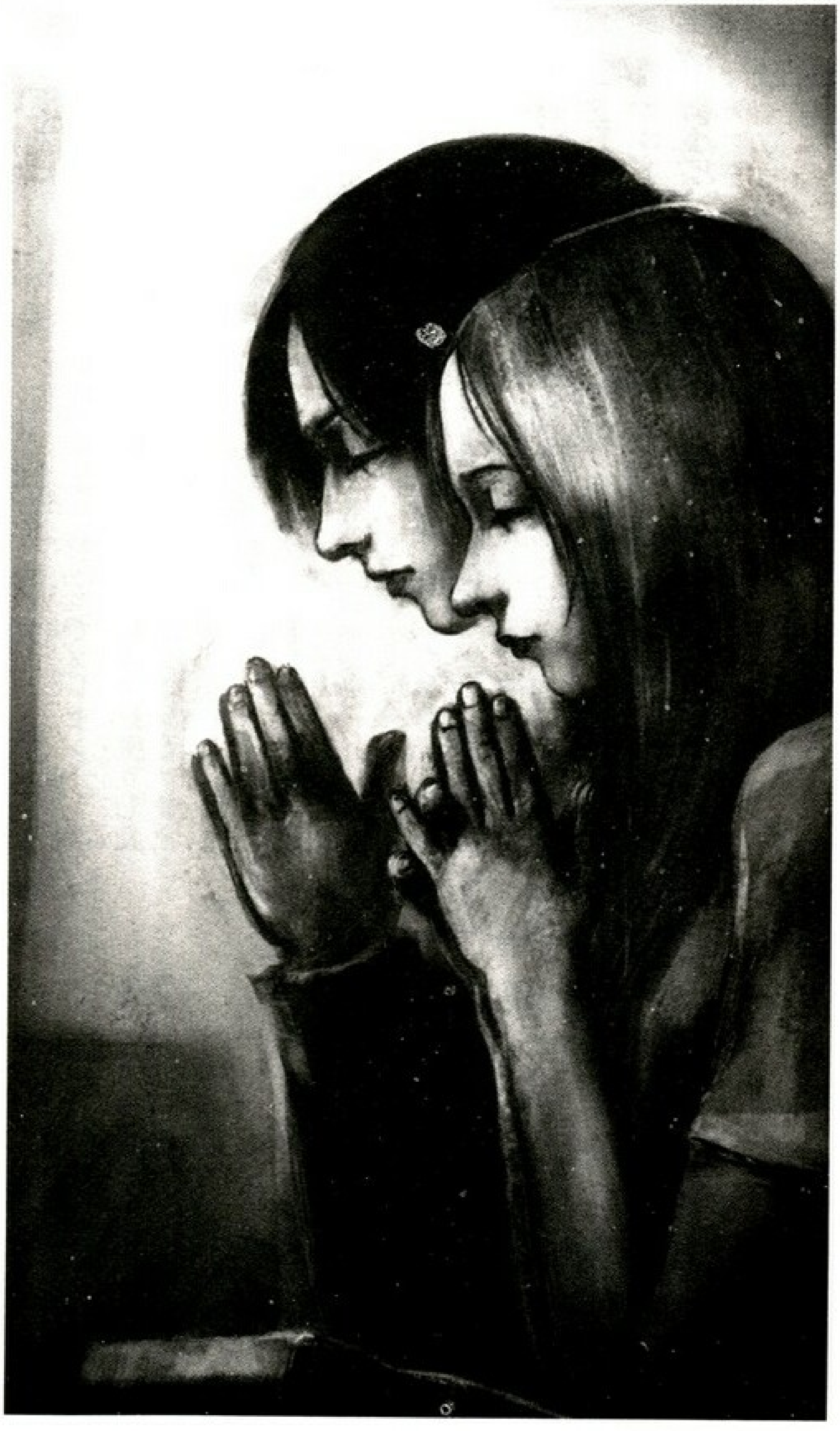
“……你是想拯救自己吧，克劳蒂娅？”希瑟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她说道。

终于能够明白对方的心情了。

克劳蒂娅仍然是那个面带苦闷笑容的少女。

还是那个强忍住不哭的少女。

“拯救大家，当然你也会得到拯救，你期望的就是这样的完美结局吧？”



希瑟再次怒目而视。

她已经完全没有复仇的情绪，却仍然无法原谅克劳蒂娅。

“不是的！”克劳蒂娅反驳道。

和那天一样的过激反应。

“我只是想拯救大家！自己怎样都无所谓！也许我无法得到救赎，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在乎……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原谅。虽说是为了拯救大家，但是我的罪孽实在太深重了。试图让终究会来的约定之日早日降临，我的确有些任性。但愿能用牺牲来赎清自己的罪过……”

——好疼……

趴在地上的文森特呻吟道。

虽然感觉快要死了，不过疼痛就是活着的证据。

我为什么要成为祭司？

为什么尽心尽力地为这个教团做贡献？可恶！

我只不过是想要过上平静的生活。已经厌烦了与情敌互相排斥对方、追逐金钱、追求数字的生活，所以才会把呕心沥血所积累下的全部资产都捐献给了教会，并换来了祭司的职位。

虽然获得了平静的生活，但如果在漫长的余生里都是这样的日子也未免有些无聊，所以自己只不过想要追求一点惊险与刺激罢了。多亏了我的才华与大笔资产，教会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对我的募集资金的方法和用途指手画脚。

克劳蒂娅，那个疯女人，总是针对我所制定的方针。将“神”的诞生这种事情留给遥远的未来不好吗！这可不是用教团的预算来进行的事情。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不是已经在这里了吗！在这个外人不敢靠近的、弥漫着大雾的小镇上，每天向神祈祷的平静生活与那些如同刺激魔术一般的仪式……仅仅是这些就足够了！你才是我的障碍，就是你打扰了我的退休生活。

“你刚才说罪孽深重？”文森特嗤笑道，“既然你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那就快点下地狱吧。”

接着，他用尽浑身的力气喊道：“希瑟，使用那枚印章！”

“印章？”

希瑟看了看文森特，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枚徽章。

“是这个吗？”

“对，就是那个东西。无聊的噩梦也要终结了。”

“梅特拉顿印章！”

克劳蒂娅倒吸了一口气，表情变得有些扭曲。

接着，她很快恢复了平静，笑着说道：“那东西在你手上只不过是个不值钱的破烂而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对梅特拉顿印章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凭借印那枚徽章就想来弑神吗？你曾经听雷纳德说过什么吧？真的要感谢我父亲那愚蠢的妄想，文森特。”

克劳蒂娅挥舞着匕首，狠狠地插进了文森特的胸膛。

希瑟根本来不及阻止。

文森特发出了长长的喘息声，眼镜下瞪大的双眼望着圣殿的天花板，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可怜的人啊……但是，‘神’会拯救你的。”

敷衍地为文森特的遗体做完祈祷，克劳蒂娅再次面向希瑟。

“喂，艾丽莎。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

突然，希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痛。

那个寄生在肚子中的东西开始剧烈

的胎动。

希瑟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受到侵蚀，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好像都伸出了触手，像是打算将身体夺走似的。她的额头上一下子冒出了冷汗。

"接受这一切吧，艾丽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很难受。

就像是饮下了毒药。

希瑟只能在绝望中忍受痛苦。

"所以我说过了……"她好像听到了哈利的声音。

那是毒。

是很可怕的药。

在朦朦胧胧的圣殿中，哈利好像就站在阴影里看着这边。

脑海中不停地萦绕着被哈利斥责时的情景，原本很温柔的父亲只有那一次，如同鬼神一般朝着希瑟怒吼。

"别碰那个！那是毒药！看上去很漂亮，其实是很可怕的药。一不小心吃下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伫立在圣殿阴影中的哈利的幻影却是一副温柔的表情，就像送给希瑟生日礼物时一样。他在将那个不许别人碰的东西交给希瑟时是这样说的："这个叫做 Aglaophotis。虽然是剧毒，但同时也是除魔的护身符。拿着它吧，也许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但是在此之前，绝对不要触碰里面的东西。"

希瑟紧紧地握着那个装有护身符的项链坠。

看着满脸痛苦表情的希瑟，克劳蒂娅用愉悦的声音说道："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从小时候起，我就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艾丽莎，我终于见证了这个奇迹！制裁之日终于到来了！"

希瑟则强忍着剧痛站起身来，对克劳蒂娅吼道："好讨厌啊，你这个臭婊子！"

脱口而出的咒骂声是艾丽莎的愤怒。

只见希瑟打开项链坠的盖子，盯着里面的东西。

克劳蒂娅陶醉的神情一下子凝固在脸上。

"你在干什么？"她惊讶地问道。

"父亲……"

希瑟小声说道，然后将装在里面的红色胶囊状结晶一口吞下。

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个东西一定会对恶魔有效，但即便是剧毒也好。

比起自己生下邪恶的"神"，还是吞下毒药比较好一些。

小小的结晶体滑过喉咙，在胃里面溶化后很快就被身体吸收了。

疼痛感迅速消退，最后不可思议地消失了，那股可怕的胎动也停了下来。

"艾丽莎，你干了什么？你吃下了什么东西？"

克劳蒂娅惊愕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希瑟则在一阵呜咽声之后吐出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块蠢蠢欲动的肉块。

"这个……"克劳蒂娅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希瑟笑着说道："'神'好像坠落了。"

她准备用鞋底踩烂那块正在蠕动的肉块。

"住手！"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克劳蒂娅急忙冲过来，一下把希瑟撞到一边。

"'神'……"

她充满爱意地用双手捧起那块肉块，然后吞了下去。



一口气将“神”的胎儿吞下之后，克劳蒂娅说道：“艾丽莎，你没能杀掉‘神’，我将它……”

突然，克劳蒂娅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那是希瑟曾经遭遇过的变化，与出现在建筑物的墙壁、地面和天花板上的一样。

“……如果你拒绝的话，就由我来代替你……”

克劳蒂娅的身体上出现了红色的污垢，黑色的血管如同无数条蛇一般爬上了脸颊和手臂。她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可是能“神”所带来的压力正在折磨她的身体。

接着，她捂着肚子，摇摇晃晃地朝着祭坛走去。

在祭坛的前面有一个纵长的洞穴，里面一片漆黑。

那些大概是为“神”所准备的饲育地窖吧。

克劳蒂娅扶着洞穴的边缘，慢慢地弯下身子，用力地呻吟着。

这时，从洞穴中传出了一阵如同野兽咆哮般的声音，紧接着从洞穴的深处伸出一双干尸怪物的手臂，抓住克劳蒂娅的脚踝猛地将她拉进了洞穴。

“克劳蒂娅！”

希瑟连忙跑到洞边，朝里面望去。

希瑟之前真的说中了要害——克劳蒂娅无法获得拯救。

治愈被父亲雷纳德虐待的心灵、消除难以磨灭的憎恶、如果可能还想凭借“神”的奇迹将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的关系改写成其乐融融的状态。可无论是克劳蒂娅的存在还是与父亲的过去，根本就无法从头再来。不管她如何逞强，结果都是想拯救自己罢了。

“对不起，艾丽莎。”

克劳蒂娅小声说道。说完，她便以

变化之后的样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克劳蒂娅！"

慢一步进入洞穴的希瑟连忙跑了过来，接着在她亲爱的妹妹的尸体前哀叹道："不要死啊！不是说好要由我来亲手杀死你的嘛！"

她眼含着热泪为克劳蒂娅祈祷着。

这时，洞穴里响起了可怕的哭声。

希瑟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丑陋的东西正趴在不远处的岩壁上。

"这个是'神'……"她茫然地看着对方。

虽然被称为神，却与一般意义上神的样子相差甚远。

某些地方甚至更像是干尸怪物。

虽然身体很瘦弱，不过骨架却很宽大。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其生母并非真正圣母这个原因的影响，其下半身还没有完全发育。因此，眼前的这个"神"甚至不能将身体直立起来，而只能趴在地上。它趴在地上的样子总是会让人联想起蝗虫之类的昆虫。

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了火焰。

大概是为了创造新世界，首先将旧世界的一切燃烧殆尽的地狱之火吧。

火焰吞没了克劳蒂娅的尸体，这一幕再次点燃了希瑟心中的怒火。

"都是因为你，父亲才会被杀死的。艾丽莎和雪莉也因你而成为了牺牲品。如果没有你，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是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要为大家报仇！"

希瑟开枪了。

三颗子弹全都命中目标，"神"发出了刺耳的哭泣声。

它摇晃着身体跪了下来。

本来就很虚弱的下半身更加无法支撑上半身的重量。

但此时希瑟的战斗力也大大降低，因为子弹全都打光了，而备用弹夹也没有了。能够使用的武器只剩下最后一个——军用匕首。这支匕首很小，是否能够用来与神厮杀就只能试试看了。

不过，看上去"神"在趴在地上时好像无法继续吐出火焰。

希瑟一边在神的周围迂回，一边小心翼翼地警惕着对方再次喷火。而神则只能挥舞着拳头应战，它的姿势很别扭，所以挥出的拳头几乎都是在白费力气。

偶尔被神打中一拳的希瑟此时更加愤怒，不服输的天性一直在支撑着她围绕着神的身体不停地挥舞着匕首。

在这种鲁莽的进攻中，真的有好几次都成功刺中了对手。

这时，"神"发出了可怕的惨叫声。

但是，它还是强行转过上半身，伸出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希瑟的身上。

强有力的一击给希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好像打断了她的两、三根肋骨。

希瑟拼命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并从地上站起身来，接着捡起掉落的匕首。

在视野的角落里，"神"正在喘息着。

希瑟将匕首尖对准"神"，猛地冲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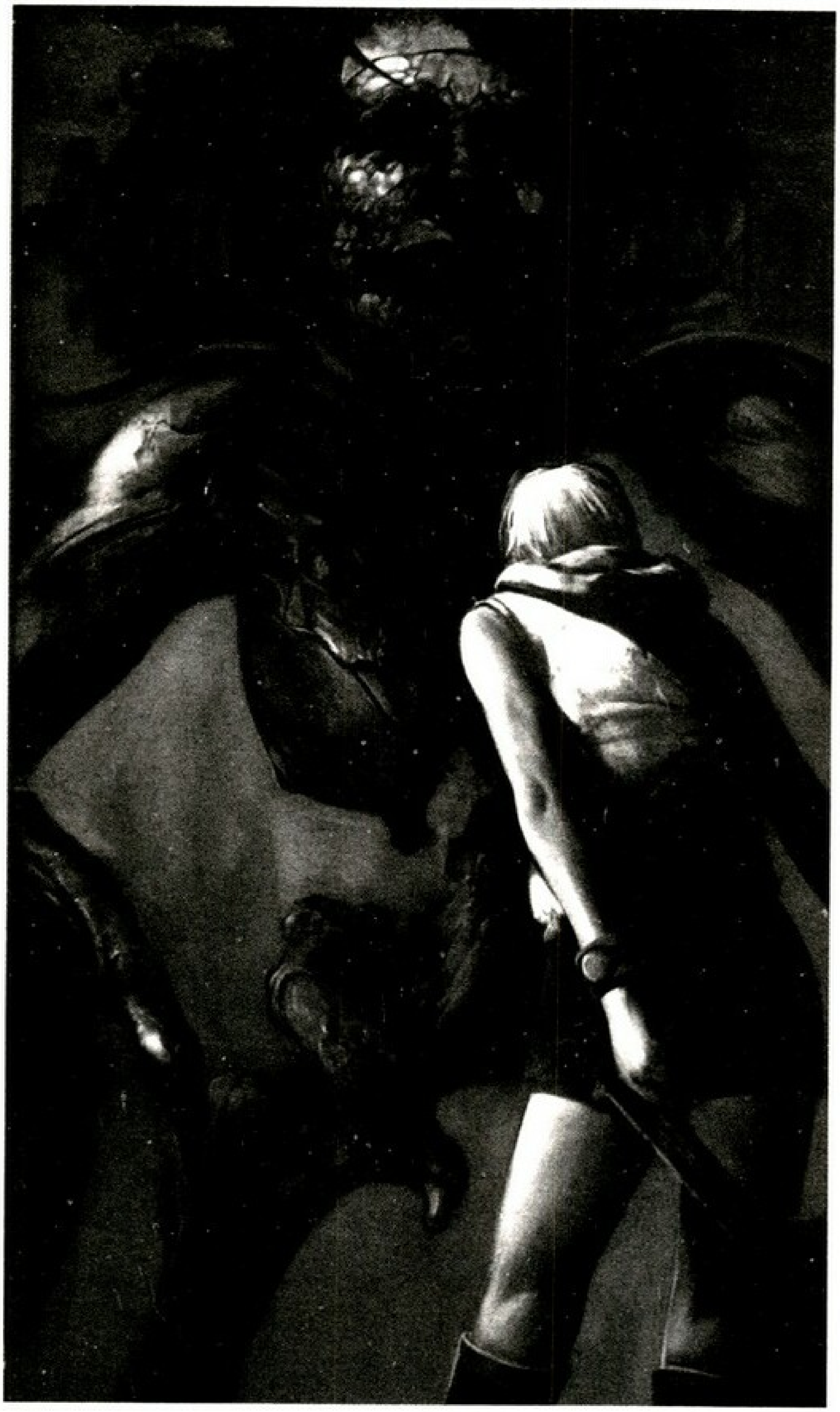
这是两败俱伤的攻击。

就目前所残留的体力来看，也只能进行这样的攻击方式。

至少能打成平手……

即便死在这里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住在由这种不可靠的神所创造出的新世界中。

希瑟奋不顾身冲进了那片被灼热所包围的空间。



出口在遥远的天上。

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不一会儿，她就筋疲力尽地倒了下来。

什么嘛，又来了？

不要碰我！

拿开你的脏手！

朦朦胧胧的状态如同梦境。

疼痛感从身体的各个关节处传来，还有仿佛陷入流沙之中的疲惫感。

迷蒙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如同干尸怪物的干瘦的身影。

怪物正在拖拽不能行动的自己。

要去哪里？

去地狱吗？

你是死神？

打算怎么处置我？

吃掉吗？

我一点儿都不好吃。

父亲曾经说过，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的倔强丫头。

想到这儿，希瑟笑了。只能笑，却无法做任何抵抗。

9

结束了吗？

爸爸……

希瑟梦呓般说道。

在“神”已经消失了的岩洞中，她如同梦游一般地四处徘徊着。

10

听到脚步声后，道格拉斯抬起了低垂的脑袋。

靠在长椅上的身体也跟着向前倾，

想要看清靠近的对方。

“希瑟……结束了吗？”

“还没，就剩下你了。”

希瑟举起手枪。

看着对方满是困惑神情的脸，她放声大笑起来。

“我开玩笑的，这是对你之前行为的报复。”

道格拉斯苦笑着松了一口气。

“希瑟，那么……”

“那个名字已经不存在了。”少女摇了摇头。

道格拉斯平静地盯着她说道：“可以称呼你真正的名字吗？”

“雪莉，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

“明白了。”道格拉斯点了点头。

他早就调查出希瑟只是个假名，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定有着自己难以想像的理由。既然现在不再使用，那也就说明希瑟内心的重负已经卸下来了。这是件好事。

“头发也要恢复原来的样子吗？”

“你知道我染了头发？”

“我可是名侦探道格拉斯啊！”

“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比起黑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比较适合自己。”

雪莉摆出一个模特的姿势，笑着说道。

接着，她架起腿部骨折的道格拉斯，两个人朝着小镇外围走去。

袖珍收音机平静地躺在雪莉的口袋中，小镇上已经没有四处徘徊的怪物。

不过，还有一只……

那是将雪莉从岩洞中拉出来、一直照顾着她的干尸怪物。即便如此也没有和它道谢的必要，雪莉觉得这只是它多管闲事的表现罢了。大概，它只不过是在履行保护圣母的义务……虽然并不知道对方真实的意图，但是在一切都已经结束的现在，只凭那个家伙是无法做出什么改变的。

“就此告别吧。”

站在小镇的尽头，雪莉朝着干尸怪物挥手说道。

“不要跟来哦！”她最后警告道。

几天后，一个女儿站在父亲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我很好。”她说道，“就算是一个人也能好好活下去，所以请你不用担心。”

“谢谢你，爸爸。”

女儿在最后感谢道。

抬头望去，一望无际的碧空仿佛包裹住了世间的一切。

全文完

格兰蒂亚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第八回



人物介绍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行事缜密，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在共同冒险的这段日子里，菲娜与杰斯汀之间渐渐萌生了微妙的感情。在得知自己的姐姐玲竟是光翼人之后，她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的少年，性格冒失但正义感强烈，见到有困难的人决不会袖手旁观，喜欢逞英雄。他将父亲留下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以寻找“阿伦特”为目标踏上了冒险之旅。自启程之日开始已经过了半年有余，杰斯汀也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步成长起来。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在一次争乱中，她不得已在妹妹菲娜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传说中的光翼人的力量。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对金钱斤斤计较，但同时也给初到墙壁另一侧的杰斯汀等人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他真正的身分竟是……



米露妲

莱努村的女战士，千锤百炼的身体十分强壮，平时为人和蔼可亲，但在愤怒之后会失去理智，显露出猛兽一般的力量。她在调查石化灾祸之源的途中与杰斯汀等人相遇。



缪林大佐

隶属于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率领着执行军队机密任务的部队，是最高司令官巴鲁的儿子。



拉普

卡普之乡的孩子王，与杰斯汀有几分相似，但说话方式更加粗鲁。由于对现在幸存的族人深感失望而拒绝继承卡普长老之位，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现在与杰斯汀同行中。



巴鲁

吉尔财团私立军队——加雷尔军的最高司令官。

前情提要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别总是如此令人黯然神伤。丝自己一个人回帕姆去了，带着几分伤感、几分遗憾，同时也带着几分期待。是的，几分对未来的期待——她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她一定还会与自己最喜欢的杰斯汀和菲娜再次见面，因为这次的离别只是“一会儿见”而已。

送走了曾经共同冒险的同伴，杰斯汀的旅程仍将继续，好好地冒险——这不但是自己的心愿，也是自己与丝的约定。通往阿伦特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险，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杰斯汀很快又结识了拉普和米露妲这两位新的同伴，同时也从他们那里知晓了墙壁这一侧所面临的灾难——一场石化的灾祸正在各地不断地蔓延，拉普的卡普之乡和米露妲的莱努村都是这场灾祸的受害者。而在经过调查后杰斯汀惊奇地发现，缔造灾祸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所熟知的加雷尔军！双方秉行信念的不同势必促使杰斯汀再一次站到与军队对抗的立场上……当然，与玲之间的对峙也是同样。

第十七章 莱努的达琳

“莱努难道没有像卡普一样建造新的村子吗？”当快要到达位于大山之中的莱努村时，杰斯汀眺望着村中一座座的民房向米露妲问道。

自从离开卡普之乡后，为了不再让米露妲感到尴尬，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练习，杰斯汀和菲娜便开始积极地一直使用通用语言来交流，即便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一样。

莱奴的房子是通过石头和木材的相互组合建造而成的，在帕姆的近郊可以看到许多与其风格相似的建筑。不过，眼前莱奴的这些房子中，似乎没有一座是新的，每一间都给人一种浓厚的历史沧桑之感。

“因为我们从以前的村子中，连同房子一起，把整个家全都搬过来了。”

“难道说你能把整座房子都扛起来？”拉普问道。

在拉普还未说完的时候菲娜便开始给米露妲翻译，俨然已经成了一位出色的翻译官。

只是菲娜近来一直没什么精神，在卡普之乡与玲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似乎使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怎么可能！莱奴的女人就算再有力气，那种事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吧？”

“说的也是。”

“当然是男人们抬过来的。”

“啊？”

“在灾祸刚刚降临的时候，男人们一边激励村里的女人、一边安慰孩子们、一边寻找合适的迁移地点。待选定了新村子的位置后，男人们将家具以及其他所有的家私在屋里固定好，然后把整座房子抬了起来，带领着我们开始向新的村子前进。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心情，男人们一面赶路，一面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新村子是什么样的气候、适合种什么样的农作物、预计会有多少收成、附近会开一些什么样的花、都有什么样的鸟儿、这些鸟儿会发出什么样的鸣叫声等等等等。渐渐的，大家都对未来的生活燃起了新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莱努的男人了，非常出色吧？他们平时虽然什——么都不干，但在紧要关头的确是非常能够依靠的。反观一些男人平时装的好像很了不起、很帅似的，一到关键时刻却变成了窝囊废，这样的男人真是一点儿魅力都没有呢。”

米露妲虽然一副越说越陶醉的样子，菲娜却只是“嗯、嗯”地轻声回答着，完全不像以前的她那般活泼，看来这次玲的事件确实对她打击不小。

米露妲非常了解这一点，于是继续积极地找话题与菲娜说话，希望借此能让她的心情多少好转一些。

杰斯汀由于不知道该如何鼓励心情消沉的菲娜，所以便帮着米露妲活跃谈话的气氛。

踏进莱努村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中女人们忙碌的身影和四处追逐嬉闹的孩子们。

本来还以为莱努村的女子们全都是

一些又高大又强壮的大块头，当然以杰斯汀他们的标准来看，她们的体格的确是不小，但米露妲就算在这样的一群女子之中也是比较特殊的。

而孩子们玩耍的情景，在杰斯汀他们所在社会中也随处可见。

米露妲兴奋地走在村中的小路上，每见到一个人都会热情地打招呼。

村民们也都积极地回应米露妲，同时还主动地向她带回来的这几位客人挥手示意。虽然在杰斯汀等人走过去之后，他们也会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些什么，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

看样子来客对莱努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但莱努人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排外的种族。

接下来引起杰斯汀注意的，是一些长得与牛极为相像的家畜。

它们像人一样两脚站立着，穿着简单朴素的衣服，悠闲地伫立在村子各处。

而其体格则与真正的牛差不多，一头一头地看起来比米露妲还要高大。

正当杰斯汀想要问问米露妲它们究竟是什么生物时，米露妲却突然兴高采烈地向着其中的一头飞奔过去，飞身一跃而起，一把搂住了它的脖子，像荡秋千似的来回转了好几圈，无数的小红心瞬间自他们中间迸射出来，将四周映成了一片浪漫的粉红色。

在这一片宛如樱花花瓣一样随风飘舞的小红心之中，米露妲用迄今为止从未听到过的、甚至难以想象的娇滴滴的声音向那头牛撒娇般地说道：“达～琳～❤我回来了～❤ 我好想你哦～❤ ”

“哎？”

这时，那头牛也瞪着一双色迷迷的大牛眼，用一种让人听了浑身都会起满鸡皮疙瘩的迥异声音回应道：“米露妲～❤我也好想你哟～❤”

“哎哎——？”

米露妲跟她的那位达琳毫无顾忌地当着众人的面亲热起来，这时不单是杰斯汀，连菲娜的嘴都张得可以塞一个西瓜进去。

不过拉普却一副已经习以为常的样子。

他看着杰斯汀和菲娜张得又大又圆的嘴巴，不禁笑了起来。

“嘿嘿嘿，看你们那副震惊的样子。莱努的那帮家伙们，不但女人发怒之后会变得不知道东南西北，最有意思的是男人成年之后，就会长出角来并变成牛的样子。切，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种族。”

米露妲跟达琳两人亲热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还是“贤者”达琳先有了将两人甜蜜的重逢暂且一放，首先顾虑一下杰斯汀等人的想法。

“米露妲，客人们好像非常震惊的样子哟。”

“嗯～呀❤这对小孩子们来说，是不是太过刺激了～嗯～❤”

“没什么的。夫妻两人越相爱，越能带给孩子们安全感，孩子们也会更加健康地长大成人。我正打算考察一下这一点是不是所有种族都共通的真理之一呢。”

“果然还是我的达琳，最、聪、明～❤”

“呵呵，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拉普凑到杰斯汀的耳边小声问道：“喂，杰。你想要拜访的真的就是这些家伙吗？他们真的能告诉你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

本来就已经变得心中没谱的杰斯汀，听到拉普的话不禁更加担心起来。

“哞哞，从墙壁的对面……前往阿伦特……是么，丽蒂她……在戴托遇到了毒之雨？哦，把雨月之塔破坏了么……徽章带过来了啊，那就好……莫基的基多大人建议你们来这儿么……基多大人还有没有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噢？拉普君跟米露妲打架了？这可真不得了……加雷尔军的盖亚·萌芽？精灵石被抢走了？哞——”

“莱努三贤者”中的另外两位——戴琳和德琳也来到了米露妲与达琳“爱的小屋”里，饶有兴趣地倾听着杰斯汀迄今为止的冒险谈。虽然杰斯汀无法读懂他们三人那张大牛脸的表情变化，但他们一兴奋起来就会把牛脸凑过来，而且从那两个大大的鼻孔里喷出来的鼻息也会变得异常剧烈……总而言之，他们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容易掌握的。

“经过大体就是这样的，因此，请告诉我一些有关阿伦特的情报。”

“从这里继续向东走，在地图上看的话它与吉鲁巴顿接邻。”

“太好了——！”

为这条自从翻越墙壁以来首次入手的具体情报，杰斯汀高兴得满脸熠熠生辉，可是拉普却冷不丁地往上面泼了一盆冷水。

“切！吉鲁巴顿我是听说过啦，但从没听说它的附近就是什么阿伦特啊？别说阿伦特了，那一片好像除了吉鲁巴顿就只有一片荒漠，连个小村庄都没有啊。再说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为什么莫基族那个住在吉鲁巴顿的基多什么都没有跟杰斯汀说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达琳突然之间把他的牛脸凑到了拉普的眼前，即便是面对恶鬼般的米露妲都毫不畏惧的拉普也不禁吓了一大跳，差一点从凳子上跌落下去。

“干、干什么？”

“那是因为阿伦特对没有受到精灵指引的人来说，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一样。精灵石就是开启它的钥匙之一，不过很遗憾，这把钥匙已经被抢走了。不过如果杰斯汀君真的是被精灵选中之人的话，相信通往阿伦特的道路早晚都会向他打开的。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得到了其他的钥匙。”

“哎？”

“就是你在雨月之塔入手的那枚徽章。在很早很早以前……嗯，有多早呢……是呢，在连那座墙壁都还没有开始建造的时候，阿伦特和吉鲁巴顿曾经是两座从高空俯瞰大地的双子都市。阿伦特掌管知识，吉鲁巴顿掌管智慧，两座都市互补互足，共同繁荣。并且，两者之间互相交换了钥匙。杰斯汀君在雨月之塔找到的那枚徽章，不是被称为‘智慧之徽章’吗？它就是吉鲁巴顿的钥匙。这把钥匙长时间下落不明，连我都没想到它竟然会在雨月之塔中。”

“刚才你说从高空俯瞰？阿伦特和吉鲁巴顿难道像卡普之家似的，悬吊在一颗很大的树上吗？”

“不是，它们是浮在高空的空中都市。只不过后来吉鲁巴顿从空中落到了地面上。现在的吉鲁巴顿，就是在当时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而阿伦特，直到现在都仍然浮在空中。”

拉普一边挖着鼻孔，一边巧妙地用鼻

子“哼哼哼”的冷笑道：“我说，你这头牛，是不是拿我们当傻瓜耍啊？吉鲁巴顿可是在大沙漠的正中央呐，如果说阿伦特就飘浮在它的附近，我倒要问问，这样一座大都市是怎样掩人耳目的？”

“阿伦特不用特意去做什么掩饰，因为它飘浮在眼睛根本无法看到的高空之中。所以，若从地图上看的话阿伦特的确是在吉鲁巴顿的附近，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而且那儿也不是一个步行可以到达的地方。不过，只要拥有‘智慧之徽章’这把钥匙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吉鲁巴顿的钥匙吗？”

“是的。使用它可以进入吉鲁巴顿的老城区，在那里就可以找到阿伦特的钥匙。只是，要进入老城区并把‘知识之徽章’带走，需要得到吉鲁巴顿长老的许可……基多大人关于这件事，又没有提到过一些什么？”

“嗯……他只是说过如果我们到了吉鲁巴顿的话，欢迎我们去他家玩之类的……”

听到杰斯汀这么说，达琳好像非常满足似的点了点头。

“是么，既然如此，那你们先去拜访基多大人应该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呢，谢谢！就这么办。”

“还有……”

“嗯？”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也许会与你未来的旅行产生巨大的关联。”

达琳边说边将头转向了菲娜和拉普。

“这并不单单只是针对杰斯汀君说的，对菲娜还有拉普君你们二位而言也是同样。”

“切！”

拉普咂了咂嘴，放下了挖着鼻孔的手，因为那两个小小的鼻孔里，已经没有一点儿鼻屎可以供他“玩弄”了。

不过，无论他再怎样装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那一对兴趣盎然、噗噗抖动的大耳朵还是将他的真实心态暴露了出来。

“这十年来，在杰斯汀君你们看来应该是墙壁的这边，各地都发生了多起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灾祸。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石化的灾祸。受害的村庄不计其数，为数众多的村子因此被迫迁移。吉鲁巴顿是一个有许多种族居住的大城市，但其实它是在最近几年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吉鲁巴顿现有人口的一大半都是由于这场灾祸而不得不舍弃故乡的人们。如果任由这场灾祸继续这样蔓延下去，估计数十年后整个世界就都会变成石头了。”

“只要数十年吗？太快了……”

“不错。拉普君，我不知道你们卡普人为什么会认为我们莱努是这场灾祸的元凶，但从旅行商人基多大人还有米露妲收集而来的情报看，估计真正的元凶十有八九就是那个什么加雷尔军。而现在这个加雷尔军又夺取了杰斯汀君的精灵石，综合这一点来考虑，恐怕让盖亚复活就是他们的企图。这场石化灾祸的蔓延，看来也与盖亚的复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精灵石不单是阿伦特的钥匙，同时还是盖亚复活的关键。”

“话说回来，‘盖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

“古代人想通过墙壁来封印，但却没有封印成功的东西。”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或魔

法吗？”

“很遗憾，我们也不知道盖亚到底是什么。因为当初盖亚出现时，古代人似乎连留下记载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们感到十分不解，那就是加雷尔军那帮家伙们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要让盖亚复活呢？这种行为简直就好像是在自寻死路一样。杰斯汀君，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只是想象一下也行。”

杰斯汀抱着胳膊，皱着眉头“嗯～”了好长一段时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到。

“看来，只好将它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来慢慢探索了。”

看到杰斯汀与贤者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一直在一旁沉默的菲娜有些畏畏缩缩地问道：“请问……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光翼人的事情？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族？现在生活在哪里？”

“啊，好的。据我们所知，光翼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族，不管哪个种族都会出现光翼人。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光翼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时他们或许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存在，甚至连全人类都是光翼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好像现在不管哪个种族都长着耳朵、不管哪个种族的人都可以听到声音一样。然而，如果有一天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耳朵，那时我们之中仍然持有耳朵的人有可能就会被称为‘耳人’，而他们可以听到声音这件本来十分平常的事可能也会被当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来看待。光翼人也许曾经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那么，光之翼究竟是为何而存在的呢？”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即使突然有人以光翼人的体质出生……”

听到这里，菲娜的身体禁不住猛地颤抖了一下，不过达琳似乎并没有发觉，他接着继续说道：“……连他本人都不清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也许就像鸟儿天生便知道如何飞翔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这件事。也有可能就像通过交流之果便可以听懂其他种族的语言一样，在古代曾经存在着可以引导出光翼人力量的技术。交流之果、魔法、飞行装置、蒸汽机械、天气控制装置、瞬间传送装置等，此类东西中如今仅存于世的那些便是全部，能够再次制造出它们的技术已经失传。如果说这些东西是为了拓展人类的力量而研发出来的，那么拓展光翼人力量技术的结晶极有可能就是精灵石……我所说的这些都只不过是推测而已，有可能全部都是错误的。不过真实就记载于阿伦特之中，到了阿伦特，相信你会得到准确的答案。”

“所有的答案，全部都在阿伦特之中！不过，如果说蒸汽机械，我们的镇子里就有哦。工厂啦、蒸汽汽车啦、蒸汽车床啦都是很普遍的。至于飞行装置，加雷尔军则制造了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飞行器，他们就是通过它翻越那座墙壁过来的，可恶！”

菲娜不管杰斯汀或兴奋或愤怒的心情，她立刻又将话题转了回去。

“那么光翼人为什么变得不会再出生了呢？而那些技术为什么会失传？古代文明又为什么会消失？”

“这些我们同样也不清楚。不过在我们对各个种族传说的研究中发现，‘由于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夺走了光翼人的光之

翼，从而导致世界失去了富饶’这种说法最为普遍。古代文明利用光之翼的力量而得到繁荣这件事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不过，也正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依存性实在太大，所以光翼人一旦突然消失，这个文明也会在瞬间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譬如如果哪天我们突然都变得不能说话了，既无法再与他人交流也无法再读书和教育后代，那么我们现有的文明就会渐渐地灭亡。即便在此之后能够有新的文明复兴起来，相信那也是一种从根本上已经不再需要语言的全新文明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光之翼的力量似乎需要复数的光翼人相互协力合作才能够发挥出来。因为在传说之中，光翼人作为富饶或力量的象征出现时都是两人一组的，而当他们单独登场时则只会象征着力量的破灭或社会的崩溃等。”

菲娜的身体不禁又颤抖了一下。

“两人一组指的是……孪生子吗？”

“孪生子在古代文明里似乎的确被当作一种特别的存在来看待，光翼人的孪生子则更是如此。不过至于那到底是特指由同一个受精卵诞生的双胞胎呢，还是仅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呢，现在即便连一个有力的假说都还没有确定。另一方面，你刚才问过光翼人为什么会不再出生，是吧？如果说那个遭到毁灭的文明世界是一个无论谁都能普遍享受到光之翼力量的世界的话，也许光翼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变得不再出生。就好像现在如果交流之果普及到任何人都可以拥有，那么大家便不会再下功夫去努力学习语言，这样下去最后极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人类语言的丧失一样。当然，这些也全部只是假说，也许统统都是错误的。”

“大叔，说来说去，怎么总是‘可能’、‘也许’啊？你可要适可而止！”

达琳无视拉普的抱怨继续说道：“关于‘光翼人的光之翼被夺走，从而导致世界失去了富饶’这一点，情况可能有好几种：也许是因为光翼人的不断减少，最终引发了争夺光翼人的战争；也许是因为过度使用残存光翼人的力量，结果引起了光翼人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又也许是因为本想通过技术再造光之翼，可是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成功反而给文明造成了致命的破坏……等等吧。总之，在为了自由操纵天气而建造的雨月之塔下起毒之雨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似乎已经无计可施了。当然这些也只是假说，有可能全部都是错误的。”

“切！大叔好像很拽似的，结果原来是啥都不知道！”

对于拉普的讽刺，达琳表现得非常坦然。

“不错，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你们想获取更多的知识便以阿伦特为目标吧。不过我要说明一点，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为探求真理而进行深入研究这件事本身。”

“这么说，你们根本不知道让变成石头的人们复原的方法了？”

“那是当然，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要研究。”

“切！”

“不过在经过大量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被石化的人们其实并没有死去这件事。无法给这个结论做出证明，如果想要证明只能将某位变成石头的人敲打开来研究才行，当然这么做是绝对不行的，如果这么做的话，这个人就真

的会死了。但是，我们通过打碎其他的石头，从而证明了变成石头的岩块的存在实质。”

“啊？”

“自然状态中的石头、土地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在自然界的大循环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使通常看来已经死去的东西，也会在这个大循环中得到重生。例如已经死掉腐烂的鱼，若把它埋到田地里，就会使农作物生长得更加茁壮，这正是因为即便是尸体也依然活着的缘故。可是，在这场灾祸中被石化的土地和石头，它们却已经不会对外界产生任何的影响。既不会过滤雨水，也不会生长植物，打火石也变得无法再打出火来。可以看出，这种被石化后的土地和石头已经产生了根本性质上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灵魂被夺走了的缘故。”

“灵魂？”

“灵魂、自然作用、影响力、内在的精灵……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方法，总之，被石化的所有事物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样的一种东西而停止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这种东西是无论怎样都不会从世界上消失的……只要这个世界本身依然没有被毁灭的话。”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总之，是什么家伙把大家的灵魂夺走了？”

“盖亚。”

“怎样才能夺回来？”

“不知道。”

“混帐牛大叔！你这家伙岂不是重要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你这牛头！”

“呜哇——！拉普！快住手——！”

拉普说着就要冲上去勒达琳的脖子，杰斯汀慌忙上前阻止了他的“暴行”。

然而达琳却一直稳如泰山，好像完全没有看到眼前发生的事一样。坐在一旁的米露妲也没有一丝阻止拉普的意思。

看来莱努人对自己结实强健的肉体确实十分自信，似乎根本不把拉普这种小毛孩子的攻击放在眼里。

不管这夫妻俩如何镇定自若，杰斯汀还是决定先试着转移拉普的注意力再说。

“拉普！跟我们一起去阿伦特吧！在阿伦特一定能够找到可以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因为所有的答案，全部都在阿伦特之中嘛！”

这时达琳反而突然用胳膊扣住了拉普的脖子，并将他一把拉到自己的身边，就像刚才发生的事完全与自己无关一般说道：“是呢，拉普君寻求的答案，应该也可以在阿伦特找到，而这个答案同时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希望得到的，如果你们的疑问都能够解决就太好了。只不过……不、没什么，真正的答案以后都要靠你们自己去寻求。”

就这样，三人在“莱努三贤者”的指引下开始向吉鲁巴顿进发。但是一路上菲娜仍然没有什么精神，而且现在能够活跃气氛的米露妲又离开了队伍，再加上拉普这家伙总是一脸臭屁、摆出一副老大般的姿态，实在无法将他与“和蔼可亲”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因此旅行的气氛多少变得有些僵硬，三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起劲的对话。

而且在关于如何使用帐篷这个问题上，他们还小小吵了一架。

从莱努村到吉鲁巴顿的这一路上，不管是莱努村周围残留着积雪的群山中，还是吉鲁巴顿所在的这片无垠大沙漠里，帐篷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必需品。

沙漠中昼夜温差十分大，白天灼热难忍，夜晚却变得寒冷彻骨。因此杰斯汀他们不得不白天躲在帐篷之下避开强烈的日晒，夜间则要依靠帐篷在极度的寒冷中保存自己的体温，这样一来，赶路只限于朝夕才能进行。

之前米露妲还在队伍中的时候，都是杰斯汀和拉普、米露妲和菲娜各使用一个帐篷，然而现在米露妲留在了莱努，所以帐篷也只剩下了一个。不过好在这是一个三人用的帐篷，总算还能凑合的过去。可是拉普却牢骚满腹地说什么“跟女人同睡一个帐篷里谁能睡得着啊”等等，这自然招来了菲娜甚至杰斯汀极大的不满。

闹到最后，“帐篷风波”暂且以杰斯汀睡中间、菲娜和拉普睡两边的结果临时得到了解决。可是没料到当天夜里杰斯汀出外上厕所的那一小段时间里，菲娜和拉普又因“‘你干吗碰我？’、‘谁碰你了？’事件”而吵了起来。自那天之后，杰斯汀即使夜里醒来了，即使很想去上厕所，他也不敢再“轻举妄动”，而是一声不响地强忍着直到两人中的一人醒来为止。

虽说这是一个三人用的帐篷，但它的内部空间实在是非常有限，杰斯汀他们三人要靠在一起才能勉强睡下。这也是造成杰斯汀失眠的另一个原因——无法克制自己不去在乎睡在身旁的菲娜以及她那轻轻的鼻息声。

而且不知为什么，杰斯汀总有一种菲娜要伸过手来抱住自己的感觉……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胳膊上传来的触觉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原来这并不是错觉，菲娜真的抱住了自己的一支胳膊。菲娜的这个动作不禁让杰斯汀的脑袋一下子更加清醒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帐篷的顶棚，变得一动也动不了了。

身旁菲娜“嗤嗤”的鼻息声直入耳根。

当然也少不了另一旁拉普那“咕咕”的鼾声。不得不提的是这个家伙的睡相之差还真是史无前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帐篷中他竟然也能巧妙地上下翻了个个儿，并且还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一支大臭脚搭在了杰斯汀的胸膛上。

杰斯汀实在无法忍受拉普的脚所散发出来的“体香”在自己鼻尖处打转，他用另一支胳膊将其一把撇开，但即便如此，这台近在咫尺的“空气清新器”的味道还是让他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杰斯汀正打算起身将拉普的身体转回原位时，一个轻微的声音自菲娜的口中飘荡出来。

“不要走……”

“菲娜，我哪里也不去，只是想……”

借着光苔发出的微弱朦胧的光，杰斯汀发现原来菲娜并没有醒过来，她还在平静地熟睡着。

可是这时却有一滴小小的眼泪从她的眼角渐渐渗透出来。

“姐姐……不要走……”

听到菲娜的这句话，杰斯汀突然想起了数年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丝刚刚搬到隔壁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混熟了，两人痛痛快快地疯玩了一整天后，丝在杰斯汀家里住了下来。夜里杰斯汀猛然发现，直到刚才为止还那么活

泼的丝，现在竟然在边睡边哭，嘴里还不住地轻声呼喊着“爸爸”、“妈妈”……

……菲娜比起杰斯汀来要稍微年长一点，作为冒险家也更加专业一些，性格开朗活泼，尤其是当她“啊哈哈”笑起来时的那张笑脸，看上去尤其可爱……

可是最近她却明显变得不怎么爱笑了……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以前特别希望能够在菲娜面前表现自己，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长处都展现给她看。至于要说这是为什么，首先的确是想通过这样做来得到这位老牌冒险家更多的认可，但，似乎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更重要的……

这时，从加雷尔军基地夺取军用列车脱狱时，被菲娜压倒在地的那一瞬间，在杰斯汀的脑海里再一次苏醒。

……这样说来，自从与菲娜相识以来，只听她提到过玲的事情。

她的爸爸妈妈呢？难道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杰斯汀感到菲娜抱着自己胳膊的手更加用力了一点，接着听到她再次喃喃地梦呓道：“不可以……那么做你会没命的……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离开我……杰斯汀……”

听到菲娜叫出了自己的名字，杰斯汀惊慌地窥视了一下菲娜的脸，她与刚才一样，依然在平静地熟睡着。

杰斯汀下定了决心——为了菲娜，我要忍受拉普那家伙的臭脚！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吧，第二天清晨，看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就睡觉前洗不洗脚这个问题而大声争吵起来的杰斯汀和拉普，菲娜发出了久违的“啊哈哈！”的笑声。

第十八章 吉鲁巴顿

吉鲁巴顿是一座可以与帕姆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既广阔又活力四射的城市。

它虽然地处大沙漠的正中央，但城中四通八达的水路给整个城市带来了丝丝的凉意，几乎种满每条街道两旁的树木制造的树荫则给行人们提供了良好的避暑场所。总的来说，吉鲁巴顿是一座生活比较舒适的城市，让人完全想不到它竟会是一座沙漠之都。

纵横交错的商店街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售货摊子，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各种种族的人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到处都是一派好不热闹的繁华景象。

在吉鲁巴顿中走着走着，杰斯汀他们渐渐发现，除了随处可见的像基多一样的莫基族“兔仔”外，还有另外两个种族的人明显比较多，他们似乎分别聚集在一起居住，平分了几条街道的左右两边。

这几条街道左右两边的建筑风格明显不同，但每边的风格却非常统一，街上来


GRA
NDIA

往的行人也以这两个种族的人居多。

还有几条相对比较宽敞的大街，已经完全被各种各样的售货摊子和数不清的帐篷所掩埋，看来人数比较稀少的种族或是刚刚来到吉鲁巴顿的人暂时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的。

杰斯汀好奇地左顾右盼着，这时耳边传来了拉普的催促声。

“喂！杰！别四处张望了，我们快去找莫基族的长老吧。”

“稍等一下。”

说罢杰斯汀向着一个摊子小步跑了过去。

然后用通用语言向摊主问道：“大叔，这个是香辛料吧？”

“没错，种类有很多，你想要什么样的？”

“最辣的那一种，让人一吃就感觉好像山雨欲来似的那样的。”

“山雨欲来么……那你看这个怎么样？可以先用指头蘸一点尝尝看，不过只是一点儿哟，因为这个真的会让你感到‘山雨欲来’噢！哈哈哈！”

杰斯汀的行动似乎勾起了菲娜的兴趣，她也向着小摊这边走了过来。

这使得拉普更加不爽了，他不耐烦地站在大街中央大声嚷道：“杰！现在是悠闲购物的时候么！喂！听到了没有？我可要过去扁你了！”

杰斯汀完全无视拉普的吵闹，继续自顾自的“悠闲购物”。

“呜呀——！好辣！好辣！就是这个！大叔，这个多少钱？”

交易结束后，杰斯汀将刚买的这一包香辛料递给了菲娜。

“菲娜，这个香辛料的口感与新帕姆的简直一模一样啊！拿着，送给你的。”

“哎？这是为了我才买的吗？”

菲娜轻轻舔了一下自己的小指指尖，然后伸到那一包香辛料里蘸了一下，指尖瞬间被染得通红。

她将红红的小指指尖放到嘴里，“扑哧”一下笑了起来。

“啊哈哈！真的、与新帕姆的一模一样！谢谢你！杰斯汀！”

说罢，菲娜又连续吮吸了好几口，看来她真得非常喜欢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这时拉普终于按耐不住也跟着跑了过来。

“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呢！”

他边说边举起了拳头。

“等一下啦！拉普！再说，难道你知道长老的家在哪里吗？”

“怎么可能会知道呢！白痴！”

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称作“白痴”，但显然现在的杰斯汀已经习惯了拉普那粗鲁的说话方式，他无视这句“白痴”，转身向小摊的老板问道：“如你所见，我们正在寻找莫基族长老的家。大叔知不知道它在哪里？”

“啊，知道啊。这条街尽头的对面，是一条只有莫基族居住的街道，莫基长老的家就在那条街道的正中央。只不过，他现在在不在家就很难说了，因为莫基族的人经常出外经商，就连长老也不例外。”

“谢谢大叔！”

按照小摊老板的指示，杰斯汀他们不久便找到了那条莫基族居住的街道。只不过，眼前的这“条”街道与印象中一“条”街的概念多少有些出入。

因为这“条”街道既非笔直也并非蜿蜒曲折，而是似乎一直在向着同一个方向

弯曲一样。

街道两旁的建筑风格与刚才大不相同，甚至显得有点迥异——与其说是房屋还不如说是一条堤坝更合适。看来莫基族的人们就是在这条用泥土堆积而成的“堤坝”中，建造了像隧道那样的屋子。从外表看所有的屋子是都连在一起的，但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看到一扇小门，还有数量众多的烟囱和通风口，由此来看隧道的内部大概是用墙壁一段一段地隔开了的。

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在沙漠之中这也许是最合适也最方便的房子了。

在街上来往的行人几乎只有莫基族的“兔仔”，杰斯汀他们应该没有找错地方。

沿着大街走了一会儿后，他们终于弄明白了这“条”街的构造。原来，这“条”街若从整体上看，是像蚊香那样的螺旋状造型，怪不得刚才的小摊老板会说莫基长老的家在这条街的正中央了。

由此一来，目标已经非常明显，杰斯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蚊香”的正中央。只是，在这里他们只看到一扇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普通小门。

“就是这里？一般来说，长老的家不是应该比其他的要华丽一些才对吗？”拉普有些怀疑地说道。

“不过，这里整条街的房子似乎全部都一模一样呢，也许长老的家也不例外。”

“无所谓了，即便找错了，我们也可以顺便打听一下然后重新再找嘛。”

杰斯汀边说边叩响了那扇小门。

“对不起！请问有人在家吗？”

“来了——！请等一下——！”

从被打开的小门中走出一位比基多还要小一圈的莫基族女孩子。

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女孩子只抬头看了杰斯汀一眼，就说出了下面这句话。

“你是不是杰斯汀？”

“哎？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这还用说吗？长老都提起过你好几次啦——一个头发鲜红、眼睛闪闪发光、既没有角也没有尾巴，而且耳朵也又小又圆、皮肤上也没有任何花纹的名叫杰斯汀的少年会来我们家。头发真的是红色的耶，好漂亮……那个，能不能卖一绺你的头发给我？我想用它来做耳饰。”

还没等杰斯汀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女孩子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递到了他的面前，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等待着他的回复。杰斯汀一时之间想不到该如何回答，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女孩子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哟，杰斯汀，你果然来了呢。”

“基多！原来这里是基多的家吗？”

“噢——你不是曾经到过卡普的那个旅行商人么。”

基多和拉普好像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欢迎你的到来，卡普的下任长老，拉普君。我来介绍一下，她是琪多。琪多，先请客人进屋里来，这是礼貌，你的生意过一会儿再慢慢谈。要不然，本来可以谈妥的生意也会砸锅的哟。”

“等一等，基多，我们这次本来是想要拜访莫基族的长老才来的。”

基多的癖好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如既往地仰视着杰斯汀，淡淡地笑着说：“你们并没有找错地方哦。”

“哎？这么说，莫基族的长老是基多的爸爸或是爷爷啰？”

“很可惜，你猜错了。”

“那么是你的妈妈或奶奶了？”

“很可惜，你又猜错了。”

拉普挖着鼻孔，一副“真服你了”的表情拍着杰斯汀的肩膀说：“你好笨呐，杰。你说过教你通用语言的就是这个家伙吧？那么我问你，在那之前你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哎？”

这样说来，杰斯汀他们和基多之间的确从一开始就能够毫无障碍地交流。

因为基多也是一位吃过交流之果的人。

“……那难道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旅行商人，需要到处行商才……”

“那果子可没有多到可以让区区一介旅行商人食用的地步，而且你还记得么？莱努的那位牛大叔可是称他为‘基多大人’呢。如果说那家伙不像我一样是长老继承人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他就是莫基族的长老。”

“哎——？”

“答对了。”

基多依旧仰视着杰斯汀他们，脸上浮现着淡淡的微笑。

莫基族的家，从外表看起来虽然好像很烂，但内部其实十分宽敞，也非常舒适。

在基多家的客厅里，杰斯汀他们三人坐在基多的对面，这时琪多端来了冰镇的果汁招待他们。

杰斯汀撅着嘴，脸上带着有些不满的表情。

菲娜则以一副认真的表情注视着基多。

拉普则还是那张臭脸，一直保持着他那老大似的傲慢态度。

基多则还是一如既往地淡淡微笑着。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是想要阿伦特的钥匙吧？”

“为什么……基多你明明知道关于阿伦特的事情，明明知道我们在寻找阿伦特，为什么却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呢！”

“因为就算要告诉你们，也有一个‘时期’方面的问题吧？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期’的来临。杰斯汀君，你觉得吉鲁巴顿这个城市怎么样？”

“哎？啊，怎么样吗……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这么多种族的人们住在一起的城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在出售，总之是一座非常热闹的城市。”

“以前的吉鲁巴顿，是一座只有莫基族人居住的城市。因为这几年接受的难民越来越多，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只是，这里看起来似乎非常热闹似的，其实各个种族之间根本算不上友好。即使在同一条街道上，大家也会分开居住。而且也从来不会对其他种族的事、或是新的难民表示关心，更不会在乎外面那些受到灾祸侵蚀的村子的状况。”

“切，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对于拉普的发言，杰斯汀和菲娜同时歪头表示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用说么？当然是因为种族不同了。况且在现在这个时期，哪怕只是为了免受灾祸牵连，也不会去关心那

些受灾的村子。”

基多轻轻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嗯，拉普君的这种想法，在墙壁这一边是相对比较普遍的。不过，杰斯汀君，你之所以会拯救戴托、与米露妲同行，还想要拯救卡普，这么做都是出于什么理由？”

不知为什么，基多竟会知道杰斯汀和菲娜与自己分开之后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嗯……在戴托那是因为如果不去停止毒之雨连我们也会被封闭起来。跟米露妲同行那当然是因为我们也正要去莱努，而米露妲就是莱努人，而且如果我们不在了，米露妲跟拉普便无法交流。而想要帮助卡普则是因为让卡普受到伤害的，正是我们同族的人干的好事……”

“没什么理由，只是因为杰斯汀是一个无论什么事都要掺一脚、总想逞英雄的意气用事者。”

菲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根源。

“呵呵呵，那么，杰斯汀君我问你，如果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你就会不再途径戴托或是卡普，而直指阿伦特吗？”

“我想我还是会路过戴托或卡普的。虽说我是以阿伦特为目标才进行这次冒险的，但途中凡是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我也全部都不想错过。每个村子都去拜访一番啦、结交新朋友啦、吃一些珍奇的食物啦……这些都是这次冒险的一部分。”

“啊？”

对杰斯汀的这番话，拉普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不禁惊叫了一声。

“喂，杰，为什么你这么想与外人接触呢？就算是莫基族，他们也只是四处贩卖商品而已，从不会与其他种族的人有更深一层的接触啊。”

基多拉着自己的一只大耳朵，“咯吱咯吱”地挠起来。

“也不是啦，其实我也想尽量在行商的途中多结交一些朋友呢。在我‘接触’过的所有种族里，卡普可以说是其中‘防御’最坚固的一个种族了，听说现在更是进入完全封闭状态了呢。嗯，杰斯汀君，你对其他种族的人，有没有什么看法？”

“……也谈不上什么看法啦，我只是觉得他们都很有个性，而且非常有趣而已啊。像有的长着角啦，有的长着尾巴啦，有的耳朵特别大啦，有的小时候外观与我们差不多，但长大后竟会变成牛的模样……”

“那么，你在这次旅行中，交到好朋友了吗？”

杰斯汀的脸上瞬时熠熠生辉。

“那当然了！有鲁克的莱姆和长老，有戴托的加顿和娅露玛医生以及村里的孩子们，另外还有莱努的米露妲和达琳，当然还有这个卡普的拉普和莫基的基多你啦！”

“切，连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那么拉普君，自从你跟杰斯汀君同行以来，你有什么感受吗？其他种族与卡普一族之间的差别，大吗？”

“要说差别的确是有啦，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

“是吧？那么，至于阿伦特的钥匙嘛……”

“喂！你怎么突然就转变话题了？”

基多无视拉普的抱怨继续说道：“阿伦特的钥匙的确是存在的。接下来我要问

你们一个问题，我会根据你们回答问题的情况来决定你们有没有资格进入老城区。只是现在加雷尔军已经进去了，这还真是让人头疼呢。”

“你说什么！”听到基多的话，杰斯汀和菲娜两人一齐惊讶地喊道。

“什么——！你这家伙，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

与杰斯汀他们震惊慌张的样子相反，说出这句话的基多反倒显得非常镇定。

“没办法，虽然我们在入口施加了封印，但没想到他们却从出口进去了。不过不要紧，不是说只有得到精灵认可的人才能拿到这把命运的钥匙么。”

拉普用胳膊勒着杰斯汀的脖子，抬起拳头在他的脑袋上“咚咚咚”敲了几下。

“可是这个笨蛋把精灵石给弄丢了啊！”

基多眯起眼睛说道：“嗯，的确是呢。那就只有相信自己，怀着希望，尽全力而为了。如果得到了精灵们的认可，通往阿伦特的道路总会为你们打开的。而且即使最终未能如愿踏上这条通往阿伦特的道路，你们所作的努力也绝对不是白费功夫。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同时也给予了别人乃至这个世界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

杰斯汀的确在迄今为止的冒险中已经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珍贵事物。

可是就这样便放弃继续去寻找阿伦特，以他的性格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我还是……”

就在杰斯汀刚想要说些什么时，拉普那边已经做出了比他更迅速也更激烈的反应。

“你这家伙！别用一个老头子似的口吻站在那边耍嘴皮子说风凉话了！说得好像我们村那些人变成了石头也不是一件坏事似的，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告诉你，无论如何我也绝对要让石化的大家复原！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管阿伦特也好哪里也好我都一定要去！非去不可！明白了吗你这个狗屎兔子！”

“哇——！拉普！快住手！”

在杰斯汀喊出这句话的同时，拉普已经向着基多一跃而起跳了过去，但基多却非常轻松敏捷地躲开了他的攻击。

“少安毋躁，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哦。不过，我确实要比你们年长一些，而且还是莫基的长老。呵呵，杰斯汀君，你打算怎么做？你为什么想去阿伦特呢？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便不能让你们进入老城区。”

虽然拉普刚才“暴跳如雷”，但一直被菲娜称为与拉普非常相似的杰斯汀现在却出奇得冷静。

“……那是因为……墙壁这边的灾祸是与我相同种族的加雷尔军带来的，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虽然这么说可能会惹菲娜生气，但我确实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英雄，做许多许多了不起的事，得到他人的认可，得到他人的感谢……可是实际上，也许正如在戴托村菲娜发怒时所说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好得意忘形的冒失鬼罢了。就像雨月之塔的那场试炼，并不需要打倒什么敌人，也不需要消灭什么怪物，当然也不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只是单单从两扇门中二选一而已，但就是这么一场再简单不过的试炼，却有可能会付出生命。加顿

为了同伴，为了这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试炼，一直不断地刻苦修炼……戴托能够得救，我这个路过的冒失鬼所做出的功绩，根本一点儿都没有。就连拉普，他比起仅仅只是因为好奇心才进行冒险的我来，其实也要成熟得多。他所考虑的都是一些非常切实的问题，而且，他也比我更懂得关怀、照顾家人和朋友。达琳为了帮助大家拼命地作着研究，米露妲则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支持，再危险的地方也毫不犹豫地前去调查。还有像旅行中路过的各个地方，我是去冒险，而基多你却是去经商，你比起我来，带给大家的帮助要多得多。我只是自己想冒险，所以才会进行这场冒险。但是因为我这个自私的举动，不但给鲁克和卡普带去了麻烦，还给丝带来了悲伤，更经常让菲娜苦恼不已……追根究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的确，这场冒险对我来说，使我增长了许多经验。最主要的是，我在这次的冒险中，知道了这场灾祸的存在。如果我一直待在帕姆的话，根本不可能知道灾祸的事情，即便是知道了，想必也不会有任何真实感。不过现在，我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因这场灾祸而苦恼的样子。正因为身边有拉普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石化同伴的朋友存在，我才会切实地感到这场灾祸的恐怖。同时也正因为莱努的人们、戴托的人们、鲁克的人们，以及菲娜、丝还有远在故乡的妈妈存在，我才能体会到失去亲密之人的那种悲伤。我觉得，迄今为止我见到过的人们，以及还未曾谋面的所有、所有的人，大家关怀着至亲之人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然而我却只会冒险，别的事什么都做不到。如果，通过我的阿伦特之旅，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能够为大家带回有用的情报的话，那么我便有一种非去不可、而且必须要成功的责任感。我已经经历过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看到的、听到的，还交到了新的朋友，在这些经验的累积下，才会成就现在的我。虽然不想做出会让菲娜哭泣的事情，但我直到现在也依然还是一个一心想要成为英雄的冒失鬼，即使没有'为了大家'这样的大义名分存在，我想我还是会去阿伦特，只因为自己想去，所以便去。不过现在，我感到我之所以会如此地想要找到阿伦特，首先是因为为了大家我必须去。"

面对表情越来越认真的杰斯汀，基多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仰视着他。

"如果这就是你自己所坚信的道路，那么就以阿伦特为目标，拼命地努力吧。"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基多突然探出身子，把脸凑到了杰斯汀的面前，在近在咫尺的距离直直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道："……你的瞳孔里，有美丽的星星在闪耀。这是你选择了正确人生道路的最好证据。"

"你、你想干什么！突然就……！"

被吓了一跳的杰斯汀猛地向后一缩身子，但这时他发现基多已经变回了平时的基多，正笑眯眯地仰视着自己。

"那么，菲娜，你又是为什么想要去阿伦特呢？"基多冷不丁地向已经沉默许久的菲娜问道。

"哎？"

一直好像旁观者一样静静地倾听杰斯汀他们谈话的菲娜，被突然这么一问，显然似乎有些惊慌失措。

“那个……我……因为我希望能一直与杰斯汀在一起。我早就决定了要与杰斯汀一起冒险，而且，我要看着他以防他哪天突然暴走，这也是我与丝的约定……还有，我想与杰斯汀一起见证阿伦特现形的瞬间。”

基多又把脸转向旁边一直在撅着嘴的拉普：“那么，拉普君要去阿伦特的理由，自然是为了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啰？”

“切！废话！难道还有其他的理由么？”

基多眯起眼睛非常满足似的笑了。

“好的，大家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向吉鲁巴顿的老城区出发。阿伦特的钥匙就在老城区的神殿之中。至于加雷尔军的那帮人，他们喜欢怎么找就怎么找好了，不用理会他们。

杰斯汀他们跟在手持提灯的基多身后，来到了老城区的地下神殿中。

虽然无法知晓它的全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就一路走来的感觉来看，这座神殿大得甚至有些吓人……不要说与帕姆的萨尔特遗迹相比了，它也许比起整个吉鲁巴顿来都还要宽广一些。

基多接下来的话很快便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的解释比起杰斯汀他们所想的来要惊人得多。

“地下神殿的一大半都在沙漠之下，成为吉鲁巴顿地基的只不过是它的冰山一角罢了。由于沙暴的关系它的一部分经常会暂时性地露出地表，加雷尔军的那些人就是因为发现了这样的地方才得以进入神殿的。他们似乎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逮到什么算什么，只要见到类似遗迹的东西就会进去调查一番。”

每当见到加雷尔军的灯光，基多便会改变行进的路线。一行人就这样好像捉迷藏似的，慢慢向神殿的深处前进。

此情此景不禁让杰斯汀想起了他所有冒险的第一步——在萨尔特遗迹的那场冒险。

仅仅只是半年前的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有种好像已经过了许久的感觉。

那个时候，他也像现在一样，一边躲避着调查遗迹的加雷尔军的视线，一边向深处前进。可是，因为太过沉湎于躲避加雷尔军的这个“游戏”，结果完全没有发现从背后而来的危险。

半年前的自己，现在一想，简直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一样。

这时基多突然停住了脚步，向着旁边的墙壁抬高了提灯。

“你们看，这张壁画好像描绘了古代文明灭亡时的样子。”

望着基多所指示的这面墙壁，杰斯汀费了好一段时间才辨认出它的上面确实画着壁画。

因为这张壁画实在是太过巨大，仅凭提灯那微弱的光芒根本无法照射出它的全貌。

终于，他辨认出来眼前的画面的是一个横躺着的光翼人，还有一个黑色的影子正压在他的身体上。

杰斯汀注视着那个黑影，越看越觉得它很像被加雷尔军带走的那颗盖亚·萌芽。

他虽然还想再仔细地看一看，但这时拿着提灯的基多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

在提灯幽光的照射下，虽然非常模糊，但杰斯汀仍然看得出来这幅壁画在不断地变化着，仿佛是一幅连接在一起的连环画一样，在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与刚才那幅画的内容相反，现在面前这幅画的是两个光翼人打倒了黑影。只是，这两人手持的剑看起来像是在刺穿黑影的同时，也互相刺穿了对方。

接下来的画面是全身裹着铠甲，排列整齐的士兵们。他们的后方是一座既美丽又宏伟的城市，与之前在萨尔特遗迹和多姆遗迹中丽蒂曾经展示过的那座幻影城市非常相似。不过在这幅画面的上方，黑影的手指正在不断地延伸。

又向前走了几步，壁画似乎到这里已经结束。最后的这幅画面，画的是在疯狂逼近的黑影面前，正在建造着一座墙壁，似乎是想要将它隔离。而且，这幅画四处都画满了以各种姿势躺倒在地的、各种形态的人们，他们的动作看起来非常不自然。

“这是不是表示他们都被石化了？”

对于拉普的疑问，基多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也许是，也许不是”。

在最后这幅画的前方不远处，基多停下了脚步，他面前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好了，接下来好戏才正式开始。杰斯汀君，你把‘智慧之徽章’放入这个凹槽中央看看。”

杰斯汀点点头，按基多所说嵌入了“智慧之徽章”。瞬间，墙壁与徽章产生了相互感应，徽章被吸入了墙壁内部，墙壁上的石块也开始隆隆作响的滑动，一阵粉尘过后，墙壁上出现了一扇小门。

这扇门比起在雨月之塔出现过的那两扇光之门还要小巧。

也许最初这是对应莫基族的体形而制作的也说不定。

弯身钻入这扇小门中，杰斯汀看到四周是一片基多手上提灯的光也无法照到的幽深黑暗。

跟雨月之塔那时一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惟一能够感到有实体存在的，只有脚下这一条飘浮在半空中的回廊。沿着这条回廊，踏着摇摇晃晃的石制台阶，一行人不断向着高空走去。

走着走着，天上突然“沙沙沙”的下起了沙之雨。

“看来有沙子从天花板上漏下来了呢，是年代太久的缘故么……对了，提醒你们一声，刚才有加雷尔军的人也进到这里面来了。”

“哎？在哪儿？”

听到基多的话，杰斯汀他们赶紧警惕地四处张望，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们离我们还很远呢，相信一段时间内是看不到他们的。我是通过声音判断出来的，啊，你们暂时也不可能听得到，除非你们能有一对莫基族这样的耳朵。”

“你这家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悠闲地说笑！”拉普抱怨道。

“不要紧的，放心吧。还有一会儿就到了。”

一行人顶着沙之雨又走了一段距离，很快便看到了台阶的尽头。

然后基多向着台阶尽头处那个小小的闪光伸过手去。

“拿着，这就是阿伦特的钥匙，‘知识之徽章’了。”

基多边说边将一枚与“智慧之徽章”十分相似的徽章递到了杰斯汀的手里。

“呜哇——！”

“杰斯汀君，你在慌张什么？”

“因为，雨月之塔和神隐之丘都是在取走徽章的瞬间便崩溃了，这里会不会也同样……”

“这样说来的确是呢。”

不过这里的台阶似乎暂时并没有要崩塌的样子。

“基多，‘知识之徽章’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把它放入位于泉池底部的浮桥……噢，客人们好像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正在向着这边走呢。”

这里已是空中回廊的尽头，而且在这个空间之中就只有这么一条回廊。因此即便知道敌人正在接近，杰斯汀他们也即无处可逃，也无处可躲。

不一会儿，杰斯汀看到回廊的下方有些若隐若现的光芒和细小的嘈杂声在渐渐接近。

基多抬手向着杰斯汀他们做了一个“嘘——”的动作，然后开始静静地说道：“‘那帮家伙们只是口袋里的老鼠，我去就行了，你们退后吧’、‘可是缪林大佐，巴鲁将军他……’、‘请允许我一起同行……’。”

本来还以为基多是要说对付追兵的作战计划，但现在看来他只是在重复自己听到的加雷尔军的谈话罢了。

“‘我拥有这个作战场地的全部指挥权，你们全员在此待命。玲中尉，你也一样’、‘可是大佐……’、‘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到底是要来这里干什么……’。嗯，难得我在偷听，说得再简单明了一些不是更好么。总之，上来的只有一个人。”

片刻之后，一位手持提灯的金发男子迈着威风凛凛的步伐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是加雷尔军的缪林大佐。

“玲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果然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要搞错了，这里可是莫基族的圣地，应该由我来问你干什么来了才对。”基多语速平缓地说道。

但缪林并听不懂基多在说什么。

于是杰斯汀代替基多向缪林质问道：“我们还没问你是干什么来了呢！这里可是莫基族的神殿！未经允许就随随便便闯进来，还在这里为所欲为，该滚蛋的应该是你们吧！”

这时，菲娜向着回廊下方大声呼喊起来：“姐姐！你就在下面吧！姐姐！”

但是，她却没有听到期待的回答声。

缪林面向杰斯汀，正气凛然地说道：“我们有我们所信仰的大义，我们只为了这个大义而行动。”

他的话音未落，拉普便大叫起来：“你们这些混蛋！把我的村子变成了石头，还有脸在这里讲什么大义！”

当然，缪林也根本听不懂拉普的话。

杰斯汀又代替拉普大叫道：“把那么多的人们都变成了石头，算什么大义！”

“在大事面前，微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这一次杰斯汀和拉普同时大叫起来。

“你这混蛋说什么！”

“这个牺牲还小吗？”

这时基多自言自语似的嘟囔道：“嗯——事情有点不妙。这条回廊看来果然还是会像雨月之塔等地方一样，在取走徽章后便崩塌掉呢。”

在他说完这句话的下一秒钟，脚下便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菲娜！”

“杰斯汀！”

“你这狗屎兔子！”

就在众人刚刚反应过来的瞬间，整个空中回廊已经开始全面崩溃，站在回廊上的所有人都陷入了那一片幽深的黑暗之中。

醒过来时，杰斯汀发现自己的下半身浸在水中，上半身则趴在沙子上。

周围依旧漆黑一片，甚至连左右也分不清楚。

总之先站起身来，走到岸上再说。

四周寂静得有些吓人，能够听到的，只有细小的流水声。

“菲娜——！拉普——！基多——！听到了的话就回答我——！”

杰斯汀竖起耳朵倾听了一会儿，黑暗之中没有任何人回答他。

有些失望的他漫无目的地在黑暗中摸索，这时他看到有一个地方闪烁着若隐若现的细小白色光芒。

“喂——！有谁在那里吗——？”

……依然没有人回答他。

那个细小的光芒奇妙地晃动着，让人觉得它的主人会不会是喝醉了酒，又或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杰斯汀屏住气息观察了一会儿，他发现那光芒一直都没有消失的迹象，而且一直都在摇曳不定。终于，他想到了那会是什么。

“难道是……精灵在呼唤我吗？”

杰斯汀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一阵兴奋，无奈在这一片黑暗之中，他无法立即向它飞奔过去，还是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慢慢地向着精灵呼唤的方向前进。

精灵也并非停在原处不动，他向前飞一会儿，停一会儿，飞一会儿，停一会儿，一直在引导着杰斯汀不断前进。

杰斯汀本来想着再靠近一些的话，也许它还能帮自己照照路，光芒虽然微弱，但起码脚跟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是对方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急于处理似的，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骤然之间便消失了，并没有给杰斯汀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

这时杰斯汀突然踩到了一个柔软的什么东西，在下一个瞬间他立即意识到这个柔软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可用脚来踩的事物，于是慌慌张张地抬起脚来，却不小心失去平衡摔了一个大跟头。

那是一个人类的身体，而且是自己熟识的女孩的身体。杰斯汀突然感到，刚才的精灵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引自己来到这个女孩的身边。

“菲娜！”

杰斯汀赶紧爬过去将女孩的身体抱了起来，他感到有一股温暖通过手臂传入了自己的身体，太好了！这个女孩还活着，杰斯汀绷紧的神经终于稍稍松了一口气。只不过，从接触到女孩穿着的感觉来看，

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抱着的这个女孩并不是菲娜。

“……玲？是玲吗？”

“唔……嗯……”

“你是玲吧？振作点！”

“大、大佐？”

“是我啊，杰斯汀。”

“呀——！”

杰斯汀被突如其来的一记肘击击飞，再次翻滚在地上。

“好痛——！”

“啊，对、对不起。不过，这是哪儿？为什么这么黑？”

“我们应该还在吉鲁巴顿的地下，还记得吗？楼梯突然崩塌了……”

“……我想起来了……啊！缪林大佐呢？大佐平安无事吗？”

“谁知道。我倒是在担心菲娜、拉普和基多的安危呢。不过这下面似乎只有砂子和水，而且我也没有受伤，他们大概也应该没事吧？”

这时，玲的胸口出现了一团光芒，那团光芒比刚才的精灵要明亮得多。

原来，那是玲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一个放射着光芒的棒状物体。

杰斯汀赶紧凑过脸去，仔细观察了一番。

“哎——魔法灯吗……好亮啊。”

“不是什么魔法，这是手电筒，是一种军用工具。”

“是么，这样说来，以前菲娜也说过，魔法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只是构造不明的古代道具罢了之类的话。军队里像这样的东西可真多啊，一会儿飞行器、一会儿降落伞、一会儿又是手枪……”

“是啊，菲娜从老早以前开始，就是一个一味否定怪异事物的孩子……嗯，杰斯汀，菲娜在知道我是光翼人之后，有没有说过些什么？”

玲边说边站起身来，将手中的光芒投掷到了附近的地面上。

借着手电筒的光芒，可以看到他们附近有许多浮出水面的沙洲，还可以看到崩溃遗迹的一部分，剩下的，就只有那一片缓缓流向黑暗深处的暗色水面了。

“没有……关于这件事，菲娜什么也没有说过……她好像很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不过，要说菲娜为什么会为玲的事而悲伤，那主要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跟她说的关系。但是菲娜也说过，她非常希望能够对在她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之前，一直在身边照顾自己的玲亲口说一声谢谢，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地寻找你。”

“是吗……可是，我该以什么样的脸面跟她说呢？背后突然就长出了翅膀，那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而且，菲娜也一直不相信这种怪异的东西……”

“也不是啦，照我来看，菲娜甚至连妖怪的存在都相信呢！她只是因为特别害怕妖怪，所以才会拼命地对自己说‘妖怪是绝对不存在的’！”

玲听了杰斯汀的话，先是一愣，接着脸庞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啊哈哈！是吗？是这样吗？其实，那是我说过的话啦。小的时候，我曾不止

一次地对特别害怕妖怪的菲娜重复过那句‘妖怪是绝对不存在的’、‘那只是风吹着树枝在摇动罢了’……在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之后，最后我怒气冲冲地对她说‘妖怪是绝对绝对不存在的，所以不准再把妖怪的事情挂在嘴边’……”

杰斯汀感到玲的笑声与菲娜的笑声是那么的相似，不知为什么他也觉得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非常高兴，于是跟玲一起笑了起来。

“嘿嘿嘿！菲娜果然从小就是个胆小鬼啊。不过，我想现在的菲娜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嗯、嗯，肯定的！那个孩子，实在太爱逞强了！”

玲也许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又也许是笑的太过火，总之，几颗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她赶紧抬手将其拭去。

“杰斯汀，你现在已经比我更加了解菲娜了，拜托你，请你从今以后都不要离开菲娜。”

“还说我呢，玲才是应该赶快脱离那个什么加雷尔军，回到菲娜的身边。你是光翼人这件事，也许菲娜现在还难以接受，不过，她肯定马上就会习惯的。因为，玲就是玲嘛，不管外表变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菲娜的姐姐啊。加顿头上长着角，拉普的耳朵特别长，基多是一只大兔子，这些我们不是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吗？就算玲长着翅膀，你也肯定比米露妲那变成牛的老公要更容易接受得多。但是，如果你像现在这样再继续留在加雷尔军中，不断地逃避菲娜，四处引发会让人变成石头的灾祸，抢走我的精灵石……如此下去，只会让菲娜更加痛苦。啊，说到这里，我的精灵石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玲那张在笑容之下刚刚开始绽放的脸，现在又开始慢慢冻结起来，欢快的表情在一点一点地逝去。

“相信我，杰斯汀，不管是我还是缪林大佐，我们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阻止这场灾祸。所以，请你还有菲娜，忘掉我和精灵石的事吧。”

“说什么忘掉……这么珍贵的人和事，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玲举步向前方走去，杰斯汀则在后面快步追上了她。

“我们要拯救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精灵石是必须的。”

“拯救世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拯救卡普还有莱努的人们？如果真的是拯救世界，那就把你们的计划也告诉我们嘛，没有保密的必要吧？再说了，说不定还有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们为了防止世界变成那种惨状，所以才会展开行动。为了拯救全部，小的牺牲在所……”

“住口！”

杰斯汀大叫一声，一把抓住了玲的手腕，用力硬让她转过身来。

“住口！玲！我不允许你再这样说。牺牲有大有小吗？牺牲能用大小来衡量吗？难道你可以当着死去之人亲人朋友的面，说什么‘微小的牺牲’吗？你认为他们能够接受吗？……在前不久，我因为非常憧憬当英雄，曾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但那是错误的！如果我死了，菲娜她会哭泣！我的妈妈、丝，还有

我的朋友们，大家都会悲伤的。同样，我也不希望看到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死去，那实在太悲伤了！太痛苦了！这种心情，所有人都是共通的！这与什么‘牺牲大小’没有任何关系！”

“好痛啊，杰斯汀。”

“啊，抱歉。”

杰斯汀赶紧松开了自己用力抓着的玲的手腕。

玲再次背向杰斯汀，继续向前走去。

“几乎支配了世界的全部、曾经极度繁荣的古代文明，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就灭亡了。不管是墙壁的那一侧还是这一侧，所有的文明都在同一时间内全数尽毁。那座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墙壁也好，四处建造的巨大建筑物也罢，都未能阻止那场毁灭的侵蚀。但是那座墙壁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它的高度还不断的与日俱增。杰斯汀，拜托你，带着菲娜，还有你的那些新朋友，再一次翻越墙壁吧。那样的话也许便可以躲过墙壁这边发生的灾祸。”

“玲，我在墙壁的这边，已经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了。而他们又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当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是，这样说来，你岂不是要我带着这边所有的人去翻越那座墙壁吗？其实，我直到不久前为止，对这种事还没有什么切实的感觉。但是自从出外冒险以来，遇到了许多危险的事，我这才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同时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人们死去时带给别人的那种悲伤。通过在各地与新朋友们的接触，我第一次感觉到，即使在遥远的彼方，在那里发生的事以及生活在那里人们，也绝对不是梦境或者幻影，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墙壁的那边和这边之分了。”

玲停下了脚步，但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就那样背对着杰斯汀说道：“军队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根本没有把住在墙壁这边的亚人当作人来看待，就连光翼人也是一样。即便不是军人，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说到底军人也不过是普通人的集合罢了。现在的我，只有在缪林大作的面前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

“根本没有那回事！至少还有菲娜、还有我！”

“可是缪林大佐和军队的秘密主义能够保护我！从人们好奇的目光之中，保护我的翅膀。菲娜是不行的！那样的话连菲娜都会遭到人们好奇的对待。”

“那么你可以到吉鲁巴顿来住嘛。许多种族都住在吉鲁巴顿里，有些种族的人，他们的外观看上去更奇特。你只不过是长了一对翅膀，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人会在意的。”

玲将刚才的激动收敛起来，转身面向杰斯汀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杰斯汀，即使我的背后长出了翅膀，但我毕竟还是属于我们那个世界的人。而且光翼人并不仅仅只是外观上与普通人不同，这对光之翼有它必须要负起的责任和义务。”

听了玲的话，杰斯汀不禁想起了以前就是否要遵守冒险家协会的规定这个问题而与菲娜展开争辩时的那段往事。

“不用如此在乎那种事情。”

“那是不可以的。”

“这么说，为了那个什么责任和义务，即使与非常讨人厌的家伙结婚你也会愿意吗？”

那时菲娜在这一点上没有再继续坚持，并就此断绝了与冒险家协会的一切关系。

可是玲却静静地这样说道：“如果不那么做世界就会灭亡的话，那么我只有选择接受。”

杰斯汀一时无言以对，在沉默中他的脸开始变得通红，最后却突然笑了起来。

“嘿嘿嘿。不过，在与那个讨人厌的家伙结婚之前，可以先去寻找即使不那么做世界也不会灭亡的方法嘛。”

“的确是，如果能够得到那样的时间的话。”

玲再次举步向前方走去。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前方开始渐渐变得明亮起来，杰斯汀定睛望去，原来那是一座加雷尔军的基地。

那座基地像极了一个地下广场，看起来似乎可以通到遗迹的外部。

“杰斯汀，我们要在这里分别了。我、只有一个请求……这是你的精灵石，现在我把它还给你，所以，拜托你，带着菲娜逃走吧。绝对不要再次接近加雷尔军，尤其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巴鲁将军。”

“……你会把精灵石还给我，我当然十分高兴，但你这样做真的没关系吗？玲。”

“我拿到精灵石这件事，就只有缪林大佐一个人知道。我相信缪林大佐一定会谅解我的……总之，从一开始，你就根本不曾持有真正的精灵石。今天，我在这里也没有遇到你。而你今后将会与菲娜一起继续进行普通的冒险。好了，收下吧！”

“等、等一下！”

玲突然将精灵石与关掉开关的手电筒一齐向杰斯汀抛了过去，就在杰斯汀为了接住这两样东西而手忙脚乱的时候，玲已经快步走远了。

虽然之后杰斯汀又慌忙追了上去，但此刻他已经无法阻止玲的离去，因为眼前不远处的玲正在严肃地对一个看起来似乎很高贵的军人敬礼。没办法，杰斯汀只好躲进黑暗的岩石后面默默地窥视，他看到玲向那位军人报告了一些什么东西后，就跟在他的后面离开了遗迹。

杰斯汀收好精灵石，为了寻找菲娜、基多还有拉普的下落而再次向着黑暗的深处走去。

玲按照巴鲁将军的命令跟随他登上一艘加雷尔军的巨大飞行器之后，突然被监禁了起来。

几个技术士兵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地对玲的全身粗暴检查了一番，接着像对待一个人形机器一样，将各种各样的导线连接到了她身体的几乎每一个部位上。

即便受到了这样的对待，玲却不管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无法做出反抗。

“巴鲁将军！您到底要干什么？缪林大佐呢？”

“玲，精灵石放在哪儿了？不必否认，我知道你已经拿到精灵石了。”

“什……！”

“难道你认为缪林掌握了我全部的情报网吗？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相信过那家伙所谓的忠诚心。不管是缪林经常不彻底执行我命令的事情，还是他从未向我报告过、暗地里偷偷做的那些事情，我全都一清二楚，想隐瞒都隐瞒不了。我将身体里混有亚人之血的他当作真正儿子来养育的恩情，没想到那家伙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还反过头来与我作对。哼，真是可笑，竟然如此不自量力。如果你们老老实实地听话，我本来还想将他作为一个有用的儿子，而将你作为我的儿媳来疼爱的，你们真是让我失望透顶。果然，你们归根结底也不过是那些肤浅野兽们的同类罢了。好了，说！精灵石在哪儿？”

“精灵石……被我弄丢了，在地下遗迹崩塌的时候。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已

经不在我身上了。”

巴鲁对技术士兵们使了一个眼色，似乎指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就在这一瞬间，玲身体后仰，痛苦地叫喊起来。

“呀——！”

“事到如今还要向缪林尽忠么，哼，不错。不过说谎可不是件好事。这个装置虽然不是用来审讯的，但如果你说谎的话它会立即识别出来。若你继续如此执迷不悟，那就没办法了。就用你的力量来弥补自己遗失了精灵石的过失吧。而你的这个身体，之后我会好好的调教调教，让你成为无论何时都会忠实于我的一条狗。”

玲因为痛苦而瞪大了双眼，唾液变成泡状从她硬被撑开的嘴角处不断流溢出来。

技术士兵见状向巴鲁报告道：“将军，如果再继续下去，恐怕实验体的精神和肉体都将受到无法恢复的损伤。”

“没关系，继续！”

终于，与玲本人的意愿背道而驰，一对光之翼从她的背后慢慢拓伸出来。

玲在痛苦之中流下了眼泪。

只不过，那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流的。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奥丁领域 [第11回]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奥丁的私生女。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以及被诅咒变为兽人的少数人民一同生活在赫尔斯堡地下。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

英格维
Yngwie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奥丁的私生子。由于对妹妹和康尼琉斯的感情不满，他将康尼琉斯变为了兽人，并为了某种目的变化为后者的形态。英格维除了妹妹外不会在乎任何事情，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他与三贤者是合作的关系，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奥丁。



奥丁
Ordyne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的父亲，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当七年前从预言中得知终焉即将来临时，他便下定决心要避免世界末日。为了得到终焉的关键——结晶炉，他与妖精之国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但就在他刚刚得到迪特雷之戒时，终焉的号角便被吹响了……



奥斯瓦尔特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在杀死最强之龙瓦格纳完成约定后，奥丁将女儿格温多琳送给了他。而在死之国的那场战斗后，他也终于得到了格温多琳的爱。



格温多琳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势不可挡，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为了帮助父亲，她不但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更被赏赐给了杀姐仇人奥斯瓦尔特。但在得知事情真相后，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了黑色剑士的恋人。



奥尼克斯

炎之国博凯内伦的国王，性格豪爽而风流不羁。他对于自己身为王者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并且深受所有国民及部下的爱戴。



斯卡特里

原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的国王，在七年前的结晶炉暴走事件中身亡。七年后，变为死灵的他抓住机会回到了现世，并且令最后之龙雷万汀诞生，一心想要引发终焉，以完成对这个世界的复仇。



卡隆

原铁达尼亚的国王，在七年前为保护国家而使用禁忌魔法变为了狂暴的野兽，之后一直被死之女王奥迪特囚禁在死之国的最深处。

前情概要

终有一天，灭世会降临于艾利昂大陆。

这就是名为“终焉”的预言。

六目兽、炎、死之王、大釜、最后之龙——当被称为“终焉五兽”的这五种预兆全部出现时，也就意味着终焉的开始。

艾里昂历2140年，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林克菲尔德女王阿珐莉亚死于奥丁手中，战争宣告结束。但就在这期间，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虽然他无法令自己的身体复原，但终于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但最终，她在死之国找到了真正的爱。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挫败梅尔文亲王的阴谋成为新女王的她为了替母后报仇，以新生的魔晶具击碎了奥丁的雷神之锤。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当从临死前的义父口中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自我了断。但如今却在经历了某件事后重返人世，并在第二次来到死之国后获得了格温多琳的真爱。

但就在这时，注定将毁灭一切的终焉终于来临了……

第四章 | 第8节

末世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黄昏时分，王城尼比欧拉波利斯。

“守住西侧入口，绝对不能让那群家伙进去！”

在一枪将猛扑过来的噬魂兽刺穿后，新任女武神军团长蓓尔坦不顾左肩血淋淋的伤口，扭头向不远处的部下疾声喝道。

她奋力将还在哀嚎的噬魂兽甩出，枪尖一抖，而后将身体转向了东南方的正门，准备应对下一波来犯的魔兽。

即使身处皇宫正殿门前，蓓尔坦依然能清晰地听见城墙外此起彼伏响起的惨叫声。她努力调整好纷乱的呼吸，但愤怒与痛苦已将其心头团团包围。

希米迪、幽兰丝特、娜娜、妮蕾丝……一直以来并肩作战的那些好姐妹都已死在了来袭的怪物手下，女武神军团昔日里被誉为大陆最强之一，但在这些幽界魔兽面前却显得如此无力。

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就在几个小时前，尼比欧拉波利斯还是一派安详平和的景象，但随着天空变为血红，无数狰狞的魔兽忽然突破次元阻隔，于空气中显出身影，许多被惊呆的市民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为了它们的美食。没过多长时间，尖叫与恐慌便侵袭了整个王城。

身经百战的拉格纳尼布尔两大军团并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做出了反应。在启动代表最高危急事项的红狼警报后，狂战士全军出击负责清除王城及其周边城市的怪物，而拥有远程作战能力的女武神军团则分别前往比较偏远的地区，协助当地军力进行抵抗，只留下近卫部队驻扎皇宫。

放在平时而言，这是非常及时且准确的举措，无论将领还是文官都相信，即使奥丁王身在王城也必然会下达类似的指令。但当一个小时内各地详细情报不断传来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最开始袭击民众的只是跳甲虫之类的低级生物，狂战士军队应付偶尔现身的尸身人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可空间扭曲渐渐越来越强烈，不要说腐尸鬼这类的中级怪物，甚至连火龙蜥、狮鹫、炎魔、尸骸兽这样的上级魔兽也开始大量出现。狂战士军队被迫更改了原来的计划，将精锐力量全部集中于王城，全力迎战这些强大的敌人。

狂战士们在这场战斗中杀红了眼，魔兽的残忍虐杀行径在激发起他们的愤怒与斗志的同时，也令他们完全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虽然魔兽数量众多，但始终未能突破军队布下的第二道防线。但是，这一切都随着“那些家伙”的出现而崩溃了……

浑身燃烧着冰蓝色火焰，手持利斧的半人马玖弗斯。

宛如一颗巨大心脏，但身上长满尖刺触手的雷基昂。

背后生有四对黑色羽翼，美艳绝伦的女夜魔古蕾妮娅。

由极地寒冰构成身躯，七把宝剑漂浮于身后的剑魔阿拉斯特……

地狱之门开启，幽界领主级魔兽自创世以来首次现身人间。

在艾利昂大陆上，狂战士军团的勇猛顽强只有妖精之国的独角兽军能与之比肩，但这支战斗力无比强悍的部队布下的防线在第三只幽界领主出现后便宣

告土崩瓦解。幽界领主的实力只比魔晶具的持有者略逊一筹，在奥丁与格温多琳都离开王城的现今，拉格纳尼布尔根本没有任何人能与之抗衡。

没过多久，大半王城变成了人间地狱，如果不是狂战士军誓死抵抗暂时延缓了魔兽的进军步伐，并令大多数幸存的民众得以逃入皇宫，尼比欧拉波利斯便将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死城。宫廷法师尽数集中在皇宫高处的祭坛，竭尽全力制造出一个覆盖全皇宫的魔法结界，使得此地暂时成为了民众的避难所。

这个大型结界几乎耗尽了法师们的所有魔力，但令他们绝望的是，这道最后的防护罩换来的也只不过是片刻安宁而已。

在魔兽们近乎疯狂的攻击下，东南侧及西侧结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口，魔兽也自裂口处蜂拥而入。驻扎在皇宫内的女武神近卫军拼死抵抗，但如今裂口已接近让结界崩溃的边缘，一旦领主级魔兽闯入皇宫，那躲在其中的民众便将尽数成为其口中食粮。

突然，门外嚎声四起，紧接而来的便是如雨点般急速响起的重重的脚步声。

蓓尔坦握紧长枪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视线死死盯着前方正门。站在她身后不远处的几十名部下也已做好迎战准备，强敌将至的紧张与恐惧令女武神阵中没有一个人说话。

城墙之外狂声四起，正殿之前寂静无声。

毫无疑问，又一处裂口出现了，嗅到生者气息的魔兽正争先恐后地向着这边猛冲过来。

“大概是最后了吧……”

这样想着，蓓尔坦望向血红的天空，默默闭上了眼睛。

刺耳的嚎叫越来越响，密密麻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蓓尔坦高高举起右手，身后女武神的长枪随之握于前胸。

重重的撞击声震耳欲聋。一下、两下……当第五声巨响落下后，坚固的外墙在魔兽的撞击下轰然倒塌，化为瓦砾尘烟。

烟雾之中，七八只腐尸鬼怪叫着冲了进来，而在不远处，依稀还可窥见高大的火龙蜥及一些不知名魔兽的身影。

当第一只腐尸鬼踏上红地毯时，蓓尔坦猛地挥下右手，随即率先张开双翼，如离弦之箭贴地疾飞向前。

“死吧！”

伴随着女武神的怒吼，腐尸鬼头颅随即高高飞在空中。

****

雨在下。

带有些许腐蚀性的，血红色的雨。

雨点密密麻麻落下，令空间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气。

蓓尔坦气喘吁吁地半跪在地上，右手依然紧紧握住已被折断的长枪，正是靠着这把断枪的支撑，她才不至于倒在地上。

她的左臂已经没有了，几分钟前，一只从背后突袭的狮鹫准确无误地咬断了它，并在空中贪婪地咽入腹中。除此之外，浑身上下数十处大大小小的伤口以及大半碎裂的盔甲也证明了刚才的一战究竟有多么惨烈。

正殿之前各处都堆满了女武神和魔兽们的尸体，残肢断臂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上，红色的雨水与鲜血融为一体，将整个地面都染成了一片血红。十余只

魔兽正垂头咀嚼着死去的女武神的血肉，传入耳中的骨骼碎裂声与皮肉撕裂声让蓓尔坦痛苦得想要自杀。

先前的呻吟声已经渐渐消失了。此时身处此地的女武神只剩下蓓尔坦一人，准确的说，是活着的女武神。

面对近百只幽界妖兽，这支仅有四十人的小队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对方那恐怖的攻势。

在先前的战斗中，蓓尔坦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被撕为碎片，亲耳听到亲密无间的姐妹发出的最后悲鸣，但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将愤怒与痛苦尽数发泄到面前的敌人身上，任凭泪水在脸庞流淌。

但现在，一切都已经完结了……

嘶哑的低吼声又一次在前方响起，蓓尔坦抬起头，映入眼中的是正向这边走来的几只怪物。

在胜负已定后，几只高级魔兽在随意吞咽了几具尸体后便向着宫内而去，那里有更多鲜活的血肉在等待着它们，因此剩余在正殿前的只有腐尸鬼这样的中低级魔兽。但即使如此，也不是如今的蓓尔坦所能应付的。

蓓尔坦望着走向自己的几只魔兽，以最后的力气艰难地将长枪抵在喉间。

死亡注定无法避免，但与其死在这群家伙手中，她宁愿选择自我了断。

察觉到女武神意图的一只腐尸鬼怪叫一声，向着这边猛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蓓尔坦缓缓闭上了眼睛。

长枪穿颈而出，登时血花四溅。

但就在这时，已经扑到空中的那只腐尸鬼突然觉得情况有些异样。

它感觉自己好像在空中扭了个圈，视线被迫从女武神身上移开，眼前的景象莫名其妙地飞速旋转起来。

当地面上传来“碰”的一声闷响时，这只腐尸鬼的视线恰好转向同一方向。

它所看到的，是一位身披秘银盔甲的高大老人，以及倒在地上、绿色鲜血自脖颈断裂处喷涌而出的无头尸体。

它自己的尸体。

这就是它生命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情景。

****

先前剩下的十余只中低级魔兽，此时已经尽数变为了残尸。

终于赶至王城的奥丁王将蓓尔坦圆睁的双眼轻轻合上，而后缓缓起身环视四周。

站在被鲜血染红的正殿前，他的神态显得异常平静。

悲伤？痛苦？愤怒？绝望？

这些情绪交织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的却是心如止水的平静。

默默停留了几秒钟后，奥丁转身向王宫内走去。

几个小时前，在废都赫尔斯堡的战场上，奥丁与梅塞德丝，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一同见证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异变。

火烧云的红色渐渐笼罩了整个天空，最终化为了一片令人心惊胆战的血红。

正当所有人都为之吃惊不已时，更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无数突然发生的空间波动让人怀疑是否是自己的视线发生了扭曲，而几分钟后成百上千种奇形怪状的怪物自扭曲中蓦然现身，则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噩梦。

拉格纳尼布尔军和林克菲尔德军的剑拔弩张顷刻间被惊慌失措所替代，就连梅塞德丝也被眼前这一幕所吓懵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自己的魔晶具已经被打碎，但第一个从震惊中恢复

过来的还是身经百战的奥丁。

在他的紧急指挥下，两军携手与近千只幽界魔兽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激战。但当几个小时后已将魔兽消灭得所剩无几时，从两国首都紧急传来的情报令两位王者都为之震动。

不止是赫尔斯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整个艾利昂大陆都受到了幽界魔兽的突然袭击。首都告急的消息让奥丁和梅塞德丝已无法再继续战斗，在达成暂时休战的共识后，双方分别火速率军向本国赶去。

心急的奥丁将指挥权交给一同跟来的部下，随即使用空间跳跃魔法来到了尼比欧拉波利斯。而映入他眼帘的，便是宫内这幕宛如修罗场一般的残酷景象。

终焉即将降临——自从前不久赫尔斯堡的异状发生后，这个念头便立即跳入了奥丁的脑海中。

血红之空、异族袭世，根据预言所示，这是终焉之前的“黄昏期”的两个重要征兆。而等到五兽全部现身艾利昂大陆时，大陆的黄昏便将终结，黑暗与绝望将彻底笼罩这个世界。而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这一幕，已经为之不远了……

****

“呜啊……”

狮鹫的惨叫声只响起一半，便随着脑壳的碎裂声及液体的喷溅声戛然而止。

奥丁看都没看死在自己脚下的这只魔兽一眼，猛然一掌挥向身后，将想要偷袭自己的那只腐尸鬼当场打得脑浆迸裂。

他仿佛根本就没看到前方不远处的数只魔兽，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威风凛凛，势不可挡。在其身后那条长长的走廊上，几乎已经堆满了魔兽的尸体。

自从来到现世后，这些幽界魔兽第一次感觉到了何谓恐惧。它们纷纷发出愤怒的低吼，但下意识的脚步后退却令这些恐吓之举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当奥丁走到距离它们还有十几米处时，那些魔兽终于无法承受心中的重压，怪叫着向后方逃去。转眼之间，前方的走廊便再也见不到一个活动的身影。

奥丁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就仿佛他已不属于这个次元，只是行走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中。

尼比欧拉波利斯已经完了。

没有幸存者，一个也没有。

在此之前，奥丁去过了王宫内各处可能避难的场所，但所见的尽是臣民们的满地尸体。

各种扭曲的表情永远凝固在了死者们的脸上，他们临死前曾拼命挣扎过，但最终还是没有逃离被屠戮的悲剧。虽然看不到，但奥丁非常清楚，这个王宫就是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乃至整个艾利昂大陆即将到来景象的缩影。当终焉真正降临时，谁也无法抵抗神在万年前所预言的结局。

几分钟后，奥丁走入了王宫大殿。

走过横七竖八堆在地上的女武神尸体，他坐在高高在上的黄金王座，颔首闭目，直到这时，悲伤与凄凉才浮现在他的脸庞。

“不可避免吗……那就让我来试试看吧。”

“如果神打定了主意要毁灭我们，那么，我就要逆神而行！”

七年前于玉室内立下的豪言壮语又一次回荡在耳畔，但如今却只让他感到

自己的无力与可笑而已。

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心爱的长女因己之故战死沙场，狠心借刀杀人将昔日故友置于死地，舍弃小女儿的幸福得到迪特雷之戒……在这七年里，他牺牲了太多太多，舍弃了太多太多，但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

而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自前方响起。

"失去一切的感觉如何呢，伟大的奥丁陛下？"

奥丁缓缓将头抬起，注视着从门口走进的那个青年。虽然对方此时的现身令他有些惊讶，但巨大的失落感已经让他无法再表现出情绪的波动了。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我的孩子……"

"这个称呼真让我恶心。"英格维厌恶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还好，从今天以后就再也不会听到你那令人作呕的声音了。"

"……这场骚乱与你有关吗？"

"原本应该是有的，但看起来已经不需要动用那些家伙了。你的王国不久之后就会化为历史，而你嘛……"英格维耸了耸肩，目光忽然变得凶狠起来，"我不会让你的一丝血肉留在这个世界的。"

沉默了片刻后，奥丁轻轻摇了摇头。

"还在记恨我当初的言行吗……那时我只能掩盖自己的情感，作为一国之君，我不可能在士兵们面前让人知道你是我的孩子。"说到这里，他苦笑了一声，"终焉马上就要来了，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死在亲生骨肉手下。"

"我没有父亲。"英格维冷冷说着，"但我发过誓，即使这个世界即将毁灭，我也一定要亲手杀死你。"

他握紧右拳，身体忽然微微颤抖起来。

"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十年……"他凝视着奥丁的双眼，冰蓝色的瞳孔竟然渐渐向着血红之色转变。

奥丁腾地一声从王座上站起，震惊之情溢于言表。

他能够感受到，一种有些熟悉的诡异力量正在自己的私生子体内急速提升。那种力量异常强大，即使自己依然拥有雷神之锤恐怕也无法与其抗衡。可是……英格维究竟从哪里掌握了这种力量？

当那种力量越来越强，已经接近爆炸边缘时，奥丁突然想起来自己为何会觉得这股气息有些熟悉了。

七年前他前往死之国与奥迪特女王求和时，就曾依稀感受过这种异常恐怖的力量，虽然从英格维身上发出的那种气息比起之前的感受要弱一些，但其波动与气味却没有丝毫区别！

"这……怎么可能？"

奥丁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道，嘴唇由于震惊而微微颤抖着。

与此同时，英格维的身体也颤动得越发剧烈，骨骼噼啪作响声清晰可闻。

"你说得没错，终焉即将到来，世界不久之后就会毁灭。但是，我不害怕毁灭。"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身体四周忽然闪耀出刺眼的白光，"我注定将会因诅咒而死，与其等待那一天到来，还不如由我自己来决定时间。"

在几乎将身体完全笼罩的白光中，他右手成掌掩住面部，血红双眸自指缝间死死盯着惊呆的奥丁。

"妹妹总是幻想能够改变命运，但我却愿意接受命运的指引。因为，只有按照那个轨迹发展，我才能达成自己的心愿。所以……我才会选择成为这个东西！"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嗥，笼罩着大半个大殿的白光轰然炸开。

当光芒散去时，“那个东西”出现在了奥丁眼前。

英格维消失了，身处其原本所在之地的变成了一只异常庞大的怪兽。

那只怪兽四肢着地，浑身上下长满了黑色刚毛，身体看起来有些像黑豹，但头部却又有几分像蝙蝠，但且体型足足比黑豹大上数十倍，有如一座黑色小山一般。

奥丁楞住了。

他之前从没见过这种怪兽，但是，他却清清楚楚地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在那只怪兽颈部长出的并非一个脑袋，而是三颗巨大的头颅。

左首吐气极冷彻骨，所及之处尽凝为冰。

右首喷吐幽蓝妖焰，火海之内蚀骨血融。

中首散发深紫毒雾，踏足之地寸草不生。

三头六目的怪兽。

终焉五兽之一

六目兽·英格维。

“呜噢噢噢——！！”

化身为六目兽的英格维突然仰天长嚎，异常刺耳的音波令得王宫内所有玻璃瞬间破碎。

穹顶七彩天窗轰然碎裂，化为千万粒晶莹碎屑纷纷扬扬自空坠落。

而在华彩耀目的琉璃雨中，六目兽猛地张开中间头颅大嘴，一股强劲的冲击波直奔前方而去，奥丁根本来不及闪躲便被击中，整个身体连同原本与地面凝为一体的王座一同向后震飞，背部重重撞在了身后的墙壁上。

巨大的冲击力令奥丁哇的喷出了一口鲜血，但还没等他从地上站起，一只遮盖他全部视野的黑色脚掌便自上空猛地踩了下来。

眼看已无法逃离，奥丁只得将全身之气集于双臂，硬生生挡向那只脚掌。

但就在即将踩中奥丁时，六目兽突然将落下的脚掌偏向一边，落地后一脚又将奥丁踢飞至十余米远。

“老家伙，我可没想过让你死得那么简单。”六目兽低吼道，“拿出你那引以为傲的锤子来啊，让我看看你的魔晶具究竟有多么了不起。”

奥丁强忍着剧痛从地上站起，缓缓将头顶的黄金王冠扶正，目光望向不远处的终焉之兽——自己的儿子。

“如果你希望的话，那就杀了我为你母亲报仇好了。”他沉声说道，“丹妮丝蒂因我而死，而我也一直没有尽到丝毫做父亲的责任，这是不争的事实。我的时间本来就已经不多了，还是将这个机会交给你吧。”

“……报仇？为那个女人报仇？别说蠢话了，老家伙！”听到母亲的名字后，六目兽的语气忽然变得异常狠毒，“那个女人比你还要下贱，即使斯卡特里没有下手，我总有一天也会要了她的命，她该庆幸自己死得早才是！”

奥丁闻言为之一怔，怒意顷刻间现于脸上。

“闭嘴！你怎么敢这样说你的母亲！？”

“我没有那种母亲！”六目兽怒吼一声，蓝色火焰同时自右口喷出，直奔奥丁而去。

奥丁纵身侧跃避开火焰，但身在空中时却被飞跃上前的六目兽一爪击中，径直被打飞至大殿东南角，重重摔落在地。

“为了自己活命，竟然对亲生骨肉施下恶毒的诅咒！这种女人，也配我叫她母亲？！”

六目兽大声吼道，怒火越燃越旺，

随即狠狠一脚踩住了奥丁的左臂。

骨骼断裂的脆响清晰地传入奥丁耳中，但无法动弹的老人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他紧咬牙关盯着上方的六目兽，眼神中看不到一丝惊慌与恐惧。

“丹妮丝蒂……你母亲不可能是那种人。”奥丁缓慢而坚决地说道，“我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决不会做出伤害任何人的事情。”

沉默了半晌后，六目兽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真是废话连篇……”

它伸出右前腿，毫不客气地将奥丁握在掌心，送到自己面前。

“本来还想和你多玩玩，但现在我已经有些厌倦了。”

它说着，忽然随手将奥丁扔向半空，粗大坚硬的尾巴狠狠将魔王打飞至大殿正中央，就连奥丁身上的秘银盔甲也被这一击震得支离破碎。

看着倒在地上已无法动弹的老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顷刻间涌动于英格维全身，刺激着他的每一寸神经。

魔神变——这就是英格维用以变作六目兽的魔法，也是铁达尼亚王族最大的秘密。

当年卡隆王曾用这个魔法击退了瓦伦蒂亚数万大军，但失控的他也成为了铁达尼亚人心中永远的噩梦。那起惨剧后，为了应对将来有一天也许会遭遇的危机，即位的新王埃德蒙多特意将三贤者之一的乌尔佐聘为上宾，专门研究能够抑制魔神变暴走的魔法。

在三贤者的通力合作下，咒语成功了。由于年老体衰的埃德蒙多无力承受魔神变所带来的强压，因此在三贤者的极力蛊惑下，最终他将这个魔法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将铁达尼亚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埃德蒙多曾被认为可能成为一位贤君，但遗憾的是，岁月的磨砺及优柔寡断的性格使得他最终还是归于平庸。至少，他从来没有觉察到三贤者谄媚笑容下的其他用意，也完全没有觉察到，他将“魔神变”传授给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利用瓦伦蒂亚王家的变身魔法变为康尼琉斯的英格维。

英格维很清楚，三贤者与自己合作的目的是希望利用自己带来终焉，而经过改良的“魔神变”虽然能够最大程度地抑制暴走问题，但施法者最多一个月后便会身亡的诅咒依然没有消除。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点。从七年前那起事件发生后，“杀死奥丁”便成了英格维心中最大的执念。只要能够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他也在所不惜。

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永别了，奥丁。”

六目兽深吸了一口气，左中右三张血盆大口同时张开，银红紫三色光芒同时在嘴边出现，强劲的气流波动顿时振荡冲击着整个大殿。

奥丁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闭目等待着即将降临的死亡。

但就在六目兽力量积蓄完毕，三色光芒即将被喷吐出来之时，一声急呼忽然在大门处响起。

“停下！”

伴随着声音响起，一个红色的身影迅速自门外一跃而入，双臂平伸挡在了奥丁面前。

六目兽一惊，三张大嘴急忙同时合上，将几乎要施放出的攻击强行停了下来。

“不想死的话就滚开，小姑娘！”

看到冲入大殿的那位不速之客——薇尔维特后，六目兽发出了一声怒吼。震耳欲聋的声波令薇尔维特被迫向后退

了半步，但她依然面无惧色地望着面前的巨兽。

英格维从没料到会这种事情发生，妹妹的不期而至令他感到非常吃惊，而他也不愿意让妹妹知道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这种时候，他只能冀望于凭借展露出的恐怖实力令对方知难而退。但是，妹妹接下来的那句话让他的期望化为了泡影。

"不要掩饰了。我知道是你，哥哥。"

薇尔维特望着巨兽，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神情。

"假扮成铁达尼亚王子，将康尼琉斯王子变为兽人，与三贤者合作盗取铁达尼亚的终极变身魔法，并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

六目兽沉默了，它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鼻孔不时喷出粗气。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红衣少女忍不住继续说道，"你应该知道使用这种魔法的代价是什么啊，为什么即使如此你也要……"

"奥丁必须死在我手上。"六目兽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而冷漠，"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不管怎样都无所谓。"

"为此不惜血流成河吗？"薇尔维特提高了声音，"我也很讨厌这个男人，可再怎样他也是我们的父亲。为了他而选择弄脏自己的手，选择让成千上万人陪葬？这种疯狂的举动你怎么能做得出来！？"

"世事皆以注定，我只不过是循着命运的指引将其化为现实罢了。更何况，我的手早已经脏得再也无法洗清了。"它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妹妹，身体渐渐被一团白光笼罩起来。"我想，是时候告诉你那个秘密了……"

白光散去后，从六目兽恢复人形的英格维以魔法令破损的衣服再度复原，昂首说道：**"七年前的结晶炉暴走，是我做的。"**

薇尔维特浑身剧烈一震，惊讶地望向自己的哥哥。

他看着惊呆的薇尔维特，嘴角扬起了一丝苦笑。

"没错，令瓦伦蒂亚灭亡，成千上万化为亡灵的，就是我。"

"你……"

薇尔维特睁大了眼睛，脑海中变得一片混乱。这件事对她的冲击实在太大了，一时间竟然令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母亲想要诅咒我们快点死去，知道内情的人将我们视为笑柄和垃圾。我讨厌这个国家，薇尔维特，我知道，那时的你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英格维平静地说道，"可是，我们无法逃脱，斯卡特里绝不会允许他名誉的污点被外人所知，所以我们只能生活在好似监牢一般的庭院内。而在那一天，他出现了。"

说着，他将目光投向了倒在地上的奥丁。

"那天晚上，他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并且承诺将会带给我自由。于是，我按照他的指示盗走了迪特雷之戒，并且启动了结晶炉。"英格维顿了一下，眼神中现出了刻骨的恨意，"我是如此地相信他，因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但结果呢？我就那样躲在结晶炉的阴影中，眼睁睁看着瓦伦蒂亚变为了废墟。你能够想象到我当时的痛苦吗？又能够想象到这个男人之后是怎样对待我的吗？"

"干得好，叛徒，这下结晶炉终于是我的了。"英格维冷冷地盯着奥丁，模仿后者的语调说出了上面那句话，"这就是他在结晶炉旁找到我时说的第

一句话，而自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世界绝望了。”

“……当时我身后有许多士兵，我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你的身分……”

奥丁低声想要辩解，但英格维却以斥责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别再骗我了，奥丁，那样只会令我更加恼火。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你那时的样子，视线、神态、举止……你的身上充满了对结晶炉的贪婪！”

他指着奥丁，继续说道，“所以，我将戒指的赝品交给了妖精女王，并令她相信你抢夺结晶炉的目的是制造大量魔晶。如此一来，拉格纳尼布尔必定会被战乱所累，而我就等待着你和你的国家的实力被大大消减的那一天，也就是现在！”

“哥哥……”

薇尔维特难以置信地低声说道，但英格维只是冷漠地摇了摇头，走过她来到奥丁身前，一脚踩在了后者的胸甲上。

“罪无可赦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好结局，所以对于那个女人的诅咒，我已经渐渐变得并不在意。不过在那之前，我一定会让你以及所有与你有关的人全都下地狱！”

英格维恨恨说道，白色的光芒再度自其身体四周出现。但就在此时，一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手臂。

“放手。”英格维看了看抱住自己手臂的妹妹，微微皱了皱眉头，“这里太危险了。你快点回到地下集聚所去，那里也许会避过终焉。”

薇尔维特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会让你杀死他的，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亲生父亲。不然的话，母亲也一定会难过的。”

“别开玩笑了！你竟然还将那个女人当作母亲？”英格维用力甩开妹妹的手，恼怒地说道，“你跪在地上拼命哀求，额头磕得血迹斑斑，但她却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做出了那样恶毒的诅咒，我现在还记得她那扭曲的笑容！像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被你同情？”

“……你在说什么啊？”当听到英格维刚才的那番话时，薇尔维特脸上忽然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神情，“那时我一直害怕地躲在母亲怀中，根本就没有跪下，也从来没有磕过头。做出那些事情的，明明是……”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明明是你才对啊……”

英格维闻言一怔，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本的神态。

“怎么可能。”

他哼了一声，想要进行辩驳。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原本深深埋在记忆中的那些情景不知为何开始杂乱无章，仿佛是在转瞬间，他感觉脑海中变得一片混乱。薇尔维特刚才的那句话始终回荡在他脑海中，令他眼前的景象急速旋转起来。

跪着的薇尔维特，跪着的自己；拼命哀求的薇尔维特，拼命哀求的自己；面露扭曲诡异笑容的母亲，悲伤地望着自己的母亲……

“啊——！！”

突然来袭的剧烈头疼令英格维忍不住大叫起来，他倒退了两步，双手捂头弯下腰去，足足喊了十几秒钟方才停了下来。

“不可能……我的记忆，为什么？为什么和我以前的记忆完全不一样！”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颤声问道。

“明明……明明跪在地上的是你才对，可、可是……”

这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混忆魔法……”



英格维猛然抬头，将目光投向支撑着直起身来的奥丁。

“利用强大的精神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对方记忆的高级魔法。”奥丁说道，“被施法者完全不会察觉到这个魔法的存在，甚至会根据施法者的意图对自己原本的记忆进行重构，以符合那段虚假的记忆。”

英格维直勾勾地盯着奥丁，半晌都没说出话来。

“……你是说，我的记忆被人动了手脚？”英格维低声说道，突然，他的情绪再度变得激动起来，“怎么可能！斯卡特里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那个女人……那一切决不是假的！”

“……一般的魔法师必须要与对象直接接触，但对于斯卡特里这样的顶级法师，完全可以通过视线来施放混忆。”

这句话令英格维浑身一震，当年发生的那一幕宛如电光火石般闪现在他眼前。

那个眼神……

帷幕被风压撕裂后，斯卡特里直直盯着他的那种眼神……

突然间，前所未有的刺痛又一次侵袭而来，英格维痛苦地紧紧抱头呻吟着。薇尔维特试图想要拉住哥哥，但英格维却挣脱了她的手，浑身抖个不停。

在他的脑海中，有些东西改变了。

那些记忆中的画面如同落下小石子的水面般扭曲变形，而当其渐渐平静下来后，出现的却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的画面。

“预言吧，用你的能力对这两个孩子进行诅咒的预言，否则的话我现在就杀了他们！”面孔狰狞，咬牙切齿抛下狠话的斯卡特里。

“妈妈，妈妈……呜呜呜，这到底是怎么了……”

害怕地躲在丹妮丝蒂怀里，一直小声抽泣的薇尔维特。

“以无数之光凝聚为暗，以所有过去换取未来，以黑曜之星阻挡命运之轮，将爱尔希丝的丝线化为黯淡……吾之名为丹妮丝蒂，以吾之心与命于星河中写下预言……死亡将于命运之日降临在这两名孩童身上，其将与之生命相融，化为轨迹之终结……”

深吸了一口气，丹妮丝蒂平静地做出了预言。但是，几秒钟后，淡淡的笑容浮现在其脸庞，新的预言又在房间中回响。

“诅咒并非宿命，死亡并非终焉。在光的指引下，毁灭将伴随着新生，一切，都将沿着全新而不可预料的轨迹开始运转……”

“别杀我！求求您，不要杀我！爷爷，我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吧！……我、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不要当她的儿子了，不要！求求您，求求您饶我一命吧！”

以及，跪在地上、一边拼命磕头一边哭喊着的……英格维自己。

“哇啊——！！！！”

在化为碎片的记忆中，英格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狂喊，直直喊了将近一分钟方才停了下来。

“背叛的不是母亲，而是……我？”他跪在地上，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英格维……”薇尔维特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哥哥，一时也不知该怎样安慰他。

母亲确实在逼迫下对他们进行了诅咒，但如果不是这样，她与英格维早在那时就会被斯卡特里杀死了。正因如此，薇尔维特从来没有怨恨过母亲，只是一直在寻找如何才能解除诅咒的方法

而已。以前她始终不明白哥哥为何会对母亲如此愤怒，而直到现在，她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隔了半晌后，英格维方才抬起了头来，但不久之前的狂傲与自信已一扫而光，薇尔维特几乎不敢把现在这个失魂落魄的青年与自己的哥哥联系起来。

“薇尔维特……告诉我，当时跪着求饶的……究竟是不是我……”

薇尔维特犹豫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

而在这时，奥丁再次开口了。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丹妮丝蒂，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的姑娘。虽然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但最重要的是……”他捂着胸口站起身来，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个字都重重敲击着英格维的心，“你应该相信自己的母亲。”

“我……我……”英格维呢喃着，

突然间，大殿内的三人几乎在同时猛地将视线投向了门外。

他们能够感觉到，不计其数的诡异气息正从四面八方飞快地逼近这里，而且，感觉与之前的幽界魔兽截然不同。

薇尔维特急忙将芬利尔之链握于手间，但她的双手却在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她知道来的敌人究竟是什么，几个月前，她曾与这些家伙战斗过一次，并险些死在它们手下。它们能出现在现世本来就足以令人震惊了，但更令她难以置信的是，从气息中来看，这次来犯的“那些家伙”竟然多达成百上千！

正当薇尔维特手足无措时，她忽然感到自己的左手被人握住了。

她扭头望去，看到的是缓缓从地上站起的英格维。虽然青年的脸上依然写着失落与无助，但依然紧握着她的手，似乎是想带给妹妹一丝安慰。

“别担心，它们不会伤害你的。”英格维低声说道，先前的狂喊已经令他的嗓子变得沙哑起来。

几乎就在这句话落下的同时，薇尔维特突然感到自己的眼睛好像花了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大殿四周的角落出现了数十个黑色的身影。它们或站在地上，或漂浮在空中，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只是手持巨大镰刀，沉默地注视着身处于大殿正中的三人。而且，它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按这个速度来看，再过短短的几分钟，它们便会将整个大殿全部填满。

死之国的执刑者——死神军团。

“我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英格维强打精神说道，“立即回去，等待我的指示再做行动。”

令他意外的是，没有一只死神为之所动，就仿佛它们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一样。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立即回去！”他将声音提高了八度，“别忘了，女王将你们的指挥权交给了我，我的命令就等于是女王陛下的命令！”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自死神中响起。

“你、不是、指挥官。”

那个声音听起来异常刺耳，就仿佛是锐利的骨头碰撞摩擦在一起的响声一般。对方似乎对于人类的语言运用得还不是太习惯，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单词的重叠，但即使如此，在场的三人还是听懂了它的意思。

“女王，死了。”

“我们，只听从，她，最后的命令。”

“这个国家，要毁灭。”、

“这个世界，要毁灭。”

“你，是兽。不是，我们的王。”

“杀死，奥丁，要杀死。”

“终焉，要来了。”

“所以，奥丁，必须死。”

刺耳的声音在不同方向的死神群中接二连三响起，一句的结束紧跟着便是另一句的响起。

当最后的话音落下，并经历了短短几秒钟的沉默后，大殿内的数百只死神突然同时发出了一种诡异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嗡嗡地回荡在英格维等人的耳中。在场的三人从没听到过这种古怪的声音，但他们都从中感觉到了死神们的杀意以及即将发动攻击的预兆。

薇尔维特紧紧握住芬利尔之链，紧张地注视着死神们的一举一动，手心里已经攥出了汗。而英格维也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再度变身的准备。

不过，即便是拥有了终焉五兽力量的英格维也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没有把握。曾与死神交锋过的他知道这种怪物的实力，而对于擅长集团作战的死神来说，人数越多实力也会随之呈几何数倍增。更让他担心的是，如果已经离开王宫的幽界魔兽察觉到这边的异状再度返回，而且幽界领主也在其中的话，那情势就变得异常险峻了。

正当双方剑拔弩张，战斗一触即发时，薇尔维特和英格维突然觉得有些异常。

他们同时抬头望去，发现自头顶几厘米处不知何时笼罩上了一层紫色的微光，而微光正从顶端呈弧状向下扩散，看情势很快就会将两人笼罩在其中。

薇尔维特心念一动，急忙扭头向奥丁所在的方向望去。

年迈的老人颤巍巍地背靠一根柱子站着，而那种紫色的微光正是来自于他的右手。

“奥丁！”

薇尔维特急声叫道，但老人却只是摇了摇头。

“这不是你们的战斗。”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活下去吧，我的孩子……”

伴随着声音的落下，奥丁右手突然紧握成拳，而那种紫色的微光也于瞬间化为光球罩住了薇尔维特和英格维。

紫色光芒忽然急速闪亮消散，奥丁以仅存的最后魔力完成了空间跳跃魔法，而英格维与薇尔维特也在死神的众目睽睽下消失无踪。

诡异的嗡嗡声戛然而止，死神们面面相觑，似乎一时陷入了迷茫中。但仅仅几秒钟后，它们便从混乱中恢复了过来，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倚柱而立的老人。

但面对密密麻麻将大殿塞满的死神，奥丁却缓缓闭上了眼睛，沿着柱子滑下，坐在了地面上。

这些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到心情是如此平静。

听不到怒吼萧杀，看不到金戈铁马，感受不到血雨腥风。

当这七年来所做的一切都化为泡影时，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时，这位枭雄的脸上却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因为在幻觉中，他看到一只闪耀着幽幽蓝光的小鸟正从黑暗中向自己飞来。

鸟儿围着奥丁飞来飞去，发出声声清脆的鸣叫，声音中饱含着失落与悲伤。

但对于奥丁来说，那种感觉，很温暖，非常温暖……

“替我将这个带给那孩子吧。”他伸出右手，一枚金色的戒指出现在掌心。

迪特雷之戒。

“她曾祈求我将这东西还给她，说这是她与那个男人爱的见证，但我却无情地拒绝了她。”奥丁闭着眼睛喃喃自语道，“现在，将它拿走吧……”

在又围绕着奥丁飞了几圈后，只有奥丁才能看见的那只小鸟发出一声哀鸣，而后盘旋而下叼住戒指，悲伤地飞向了远方。

看着蓝鸟远远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后，奥丁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看着突然同时高举镰刀，自四面八方冲向这边的死神军团，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嘴角扬起一丝无奈的笑容。

然后，黑色便笼罩了大殿。

艾里昂大陆历2147年9月20日18时24分，奥丁死于王都尼比欧拉波利斯。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自此灭亡。

****

奥丁停止呼吸的同一时刻。

废都赫尔斯堡，东部沙漠地带。

薇尔维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一瞬间她几乎怀疑自己的身体都被摔散架了。

这不是空间跳跃的目的地。

薇尔维特能感觉得到，有种力量破坏了空间跳跃，将自己和英格维强行留在了这个地方。她依稀记得自己曾在什么地方感受过这种力量，但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而在这时，几声痛苦的呻吟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急忙起身望去，不远处倒在地上的英格维映入眼中。

“英格维！”

她惊呼了一声，急忙跑过去查看对方究竟出了什么状况。英格维看起来没有受到什么外伤，但他却一直痛苦地捂着头，浑身剧烈哆嗦个不停。

“快逃……”

他颤声说道，身体的颤抖越发厉害。

“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正试图控制我……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抵抗多久，快逃……快、快逃啊！”

英格维痛苦的喊叫声只持续了几秒钟，而他身上突然爆发出的那种恐怖的冲击力足足逼得薇尔维特倒退了数十步，最后被迫借助芬利尔之链才不至于被吹飞。而当她停住脚步定睛向前望去时，英格维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又一次现身世间的巨大怪兽。

剧烈的震颤停止了，三头六目的怪兽昂首怒吼一声，而后再也无视被惊呆的薇尔维特，转身向着东南方大步跑去

那是……兽人集聚所的方向！

当察觉到这件事时，薇尔维特不禁被惊得花容失色。

“英格维！”

她大喊一声，跟着六目兽紧追了过去。

****

同一时刻，炎之国博凯内伦。

奥尼克斯坐在王座上，歪头托腮注视着正在下面进行报告的亲兵。

虽然姿态懒散，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随意不羁，表情异常严肃。

“一切正如您所说的一样，海平面正在上升。”那个女亲兵颤声报告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土地被海水淹没只是时间问题。”

“大概需要多久。”

“唔……最多4个小时……”

奥尼克斯点了点头。

“终焉开始了。”

他低声自语了一句，而后从王座上站起身来，目光突然变得异常凌厉。

“准备出发吧。”

“但是……”一位亲兵忍不住问道，“但是那个预言说我们将全军覆没啊，您……”

“前提是遇到世界树，但全世界有人曾看过甚至听说过这株传说中的参天巨树吗？”

奥尼克斯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在这里等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会按照预言所示完成那个白痴神的终焉。我是你们的王，即使这个世界注定将要毁灭，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子民受到丝毫伤害！”

“向所有国民传达我的旨意！”他高声喊道，“没有回头路了，抛下所有东西，立刻随同我进军内陆。在这次征途中，我们要以红莲之炎烧尽一切！”

****

同一时刻，拉格纳尼布尔边境地带。

“这是……迪特雷之戒？”

格温多琳看着莫名出现在身旁地上的这枚戒指，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奥斯瓦尔特将戒指拿起来，皱着眉头仔细端详了一下，而后将它重新还给了格温多琳。

“是那枚戒指没错，可你不是把它给奥丁了吗？为什么它会重新出现在这个？”

当“奥丁”这两个字传入耳中时，格温多琳心念一动，急忙抬头向尼比欧拉波利斯的方向看去。

由于距离太远，格温多琳根本看不到远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感觉到远方的气息极为诡异，就仿佛不属于人世一般。而另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感究竟是……

“我要去王宫。”

格温多琳突然说道，而奥斯瓦尔特只是点了点头。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的。”

格温多琳面露难色，而当奥斯瓦尔特认识到自己只会影响到女武神的速度时，也最终放弃了这个提案。

“我在这附近看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他说道，“如果你遇到什么异常状况意外的话，立即回来告诉我。”

“嗯，谢谢……”格温多琳感激地点点头，展翅向着尼比欧拉波利斯的方向飞去。

一分钟后，女武神的身影消失于天际，奥斯瓦尔特也将是想投向了别处。

但就在这时，他突然转过了身体，远方那股忽然出现的熟悉波动令他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是那个家伙？”

他低声喃喃自语道，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

同一时刻，死之国最深处，已不再昏暗的幽冥地狱。

“已经开始了吗？”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在迷雾中响起，声线中散发出淡淡的无奈与惋惜，“到头来，我还是无法逃离命运的枷锁啊……”

它低头望去，成百上千只死神正跪在自己身旁，等待着自己将会做出的那个答复。

奥迪特死后没多久，这些死神们便来到了这里，并说出了死之女王临终前给他们下达的最终指示。

“时间，到了，王。”

“锁链，已经都被，解开了。”

“女王说，请，成为，我们的王。”

在死神们的说明及请求声中，它尝试着活动了一下右脚。果然，它那被束缚了七年之久的身体已经重新回复了

自由。

但是，喜悦与笑容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脸上。

一掠而过的，是一抹无奈与哀伤。

因为，它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神的预言。

当它恢复自由之时，也就是世界将被毁灭的那一天。

深深叹了一口气后，它发出了一声足以震天动地的长啸。

死神们纷纷垂首跪地，不敢动弹分毫。而当半分钟后长啸停止时，它们同时听到了一声沉重的脚步声，同时感受到了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

“走吧，让我们进入活人的世界。”

一只浑身大半由骨架构成，身上堆满了腐肉的巨大三头骨龙自迷雾中走出，每走一步大地及气流都为之震颤。

它曾是铁达尼亚的前王，曾被奥丁认为是传说中的六目兽，但现在，它终于拥有了自己在终焉中注定将会扮演的那个身分。

在如血的天空下，终焉五兽之一——死之王·卡隆向着铁达尼亚的方向缓步而去，身后黑压压紧随着的，是总数多达数十万的死神军团。

****

血雾遮空
妖兽乱世
生死之界支离破碎
双面之王自暗中升起
紫月落
银星坠

征兆尽数现世
终焉，开始。

待续



后记。。。

本来想着这期就把《奥丁》解决的，但没想到本期有三篇小说迎来大结局，再加上我的总字数也写超标了，所以干脆就放到下期完结吧。再等一个月，对这部作品不满意的朋友和我也终于可以解脱了。

唔，仔细想想，貌似连载确实超过一年了，这点还真是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别指我，好吧，我承认这和那两次跳票有关……不过，最后还是完结了嘛，至少我没将作品太监就比很多人好多了（心虚地说道）。

总之，《奥丁领域》确定将在下期完结了，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写多少字，应该会比较多吧，如果再连载的话恐怕不止读者，连编辑都不会放过我了。此外，由于这篇小说连载的期数确实多了些，很多朋友也许会漏买或少看了一些情节，因此我和编辑商议后决定，将会在《游小说》的官方博客（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上将以前的内容全部登出来，每天都登一部分，以让各位在看到完结篇前能了解到之前的那些情节。

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这篇小说还真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是情节前后对照不上，有些是年表事件发生错误，有些是人物性格及情节设置不当，有些是之后想到了更好的处理方法……等以后推出单行本的时候，会对所有不满意或失误的地方都进行处理的，也希望各位能支持这部作品吧，否则其销量是否能出单行本我都不敢肯定……总之，在这里先行拜谢了，剩下的，还是等下期将作品完结后再说好了。


你到底想让我担心到什么时候？


春日部晶
译：清雨
你保护我的理由又是什么？
里昂！
还是撤回去吧，少爷！
全灭？
这样下去她们很有可能会被全灭啊！真的没关系吗？


无所谓，反正他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不了我一个人继续任务
您怎么能这么说！
斯坦他们都拥有作为守护者主人的资质，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守护者主人的话就无需救助了吗？
！
你们守护者那些陈旧的同伴意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没错，那家伙就是因为被「同伴意识」所束缚才会被毒蜥石化
在那种状况下，他应该丢下我不管，继续执行任务才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你碍手碍脚
斯坦！
哈
哈
菲莉娅！
石化的治疗怎么样了？找到万能药了吗？
不行！道具全都变成石头了……
所以我才说别让斯坦一个人拿行李！
可是我很讨厌大包小包地去旅行啊……


总而言之，都是因为里昂我们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我一定要活下来，然后找那家伙好好评评理！
有活下去的目标就好
哼！这么点儿敌人，只要我冷静下来一定没有问题！
又给你添麻烦了，玛丽……
跟着我，总是会让你遇到这种事
我们俩是相互扶持的关系
要是没有露蒂在，失去记忆的我就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
呜哦哦哦！
多亏有你在，才能让我可以像现在这样保护别人
你们这些笨蛋僧侣！想干掉我可没那么容易！
喂，菲莉娅
正如里昂所说的那样，你们的使命是夺回神之眼
但你的目的并不只有这一个吧？
「要阻止抢走神之眼的同门克雷巴姆……」
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你才会选择战斗，来到这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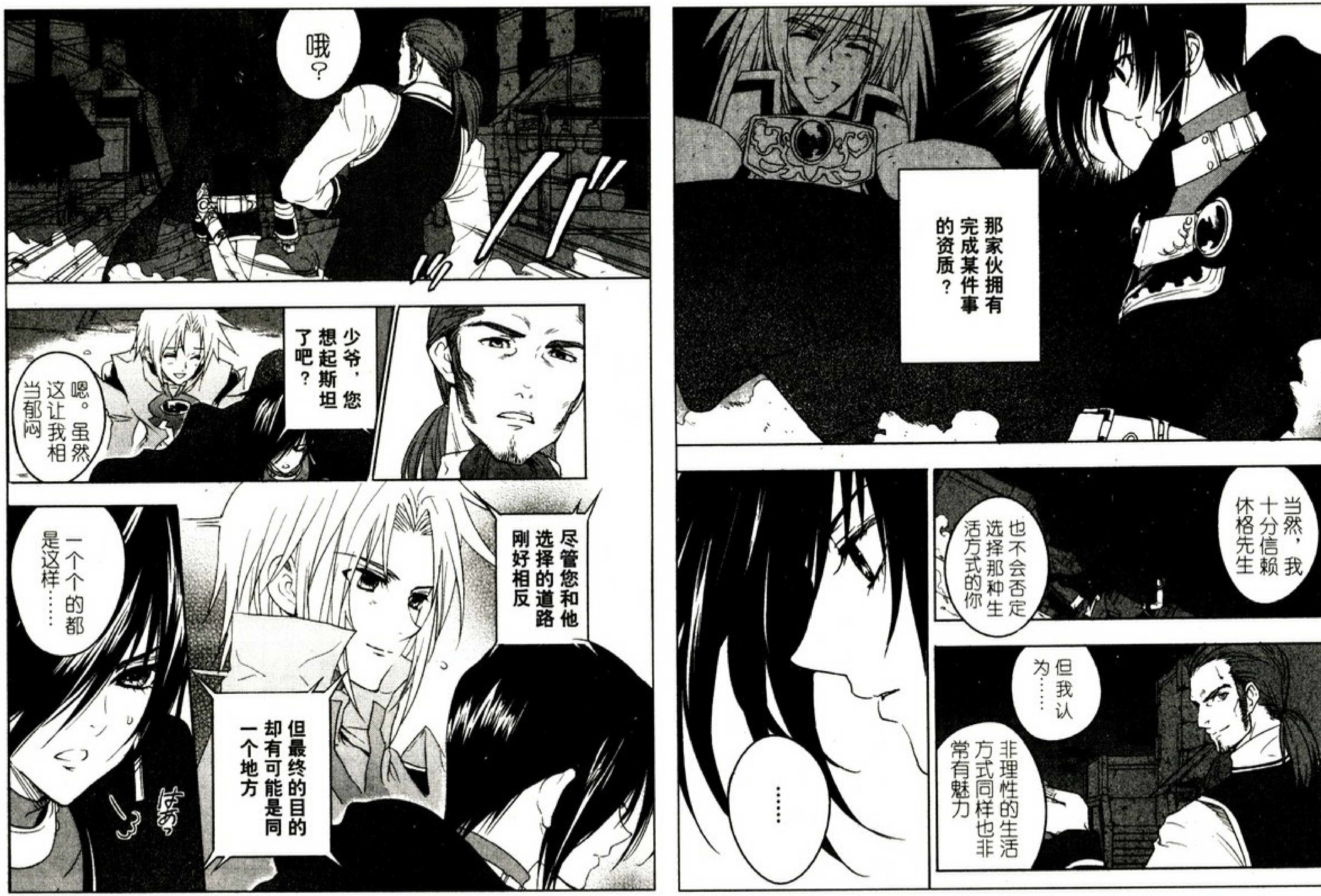

为了阻止克雷巴姆的暴行
那个只知道被别人保护的迟钝菲莉娅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需要你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
只要这种决心还在，你就绝对不可以退缩
谢谢你，克雷门提
如果我屈服于恐惧，事情又会变得跟那时一样


大半夜的，手持出鞘的剑在街道上疾驰……一点儿也不像你啊
啊，果然是你
里昂！
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不留痕迹地移动？
混蛋，不在这儿……
还是先回神殿去看看……
可能外面有人接应吧
你太吵了，夏露


巴鲁克……
到底出了什么事，里昂？
神殿那里好像有些吵闹，所以我让警卫队过来看看
对了，你的部下都还在神殿里？
那又怎么样
事态紧急，敌人的行踪我又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在听我说话吗，巴鲁克？
改变预定计划
你们从现在开始分成两个小队，一队留在附近调查
剩下的速速赶往神殿，争取救出他的部下
是！


混蛋！你是说要去救他们么！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你，难道不清楚现在应该如何选择吗？
碍事的人必须舍弃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
我原本以为……
这真让人吃惊
你一点儿也不喜欢休格先生


但或许是因为血缘关系吧
那种彻底的理性主义……简直跟休格先生一模一样
给我收回刚才的话，巴鲁克！
你说我跟那家伙一样？怎么可能……
一旦那些人失去利用价值，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抛弃
里昂
为了达成某个目的，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理性
能够不求回报，不问理由地行动
对完成某件事来说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不求回报，不问理由……
就像那家伙一样吗？
ぐっ


那家伙拥有完成某件事的资质？
当然，我十分信赖休格先生
也不会否定选择那种生活方式的你
但我认为……
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同样也非常有魅力
……
哦？
少爷，您想起斯坦了吧？
嗯。虽然这让我相当郁闷
尽管您和他选择的道路刚好相反
但最终的目的却有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一个个的都是这样……
はぁ


里昂，你……
不去追克雷巴姆了吗？
都怪你说了那些废话
追踪他的方法有的是
但是……
让我不得不去确认一件事
哈
哈
は—
好像大部分都干掉了……
得救了，菲莉娅。你的晶术果然很厉害啊
不不，多亏有玛丽小姐在
好！开始回收战利品！
嗒嗒嗒……
ぱっ


糟了！
岩石喷射！
里昂？
看来你们都坚持下来了
放心吧，刚才是最后一个
啊……
里昂先生……
还有奥伯隆社的各位……
为什么回来
你刚才明明已经丢下我们不管了


我只是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死在这里
这样啊……
不过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看来我们不必参加战斗了
你们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另外……
找点儿万能药来
这个笨蛋的石像很快就没法恢复原样了
就让我看看你的资质吧，斯坦
我和你，究竟谁能更早一步接近「自我实现」
嗯……
哎？这里是……神之眼呢？
啊，你终于醒啦，瞌睡虫
斯坦
里昂？啊，对不起，我被那些家伙……


我有……
两个问题要问你
为什么
我责骂菲莉娅的时候你会那么生气？
嗯……因为我们是同伴啊
那又为什么
要救我这个让你无比气愤的人
那个……
因为我们是同伴嘛
你给我认真回答
拔剑
啊！等、等等！
我的确是认真回答的！
那个……正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所以才会成为同伴……
相互敌视的人就不会变成这种关系
另外，当朋友遇到危险时，就算当时正在吵架也应该首先去救他吧？
啊，对了，这样说怎么样
「不能对有困难的人视而不见」
这是我的家训
那个时候……菲莉娅和里昂都遇到了困难
所以我才会站出来帮助你们！


呵呵，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
不求回报，不问理由……
对你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么？
真了不起啊
从某种意义上说
嗯
那个……不能说吗？
他就是这样的人，里昂
我还以为他会用怎样的理由来回答我……
连我也变得有些好奇了


对了，里昂！你还没有向菲莉娅道歉！
我们全都活下来了，你得遵守诺言！
斯、斯坦，我的事就算了吧……
被打倒的敌人中有很多都带着晶术造成的伤痕……菲莉娅
是
多亏有你的晶术，损失才被控制到了最小
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战果


是……
您过奖了
露蒂，我听夏露说，亚托怀特中应该蕴藏着能治疗石化的晶术
希望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能够将其运用自如
啊？哦……
玛丽得尽量站在队伍前方，因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哦！知道了！
接下来……斯坦
什么？
这些奇怪的家伙
应该能给我带来一些启示吧
如今，我自己……
绝对不要在任务中丢掉性命
好像已经把「成长」和「变革」放在了天秤上
现在的我……
在你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
应该不会停下来治愈伤口吧？
我想给你写封信
为了不让永远陪在你身边的决心产生丝毫动摇


你还没有说对不起啊，里昂！
斯坦，别再追究那件事了，我没关系的……
哎？那接下来怎么办？
去港口。在那里一定能找到神之眼的目击情报
这次一定要给克雷巴姆一点颜色瞧瞧！
好，太阳升起来了，出发！
哦！
塞伊喀鲁特
休格宅邸
是艾米利奥的字迹……
呵呵，语气就像是工作报告一样，内容也是
这好像是跟着今天早上的第一班邮递船回来的
真是的，我女儿要是也有这种福气就好了……
伦勃朗先生
看到这封信
我想起了一段跟艾米利奥有关的美好回忆


说出来听听，好像很有趣
虽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但那是艾米利奥第一次给我写信的纪念……
那是……对了
是我刚刚来这儿工作的时候
被安排照顾艾米利奥不久之前……
发生的一件事
精彩故事 未完待续



GAME OVER

——《坦克大战》同人

文/Tank 编/夜蓝

1

“……身分确认程序……虹膜扫描……无误……DNA检验……无误……第一次脑波同步……开始……”

和往常一样，传入耳中的是电子合成女声毫无感情的叙述，冷冰冰的语气使得驾驶室中的空气变得更加燥热不安。

卡洛伊已经记不得自己坐在这里有多少次了，初次出战时的紧张与兴奋早就不知丢到了哪里，取而代之的是条件反射般的熟练操作，以及变得麻木的感情。

反正就是坐在这个模拟驾驶室里，操作想像中的“超生化智能体自走型战车”（卡洛伊对这个名字反感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明明是自走型还需要驾驶员？”）而已，与同样是想像中的敌人交战、取胜，然后被那个冷冰冰的电子声音评价一番战况，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等待第二天的模拟训练任务。

战车的操作并不复杂，大概是搭载了超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原因，并没有传统型号中密密麻麻的操纵杆与键盘，而是直接凭借驾驶员的脑波来驾驶与战斗。正因为这样，所以驾驶员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必须高度集中精神，稍一疏神可能就导致战车的动作与指令出现偏差，甚至就此输掉整场战斗。

“这样下去的话，究竟是身体还是精神先垮掉呢？”这样的念头，经常在卡洛伊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但是，只要坐在驾驶室中听取了战斗指令之后，所有杂念就都会自动消失不见。

卡洛伊曾经在独力对抗十辆以上敌方战车的艰苦战役中，由于一时的失误导致敌人突破了侧翼防线而深入到基地附近，尽管吓出一身冷汗的自己拼命赶回，在敌人向基地的防壁开出第一炮之前就将它及时击毁，但战后还是被毫不留情地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除了接受惩罚之外，还挨了一顿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

毫无感情的电子合成女声，在这种时候比真人的怒骂还要可怕。只要一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卡洛伊的后背就不由得冷汗淋漓。如果是一时疏忽导致比那次更加严重的后果……

简直不敢想像。

对惩罚和斥责的恐惧，让卡洛伊强迫自己至少在驾驶室里的时候必须做个完美的战士。

“完美”一词的含义，包括了对眼前战局的冷静分析、对整个战场的情势

了如指掌，机敏的反应与灵活的操作，以及——对敌人的冷酷无情。

卡洛伊并不了解最后一点的含义，但他也不担心自己在面对敌人时会下不了手，因为，至少在目前的模拟训练中，敌人不过是荧光屏上闪烁的图案而已。尽管它们聪明、狡诈、甚至会使用阴谋诡计诱骗自己上钩，但那并不是真正的人，被击毁之后，除了画面上爆开一团火焰并留下一堆钢铁残骸之外，什么都没有。

简直就是……一场游戏。

卡洛伊挥了挥右手，眼前的荧光屏抖动了几下之后，显示出一幅战场的俯视示意图来。

看不到硝烟、鲜血，也闻不到火药燃烧的气味，只有用简单的线条图案标示出的掩体、墙壁、建筑、森林与河流，以及雷达与超声波探测到的敌人位置。

金黄色的小坦克代表自己，而画面最下方的灰鹰标志，则是必须要保护的基地所在。

看来，这真的是场游戏而已。

卡洛伊苦笑了一下，自己根本连乘坐的是如图所示的坦克还是其它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当然更没有爬出过驾驶室，看看外面的战场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应该说根本就没有战场，除了驾驶室之外，一切都不存在，无论是敌人，还是树木、流水、泥土，甚至自己乘坐的坦克本身，都是电脑模拟出来的结果。

真正的战争，也会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的话，习惯了模拟训练的自己，能够胜任吗？

这些疑惑在卡洛伊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用力摇了摇头将杂念驱散，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自己所驾驶的、不知是坦克还是战车的东西上面。

“前进。”在脑中默默念出指令。

脚下渐渐传来机械的颤动感，然后变得越来越强，仿佛真的坦克开过凸凹不平的路面一样。

驾驶室外壁的缝隙中，隐隐传进来尘土和青草的气味，令人很难想像这竟然是模拟出来的战场。

“注意，这次战斗与之前有所不同。”仍然是冷冰冰的电子女声，让人无法从语调中判断究竟是警告还是例行的提示。

卡洛伊“嗯”了一声，心中却不以为然，差不多每三次训练就要来一次“有所不同”，他早已习惯了模拟战斗中随时会加入新元素。

上一次是增加了坦克从对方的残骸中收集剩余部件增强火力的功能，再前一次则是在敌人部队中出现了改造过的合金装甲战车，需要用密集火力多次轰击它的弱点才能击毁，而更早的变化则是在战场地图中用新式雷达探测所有敌人的位置。

简直像是被迫玩一个不停升级的电子游戏似的，刚刚习惯旧模式下的战术不久，机体上的变化就使得自己不得不改换作战方式来适应它。

更为可恶的是，每次升级之后，都不给他任何时间来熟悉手感，就要面对大批蜂拥而至的敌人，而且此时的敌人会远远强过上一次，理由正如电子女声所讲，是因为“训练要有足够的挑战性，这样才能进步”。

“可恶……什么挑战性……简直就是谋杀！”

虽然这样的想法在卡洛伊脑中盘旋

了无数遍，但在紧张到了极限的战斗中，丝毫没有分心咒骂一句的空隙，而战斗完结之后，又已经疲惫到无力生气了。

更何况，如果这种话被记录下来，自己还不知道又要遭到什么处分。

所以，虽然脸上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但强迫自己压抑负面情绪的卡洛伊，已经感到有些不堪重负了。

好累。

这种压力，真的是一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子可以承受的么？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来到这里的话……

“注意前方。”他散乱的思绪被一声冰冷的警告打断了。

卡洛伊这才发觉自己已经不小心越过了基地大门的防卫警戒线，假如敌人迅速从后面包抄的话……他的后背不由得沁出了冷汗。

立即将坦克退回防守的最佳位置之后，他才低头留心查看战场的示意图。

奇怪的是，尽管刚才自己曾经被提醒过这次战斗的“有所不同”，但草草扫视了一遍之后，并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而在操纵坦克前进后退时，也没有感到与从前有哪些差别。

“那个……这次战斗的要点是……”卡洛伊怯怯地问到。

“合作。”惜字如金的电子指挥官这样回答。

“什么？”

就在他以为自己听错的同时，眼前的荧光屏忽然闪烁了一下，接着就在自己的后面，基地的侧翼处，一个与自己外形几乎完全相同的绿色坦克标记出现在那里。

然后，耳机中传来一个轻快的声音：“你好！请多指教！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搭档，科莉丝！”

虽然看不到对方的长相，但从那热情十足的口气中，也能想像出对方是个精力充沛又活泼的女孩子吧。

卡洛伊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手心也不知何时变得微微潮湿起来。

2

“喔……原来就是你啊。”

少女的语气中流露出一股掩饰不住的失望。

拜托，对不起啦，我的外表和战场上的表现有点不搭吧，哈，也难怪你这样说了，所有人第一次见到我时都会吃惊呢。

本想这样反击的卡洛伊，抬起头看了看虽然外表与自己年龄相仿，但足足高出半个头的少女，又将刚才的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有说。

无论有着多么杰出、多么惹人注目的表现，在别人看来，自己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盯着自己的眼神也是混合了惊奇与轻蔑。

当自己在军事预备校以最好成绩进入这个训练基地，当上了人人艳羡的生化战车驾驶员时，却根本没人真心地称赞自己，倒是时刻能感到背后射来怨毒的目光。

你们有什么可嫉妒的？让你们来做做这“挑战性”十足的训练任务吧，小心累死在坦克里哦。

“你怎么了？”卡洛伊的胡思乱想被少女科莉丝打断。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卡洛伊刻意不去与她对视，淡淡回答了一句之后，就想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去。

“拜托，别这样冷淡好吗，刚才的……训练里，你可真是超厉害呢，简直想不到你本人居然……啊，抱歉。”

科莉丝似乎刚刚意识到自己已经两次说错了话，至于这两句把卡洛伊打击到什么程度，只要看他的表情就再清楚不过了。

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气氛在狭窄的走廊中弥漫开来。

沉闷的空气凝结了好久，才被少女试探着打破：“那个……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吃午饭吗？”刚刚说完，好像察觉出语气有些不妥，连忙又补充了一句，“呃，我是说，你的驾驶技巧让人很佩服呢，可不可以稍稍和我说一说？”

“唔，那好吧。”犹豫了半晌之后，卡洛伊点了点头，虽然仍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但看他的样子，已经原谅了对方无心的口误。

是因为科莉丝露出有些天真的表情，自己就对她没有防备吗？还是说自己只是单纯不会真心责怪一个女孩子？

卡洛伊在自己房间的浴室里，一边洗去身上的汗水，一边胡思乱想。

有女孩子主动邀自己共进午餐耶，虽然……不过是训练营中普普通通的配餐而已。

而且，多半只是因为两人是上级指定的搭档，所以这只是为了互相合作而做的寻常社交活动吧。

就这样，虽然拼命找一些理由来打击自己无端兴奋起来的情绪，但脑中还是不自觉地浮现出科莉丝的脸。

卡洛伊叹了口气，把淋浴喷头开到最大，让瀑布般的冷水淋在自己头上。

尽管满脑子都在乱想，但卡洛伊还是提前了三十分钟来到饭堂，刻意找了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免得受到太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里是最高级的军事训练基地，自然不会像预备军校那样混乱又拥挤，明亮宽敞的白色大厅如果被那些整日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的步兵们看见，一定会惊呼“这里其实是皇宫吧！”就连卡洛伊自己，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吃到可口的饭菜而并非预备校里的清汤白水时，也忽然觉得辛苦的训练其实是很值得的，哪怕只能换来一点点口福而已。

科莉丝究竟是什么人呢？虽然长相是很漂亮没错，不过身材嘛……驾驶员的制服有些太宽松了，将身体的线条全部遮掩住，实在没法看清。声音其实蛮甜美的，只是在紧张的战场上来不及仔细听，在走廊中又没有说过几句话；虽然第一次见面就触到自己的痛处，但看得出来她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大概性格也不坏吧……

正想到这里，卡洛伊的肩膀忽然被轻轻拍了一下。

“原来你躲在这里啊，害我找了半天呢。”

卡洛伊转过头，换上了便装的少女出现在面前。

“啊，那个……我是觉得，这里比较安静一点啦，那边总是吵吵闹闹的。”说着，斜眼看了看大厅中间那一群大声喧哗的步兵们。

“是吗？这样啊。”科莉丝坐到了他的对面，“不过，你平时也总是这样一个人吗？”

卡洛伊神色一暗。

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远离人群，害怕与大家在一起呢？

是在国家因战争而紧急征调少年预备军，而还不到10岁就父母双亡的自己被迫加入其中的时候吗？

是在训练营中被身高体壮的那些孩子们欺负，因为身材瘦小而只能默默哭泣，孤立无援的时候吗？

是在自己变得越发胆小懦弱之后，遭到更为激烈的嘲笑，而教官们对此漠然以对的时候吗？

当自己决心改变现状，拼命向着现在的位置努力时，所期待的是什么？荣耀与名声？别人羡慕的目光？瞩目的焦点？

还是仅仅为了逃离到一个只有自己孤身一人的世界中？

不得不承认的是，自己坐在驾驶室中时，虽然会为了繁重的训练任务而紧张和焦虑，但同时也从对别人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

毕竟能够驾驶生化体战车的人少之又少，对人身安全的监视也相当严格，假如有人对他暴力相加，等待对方的将是极其严厉的惩戒。

而指挥室传来的电子合成女声，虽然冰冷而缺乏感情，却只是严格到一丝不苟而已，丝毫没有冷嘲热讽和过分苛责，也并不干涉他训练之外的行动。

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虽然枯燥而疲惫，但一想到回去之后，可能会再度沦为被众人嘲笑欺负的对象时，卡洛伊的恐惧感就压过了一切，使他无论在训练中承受多大的压力，也绝对不会放弃。

但是，这样的日子还能坚持多久呢？自己会不会在两边的重压之下崩溃掉呢？

这样的想法时而会在卡洛伊脑中一闪而过，却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科莉丝问过这句话之后，见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脸色阴晴不定，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

“喂！”她伸出手在卡洛伊眼前晃了晃。

卡洛伊身子一颤，这才从不愉快的往事中清醒过来。

“啊，对不起，我……那个，你刚才问了什么？”他的语调有些心不在焉，也因为失礼而感到有些慌乱。

“不，没什么。”科莉丝看到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决定把话题岔开，“我是说，今天训练时，你的表现真的很厉害呢。”

“哈哈……哪有啦。”卡洛伊搔了搔头，有些不好意思地干笑着。

“是真的，我好几次因为紧张而差点失误的时候，多亏了你在一边及时帮忙。”眼神中流露出感激与兴奋的科莉丝身体微微前倾，继续说，“我们也许真的会成为很棒的搭档吧。”

3

与自己一个人度日如年的时间相比，和科莉丝在一起的日子就像飞梭似的悄然滑过。

两人在战斗中的默契果真如她所言，越发地配合无间，好像心有灵犀一般。

虽然起初科莉丝的灵活性并不如卡洛伊那样娴熟，但在短时间的适应之

后，马上就达到了不相伯仲的水准。看来，既然她能被选中，悟性和潜力当然不会太差。

战斗开始变得越发轻松惬意，在两人交叉火力的笼罩下，进犯的敌军无论是在平坦的草原、茂密的林间还是狭窄的巷道中都没有余力反击，一辆辆灰色坦克相继变成一团团冒着火光和硝烟的废铁，没过太长时间，荧光屏上的示意图中就只剩下一黄一绿两个光点还在闪烁，至于要守护的灰鹰基地，当然是毫发无伤，连外层的防壁都没有留下弹痕。

连一向严苛的电子指挥官也很少再说出批评的话，虽然仍旧是冷冰冰的声音，但卡洛伊似乎也能感到对方的语气显得很满意，甚至在称赞自己——这很可能是错觉。

至于训练之外的活动内容，由于成绩的优异，训练占用的时间变得更少，因此留给两人的休息时间也长了许多，尽管不能随意离开基地，但悠闲的时光已经十分难得了。

卡洛伊发现，科莉丝似乎也极少和其他学员与士兵们在一起，更多的时间除了独处，就是和自己闲聊。

这使他除了感觉找到了同类的亲切之外，还有一种隐隐的快感：这样的美少女，现在是被我独占呢。

虽然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并未表现出兴奋的神情，或许是长时间以来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所以有些冷漠吧。

但科莉丝倒不在乎他的表情如何，一如既往地热情而开朗，显得时时都精力充沛的样子。

“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营地中好像怪怪的？”科莉丝问。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有些不对劲耶。”卡洛伊耸了耸肩。

漫步在营地中的两人停下脚步，向四周张望了一圈。确实，不知从何时开始，原先那种热闹喧哗的气氛变了，无论是士兵还是从未上过战场的学员，每个人的脸上都变得严肃起来，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每天的午饭时间，大厅中都要空出一大半的位子。

两人偏偏又是那种不爱交际的类型，除了公告板之外，极少能从旁人那里得知什么新闻，而训练场地与宿舍偏偏都是特别设置的单人型，也没法伺机打探消息。

“或许是外面的战事有了什么变化吧，看样子似乎很艰苦呢。”卡洛伊的语气有些漫不经心，接着又叹了口气，“每天都是训练训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开往前线？总是开模拟机体，我可是连真的智能生化战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呢！”

这句话当然没有什么别的含义，反正一切都只能听从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他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他没有察觉到的是少女从身后射来的两道复杂的目光。

“你很久没有去基地外面了吗？”

“是啊。”卡洛伊随口回答，“说老实话，我从预备军校直升到这里之后，已经有一年半没看到基地外面的样子了，唉。”

“这么久？”才来了两个月的科莉丝有些讶异，“不会感到很闷吗？”

卡洛伊苦笑了一下：“还好啦，至少比以前的日子强多了。”

科莉丝沉吟半晌，没有说话。

静默的时间过了好久，她才试探着

询问："不说这个了，那么，你今晚有空吗？"

卡洛伊惊讶地张大了眼睛，像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科莉丝会做出如此大胆的邀约。

"不许想歪了。我是说有件事想告诉你，而且不能被别人知道。"她虽然用的是商量的语气，但脸上的表情却让人无法推辞，"晚饭后一小时，战车基地门前，小心不要被其他人看到喔。"

"啊，那个……"卡洛伊稳了稳心神，随即回答，"……好吧，我会去的。"

就算不是自己刚才所想的事情，但这种邀请怎么能拒绝呢？

"就这样，一言为定！不许食言！"科莉丝的样子有些兴奋，但更像是如释重负，"我先走啦，一会见。"说着，她转过身踩着轻快的小碎步跑开了。

留下卡洛伊一个人楞在原地，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令人感觉度日如年，混合着激动、疑惑和焦灼的心情，卡洛伊坐立不安地盯着墙上的时钟看个不停。

在约定时间的半小时以前，他已经穿戴整齐地站在了战车基地门外，背靠着车库大门，不住向四周张望。

约在这里见面，有什么含义呢？一定是因为人迹罕至的原因吧，平时只有我们两个会来这里训练……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背后的车库卷帘门忽然向上抬起，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猝不及防之下，卡洛伊险些摔倒。他连忙转过身，看到的却是晚间从不开启的战车基地里面一片灯火通明。

而邀自己前来的少女，正叉着腰站在房屋中间，也是身着整齐的制服，在灯光下显得英气十足。

她为什么会在里面？而且擅自动用基地设施，这不是重大违规吗？更何况……保安措施这样严密的地方，她是如何进去的？

还没来得及一一询问心中的疑惑，科莉丝已经兴奋地向他招手。

"喂喂！快进来呀，小心背后有人喔！"

"我……"卡洛伊还没完全弄清眼前的状况，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快呀快呀！别愣在那里啦！"

再次被催促之后，卡洛伊心一横，决定不再管什么纪律和惩戒，两步跑进了屋里，大门随即在他背后关闭，现在外面就算有人经过，也无法发觉里面的异常了。

4

"好啦，现在，作战开始！"

发号施令的当然不是那个毫无感情的电子女声，而是语气兴奋异常的科莉丝。

而卡洛伊坐在自己的坦克驾驶室中，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荧光屏显示出一幅战场地图。

今晚，让他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科莉丝能够绕过所有安全系统，大摇大摆地进入模拟训练舱，还能拉上自己一起玩这个战斗游戏？

更重要的是，她说只能告诉自己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

战场地图在眼前展开，与训练时完全不同，没有灰色的敌军坦克，没有

各种掩体和障碍，没有草木、河流、冰雪、砖石与钢铁的防壁，只是一片平整的地面，画面下方是一条白线，代表基地的灰鹰标记在上面一闪一闪。

这种战场要怎么打？敌人在哪里？

还没等他提出疑问，科莉丝已经在耳机里小声下令：“北，3.35，右翼90度。”

“那个，我说……”

“听从指令！”

“……是。”卡洛伊一头雾水，不过既然科莉丝这么像模像样地指挥，那自己就陪她玩一玩吧。他依照命令将坦克向前开了指定的距离，随即右转。

“好，接下来，开火！”

吓了一跳的卡洛伊，不自觉地按下了手中的扳机，地图上清晰地看到炮口划出一道白色轨迹，炮弹笔直射向前方。

“糟了！”弹道所指的方向，正是科莉丝的绿色坦克。同时，另一道白色轨迹也从她的炮口射出，朝向自己。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卡洛伊感到整个驾驶室都震颤了起来，几个红色的警示灯骤然变亮，各种仪表的指针也开始无规则地疯狂摆动，而面前的示意图上，一黄一绿两个光点由静止变成不停闪烁的状态。

他知道，智能体战车能判断出友军的火力频率，并以最快速度在机体表面架起电磁防壁，使得炮弹无法伤及自己，但这样的防御仅限于同一机型，对敌人的普通型炮弹则无效。

看来，这是为了尽量减少珍贵的智能体战车和驾驶员的损失而做的特别设计吧。

但就算这样，在训练时如果误伤友军，还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所以卡洛伊以前从来不会不小心击中科莉丝的坦克，自己反倒是挨过两次误伤。

虽然没有实际伤害，但此时的坦克也没法移动或攻击，一旦被敌人的火力盯上就完了。而且电磁防壁会干扰通信，除了两台机体间的短距离特殊频段之外，连与指挥所的通讯都会中断。

“你应该明白吧，在电磁防壁消退之前，我说的话不可能被别人听到了，除了你。”科莉丝的语气忽然变得急迫起来。

“啊……是，可是……”卡洛伊正要询问，却被她打断，“时间宝贵，听我先说。”

从口气就能听出事态的严重性，卡洛伊乖乖地闭上嘴。

“我并不是真正的军校生，而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情报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我为间谍。”

这句开场白已经让卡洛伊吃惊到说不出话。

“我篡改了自己的所有档案，骗过了基地的电脑和军官，这才得到了驾驶智能体生化战车的机会，当然，这正是我真正的目的。然后，我们就成了搭档。”

头脑一片混乱的卡洛伊感到自己的心浸在冰冷的水中，不断下沉。

“那么，也就是说，你是因为要完成任务，才……接近我的？”他的嗓音已经变得干涩。

对方的声音沉默了一下，却没有回答他，反而语气急切地低声催促：“开火！”

卡洛伊这才发现警示灯的红色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仪表也恢复了正常，显然是电磁防壁已经快要消失了。

在双方再次交换了一发炮弹之后，

驾驶室又被映成一片鲜红。

而他还没来得及重复刚才的问题，科莉丝已经接着说了下去：

“抱歉。”

“在见到你之前，我确实只是抱着把你当作更加方便调查的挡箭牌的想法而来的。”听的出来，她刻意在压抑自己的情绪，语调也因此变得有些生硬。

“不过，对你稍稍有些了解之后，我就推翻了自己原先的所有成见。其实，你是个心地很单纯的好人，决不像我听说的那样，是个冷血的杀人魔。”

“等一下！怎么回事？为什么？”卡洛伊惊诧地打断了她的话。

科莉丝叹了口气，“开火。”等两人的电磁防壁再次张开之后，才继续说下去：“我起初也以为你在装傻，但后来才知道，你真的认为自己一直在模拟训练中。”

“对你来说，这也许是很残酷的事情，但我还是必须告诉你。”科莉丝清了清嗓子，“从很久以前开始，你就已经参与了无数次实战。而你的每个对手，也都是真正的坦克，里面坐着真正的驾驶员。”

“你被骗了。他们找不到既愿意为他们杀人又擅长驾驶的人，只能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来让你不知不觉成了帮凶。”

卡洛伊呆呆地坐在原地，感觉到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黑白，心脏无规律地跳动着，强烈的呕吐感冲击着喉咙，却什么都吐不出。

“抱歉……我也想过要慢慢将这件事告诉你的，但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火。”

现在卡洛伊按下扳机的动作完全是条件反射，他的大脑已经一团混沌，无力再去思考更多的东西，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虚假的，自己悬浮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无力挣脱。

“你不适合这里，这是个充满了暴力与欺骗的地方，卡洛伊，他们强迫你进入这个世界，又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杀人无数的凶手。”

“从一开始，你就不是个军人，真正的军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他们只当你是个玩偶，可以任意摆弄你的人生。”

卡洛伊说不出话，虽然她说的话像是天方夜谭，但自己内心的种种不安，已经被她所证实。

自己最初坐进模拟驾驶室时，里面从来也没有过泥土与青草的气味。

后来，虽然能看见的只是荧光屏上的示意图，但每一次射击的感觉，都与真实无异。

或许自己早就在怀疑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战，只是拼命的自我欺骗，以逃避自己杀了人这件事而已。

“其实，所有的战场都在基地附近，无论是山地、林地、还是城镇。”科莉丝叹了口气，“如果没有你的阻挡，或许这个基地早就被攻下了。”

可是，你自己不也开着坦克，击毁了无数敌人——不，其实是你的盟军，卡洛伊这样想着，没有说出口。

科莉丝却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抱歉，我还是没有足够的觉悟，为了让自己完成任务而毫无顾忌地杀人，所以每次都是在你身边做辅助和火力支援，不然的话，我在战绩上也不会落后你那么多了。”

确实如此，科莉丝在很多次战斗中，所击毁的坦克还不及卡洛伊的一个零头。

现在卡洛伊才明白，对完美战士的定义中，为何要尽力抹杀感情的存在。如果自己明知对面的坦克里坐着活生生的人，他还能够轻易扣下扳机吗？

再一次张开电磁防壁之后，两人谁都没有说话，沉默良久，卡洛伊才慢慢开了口：

“所以，这次你的任务是要把杀人犯抓回去审判吗？”

语气中，满是灰心与绝望，以及对人生毫无留恋的感情。

“不。”

科莉丝立即反驳。

“我恨他们。”

“我和你是相同的人，曾经为了摆脱别人的欺负而拼命努力考入情报系，却被迫接到潜入基地的任务，被迫将双手染满鲜血，还要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起初，我想如果你真的像传说那样冷酷无情，我可能会忍不住将你暗杀掉，再破坏坦克后潜逃回去。”

“但现在不行，如果我真的杀了你，这一生都不会心安的。所以……”

科莉丝顿了一下，接着，用最坚决的语气说：“请和我一起逃走，好吗？”

卡洛伊的瞳孔猛地收缩，又骤然扩大，口中喃喃自语却让人听不清说话的内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科莉丝叹了口气，“哪怕别人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你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吗？”

“没关系，相信我。就算全世界都不会原谅你，我也会原谅你的。”

听到这句话的同时，卡洛伊的泪水夺眶而出，滑过脸颊，沾湿了大片的衣襟。

5

在双重炮火轰击之下，灰鹰的基地标志瞬间化作碎片灰飞烟灭，引起的连锁爆炸将训练基地的围墙一角炸坍。

几个小时之后，无数士兵与坦克从这里突围而入，很快就将整个基地占领了。

但没人能找到曾经阻挡了他们数月之久的智能体战车和它的驾驶员，而己方派来的间谍也神秘消失，不知去向。

接下来，是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个基地很快就被人遗忘，从此再也没有人去追究失踪的少年、少女与两辆坦克身在何处。

无论是隐居在山林，还是更换身分、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无力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世界的游戏仍在继续，两人的游戏已经结束——或者说，刚刚开始。

全文完



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背德之黑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5年6月16日
制作公司：Cavia	类型：A-RPG

“凯姆，我、我是……你听到我的声音了么……”

“抱歉……我……从来没想到你在与多少人类战斗……从来没有察觉……”

“我……一直都希望能再见到你……”

文／清雨

发售于2003年9月的《龙背上的骑兵》（以下简称《龙背》）将笔者对RPG游戏剧情的认识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忽然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般。可是在那之后的两年里，再也没有一款游戏能够带给我类似的震撼和思考，仿佛勇于创新的制作者们全都在一夜之间离开了这个领域似的。我依然继续玩着游戏，只不过从中找到的感动和惊喜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乎，《龙背》续作推出的消息就像一剂强心针一般，重新点燃了我心底那久违的激情。从拿到游戏之前的各种情报来看，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全新的人物，更加丰富的武器收集要素，更合理、更人性化的空战，当然，这些都只是从图片上得出的判断。不过，我当时还笃信凭借SQUARE-ENIX的实力，一定能对一代中那虚无缥缈的打击感作出重大的改善。要知道《龙背》毕竟不是一款正统的RPG游戏，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才是整个游戏的核心内容，如果在这个部分出现了严重的纰漏，那就算剧情部分能多少挽回些许分数，整个游戏终究还是会给人留下一种“残缺”的印象。就这样，带着种种期待与怀疑，笔者再次来到了《龙背》的世界。

《龙背上的骑兵2》（以下简称《龙背2》）的故事发生在前作故事结束的十八年后（红龙安吉尔被封印的结局）。安吉尔代替女神成为了防止世界崩坏的封印，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我们从一代结尾动画中那一圈圈锁链般的金色咒文深深嵌入红龙体内的一幕就能看出，成为封印究竟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这让内心无比坚强的凯姆在那一刻流下了苦楚的泪水。自那以后，人们为了让封印不再被破坏，自发建立了封印骑士团，在这些战士的保护下，整个世界慢慢恢复了生机。而《龙背2》的主人公诺威正是这个骑士团中的一员。年仅十八岁的他由通体苍青色的巨龙雷格纳抚养长大，有着“龙之子”、“救世主”等名号和超乎常人想象的可怕力量，这让周围的人几乎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既爱又恨的存在——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像邻家大姐姐一样关心他、爱护他的高阶骑士艾莉丝。轻松完成骑士团天览比赛的诺威获得了正式成员的资格，但也正是在这一天，一次外出讨伐任务彻底断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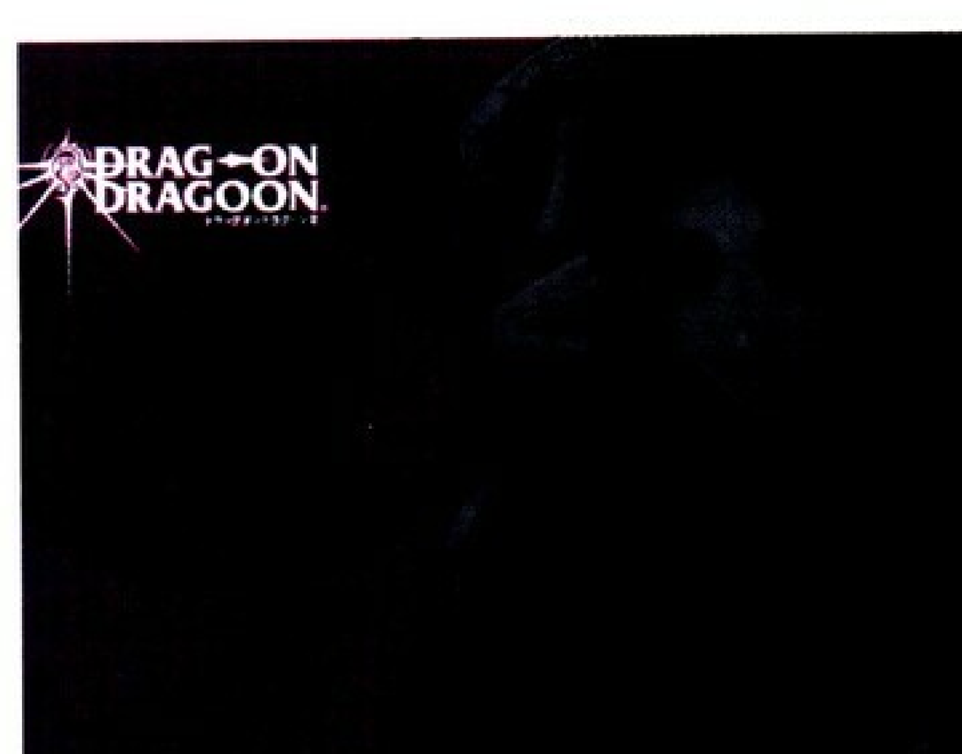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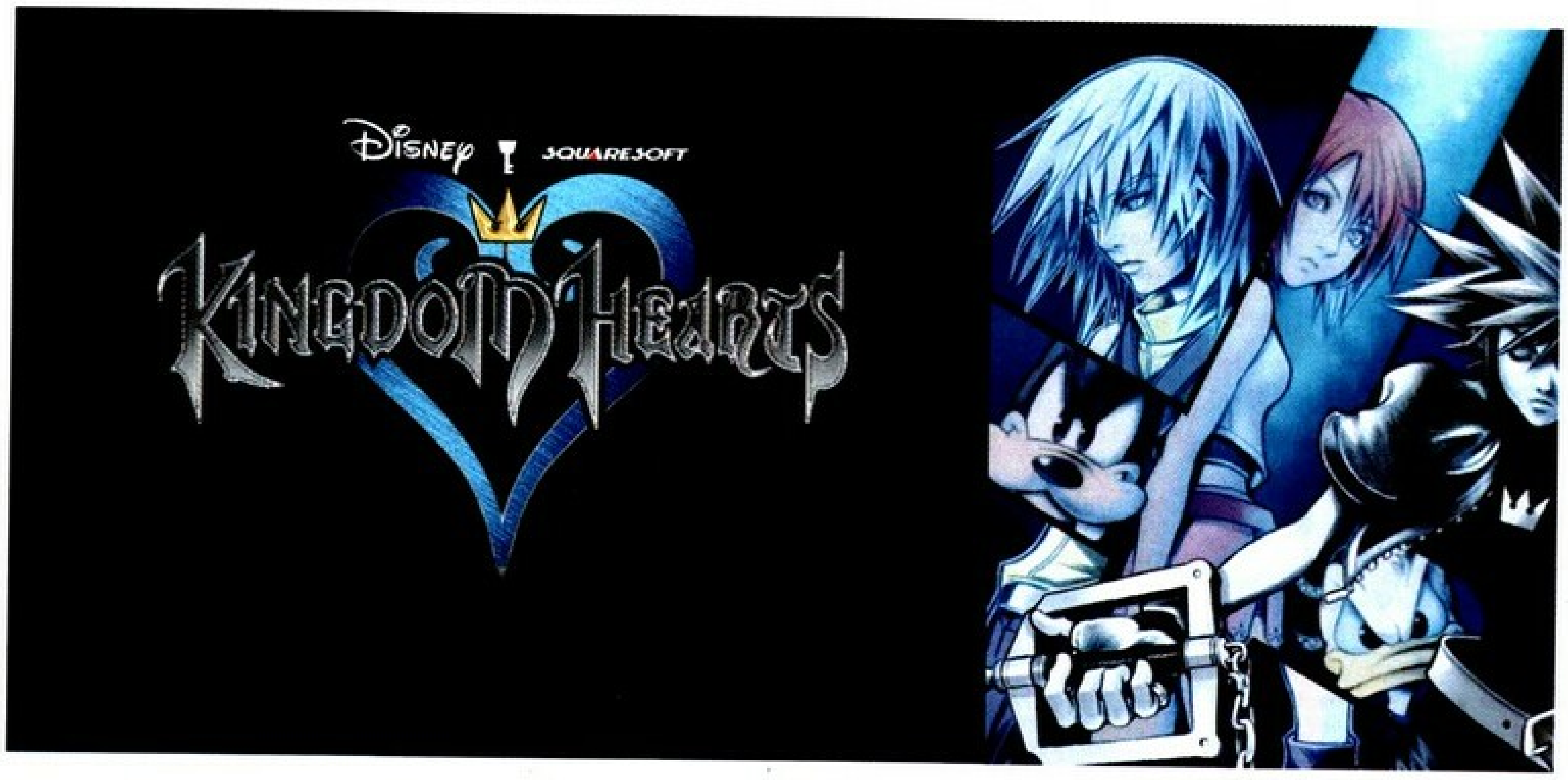
他与骑士团之间的联系。与玛娜，这个在十八年前引发那场灾难的罪魁祸首的相遇改变了诺威的一生。在亲眼看到封印骑士团的种种恶行后，满心正义感的诺威不顾艾莉丝的劝阻，决定跟随玛娜去破坏巩固封印的“键”，将被封印所束缚的人们全都解救出来。而历经千难万险破坏了一个又一个的“键”之后，玛娜震惊地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蹈覆辙，让整个世界再次陷入灭亡的恐慌之中而已……

单就剧情而言，《龙背2》的冲击力明显不像前作那么强烈，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一路砍杀下来，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着实没有几个。不过充满个性的“契约者”仍然是游戏最大的看点之一，制作者在造型、语言上赋予了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让每一次与契约者的决战都令人回味无穷，制造了不少剧情中的小高潮。不过，最为出人意料的改变，恐怕非凯姆与红龙之间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莫属了吧。在前作中，玩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有着浑厚嗓音的红龙安吉尔与一位“女性”联系起来。可到了《龙背2》里，凯姆与它之间的信赖和友谊仿佛在一瞬间转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愫。诚然，制作者的确在续作中做了不少称托，尽量让这段“爱情故事”看起来合情合理，再配上中岛美嘉的一首《ひとり》（一个人），也确实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感动效果……但看完之后仔细想来，还是感觉有些牵强与突兀。

游戏的战斗系统依然以武器为核心，不断重复得到新武器——升级新武器——再得到新武器的过程。尽管打击感和武器、魔法特效较之上一作有了些许进步，但还是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抛开武器平衡性（或许制作人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几十种武器的性能平衡……）这个致命的问题不谈，战斗时的手感和镜头运用依然差强人意。跟“《三国无双》系列”比起来，《龙背2》的华丽度显然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但其他指数也就最多只能得个及格分吧。坦白地说，笔者将《龙背2》通关之后是比较失望的，不过失望并不是因为这款作品粗制滥造，有糊弄人之嫌，而是因为它没有朝我所希望的方向进步、创新。从画面、人物动作中很多让人欣喜的细节都可以看出来，制作人员们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作的不足和缺陷之后努力完成这部续作的，只不过他们似乎没有认清《龙背》受到大家追捧和喜爱的真正原因，弄错了这款游戏的发展方向。







王国之心

机种：PS2
制作公司：SQUARE
发售时间：2002年3月28日
类型：A—RPG

文／清雨

“不用叫了。你的声音不会到达他所在的地方，他的心已经再次坠入黑暗。所有的世界都起源于黑暗，也会在黑暗中迎来终结。心也一样。黑暗在其间发芽，生长，最终毁灭它。这是它的本性。到最后，每一颗心又会回到它原本归属的黑暗中去。”

“不是这样的！心可能很脆弱，而且有时候它甚至会屈服。但我懂得了更深层的道理，有一束光芒是永不熄灭的！”

日式RPG游戏的霸主SQUARE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需要新的顶梁柱，无论是旗下的产品还是制作人都是如此。光靠“《最终幻想》系列”已不足以让他们像往日一样在日本的电视游戏市场呼风唤雨，举手投足间便决定一台主机的生死。《最终幻想 灵魂深处》带来的巨大亏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严重地动摇了那些投资商们对坂口博信的信心。他江郎才尽了吗？他已经无法带领《最终幻想》、带领SQUARE走向新的成功了吗？坂口的卸任让类似这样的怀疑永远也不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对即将进入2002财年度的SQUARE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能帮他们赚大钱的新制作人和新作品更具吸引力了。最终，他们想到了野村哲也和迪士尼。将美式动画与日式RPG相结合这种构想，除了SQUARE之外大概没有哪家公司敢采纳吧。大胆而缜密的创新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之一，对游戏公司来说更是如此。

创新的结果皆大欢喜，“《王国之心》系列”一跃成为史氏一棵新的摇钱树，虽然现在称它为“超大作”还为时过早，但那扶摇直上的续作销量还是让越来越多对这个系列颇有微辞的人闭上了嘴。更重要的是，野村哲也借此完成了从“人设”到“导演”、“制作人”的转型，而后更是接手了《最终幻想VII》好几部补完作品的开发工作，由此足以看出SQUARE对他的重视和信任。笔者个人认为，这位正处在而立之年的年轻制作人在未来必定还将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王国之心》的故事算不上新颖，但众

多经典迪士尼角色的加入给整个游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鲜明特色。生活在命运之岛上的索拉、凯丽和利库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从小一起张大，在和平而宁静的小岛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把一切都改变了。突如其来的风暴袭击了这个世外桃源，掉入海水中失去意识的索拉在遥远的轮回镇醒来，身旁已没有了同伴的踪影。他随后在这里与外出寻找失踪国王的唐老鸭和古菲相遇。索拉从他俩口中得知，要想抵御即将侵袭整个世界的灾祸，必须找到持有“钥匙”的人。于是，为了寻回同伴，找到“钥匙”，他们决定并肩战斗。在途径各个迪士尼世界的过程中，巨大的阴谋渐渐在他们面前暴露出自己真实的面貌，三人最终来到幕后黑手安塞姆的面前。昔日的同伴利库此刻已经被黑暗的力量所控制，凯丽也被囚禁在索拉接触不到的地方。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后，三人最终战胜了安塞姆，但却没能阻止他打开具有毁灭世界之力的王国之心大门……关键时刻，国王米老鼠和利库及时出现在门的另一侧，和索拉一起奋力关上了这个灾难的源头。就这样，凯丽回到了小岛，利库和米老鼠留在了黑暗的另一边，索拉三人则再次展开了寻找同伴与国王的冒险。

迪士尼的动画虽然一直标榜“老少咸宜”，但还是很容易给人一种低龄的印象，这与史氏游戏一贯深沉、感人的作风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笔者在实际接触“《王国之心》系列”的游戏之前也有这种担忧，SQUARE会不会把它做成一款“小朋友专用”的作品呢？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太小看野村哲也对剧情深度的驾驭能力了。如果只看用色鲜亮的画面、偏低的难度、充满童趣的道具和音效，或许很少有人会把这款游戏与“深沉”两个字联系起来，但如果仔细看过用来补充世界观的“安塞姆报告”和几段隐藏视频，或许就会得出与游戏给人的整体印象完全相反的结论。世界观补充部分的内容里到处充斥着晦涩、隐喻的词汇，毫无头绪的谜题一个接着一个，画面也一改游戏中的明亮鲜艳，转而以暗色调为主，再加上那几个无比神秘的黑袍人……当时完全想象不到这个游戏后来会朝着与“童趣”完全不沾边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它的改变十分成功，得到了许多玩家的认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王国之心》系列”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重要作品这一点持否定态度了。此系列也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扩大了受众的年龄层分布，创造了更大的利润，这想必是投资商们最愿意看到的。总而言之，“《王国之心》系列”迄今为止面世的几部作品完全称得上是游戏市场中的一个异类，整体氛围与画面表现几乎完全相反。同时，游戏中不断增加的隐藏要素不但让系列的老玩家欲罢不能，还持续吸引着新的玩家投入其中。不过这种做法应该称作“狡猾”还是“精明”，就着实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了。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火焰之纹章 圣魔的光石》 作者：高濑美惠（日）铃木理华（日）



在遥远的古代，手持五颗圣石的英雄们将邪魔封印之后，为马基·维尔大陆带来了长久的和平，同时也建立了五个分别以五颗圣石为守护石的新兴国家。几百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五大国中军力最强的古拉德帝国突然在大陆全境展开了侵攻。临近的鲁内斯王国首当其冲，在帝国强大的攻势面前束手无策，只好俯首称臣。公主艾瑞珂奋力逃出被包围的王都，前往弗雷利亚王国求援。此刻让她心急如焚的不仅仅是灭亡的祖国，还有那位自从上前线抗敌之后就杳无音讯的哥哥——伊弗列姆王子。得到友邦支援的艾瑞珂要想复兴亡国，寻回至亲，必定得经历千难万险……

"《火焰之纹章》系列"向来以精巧的剧情著称，性格丰富多彩的人物更是此系列的一大亮点，几乎每一作里都会诞生几位在玩家中支持率居高不下的人气角色。由此可见，玩家对游戏人物的认同度相当之高。而这部改编小说却在角色描写方面做出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改动。书中出现了不少与原角色性格不合的描写和情节，在某些更重视游戏原作的读者看来，这应该是无法容忍的吧。不过，好在异常精美的插画为这本书多少挽回了一点面子，特别是画面的细节方面，体现出了一种十分独特的美感。

《潜龙谍影》 作者：雷蒙德·本森（美）

影子摩西是北阿拉斯加福克斯岛链中的一个孤岛，它几乎从未进入过公众的视线，甚至连它的存在与否仿佛都没有任何人关心过。公元2005年的一天，岛上如同往常一样被漫天的大雪与彻骨的严寒覆盖，而不同寻常的是，正在这里进行演习的美军高科技部队FOXHOUND突然发动叛乱，占领了岛上的"废弃工厂"。五角大楼里的国防部高官们十分清楚，那里面并不仅仅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核废料。面对叛军领袖利奎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们只得将那个传说中的男人重新召回——前FOXHOUND部队成员，索利德·斯内克。



这本书的作者雷蒙德·本森曾经负责过几部"007系列"电影的小说改编工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领域中的权威性。本书忠实还原了游戏的流程，场景之间的切换、过渡十分自然，带给人的感觉和堪称经典的游戏原作几乎一模一样。但不得不指出的是，除了几页作者凭空想像的描写以外，全书几乎找不到任何原创的内容，我们看不到人物心理状况的补充、场景的细致描述等在一般的改编小说中时常会出现的内容。另外，斯内克的措辞和语气也有一些问题，感觉不像原作中那么沉重，显得有些轻浮。或许不少原作的爱好者会很难接受这一点吧。

《樱大战 巴黎前夜》

作者：あかほりさとる（日）



法国首都——巴黎，无数邪魔正威胁着这个美轮美奂的城市，而巴黎华击团·花组的任务就是让这里的风景、人民远离邪魔的利爪。她们在舞台上是明星，在光武里是战士，而隐藏在这些女孩心底的故事则更加耐人寻味。法国贵族布鲁梅尔公爵家的独生女克丽茜娜；娇小可人，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少女库可妮歌；北大路男爵家的大小姐北大路花火；曾经身为盗匪，有着一双凌厉眼神的罗贝莉亚，她们既是身负重任的战士，也是平凡的少女，和周遭的普通人一样，有着不会轻易对别人言说的往事。

这是一部外传性质的小说，共分为上下两册，介绍了除艾莉嘉以外的其他四名巴黎花组成员在遇到大神一郎之前的一些经历。整本书文风细腻，场面感人，特别是饱受生活艰辛的库可妮歌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开朗和善良让笔者感慨良多，由此可见作者的文笔确有过人之处。不过，由于书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游戏开场之前，所以人物的心理状况、语言习惯等多多少少与原作中有些区别，其中有一些改变比较合理，还有一些则有待商榷，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小说的整体品质，它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原创佳作。

《铁甲飞龙 AZEL》

作者：高井信

在这片大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繁华至极的文明，它给几乎所有的人都带来了美好、幸福，但这个文明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给后人留下了长达数千年的衰败和贫穷。后来人们将这段时间称为“黄昏”，意思是即将陷入完全黑暗的时刻。现在，借助失落文明的力量，一个强大的“帝国”开始崛起，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挡在它前方的部族。但很少有人知道，衰落与繁盛的宿命轮回，也正是从这一刻重新开始了。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有一位少年突然失去了周遭的一切，但与此同时，“翅膀”却降临在了他的手中。



“《铁甲飞龙》系列”的前两作都是比较典型的3D空战游戏，第三作出人意料地以RPG游戏的形式出现在玩家面前，虽然当时这引起了一些老玩家的抱怨，但从表现世界观这个角度来说，RPG游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部由游戏改编的小说也一样，忠实地还原了那种凄凉、贫瘠的游戏环境，整体情节毫不拖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原作中骑上飞龙就能够俯瞰整个城市和居民们的日常生活，那栩栩如生的场景在当时受到了一致好评，小说中关于这类场景的描写也同样精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真实感受甚至会让人以为这些景象都是作者在亲眼所见后写下来的，不得不令人佩服作者深厚的创作功底。



信念的背弃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最终幻想战略版　地点：圣艾克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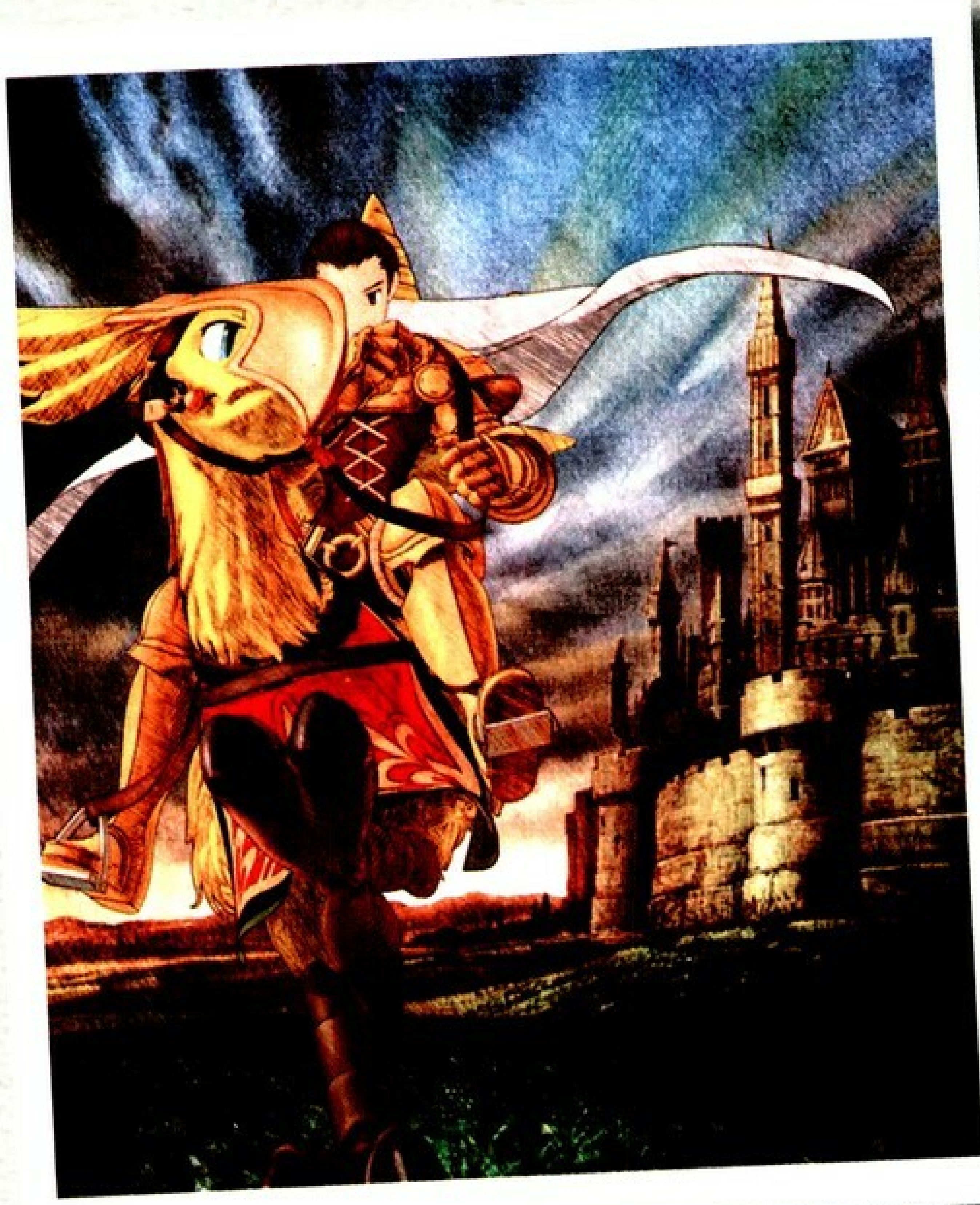
“全部后退！离开这里！”高拉格罗斯站在最后的火药库门前，手中挟持着一名年轻的少女，以此做人质要挟北天骑士团。

那名少女是贝奥鲁普家的大小姐，北天骑士团的这些人可不敢担上伤害贵族的罪责，高拉格罗斯紧张地扫视着四周，厉声喝道。

“你们不想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吧？不要有任何奇怪的举动，这栋建筑物里面有大量的火药，足够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炸上天，明白吗？快滚！”

但是高拉格罗斯错了。

他没有看到骑士们眼中的有恃无恐和镇定；没有看到正在向这里飞奔而来的拉姆萨和迪利塔；所以他不知道，那个被他当成最后挡箭牌的少女，其实并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和他的一样的平民，是正在冲向这里的迪利塔的妹妹蒂塔。



“北天骑士团从来没有被敌人威胁过！开始进攻！”

随着一声令下，无情的攻击开始了，骑士团开始向着军火库压进，一支破空而出的箭毫不留情地射入了蒂塔的体内，匆忙奔来的迪利塔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一刻，仿佛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存在了，只剩下妹妹倒在地上的身影。

“阿尔加斯！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迪利塔的妹妹啊！”拉姆萨愤怒地质问那个射出了罪恶之箭的男人。

但是，面对着无辜

死去的少女，阿尔加斯却只是冷冷地嘲讽道。

“不同的出生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你知道什么是‘阶级的差异’吗？这个女孩和城里随处可见的卖花女、妓女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个下贱的平民而已。”

直到这个时候，迪利塔才明白了自己的期望是多么单纯可笑。

贵族和平民，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

这样的事实，他不是早就应该知道了吗？

平民是什么，贵族是什么，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不管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迪利塔面前，让他无法逃避。

从小，只是出身自普通农夫家庭的迪利塔就和名望极高的贝奥鲁普家末子拉姆萨成为了朋友，两人一起长大，在同样的士官学校念书。拉姆萨的父亲从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而是视稳重上进的迪利塔为己出，拉姆萨也是如此，既非傲气凌人以贵族身分自居的迂腐之人，也未曾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平民只不过是随处可见的路边蝼蚁，而是将迪利塔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对待。

但是，在真正参与到战争中后不久，迪利塔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刻意忽略的东西，事实上却以各种方式改变着自己以及拉姆萨的一生。

在学校，由于出身低下，蒂塔总是被人捉弄。

在拉姆萨的背后，其他贵族们始终对他嗤之以鼻。

在反抗贵族的平民起义军面前，他是一条背叛了自己出身阶级的走狗。

在贵族的面前，他是跟在拉姆萨身后



的玩物。

……

然而，迪利塔知道，不管别人说什么也好，以什么样的眼光看他也好，这个世界上真正全心全意关心他的人都只有三个，蒂塔、拉姆萨，还有拉姆萨的父亲。

直到那场意外的发生……

在一支民间力量发起的反抗贵族运动中，蒂塔被误认为是贝奥鲁普家的女儿而遭到挟持，贵族一方自心底里看不起出生自平民却和拉姆萨走得很近的迪利塔，而民间组织的起义军，却又将迪利塔认作贝奥鲁普家的人而憎恨。短短的时间内，地位、身分、与亲人分别等种种痛苦几乎要将迪利塔击溃，作为平民，没有任何力量的他惟有寄希望于拉姆萨组织起来的小队，期盼着可以借助拉姆萨的力量救出妹妹。

但是，小队中只有几名新手士兵，而他们又因为局势的混乱被迫绕远路赶去关



押蒂塔的地方，当他们赶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

迪利塔紧紧地抱着蒂塔的尸体，冰冷的雪花降落下来，静静地停在蒂塔的脸上，渐渐不再融化成水，而是厚厚地积在那里。

从一开始，他就不该把未来托付在一个贵族手里，从一开始，就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才对……

漫天大雪在昔日的友人之间狂乱地飞舞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迪利塔仍是一言不发，甚至不想抬头看看自己的朋友。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再面对任何一个贵族，即便是拉姆萨也一样。

一阵自军火库传来的爆炸火焰突然席卷而来，将迪利塔和蒂塔的身影淹没在烈焰之中。

那是拉姆萨最后一次以朋友的身分见到迪利塔。

贵族与平民，多么难解的命题。

在两方对立现实的冲击下，见到了太多恶行的拉姆萨毅然投身于战争，为了创造出一个对于民众而言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斗，他的事迹虽然没有被历史所记载，却默默留在经历了这场动乱年代的所有人心中。

而受到了蒂塔死亡打击的迪利塔再也无法如之前一样坦然面对拉姆萨，完全走到了截然相反的对立之路上，他尝试着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成为世人所认可的英雄的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迎娶了女王，成为了新的国王，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身分通过不断奋斗成为了最后的王者。

两个曾经一同长大的朋友再也没有找回少年时代的友情，甚至再也不是朋友，但是他们的本意都是为了开创一个没有争执、没有战争、所有民众都能安居乐业的和平世界。

尽管信念已经改变，但是曾一起经历的战争、一起度过的低潮、一起在夕阳余晖下静静吹奏草笛的黄昏……每一个瞬间都仍值得我们深深珍藏。

编/YULA

真·三国无双5 初期人物设定图欣赏Ⅱ

无双武将的外表及服装都是以庞大数量的设定图为基础，在经历了多次改动和尝试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初期阶段设定图的下半部分。

厂商：KOEI	机种：PS3/Xbox360	类型：ACT

黄盖



HuangGai

特点是戴着模仿老虎的样子而制成的头盔。白发分为三股，从耳朵下方向前伸出。

吕蒙



LuMeng

虽然是铠甲装束，但在肩膀及手臂部分加了布质的衣服。增添了更富智慧的印象。



LuMeng

突显武者姿态的铠甲装束。胸部雕刻的图案是孙家的象征·虎。

周泰



ZhouTai

和定稿的最大区别就是戴着盖住眼睛的头盔。皮肤的裸露度也有所增加。



ZhouTai

摘掉了头盔，头上系着一条印花手帕一样的布。这身装束有着水贼时代的影子。

小乔



XiaoQiao

裙子宽大蓬松，发饰也很大，打扮比定稿显得更可爱。



XiaoQiao

发型和发色都有很大的变化。上衣采用了抹胸设计，裸露度也比较高。

赵云

ZhaoYun

接近定稿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将护腿用的带子绑在了腿上等等。







ZhaoYun

肩部有麟的图案，铠甲及手臂上都描绘着祥云的花纹，给人以龙的印象。

ZhaoYun

铠甲色彩清爽，很符合赵云的风格。和定稿比起来，左右非对称的程度要高一些。

关羽



Guan Yu

银色的铠甲铮铮闪亮，没有穿上衣，肌肉清晰可见。

张飞



Zhang Fei

服装和定稿相似，外褂的布料色彩浓烈，带给人更加厚重的感觉。

刘备



Liu Bei

比定稿的形象显得更沉稳，还加了胡子，因此年龄看上去更大。

马超



Ma Chao

显得全身都很干练的设计。护腿上添加了装饰，腰布的面积也增大了。

关平



Guan Ping

额头上的“关”字又大又醒目。用长袖遮住了手臂，由此降低了裸露度。

魏延



Wei Yan

面具的羽毛装饰以及从胸部的脸上伸出的舌头，营造出太古战士的气质。

Wei Yan

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面具引人注目。头发倒并不可怕，是一头银色的长发。



Wei Yan

发光的面具和腰部装饰是这身服装的特点。感觉比定稿更漂亮。



庞统



Pang Tong
戴着头巾、身穿蛇纹上衣的庞统。背上还背着一个四角形的皮包。



Pang Tong
摘下脸上的布，露出了真面目。这个表情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Pang Tong
手臂上的肌肉清晰可见。和迄今为止的服装相比，其裸露度很高。整体的色调比较亮丽。

月英



Yue Ying
特征是束起的头发和戴有精致装饰品的额头。能看见肚脐，裸露度比较高。



Yue Ying
仿佛融入了诸葛亮的主基调——阴阳花纹的黑白服装。看上去很性感。

貂蝉



Diao Chan

大大敞开的胸口和向左右伸展的羽衣很是吸引眼球。像是仙女下凡一样的设计。

Diao Chan

以黑色和粉红色为主色调的服装提升了妖艳度，令人更加无法忽视貂蝉的美。



吕布



Lu Bu

和一身黑的定稿不同，这身铠甲的金色和红色搭配得十分鲜艳。腹部的金色部分更是闪闪发亮。

Lu Bu

以白色为基础的服装。头盔已摘下，露出了犀利的发型。长长的羽毛装饰则保留了下来。



张角

Zhang Jiao

最先引人注目的必是那奇特的发型。长发被立了起来，从右侧向前方垂下去。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前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深圳也没能逃过一劫，惟一庆幸的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连续数天从早下到晚的大暴雨，实在是让人上个班都不安宁（呃……其实是想睡觉啦，要知道下雨天窝在家里睡觉是最舒服的嘛～）。于是，当天空终于放晴、阳光终于普照大地，已经蔫了不知多少天的心也终于重新恢复了活力，我们终究是属于太阳的孩子！（谁知在写下这段文字的第二天，台风又来了！汗）

2.自从工作以后，对各种节日的概念就渐渐模糊起来，事情一多起来更是如此。既然去年的中秋节没有吃月饼已经不是新鲜事，那今年端午节忘了吃粽子也就不奇怪了……什么？儿童节？那是啥？……

3.最近收到的来信中有好多提到高考的，看来在有如此压力的情况下继续支持我们的考生读者也为数不少啊，感动ing～谢谢大家！小编们也无以回报，除了更努力办好杂志外，在这里献上衷心的祝福：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游小说》第14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1%
满　意：54%
一　般：14%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零 红蝶
第三名：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英雄与骗徒——《贪吃蛇》同人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三名：寂静岭3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贵阳·魏荻）私那对游戏完全不感冒的同桌随便翻了翻本期的《游小说》，看见泰达从后面抱住尤娜的那张图后居然说泰达好色！于是我愤怒地把《X》的情节讲了一遍。她听后抽泣道："好烦呀！死魏荻！给我讲这么感人的故事，害我好想哭哟（抽泣ing）。"于是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会有人不喜欢游戏，但不会有人不爱美好的故事。

看了你的来信，我总结出了两点。其一：你的同桌是强人（第一次知道有人听讲ACG的东西听哭的，起码我没听说过）；其二：你是强人（能够在"愤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怒”的情绪下让人感动得抽泣起来，十分佩服MM讲故事的功力@_@)。

（成都·杜瑞蓉）MINI-DVD很MOE，但……貌似偶家小电很排斥它（偶家光驱是竖立式）……这种小型光盘根本放不进去啊～《游》要送这种MINI碟也可以……但先把地心引力问题解决了好吗？偶放碟上去都放了快半小时，结果好8容易放上去了，送进去时又抖了出来……-△-

地心引力……我想您把电脑机箱平放一下应该比解决这个问题要容易得多。-△-

（蚌埠·邓雪威）这期的读者留言，我看到了一个与我有相同观点的同志，那就是——“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快要变成“游戏剧情漫画专门志”了，我知道某些编编们的想法，那就是——还是不说了吧，给编编们和我都留点面子，我知道你们忙，你们幸福，你们睡眠不足，但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忽悠我们这些不爱看漫画的人呀？

老实说，编编们对这部漫画都没什么执念，刊登它的初衷只是想让大家看累了文字可以休息一下，而且因为有太多读者喜欢，要是中途贸然停载，我不认为这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现。再说就这一篇而已，哪里成了漫画志……编编们每月各自辛苦翻译的数万字都被您无视了么，飙泪～

（沈阳·徐鹏）“游书苑”中每期都会介绍4部与游戏有关的小说，但对于我们这些家中无电脑又不去网吧的“纯良少年”来说，看那里真是一种折磨。所以就请小编们辛苦一下都译成单行本卖到市面上，我相信凡是热爱游戏的人都会捧场的，而且“多卖一本书，你们就离别墅更近一步”。

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了，其实我们有从“游书苑”里选择部分优秀作品推出的，有连载也有单行本。今后要密切留意我们的出刊信息哦！

本期最幸福读者 ——兰州·唯

（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有位读者在“读编往来”里秀《游》1–12期的照片，勾起了我心中的痛：没有第1期。（中略）自己那么喜欢的杂志，居然没有创刊号是多么遗憾的事，但是也只有无奈了，总不能让小编们再给我印一本。我曾指着照片对男友说：“唉，真是的，没有第一本，收集都不完美！”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仔细看了下照片中最上面的第1期封面，深蓝的《王国之心》。我想后面的故事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到了，在生日那天我收到了最珍贵的礼物——《游小说》Tot.01！真的没想到能在《游》1岁生日后还能得到创刊号，太惊喜了。我问他怎么买到的，他也只是笑笑，说看我那么想要，就找来给我。他抹去了我一年多的遗憾，所以非常想在“读编往来”中对他说声“谢谢”。「わたしのことを大切に思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大好き、ずっと一緒にいてほしい。」

编辑回应：真的是很贴心的男友哦，恭喜MM了～*^_^*

互动空间<杂志交流篇>

（中山·何丽薇）填这期调查表时正值6月5日，没错，6月7日便高考了！但，不用担心～我考试时间不同，港澳台同胞的联考要迟点！没错！《游小说》很受香港人欢迎！[私は香港同胞です～]So，《游小说》继续加油！为了PSP……啊不，为了看更多好的游戏小说，我会继续写调查表的！（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住中山？寄读！寄读！）

啊，没想到咱们的杂志还得到了香港朋友的青睐，开心（就不知道香港本地有卖与否）～高考也要好好加油哦！^^

（佛山·小狼）终于，《游小说》第十五期出版啦～！差一点，最后一本还是经过辛苦争夺才落入我手中的～（最要命的是，那个是PLMM～飘）

居然跟美眉抢书！？请允许身为男同胞的我们对你表示最真诚的佩服和最由衷的鄙视！

别飘了（一把抓住），可否详细讲一下争抢经过？我很好奇……

（上海·张珏琛）酷夏要到了……讨厌的夏天，小编们也要注意别中暑了，虽然你们中暑的可能性极低……（你们倒下了，谁来编辑《游小说》呢？）

敢情我们不会中暑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啊……好，老天爷，明天请让我买彩票中大奖！（被拖走）

（广西·梁子珉）YULA是不是属于"喜欢鲁鲁修并讨厌朱雀星人"啊？唉～为什么不管怎么问班里的女生，每个人都是属于上述类型的人种啊？朱雀有什么不好，不是挺能打吗……

讨厌谈不上，不过无论从外表还是性格上看，鲁鲁修都的确要比朱雀有优势。所以，如果他的四肢也和朱雀一样发达的话……嘿嘿，对不起了朱雀君，请原谅我只能对你无视～

本期最囧读者 ——桂林·阮园

（真实事件）曾经有一段时间《断背山》在多数人之间小有名气，当我的一位男同学被女生们问到有没有看过《断背山》时，这位男生立即回答道："《断背3》？我连《断背2》都没看过，还看《断背3》啊！"－ －|||

编编回应：好吧，谁叫咱们南方人的家乡话平舌翘舌不分呢，你就原谅他吧……－ －|||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4辑 、总第15辑、总第16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FANS自留地

读者自画像大比拼

从上期起，调查表作了不小的改动，还增加了自画像框。大家都来看看吧，说不定你的就在其中哦！



小编自爆区

平生玩到的第一款游戏



生平第一次接触的是一个飞机游戏，当时根本不知道名字，后来通过万能的搜索查出那可能是雅达利2600上的《河上袭击》。

说“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确定当时看到的机器就是雅达利2600，只记得有个巨大的主机，黑黑的大手柄上只有一个按键和一根短棒状的摇杆。扳动摇杆可操纵黑白画面上那个飞得巨慢（画面自动从下往上移）的小飞机左右移动，按下按键可以开炮。游戏中的敌人好像并不多，但是场景很复杂，好几次我都是被“迎面而来”的墙壁给撞死的。

第一次玩，也是惟一的一次是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大人和小孩们都对这个稀奇的舶来品颇有兴趣，围在电视前唧唧喳喳个不停，而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耳闻已久的“游戏机”。不过说老实话，当时的感觉除了新鲜外多少还有些失望。因为之前我曾在脑海中想像过无数次传说中的“游戏机”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但眼前这个笨拙的东西显然辜负了我的期望。之后这么多年我对空战游戏依然有阴影，大概也是受了这段经历的影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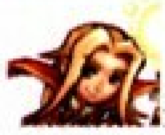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的红白机平台经典游戏——《魂斗罗》。时间大概是小学2年级左右，风轻云淡的某日，整条街上的孩子全都朝着某个路边小店涌去。爱凑热闹的我也分开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挤到最前面一看，只见一台15寸的黑白电视上两个小人上下翻飞地躲着子弹，于是我的目光就再也无法挪动了。我在看了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按捺不住亲自上手了，当然要先交五毛钱（限时15分钟），最好成绩是看到了第二关的BOSS。游戏之后的感想：原来15分钟的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啊！



我玩的第一款游戏应该是FC上的《马戏团》。在玩这款游戏之前，我还是一个对电子游戏不屑一顾的好孩子。某日在哥哥“两个人玩更好玩，跟我玩一会儿”的威逼兼利诱下，生平第一次将手柄（好像是小霸王的手柄，忘了）拿在了手里。结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的人生……

至于对游戏的感想嘛……年代已久，再加上那时还是一个小P孩，根本不懂得“感想”这个词的含义。总之应该是非常新奇、有趣，同时又带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吧……^_^



第一款接触的游戏嘛，仔细想想应该是在哥哥家玩的《乒乓球》，不过印象极为模糊，所以还是略过不提吧。要说真正的“第一次”，那应该就是FC上的《功夫》了，直到现在，我还对这款游戏的开场音乐记忆犹新，来，我们一起哼：“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这游戏还真是挺不错的，棍僧、火男、流星锤、飞镖女、螳螂男五大敌手各有特色，而类似于血槽、攻击判定、飞行道具等系统更是可以被认为是之后所有格斗游戏的雏形（甚至还有奖分关）。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肯定都玩过这款游戏，可惜的是本作没有对战设定，不然的话，其欢迎程度至少会增加十倍吧。



呃……虽然这个问题是我提的，但像我这种如今除了工作以外便很少接触游戏的人而言，真的有必要提这种陈年往事吗？（众编：废话少说，快点回答！）……好吧，其实我的答案跟上面的某人一样，也是《魂斗罗》（是的，夜蓝，你没有听错，不是《俄罗斯方块》）。话说小学时的我爱好还真是广泛，而且也能跟男生玩到一起，和这款游戏的邂逅就是在某天下午放学后跟他们去一家街机厅后发生的。接着便上了瘾，后来有个好友的父母给她买了小霸王，从此我在他们家出现的频率显著增加，还玩到了《小蜜蜂》、《超级玛莉》、《猪小弟》等……现在想想那真是一段梦幻的日子呀～

《游小说》Tot.14中奖名单



★PSP
兰州　杨　光

★ACG精美周边

桂林　杨宇曦　上海　王志伟　湛江　林琨峤
广州　张洁雯　乌鲁木齐　张　岩　北京　崔　恬
大庆　赵　娱　贵阳　魏　荻　信宜　曹晓晨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6 MINI-DVD介绍

新作影像

《街霸IV》概念影像、《星之海洋4》预告片、《最后的神迹》预告片

MV欣赏

《二人三脚》——《仙乐传说兰塔特斯科的骑士》主题曲

经典回顾

《潜龙谍影 李蛇》精彩影像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7辑 7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呜呼哀哉，荷兰队你小组赛太败RP了，那么多净胜球，哪怕将其中的几个挪到俄罗斯身上也好啊……

●本月主题：《潜龙谍影4》。诊断结果：神作。敬请期待即将推出的官方小说！

◆《冰与火之歌》中文版第四卷即将发售，向所有人强烈推荐这部西方奇幻大作！

■本月败家败得很厉害，高清电视＋PS3＋DS7000耳机，看来之后两个月一定一定要省吃俭用些了……



Ⅰ祝贺《MGS4》圆满发售！这可以说是PS3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独占（？）大作！算是半个MGS饭的翔月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虽然PS3还放在老家里，虽然现在没钱买电视和游戏，虽然没有足够的精力彻底研究，虽然《MGS3》还没有通关……OTZ，但、但这是一款无论如何都不可错过的作品啊！

Ⅱ《格兰蒂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不过据查还有N期就会完结了，请大家再多坚持一下下^_^），连载七回以来一直在沿用同一版式，未免有些太过“死版”，遂在本期稍作调整，不知大家感觉怎么样？

Ⅲ深圳の夏は…アチィ～！青岛に住み慣れたオレには、やっぱキツイなぁ～（深圳的夏天……好热！对在青岛住惯了的我来说，还真是有点严酷呢。）



▲今年真的很不正常，在过去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就不用复述了。不过当我听到国足无缘2010南非世界杯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才稍感有些安慰，原来这世界还是正常的。

▲《MGS4》发售，某好友将自己QQ的签名改成“Snake没死……”（涉及剧透，后面部分做马赛克处理），然后乐此不疲地向众人展示。我该说他点儿什么好呢……

▲夏普手机9010C在国内上市了，一直都盼望拥有这一产品的我此时反而不那么着急了，其实没有手机的日子也不错。



◆我终究无法做成任何让你高兴的事，每一次努力最后都变成了负担。而那个遥远的海滨城市，也许只可能在最难以触及的梦里才会被我亲眼见到吧。

◆虽然一笔意外的借款让清雨购置新设备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但说老实话，心里一点都没有因此而不高兴。能够帮助友人度过难关的欣慰，总比多年以后的悔恨要好受得多吧。

◆“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们来代替幸福。”——普希金《欧根·奥涅金》



※《龙背上的骑兵》完结了，感觉是这么久以来翻小说翻得最爽快的一次。个人还挺喜欢这个故事的（不过小说貌似省去了部分情节……嗯，省了好，不然又有读者要抗议这是恐怖游戏小说了=v=），男主角也很有魅力～♥一向对沉默寡言型的男性角色不感冒，这次却被凯姆吸引了（虽然人家是没办法说话－ －），或许是太钟情于他骨子里那股坚韧的霸气了吧，而且本来的身分是王子……哦哦，我爱这个设定！还有，在翻到末尾的时候真是纠结得不行啊，红龙，你应该和凯姆永远在一起的！（而且据说红龙是母的，纠结啊！众：……你这个BT！）

※刚去影院看了《功夫熊猫》，老美的动画还是一如既往的贱，个人很喜欢他们的搞笑方式。郁闷的就是太短了，打得还不过瘾嘛！



■《灵魂能力4》人物设定欣赏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17辑

7月下旬 全国上市



战神
史上最彪悍的弑神者
三部曲故事大集合



奥丁领域
真正的终结即将来临
完结篇魅力不可阻挡



格兰蒂亚
更复杂的谜团，更壮阔的冒险
和杰斯汀一起亲眼见证吧



使命召唤4
在枪林弹雨之中
交织的并不仅仅是杀戮



光环 奥星的幽灵
崭新的“光环世界”及斯巴达战士
带给你一段有别于游戏的体验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7辑

ISBN 7-88618-129-8
9 787886 181290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618-129-8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